欲望豪门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欲望豪门》第一章
- 《欲望豪门》第二章(1)
- 《欲望豪门》第二章(2)
- 《欲望豪门》第二章(3)
- 《欲望豪门》第二章(4)
- 《欲望豪门》第三章(1)
- 《欲望豪门》第三章(2)
- 《欲望豪门》第三章(3)
- 《欲望豪门》第四章(1)
- 《欲望豪门》第四章(2)
- 《欲望豪门》第四章(3)
- 《欲望豪门》第四章(4)
- 《欲望豪门》第五章(1)
- 《欲望豪门》第五章(2)
- 《欲望豪门》第五章(3)
- 《欲望豪门》第五章(4)
- 《欲望豪门》第六章(1)
- 《欲望豪门》第六章(2)
- 《欲望豪门》第六章(3)
- 《欲望豪门》第七章(1)
- 《欲望豪门》第七章(2)
- 《欲望豪门》第七章(3)
- 《欲望豪门》第七章(4)
- 《欲望豪门》第七章(5)
- 《欲望豪门》第八章(1)
- 《欲望豪门》第八章(2)
- 《欲望豪门》第八章(3)
- 《欲望豪门》第八章(4)
- 《欲望豪门》第八章(5)
- 《欲望豪门》第九章(1)

- 《欲望豪门》第九章(2)
- 《欲望豪门》第九章(3)
- 《欲望豪门》第九章(4)
- 《欲望豪门》第九章(5)
- 《欲望豪门》第十章(1)
- 《欲望豪门》第十章(2)
- 《欲望豪门》第十章(3)
- 《欲望豪门》第十章(4)
- 《欲望豪门》第十一章(1)
- 《欲望豪门》第十一章(2)
- 《欲望豪门》第十一章(3)
- 《欲望豪门》第十一章(4)
- 《欲望豪门》第十一章(5)
- 《欲望豪门》第十二章(1)
- 《欲望豪门》第十二章(2)
- 《欲望豪门》第十二章(3)
- 《欲望豪门》第十二章(4)
- 《欲望豪门》第十三章(1)
- 《欲望豪门》第十三章(2)
- 《欲望豪门》第十三章(3)
- 《欲望豪门》第十三章(4)
- 《欲望豪门》第十三章(5)
- 《欲望豪门》第十四章(1)
- 《欲望豪门》第十四章(2)
- 《欲望豪门》第十四章(3)
- 《欲望豪门》第十四章(4)
- 《欲望豪门》第十四章(5)
- 《欲望豪门》第十五章(1)
- 《欲望豪门》第十五章(2)
- 《欲望豪门》第十五章(3)
- 《欲望豪门》第十五章(4)
- 《欲望豪门》第十六章(1)
- 《欲望豪门》第十六章(2)
- 《欲望豪门》第十六章(3)
- 《欲望豪门》第十六章(4)
- 《欲望豪门》第十七章(1)

- 《欲望豪门》第十七章(2)
- 《欲望豪门》第十七章(3)
- 《欲望豪门》第十七章(4)
- 《欲望豪门》第十七章(5)
- 《欲望豪门》第十八章(1)
- 《欲望豪门》第十八章(2)
- 《欲望豪门》第十八章(3)
- 《欲望豪门》第十九章(1)
- 《欲望豪门》第十九章(2)
- 《欲望豪门》第十九章(3)
- 《欲望豪门》第十九章(4)
- 《欲望豪门》第二十章(1)
- 《欲望豪门》第二十章(2)
- 《欲望豪门》第二十章(3)
- 《欲望豪门》第二十章(4)
- 《欲望豪门》第二十章(5)
- 《欲望豪门》第二十一章(1)
- 《欲望豪门》第二十一章(2)
- 《欲望豪门》第二十一章(3)
- 《欲望豪门》第二十一章(4)
- 《欲望豪门》第二十一章(5)

《欲望豪门》第一章

秋，萧瑟。夜，幽凉。

灯火，辉煌明亮。人气，鼎沸喧哗。厅内正举办着一个盛大无比的婚宴，如云的宾客个个衣着华丽，明辉闪耀处尽皆宝气珠光。显眼的位置上，雪白的婚纱下罩着美丽端庄的新娘，身旁，英俊潇洒的新郎更是引人注目。这是一个郎才女貌的配对，一个商场上的强强联姻，没有任何一个业界同仁会在有资格参加的情况下放弃这样一个与两大家族企业相识的机会。

你——真的爱我吗?

梳妆台前，傅雨桐看着一张男子的照片，丰盈红润的唇贴在上面，痴痴地自言自语。他，俊朗帅气、挺拔坚毅，唇角间微扬的笑意，荡漾着男性诱人的魅力。

在婚宴中，她如同玩偶，木讷的笑让她面部的肌肉几乎僵硬，那些来贺的宾客大多认识，但脸上的表情却怪异陌生。

一天的疲惫让她困倦不堪，但喜悦和憧憬却遮盖了一切。解下婚纱、换上睡袍，梳理着有些松散的秀发，她开始等待心爱的男人。时间过得实在太慢，她以为是自己过于心急，可是当她瞄到挂钟已经走过十二点时，眉心忍不住开始锁紧。

林宇文为什么还不回来? 一股不祥之感涌上心头，难道……她使劲摇着头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无论如何，这样的不幸不该在她身上再次上演。徘徊、紧张、忧心、纷扰，思绪在她脑海中纷涌交杂。

又是片刻等待，耐心已经成为一种煎熬，神经在消逝的分秒中渐渐崩溃，不祥的感觉越涌越浓。终于，她忍无可忍推开屋门，外面静得出奇，偌大别墅内看不到任何用人的身影。

她的心跳开始加速，紧张得几乎无法呼吸。顺着宽敞的阶梯拾级而下，空旷的大宅内回荡着清晰的脚步声。转过下一层阶梯的拐角，

大厅内，林宇文的身影映入眼帘，她紧张得几乎跃出的心终于松懈下来，“宇文！”她大呼一声飞奔而下，迎着他拥了过去。

林宇文刚刚接完一个电话，回眸的瞬间，熟悉的脸庞上两道伶俐的目光，透着冰凉凉的感觉刺入她的眼眸。

如此陌生的眼神，出现在如此熟悉的双眸中，雨桐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怎么不回屋去?”她犹豫了片刻，嘲笑自己的多疑。

林宇文没有说话，冰冷的目光仍旧透着点点寒气。

雨桐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认识林宇文三个月来，她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的眼神，其间的陌生和冷酷，激起她内心的不安和忐忑。她张了张嘴，试图再次询问，可是眼前的一切却令她迟疑下来。

宽敞的别墅内本就空空荡荡，两个人相对而视下一言不发，更是令气氛异常死寂沉闷，别墅是为婚礼购置的，这里所有的装饰布局都出自雨桐，她发誓，要让生命中的这次婚姻成为终身难忘的记忆。纯美甜蜜的嫩粉、高贵典雅的浅紫、优雅恬静的海蓝，无一不让这里充满温馨浪漫、充斥幸福甜美。她十分满意，感觉这次婚姻会如同这个屋子般在她眼中完全无缺，而眼下的情形却与她一个月来的期盼截然相反。

他的表现何以如此异常？婚礼上她做错了什么？反复猜测着她始终没有勇气开口，只能痴痴望着，在他越来越冰冷的眼神中搜寻答案，而结果却令她更加胆寒，感觉自己在他眼中渐渐陷入冰窟，浑身上下正无意识地结起冰凌。

“宇文……有什么事吗？”

她忍无可忍，望着他紧握手中的电话，她的声音显得无力，试图用温柔的眼神和语调化解他不明情由的冷漠——她应该从今天开始成为一个好妻子。

林宇文终于有了动静。他靠近她，步伐缓慢沉稳，每一步都带着清晰的冲撞，回响在整幢别墅。

“你在等我?”寒冰被击碎，同时迅速蔓延。

“已经很晚了……”她哽了哽咽喉，感觉呼吸正被迅速扩散的寒冷冻结。

她是有着心理准备的，听说涉入婚姻后的感觉会与恋爱时大相径庭，既然已经决定，她就会尽最大的努力适应。

留意到他的笑，与以往的确截然不同，不知道下一时刻会面对什么，她极力克制着内心的忐忑。她放弃了叶氏总裁的地位，下定决心要做一个贤妻良母，生命中已经再没有比这个男人更重要的东西。

“嗯……”他眼中闪过一道莫名的表情，其间没有情感，却充斥着浓浓的、无法形容的邪意。

他接了电话？是什么人的电话令他不悦?

她的视线再度凝向他手中的电话，他正紧紧将它攥住，仿佛有一股仇恨正在那里面铺展释放。

“你……”她觉得眼神在闪烁，在他的注视下，居然让她产生一种奇怪的罪恶感，“不累吗？”感觉自己有些低声下气，天知道她究?错在何处？为什么要这样唯唯诺诺?

嗯。

仍旧只是一声毫无感觉的回应。他开始抬起脚步，并不长的路却走得太久，雨桐怀疑他是否想走到下个世纪。

她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必须是！因为——她爱他，深深地爱他！她放下刚刚涌上心间的那点点不平衡感，顶着勇气站在他身后。他动手解下身上的礼服，她急忙跟进接过，工工整整地挂上衣架。

“嗯……”她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呆愣愣站着，密密的汗珠已经泌满掌心，“要……冲个澡吗?”生硬的口吻，几个字僵直地挤出喉腔。

他终于转过头，目光在她脸上凝结，她的心跳又一次加速，十指交错间不安地揪紧。没有任何预警，他突然抱紧她揉向怀中，这原本

是正常的举动，但她还是有些微微地颤抖，同时混杂着异常的欣喜和羞涩。

厚实的吻印上她的唇，充满着浓浓的侵占意味，却感觉不到以往的温情。站立不稳下她跌倒在柔软的大床上，瞬间被沉沉的重力压得几乎窒息。

“宇文……”她低唤一声，趁着他的唇放开她蜜口的刹那，她尝试表白身体的极度不适，却立刻又被霸道的吻狠狠地堵了下去。

“其实，你很好。”他终于开口说话，声音控制不住冷淡。

“你……心情不好吗?”她轻咬着唇，过沉的压力让她感到周身的骨架隐隐作痛，但她更关心的却是他反常的表现。

他继续保持缄默，揽住她腰际的手有几分迟疑。

不该在新婚之夜提及他不愉快的事情，她能肯定他有心事，身上的骨架仍然被他压得生痛，咬了咬唇，她将手环上他的颈，将暖暖的气息拂上他的脸，极力表现出愉悦。她是他的妻子，她要让他放下所有的烦恼和不悦。

温热的体温在两个躯体间相互传递，驱散秋夜渐行渐深的寒意。她的温柔在慢慢融化寒冰，原本凝滞的氛围开始渐渐消散。

“从今天开始，我是你的妻子。”她的话令他刚刚缓和的面色重新沉入阴郁，“我会做一个最好的妻子。”她补充。

他笑了，有些生硬，但在今夜却是难得。手指拂过她散乱枕边的秀发，熟悉的芬芳沁入鼻息，他的心突然被什么东西隐隐触动。

“睡吧。”他翻身倒在她的旁边，拢过手边丝被覆上自己的身体，挣扎着思绪他辗转片刻，随即便悄无声息地沉入梦乡。

他太累了，也许是喝了太多的酒。她倚在他宽阔的后背上，将他身上浓重的酒气深深吸入鼻中。带着迷醉的微笑，她也缓缓坠入梦境。

《欲望豪门》第二章(1)

邂逅缘于那个仲夏，她刚刚与叶之秋举行完婚礼，就莫名其妙地成为新寡。虽然她与叶之秋之间没有任何感情，虽然她知道叶之秋根本不屑于她，但是这个婚姻似乎是命中注定，是她躲不开、避不了的造化。

与叶之秋的相识仿如梦境。他完全是为了母亲的吩咐，在那个美丽的初春时节，如淘宝般将她从破败脏乱的台南小镇翻了出来。虽然他没有任何表示，可是仅从眼神便透露出他对她的鄙视和轻蔑。在人们眼中，她仿如灰姑娘般幸运，不但一夕逃离腐朽丛生的穷乡僻壤，而且一跃成为台北巨豪的未婚新娘。也是从那一日起，她才知道，原本自己并不属于这个没落的乡镇，她性情平和、不喜争斗的父亲傅一平竟然曾经是叱咤台北商界的大贾。

她与叶之秋的婚姻如果放在当时，也许会是台北商界万众瞩目的盛事，也许会成为台北商界一段不朽的佳话，而今时今日，人们津津乐道的只是一桩现代版灰姑娘的童话故事。羡慕、忌妒的目光围绕着她，只有她知道，这个婚姻根本就是空壳。其实她惧怕这个婚姻，可是当她失去这个婚姻时，心中又不免茫然，毕竟，每个女人都希望能够拥有圣洁纯净、浪漫永恒的爱，可是她却悲惨地接受了一个完全不属于自己的婚姻，更残酷的，在刚刚拥有的瞬间便又将它遗落。

叶之秋失踪了，就在他们的新婚之夜。

她几乎认为这是他有意在逃避，逃避那本非他所愿的婚姻。他放荡不羁，却极其孝顺，他尊重母亲的要求，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便闪电式与她举行了婚礼，而自始至终他都在不断地提醒她，这不过是个虚名的婚姻，他不会因为她改变一切，更不会因为她放弃一切，并警告她别指望用这个婚姻对他形成羁绊。

她曾经为此伤感，曾经一度想要离开，却因为叶之秋的母亲徐曼音而留下。这是个说不清的谜，她只知道在这个谜局里她是棋子，可

是她却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成为棋子，因为在徐曼音口中她听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使她不得不做出承诺、不得不充当棋子、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爱与幸福来换回徐曼音的心愿。但命运同她开着玩笑，半年来，警方始终搜寻不到叶之秋的踪影，凭借着那艘在海面上熊熊燃烧的快艇、快艇上一具属于他驾驶员的尸体，警方几乎判定了他的不幸受难。她的心里突然涌起说不清的滋味，不明白究竟是喜是悲。

在徐曼音的安排下，她开始接手叶氏所有的生意，名正言顺取代叶之秋的地位，在叶氏元老、如今的人事部经理莫炎的帮助下，在徐曼音不倦的教导下，借着她无比的聪明智慧，她顺利地掌握了叶氏的一应运作，同时，在莫炎口中，她第一次听到了林宇文这个名字。

林氏财团的当家人，神秘莫测的台北商界怪人，除了林氏高层之外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实面目，可是却拥有全台北商界最为显赫的地位。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只是所有人都知道他的话没人可以违抗，他的支持也将是叶氏立稳商界地位的重要因素。可是，在叶氏，除了叶之秋，再没有任何人同他有过接触，他的高傲几乎让所有人望而却步，而雨桐心里却打定了主意，叶之秋能够做到的，她相信自己也同样能够做到，于是，她决定想方设法约见这个台北商界最为神秘而充满传奇色彩的男人。

“妈，我今天约见了林宇文，商谈咱们继续合作的事宜，您也同我一道去吧？也好从旁提点我一下。”早餐时间，雨桐坐上餐桌，她曾经以为它大得实在离谱，足够十几个人同时就餐。

徐曼音，一个不过五十岁的女人，从年龄上讲，她在这个年代其实并不算老，可是她毫无血色的面颊和清瘦干瘪的身材，总是让人将她与“老太太”这三个字画上等号。她对家仆的态度向来刻薄，稍有差错便会破口大骂，更甚者克扣他们的工薪。叶之秋支付给他们的酬劳实在可观，他的要求看似微乎其微，侍候好“老太太”，这是他们必须做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只要能让“老太太”满意，他们将是全台北最为高薪的用人。

虽然这位“老太太”的确难以侍候，可是谁又能禁得住金钱的诱惑？于是，叶宅中的用人都学会了沉默，几乎所有的用人除了低头做事，不会再有任何多余的举动，即便是招惹得徐曼音不满意时，他们也都只是低头接受谩骂，只要能够得到足够高的工薪，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当然，叶之秋也因此而得到孝子的美名，不过，他是真的孝顺，一言一行中无不透露出他对徐曼音的顺从和关切，这对于一个行为放浪、朝秦暮楚的男人来说倒的确十分不易。

“不必了，你自己去吧。”徐曼音坚定地拒绝了，不顾雨桐的多方表述。

于是，雨桐独自坐上黑色林肯，前去约会这位神秘人物。她并不知道，就在她离去之后，父亲傅一平与徐曼音因为她而发生了激烈争吵……

林氏的排场并不比叶氏逊色，高耸的大楼、?流的装潢、整齐的布局，员工们井井有条地忙碌着，无一不体现了林氏的身价和实力。林宇文的秘书带着雨桐步入一间明亮的会客室，恭敬地为她倒完咖啡之后转身离开。在大约半个钟头的耐心等待后，这个神秘非常的林宇文终于出现在她的面前。

“你好。”林宇文一进门便十分绅士地向她打了招呼。这是个帅气十足的富家少爷，英俊爽朗、棱角分明的面颊可谓完美无缺，高大魁梧、俊朗挺拔的身材和叶之秋不相上下，而彬彬有礼的态度和谦恭优雅的仪态却与叶之秋大相径庭。

“你好，我是叶傅雨桐。”这半年她已深谙应酬之道，对林宇文的招呼做了极其礼貌地回应。

“哈哈，叶家少奶奶，新近商界崛起的鼎鼎大名的女性，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接手叶氏的一应事务，的确是相当不简单！不过，我一直都只和之秋谈生意，不知道你今天来……”林宇文扬了扬眉，表情中显露出无比的优越，他绝对是一个值得自以为恋的男人。

“哪里，林总过奖了，我也只是边做边学，还有很多不懂的东西以后要向林总您讨教呢。”雨桐习惯性地客套一番，却不忘切入正题，“之秋已经失踪半年多了，叶氏与林氏向来都是最好的合作伙伴，难道一日寻不到之秋，你们就不再与我们做生意吗？如果……说句不吉利的话，如果之秋有什么不测的话，难道你们林氏就从此不再与我们来往了吗？”

林宇文沉默片刻：“好吧，我不否认与你们叶氏合作是有利可图的，不过，之秋给我的条件向来十分优厚，这也正是我们始终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的主要原因，我不喜欢那些拖泥带水、讨价还价的谈判，之秋做事十分干脆利落，所以一直以来我也只同他打交道，如果你们真的打算与我继续合作，一句话，只要保持原本的合作条件，我们就一口达成协议，否则一切免谈。”他的表述果决坚定，语气中没有任何协商的余地。

对于雨桐而言，这已经是个意外的惊喜，她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如此顺利而且毫无悬念。临来之前她已经做了决定，只要林宇文能够答应恢复与叶氏的合作，她可以放下身价，同意任何只要不是太过无礼的条件。

“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的合作不在朝夕，难道还在乎这点蝇头小利?”她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带着略微颤抖，“那具体事宜，我让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再与你们的相关人员联系如何？”“行。”林宇文回答得干脆利落，眉眼间高傲的气势与叶之秋如出一辙，而谦恭礼貌的态度却与叶之秋放纵无礼的性格截然相反，这是雨桐给他下的第一个结论。

她在拿他和叶之秋作比较？雨桐挥走浮上脑海的纷纷思绪，为什么会这样?

约谈就是如此简单迅速，雨桐心中突然闪过一丝遗憾，莫名的想要寻找借口再与林宇文多聊几句，可是直到林宇文将她送上轿车、目送她离开林氏，她始终都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理由能够再与他搭上话题。

《欲望豪门》第二章(2)

短短的言谈和相处，这个林宇文就给雨桐带来了极大的好感，她第一次有种心悸的感觉拂过心头，绅士般的风度、举手投足间的雍容大气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裁，林氏企业的林宇文先生有电话找您，给您接进来吗?”数日后的一个下午，雨桐正在处理事务，秘书的声音透过电话的免提听筒回荡在雨桐的办公室内。

雨桐的心立刻揪紧起来，胸口的小鹿突突蹿个不停，这种感觉十分奇妙却让她不安，连着几天她的心里都在不停地晃动着这个男人的身影，她知道自己想见他，情不自禁地想见他，难道这就是一见钟情?

“好，接进来。”她控制了一下情绪，强行抑制着有些激动的语调。

“你好，是叶总吗？我是林宇文。”极富磁性的声音由话筒的另一端传来，如果不是早有秘书告知，她可能会误以为那是叶之秋。

“你好，林总，叫我雨桐吧。”

“哦……”话筒另一端的声音明显迟疑了片刻，而后继续说道，“好的，雨桐，那也请你叫我宇文好吗？”

“好啊！”雨桐的心几乎从嗓子眼中蹦了出来，紧张的手心攥出密密的汗珠。

“叶总，哦……雨桐，我想请你共进晚餐，不知是否有这个荣幸呢?”声音再次停顿片刻，而后十分诚恳而恭敬地继续道。

“这样啊……”雨桐犹豫着，她和林宇文不过一面之缘，虽然第一次他就给她留下了极其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但是她对这个神秘的人物始终知之甚少。

对面的声音听出她的迟疑，于是接着说道：“不会是不肯赏光吧？”

“不！当然不是！”雨桐不假思索地回答，很显然是怕给对方的声音造成误会。

而对面的声音在听到她急促地回答之后再一次沉默，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又似乎在等待着什么，迟迟没有动静。

她挣扎着，最终还是鼓足勇气做出决定：“宇、宇文，那、你说个时间地点吧。”

“太好了！这样吧，半个小时之后我开车来接你，你看如何?”对面的声音立刻显出愉悦。

她回应着，其实心里还在矛盾，可是口中却已经做出了承诺，她迅速按下电话挂机，唯恐自己激动的情绪让对方有所察觉，心头的小鹿却蹿得更加猖狂，一下下猛烈地冲击着她的心灵深处，她的心在颤动、在亢奋、在喜悦。终于，生命中迎来了她梦寐以求的“白马王子”。

短短半个小时却好似度过了半年的光阴般漫长煎熬，雨桐反复看着腕上的手表，甚至怀疑起它是否出了故障，索性拿起电话向秘书询问时间，而结果却令她失望不已。

终于，距离半个小时不到五分钟了，雨桐忍不住起身踱到窗前向下观望，正在此时，大班桌上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她毫不犹豫地冲过去接起电话：“喂，是宇文吗?”焦急地等待让她失态。

电话另一头愣了一愣，接着传来的是她秘书的声音：“总裁，林宇文先生的外线，您是否接听？”

雨桐尴尬地涩着嗓音清了清咽喉：“哦，好，接进来吧。”

接下来的自然是她期待已久的林宇文那磁力无比的男性声音，声音告诉她，他已经在叶氏的大门外等候着她的到来，她兴奋地扔下电话，来不及做任何的交代和细想，一路奔出办公室，急促地按着电梯按钮，心里不住埋怨着电梯缓慢的速度令人无法忍受。正当她兴奋地冲出叶氏大门之前，终于留意到擦身而过的员工投来的困惑目光，这

才意识到自己失态得近乎离谱，强行稳定情绪后，才恢复端庄矜持的仪容走出大门。

林宇文的每一个举动、每一次眼神，在她看来都如此完美。

“我们去法式餐厅如何?”他极有礼貌地向她再次问好，风度翩翩地为她打开车门，将她让进豪华的车身之后他随之坐入车内，同时询问雨桐的意见。

“客随主便，你决定吧。”虽然她的心越跳越紧，虽然她的眼神在他面前开始闪烁，可是半年的学习，她终于能较好地掌控好待人接物的尺度。

“我向来都尊重女士的意见——尤其是美丽的女士。”林宇文的表现仍旧沉稳而毫不逾越。

“难道在生意场上你也是如此？这可是个大忌讳。”雨桐露出迷人的笑容。

“那么，我们现在算是约会还是应酬?”林宇文直视雨桐，不让她的眼光在他视线中有一丝遗落。棱角分明的英俊面庞，炯炯有神的犀利目光，透着与叶之秋极其相似的骄傲和自信，却有着全然不同于叶之秋的友好和真诚。

“你以为呢?”她的笑容中流溢出少女的羞涩，目光再次闪烁不定。

林宇文也笑了，还是那样彬彬有礼不失身份：“那——就算是我对你的第一次约会吧?”与其说他是在征询雨桐的意见，不如说他在为这次约会下着定论，虽然语气礼貌友好，可是态度却武断坚决。

雨桐没有再回答什么，也许沉默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而林宇文也从她飘浮的眼神中找到了他想要的回答，他又浮出了笑意，笑得比车窗外的阳光更加灿烂明媚，笑意中隐藏着不易察觉的得意和自信，也许还有别的什么……

餐桌上的气氛比雨桐想象得更富浪漫气息，林宇文显然早有安排，整个餐厅关掉了所有的灯光，布满浪漫摇曳的烛火。他们二人独享这个极具法国风格的浪漫情调，耳畔回荡着萨克斯那独有的乡村爵

士音乐，闪烁的烛火如点点繁星浪漫炫目，雨桐心里泛起不尽的温馨和柔情。林宇文侃侃而谈，豪气的个性和真切的态度显得磊落大度，令原本尴尬的初次约会变得轻松不已。雨桐十分喜欢这样的气氛，林宇文给她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和他在一起她感到轻松自然、毫无顾忌。

“今天的菜式还合口味吗？我不知道你是否习惯吃法国菜，不过我比较喜欢法式餐厅独具一格的异国情调。”林宇文看着侍者往雨桐面前的高脚杯内斟上红酒。

“的确很好，这是我第一次进法式餐厅，我想以后我会常来的。”

林宇文扬了扬眉：“不过，来这里的大多是情侣，如果你一个人或是同不大合适的人来这里用餐，恐怕会和这里的气氛和情调格格不入。”

雨桐沉默了。她没有情人也没有爱人，唯一与她共处不过两周就成为她合法丈夫的叶之秋也已经“神秘失踪”，想到这里，她的言语中就不自觉地带上涩涩的酸楚：“看样子，我是不会再有机会找到合适的人一同再来这里了。”

“之秋还是没有任何音信吗?”林宇文突然转换话题。

“啊？——嗯。”雨桐尴尬地点着略显沉重的头，意外地接受着这个问题。

“警局有什么说法吗？这么长时间总该有个交代吧?”林宇文的声音极其温和平静，似乎仅仅是关心着朋友的安危，“需要我帮什么忙吗？毕竟之秋也是我的好朋友，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你尽管开口不必见外。”

《欲望豪门》第二章(3)

“没有，他们只是说之秋可能……可能发生了什么意外，可是出事的游艇上找不到他的人，附近的海域也进行了大范围搜索，始终毫无发现，他就像是凭空蒸发了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也生死不明。”雨桐说着，脸上越来越郁暗。

“虽然我是之秋的好友，但是这种情形我不得不说句真心话，之秋他恐怕……凶多吉少。”林宇文的语调开始变得有些沉闷，刚才轻松的气氛很快被破坏。

雨桐再次沉默。叶之秋生死未卜，照着台北的法律只要找不着证明叶之秋确实死亡的证据，就必须等七年之后才能正式宣告死亡，而七年之后的她必定是韶华已逝、青春不在，更不用说还有什么幸福可言。看着面前的林宇文，她的心中不禁泛起心酸，如果上天果真对她不薄，何以时至如今才让她遇上林宇文？如果在她与叶之秋成亲之前能够有机会让他们相识，她知道自己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可是现在……

她的心事毫无保留地写在脸上，林宇文眼中闪过一丝淡淡的玄奥：“雨桐，如果你不介意，我希望今后还能有幸与你共进晚餐。”

这算是他暗示对她的追求吗？女性的敏感在内心涌动，她没有回答，也不知该如何回答，索性低下头沉默不语，却不知其实沉默便是最好的回答。

林宇文不再追问，他已胸有成竹：“天不早了，我送你回家吧。”

当豪华轿车稳当地停在叶家大院前，雨桐竟然有些不舍地回望了他一眼，这才闪身没入暮色中的叶宅。

接连几日，每到下班时间林宇文便必定会有电话追至雨桐的办公桌前，她的心境非常复杂，兴奋、幻想，却又迟疑、推托，始终不敢再次承诺林宇文的约会。

连续数天的攻势，雨桐已经习惯了每到下班便会关注桌上的电话，虽然不敢见面，但只是听到他的问候便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和幸福。可是今天，电话铃声没有准时响起。雨桐开始不安，心中一遍遍猜度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她此时才发觉，自己已经无法离开那个习以为常的电话铃声。

一个钟头过去，雨桐仍然不愿离开，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电话，仿佛那样做可以让电话奇迹般响起。愈是期待愈是失望，她几次抓起电话想要拨通林宇文，可是犹豫的结果是一次次地放弃。

回家的路原本总是觉得漫长，她总是迫不及待地想立刻见到徐曼音和傅一平，可是今天的路却似乎根本不存在，刚刚开始莫名其妙地胡思乱想，一切就都被傅一平热情的迎接打断。她只是简单地应酬了父亲，便拖着毫无生气的步伐踏上通往卧室的阶梯。晚上，没心情吃饭，一个人躲在房间，对着窗下静悄悄的盘山公路出神。

“雨桐，”徐曼音捧着一小碗鸡汤，靠到她身旁，“有心事？”

雨桐转过身，紧紧搂住徐曼音的脖子，将头埋入她的发际，沉默着依旧一言不发。片刻，她的双臂开始颤抖，徐曼音感觉有股温热的东西正一滴滴烫湿衣领，“孩子，你怎么了？”她开始有些紧张，“不会是有人欺负你了吧？”如此大胆的人几乎不存在，但雨桐的反应不得不让徐曼音浮想联翩。

摇头，她感觉到雨桐在摇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究竟出了什么事？给妈说说，让妈给你出出主意，好吗？”

“妈，我还可以喜欢别的男生吗?”挣扎着说出来，雨桐感觉压抑的痛苦缓和了一些。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徐曼音的目光仍旧犀利，雨桐果然为情所困，“那个男生是谁？可以告诉妈吗?”这是她最为关心的问题。

“妈，林宇文今天没有给我电话。这几天，他天天都会准时给我电话，可是今天……他没有。”

“他给你电话?”徐曼音大脑开始飞速运转，“他说什么呢？”

“他约我吃饭。”

“你没有答应他，是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雨桐答应了约会，就不会每天准时回家。

“我……”雨桐哽着喉，内心升腾起极度的不安，“妈，我怕，之秋的尸体为什么一直没有找到呢？”

“傻孩子，茫茫大海，捞不到一两具尸体是再正常不过的，如果他真的还活着，怎么到现在也没有音信？你是因为这个，所以才不敢和林宇文交往？”

雨桐无力地点头，即便叶之秋真的死了，一日不找到尸体，她就一日不能自由，七年的时间，有哪个男人会有如此耐性？她没有把心事完全说出，可是徐曼音已经猜到十之八九。

徐曼音开始盘算，她不是此刻才开始盘算，自她打算向叶之秋下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为雨桐的将来做了安排，凭借叶氏赫赫有名的家世，想要给雨桐找个男人托付终身绝非难事，她原本打算找个稳重老实、值?依靠的男人，可是眼下，她的算计突然起了变化。

林宇文，一个身家地位比人品外貌更具有吸引力的男人，如果能够促成这桩婚姻，林氏与叶氏就可以合为一体，如果雨桐可以成功地控制这个男人，那么林氏的一切……

“雨桐，也许他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给绊住了。”她决定介入雨桐这段感情，她要促成这桩“天赐”的姻缘。

“也许，他……他已经失去了耐心，我实在拒绝了他太多次。”想到这里，雨桐就不免失落，她几乎觉得自己做得太绝，哪怕只是给林宇文一点点的机会，事情也不会发展到眼前的境况，可是此刻的后悔还有什么意义呢？她又在抱怨，抱怨林宇文为什么如此轻易放弃，他就不能再多一分耐心吗？哪怕只是多一点点，她的心其实已经开始松动，如果今天她还能接到他的电话，也许她会不顾一切、毫不犹豫地接受他。他对她是如此具有吸引力，这一点，在他们初次相会的时候就已经确定无疑。

徐曼音没有再继续说什么，她已经对林宇文产生了十足的兴趣，怎样的一个男人可以令她的雨桐如此心动？这个问题只在她脑海中瞬间闪过，继而真正占据她所有思想的就只有林氏那诱人无比的亿万身家。

又是数天过去，雨桐仍然没有再接到林宇文的任何电话或是留言，她的心开始越来越烦躁，思想和精力完全无法集中，她挣扎着越是想甩开他，心间的缠绕便交织得越紧。还没到该下班的时间，烦乱的她便已经低垂着头想要逃离。她走出叶氏大楼，垂头丧气地坐入宽敞的林肯轿车，四周的一切有如真空，无意识间却突然听到有人在身旁说话："雨桐小姐，今天，总该没有什么要紧的公务吧？不知是否有时间应酬应酬我呢？"

极具动感和魅力的声音令雨桐心头一惊。

"你……怎么会在这里?"她惊讶着，这才发觉她上的根本不是自己的车，心中的失落和茫然瞬间转变为喜悦和忐忑。这样的意外，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的，她不知道原来男生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追求女生。

"你不肯应酬我，我只好亲自登门了。"林宇文仍旧是那样的斯文，没有表现出对她一再拒绝的任何不满。

"可是，我……"雨桐矛盾着，心绪比之前来得更加复杂烦乱。

"如果你今天还是没有时间与我共进晚餐，那么——我希望有这个荣幸能够亲自送你回家。"林宇文没有继续等待雨桐犹豫后的结果，果断而诚恳地再次提出要求。

瞬间犹豫，雨桐恍惚地点头："好吧，那就有劳你送我一程。"

《欲望豪门》第二章(4)

随着车子地缓缓启动，林宇文再次由林、叶两家的生意入手，引导雨桐放下心事，认真倾听他的计划。短暂的路程很快在车轮下驶过，随着缓缓停住的车身，雨桐仍旧不愿止住与林宇文聊得十分开心的话题，他们聊得越多，她就越是觉得他见多识广、才华出众，俨然不似其他的富家公子般游手好闲、吃喝玩乐，他们聊得越多，她对他的好感就越是深刻，越觉得他就是心中的白马王子，越是对自己的婚姻感到伤感。

“你到家了。”林宇文停下话题，微笑着提醒她。

“嗯，”雨桐迟疑着，“也许，我们该找个地方继续谈谈咱们合作的细节。”天哪！她如何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脱口而出的话已经无法收回，她的脸当时腾起红云。

“那就要看叶总您什么时候有空应酬我了?”林宇文似笑非笑透着顽皮。

“不是说好了叫我雨桐吗？你……怎么又叫我叶总？”

“雨桐不应该对我这样绝情吧？我以为只有叶总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我。”林宇文态度谦恭，原本属于责备的话语，出自他口中竟显出几分幽默。

“为什么雨桐就不可以拒绝你呢?”显而易见地明知故问，她的脸热如炭火。

聪明的女人是否都喜欢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游戏？只可惜，这一回聪明的女人遇上了智慧的男人，他们之间的较量，胜负与否尚未可知。

“因为雨桐喜欢我！她应该做梦都希望能够见到我！”林宇文索性直言不讳，自信和狂妄开始彰显。

“你也太自信了吧？怎么就如此肯定我喜欢你呢?”她的声音羞涩着，说话的同时眼神更加闪烁。

看着她闪烁的眼神，他笑得更加开心，不需要任何语言，只是简单的眼神他便完全了解她的心意，他只是略施小计便轻易捕获她的芳心。

“你笑什么?”雨桐再次居于弱势，她明知道再次发问只会更加明显地表露心迹，可是面对他，她完全失去了自制能力。

“你知道的，又何必多问?”他的笑容开始渐渐暧昧，成功的喜悦溢于言表。

她再也无法继续装傻，她从来不是会说谎的人：“你别介意，我毕竟是有夫之妇，不想平白招人闲言碎语，所以……”

“所以，”他坚决地打断她，“就不能与其他异性正常交往？如果之秋真的死了，你难道真的就要白白为他守七年的活寡？”

“可是如果之秋没有死呢?”这也许是她心中最担心的问题，想起叶之秋，一种莫名的恐惧就涌上她的心头。如果他某一天突然回到叶家，知道了她和林宇文之间发生的这段故事，不知道他会怎样对待她，雨桐几乎不敢继续往下设想。

“即便他果真没有死，你也有选择自己幸福的权利，我听说你同他认识不过短短数日便匆匆举行了婚礼，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会有如此闪电般的婚礼，但是我相信如此仓促的时间应该不足以真正了解一个人！你们之间果真有爱情？还是，这根本就是个迫不得已的权势联姻?”林宇文转变眼神，开始认真巡视雨桐。

“不是什么权势联姻，我的出身再潦倒不过，只是他的父母曾经与我的父母订下婚约，所以才……”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时代听来几乎是天方夜谭，她不知道林宇文究竟是否能够明白。

林宇文笑了，这一次，他的笑声与过去有着明显的不同：“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兴这样的婚姻吗？你们这样的婚姻根本就是不合法的，如果传出去，不知会让多少人笑破肚皮。所有的人都以为你们之间有一段浪漫无比的爱情故事，之秋是个性情放浪的人，能够令他情愿放弃众多的情人与之相守的必定是个极其特殊的女孩，没想到……”他一

边说着，一边审视着雨桐，观察她微乎其微的反映，“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能给你们带来什么幸福？以我对之秋的了解，我想，他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婚姻。我现在开始有些怀疑，他是否是真的失踪？还是纯粹为了逃避这个可笑的婚姻而制造了一个失踪的假象？难道，你就从来没有质疑过吗？”

他笑声中带着豪放，豪放中带着傲气，这样的笑声让雨桐想起了叶之秋。为什么他总是在无意间流露出与叶之秋的相似之处？难道这就是好朋友间的默契和相似吗？雨桐暗自庆幸，好在林宇文的性情不似叶之秋那般霸道无礼。而他此刻所说的话，又不禁勾起她心头的忧虑。他的话确实不无道理，难道叶之秋真的是为了避婚才逃之夭夭？除此之外，她实在想不出更好理由来解释叶之秋的无故失踪，有谁会相信，一个新郎官会在新婚之夜到海边驾着游艇出海？这一点，她在事发当日就觉得不解，此时被林宇文再次提起，各种各样的困惑和猜测不知不觉地再次涌了上来。

她没有心情再思想别的事情，匆匆告辞之后，恍惚地闪入叶宅。林宇文坐在车内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眼神中流露出一种无以言表的神秘。

《欲望豪门》第三章(1)

安妮，叶之秋的红粉知己。出众的外貌、干练的能力、妖媚的举止，无一不成为男性青睐的焦点，雨桐认识安妮是在刚刚进入叶家的第二天。

雨桐已经不记得那段对话是如何开始的，只知道徐曼音突然提出让她去做叶之秋的秘书，当时诧异的绝不仅仅是叶之秋，雨桐几乎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尽管她大学毕业，尽管她对自己还算拥有一定的信心，但她毕竟没有见识过社会，更何况面对这样庞大的财团。

叶之秋显然是想反对，但他的孝子心态暗中作祟，无奈下，他应承了徐曼音的要求，却在去公司的路上莫名其妙地将她带入台北大商场。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如何让我妈对你另眼相看的，更不知道你是如何说服我妈让她答应由你来做我的秘书。不过我却十分清楚，我叶之秋不能带着这样穿着打扮的秘书在身边，你这身打扮连叶氏的清洁工都不如，更别说是我未来的妻子？我可不能让你这样四处丢人现眼！”他言语中表述着鄙视，不容分说拖扯着她走过商场大道，将她扔到了一个衣着时尚、粉妆浓艳，却让人不得不承认相当妩媚动人的女人跟前，“安妮，替我给她挑几身合适的衣服换上！”

这是雨桐第一次听到这个女人的名字。从年龄上看，她们应该差不了多少，可是从行为举止和韵味上看，这个安妮显然要比她成熟许多。

安妮露着让雨桐觉得十分怪异的笑容，不一会儿工夫，就往她怀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她执拗不过，被迫走进试衣间。

“哎？这个女的是……你的口味变了？什么时候对乡下土妹子感兴趣了?”安妮撒娇地偎上叶之秋肩头嗲声嗲气问道。

叶之秋叼起一支雪茄，手指轻佻地逗弄着安妮的下颌，满不在乎地说：“她是我老婆。”

“什么？你老婆?”安妮彰显韵味的笑声回荡在整个房间内，“开什么玩笑？你叶之秋会找这么个乡下妹做老婆？”

“没办法，”叶之秋双手一摊，“是我妈给我订的娃娃亲，你也知道，我从来都不会违背我妈的意愿。”

“呵呵，我就不信你能守得住她。”安妮有意将脸靠得离他很近，近得几乎能感觉到他的呼吸，双手在他胸前来回摩挲着，挑逗的意味弥漫全身，热辣辣刺激着叶之秋的每一根神经。

“不是还有你吗?”叶之秋一把勾住她的细腰，丝毫不拒绝她放肆的挑逗。

“到时候，可就有人管着你啦。”安妮朝试衣间方向努起诱人的丰唇，“她可是叶老太太钦点的儿媳妇，难道你还敢不老老实实听话?”

“噗，能管得住我的女人还没生出来呢！”

“你就不怕她到叶老太太面前告你的状？你向来不都是你妈的‘乖宝宝’吗？”

安妮的话听上去有些嘲讽的味道，这让叶之秋心里十分不舒服：“好啊，那我们就试试，看看她有没有这个胆量去告我的状。”带着挑衅的意味，他回身吻住安妮，正好雨桐换了衣服走出试衣间，看见两人搂在一处唇齿纠缠的亲热模样，当时就有一股愤怒的血液几乎冲破血管喷射出来。

第二次相遇则更为戏剧性。新婚前的第三个晚上叶之秋彻夜未归，雨桐在胡乱的猜度中也彻夜未眠，第二日傍晚她由公司回来，踩着落寞的步子走进叶家大宅，抬头惊讶地看见叶之秋正站在他的林肯车旁与安妮亲密地拥吻。

她当场就怔住了，整个人完全失去了感觉和意识，心里压抑了一天一夜的担忧在瞬间暴发出来：“你们在做什么？！”冲上前，她推开两个紧密相融的身躯。

叶之秋淡漠地睨了她一眼，重携起安妮的手臂完全无视她的存在：“你先回去，明天我再去接你。”

“啪！”雨桐忍无可忍，抬手狠狠在安妮脸上印出纤细的五指。

没想到清脆的声音刚落下，右半边脸上便涌起一股热辣辣的感觉，她几乎怀疑刚才那一巴掌是打在了自己脸上，当她反应过来时，才发觉自己结结实实挨了叶之秋的一记耳光。

此时，安妮眼中的意外并不比雨桐少，没有想到这个看似温文尔雅的女孩竟会突然出手打人，更没有想到叶之秋会因为她而对雨桐动粗。在她的记忆中，叶之秋从来没有对任何女人粗暴过，虽然他的性格十分狂傲放浪，但却极其怜香惜玉，即便再令他不悦的事情，只要站在他面前的是个漂亮女人，他一定会宽容以待。

“你……”雨桐眼中噙上泪水，委屈和羞辱感涌上心间。

“瞪眼瞧什么？！”叶之秋愤声大喝，“别以为你讨了我妈的欢心就可以为所欲为！我是答应娶你，不过并不代表要我放弃其他女人，你不要搞错了自己的身份地位，什么时候也轮不到你来过问我的私生活！”

“你不想娶我就别娶，是你不让我走的，难道我非要嫁给你不成?”雨桐越想越委屈，终于忍不住哭泣。

而她和安妮的第三次见面——其实根本算不上见面，因为安妮根本没有看到她。

就在她和叶之秋因安妮而发生争执的第二日，徐曼音安排好了让他们去试穿婚纱，可是叶之秋却临时改变主意，推托生意上的应酬便匆匆离去。雨桐正在苦闷，手边的电话传来徐曼音的声音：“雨桐，别忘了和之秋去试礼服呀！”听着电话她的眼眶湿润着，想哭却又强耐着不敢做声，好一会儿的工夫才吐出只言片语：“嗯，我知道了。”

“那就好，之秋呢？我交代一下他，这孩子做事总是不着边际，不交代清楚我不放心。”“阿姨……”雨桐迟疑着，最终还是决定隐瞒，“之秋他今天有应酬……不能……去看礼服。”

徐曼音沉沉地嗯了一声，没有任何犹豫地接着说道：“这事耽误不得，这样吧，我陪你去。”

雨桐不禁有些感动，从小失去母爱的她，感受到了徐曼音的亲切和呵护，她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对徐曼音避若瘟神，虽然徐曼音的面色始终苍白如纸，总是一袭黑衣，喜欢拖着无声息的脚步突然出现，可是在她眼中，徐曼音无疑是整个台北最亲切的女人。此时的她最需要的就是亲人的安慰，举目无亲的台北，她无所依靠，一个女孩子独自去挑选婚纱？无疑十分没有颜面，有徐曼音相伴也许一切都会好些。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以一声轻轻的回应表示着态度，在放下电话的一刻，她的心里突然涌起一丝波澜，推动着莫名的情绪一步步迈向深渊。

徐曼音对服饰的眼光显然独到，精心挑选下，雨桐瘦挑的身材裹着艳红色旗袍站在她面前，她赞赏地点着头，土气的小姑娘瞬间成了韵味十足的美人儿。她笑着，仿佛自言自语道："真好，果然有我当年的风韵。"

"阿姨，您……您说什么?"雨桐隐约听到，困惑的眼神缠绕在徐曼音苍白的面部。

"啊？没……没什么。"徐曼音恍惚不定的神情第一次映入雨桐眼帘，似乎有什么事情是她所不了解的，而徐曼音已经老道地避开话题，"雨桐啊，这身不错，就定下吧，你看呢？"

雨桐自始至终无心于此，一套套礼服在她身上穿上脱下，不但乏味而且厌烦，听到徐曼音的话，顿时如获大赦，迅速换好衣服走出更衣室。

徐曼音正好扣上手机，很明显是刚刚接了一个简短的电话。

"阿姨，我们回去吧。"服务生奇怪的目光始终没有脱离她，这样的感受令她毛骨悚然，此刻唯一想做的就是回到那幢自己并不喜欢的白色别墅，躲进空荡荡的房间不思不想。

《欲望豪门》第三章(2)

“雨桐，还没去过西餐厅吧？我带你去尝尝，你以后可是叶家的少奶奶，一定要学会吃西餐的规矩，否则日后应酬时会让人笑话的。”

“喔……”雨桐想拒绝，可是却找不到借口和理由，徐曼音的话无懈可击。

不得已，雨桐挽起她的手，随着步入一家装饰简约、风格时尚的餐厅，缓缓引入耳中的悠扬乐曲令雨桐放松紧张的情绪，服务生引领她们步上二楼，整洁的环境和爽目的布局，无一不让人如入仙境般轻松畅快。可是这样的舒适在她心中并没有滞留太长的时间，迅速闪入眼内的一幕，再次打破她浪漫的情怀，她一再受伤的心灵开始流淌出鲜血。

叶之秋，这个令她无可奈何的男人，搂着安妮坐在阶梯旁一个醒目的位置，正往口中送入刚刚被安妮喝过且残余半盏的红酒。她浑身上下开始冒汗，手心瞬间潮湿，几乎想愤怒地吼叫嘶喊，却不得不压抑着涨红的脸。

这一次，她没有发作，甚至没有对徐曼音提及看到的一切，可是这一次的际遇却在她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记，她开始恨叶之秋，那种恨几乎可以用切齿来形容。她也同样讨厌那个安妮，因为这个女人使得她失去了自信和尊严。

这之后的又一次，也就是她们的第四次见面，则是在一天之后的婚宴上，雨桐身着艳红色旗袍在炫目灯光的映衬下靓丽无比地出现在众人的目光前。当日的她无疑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不是因为清纯美丽的外表，也不是旗袍下笼着的曼妙线条，只因为她即将成为叶氏财团的少奶奶。

这又是她生平的第一次，第一次经历如此豪华喧闹的场面，她的心不自觉地揪紧，双手拘谨地垂放在身体两侧，感觉浑身有如泥塑木雕般生硬僵直。几乎所有的目光都在或明或暗处注视着她，而所有的

目光对她而言又都是如此的陌生，每一张面孔和表情都让她觉得藏着无法言明的奥妙，她甚至可以感觉到由她身后传来的窃窃私语。她无助地四处搜寻着熟悉的身影，很显然徐曼音完全没有闲暇照应到她，而叶之秋已经几天对她不闻不问，看到她时也只是投来无视的目光便迅速避开。此刻的他更是与一群粉妆俏扮的富家小姐围绕纠缠，谈笑风生中流露出他与这些女子与众不同的关系，如果没有宴席间一个斗大的“喜”字，如果没有礼服上新郎礼花，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婚宴，谁也无法猜到这个游离于众多女人中调笑煽情的男人会是新郎。

当日的一场喧闹，看上去更像是叶之秋的情人聚会，抑或是徐曼音的商晤Party，雨桐像个小丑似的站在舞台中央，任由旁人悄悄投来怪异的目光品头论足。

“你今天，很漂亮。”正当她用极不愉悦的目光愤然注视着女人堆中纵情狂笑的叶之秋时，安妮手托盛满红葡萄酒的高脚杯走到她面前。

“谢谢。”出于礼貌，雨桐对安妮做着违心的应酬，很不以为然地回应之后，她移开瞥视的目光，回忆起那一记耳光和餐厅里叶之秋亲密的态度，她的喉间仿佛有什么东西哽咽住，甚至无法顺畅喘息。

安妮不是不知道雨桐对她的憎恨，那记耳光是她生平唯一的一次，而此时，她显示着与众不同的大度，留意到雨桐颇具不安的眼神，她瞄着叶之秋漫不经心地说道：“他向来都很受异性的青睐，想要守住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雨桐冷眼斜视，尽管安妮主动表示着热情，但是她情愿安妮对她视若无睹。这种感觉就好比在饥饿难耐的时候，硬生生吞下一口实在令人嗅之反胃的食物般。

这个女人究竟是什么身份？来参加婚宴的不是商界名流便是豪门望族，也只有这些人物才配得上叶氏少爷的婚礼。而这个女人——虽然拥有一家自己的服装店，但是充其量不过是个小老板的角色，她为

何能够参加如此的名流盛宴？难道是叶之秋特意将这个女人请来刺激她的？

显然，这个问题在此时并不能吸引雨桐更多的注意力，在这个喜宴上原本应该是主角的她却成为了这场“贵族游戏”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配角，甚至于那些正围绕着叶之秋身边欢声笑语的女人们更加能够吸引众人的目光。她感觉自己像个傻瓜，所有的女人都朝她投来极不友善的敌意目光，等着看她出丑。

“你没必要向她们示弱，显而易见，你比她们都更加独立，她们除了显赫的身世地位之外，无非都只是一群附着在别人身上的血吸虫而已，离开了父母或是身边的男人，她们根本一无所有！”安妮的眼中闪着光芒，她的话更令雨桐意外。

这算什么？安慰？还是影射她的贫寒？

雨桐困惑，这个安妮没有将她视为情敌，却在这样的情形下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安慰她，言语间显然充满着关切和鼓励，丝毫看不出任何敌意和不友善。

这四次的际遇让雨桐始终无法对安妮这个女人做出准确定位，她如幽灵般总是有意无意缠绕着雨桐，可是却自始至终没有表露过对雨桐的敌意，这样一个女人，究竟该以怎样的态度相对？雨桐困扰着，但认定能够从她口中得到叶之秋的下落。

安妮刚刚打开服装店的推拉门，几个满脸横肉的男人已经站在她的身后，最前面打头的人很有几分面熟。她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这样的阵仗对她而言算不了什么，施展开女性的魅力，她娇柔地瞟着几名彪形大汉，轻颤的声音回旋着勾魂摄魄的动感：“这么早就来了这么多人，不会是我得罪了什么大人物吧？还是哪位大人物突然想起我来，让你们来接我过去叙旧？”

大汉们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不作任何表示，一个个泥雕木塑般杵立在她的店门外纹丝不动，身后一个人影掠上前来，擦过他们身旁站到安妮面前。看到这个人的面孔，安妮的笑容收敛了，神色开始呆滞，

眼光中夹杂着惊讶和意外，直到这个人一声不响走进她的时装店，她这才满腹疑虑地随着进去。

大约一个小时后，雨桐也来到了安妮的时装店前，她迟疑了片刻，迈步踏入店门。

“叶少奶奶！”今天的意外着实令安妮受宠若惊，“您可是稀客呀，怎么有空光临我的小店呢？”

雨桐没有立刻回答，继续走到店铺的最里面，转身巡视着四周的陈列摆设，而后找到旁边的一张围椅坐下，看着安妮脸上轻松自然的笑容，她心里说不出的别扭：“我的确没有多少时间，所以并不打算在这里浪费太多工夫，今天，我的目的十分简单，只是想知道之秋的下落。”

她真的与半年前大不相同，单是进门后的仪态眼神，便显露出这半年来的修为。

“叶少奶奶，瞧您这话说的。谁不知道叶大少爷在婚礼当日失踪了呀？您怎么反倒跑到我这儿来找他呢？”

“你别在我面前打马虎眼，没人不知道你与之秋的关系，之秋无缘无故地失踪，难道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雨桐有备而来，准备用威吓的攻势让安妮说出实话。

安妮并不是省油的灯，她压根儿就不吃雨桐这一套：“叶少奶奶，您自己的男人不见了却跑到我这儿来找，我和之秋的关系是不一般，也不怕让您知道，我家中的衣橱里还有他的睡衣。可是，叶少奶奶，与之秋关系亲密的女人可不止我一个，这一点你应该也是很清楚的吧？怎么就断定他的失踪与我有关呢？”

雨桐在生意场上是练达了不少，可是人情世故却还幼稚，架不住安妮带着嘲讽意味的话，脸上白皙的肤色变得越来越红涨：“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欲望豪门》第三章(3)

安妮究竟老道，丝毫不理会雨桐的恼羞成怒，仍然礼貌地保持笑容：“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说出事实而已。”

“好吧，我就把话挑明了吧。我怀疑之秋是被你给藏了起来，你最好乖乖将他交出来，否则，等我报了警，让他们查出些什么来，恐怕大家面上都不好看！”雨桐显然在她面前已经阵脚大乱。

“您以为那些警察是白痴笨蛋吗？您这么说，他们就会这么相信吗？凡事可都是要有证据的，说我藏了之秋，可有什么证据没有？若是没有就不要信口雌黄，别以为您现在是叶家大少奶奶就可以随随便便污蔑别人！”安妮开始收起娇媚平和的态度，言辞犀利地针锋相对，骨子里透出高贵而不可侵犯的气质。

雨桐被反驳得哑口无言，今天的行为本来就是她无礼寻衅，别说是没有半点证据，就连这样的臆断也是荒谬至极，完全是因为林宇文的那一番话，使她脑海中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主观判定。事实上，她也从来不是安妮的对手，单凭着见多识广、场面周旋，她就根本和安妮没得计较，更不用说，安妮所具有的冷静头脑绝对是她望尘莫及的。虽然她并不情愿就此罢休，可是留在这儿只会令她更加被动。

“安妮，对不起，我心里其实很烦乱，你……应该了解的。”她打了退堂鼓。

“没什么，我了解，在你面前也不用掩饰，我其实很爱之秋，我也同样希望之秋的死是个假象，可是事实摆在眼前，你我都应该学会接受。我想，你现在最需要的是放下包袱，找一个你真正喜欢而他也真正喜欢你的男人。”安妮的话在此时对雨桐极具煽动性，或者说是正中她的心声，一种奇妙的共鸣在她心头产生回旋。

“雨桐。”当她满怀心事踏出安妮的时装店，林宇文帅气十足的面孔映入眼帘。他正手扶车门，斜倚在豪华的车身旁，迎着她露着灿烂无比的笑容。

雨桐惊讶无比：“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路过这里，看到了你的车。”

雨桐勉强露出笑脸，显然还在想着刚才同安妮的一番对话，她的眼神显得空洞，失落地走到林宇文跟前，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怎么？来找安妮?”林宇文单刀直入毫不顾忌地问她。

“啊?”雨桐惊诧，他也知道这个女人?

林宇文轻微撇起的嘴角在瞬间收敛，心事重重的雨桐完全没有留意到他如此微妙的细节表现：“你可别告诉我是来购物的？！”

“你……你怎么知道……”她真的不会说谎，不论神态、言语都透着十足的纯真。

“我以为，你也许想从她那里得知叶之秋的什么消息。”他看着面前的女人，斜倚在车身旁的姿势没有丝毫改变。这样的帅气没有任何女人不会为之动心，更何况是身为亿万家产的拥有者。雨桐看着他，突然忽视了他们正在谈论的一切，眼前的男人甚至比叶之秋更加具有吸引力，他果真是个可以靠得住的男人吗？谁又能保证他不是和叶之秋同样的滥情放纵?

“想什么呢?”雨桐直勾勾的眼神毫不掩饰地在林宇文面前透露着她的心思。

“没……没什么。”

“上车吧，我送你回去。”他终于立直了身子，礼貌地为她打开车门。

雨桐还在愣神：“哦，不！我去公司。”

“今天是周末，我的雨桐小姐，你不会是忙糊涂了吧?”他狡黠地眨了眨右眼，无意中展现着致命的男性魅力，这魅力推动着雨桐不可抗拒地踏入他的车内。

“我真的忘了。”她尴尬地笑着，突然有些拘谨。

“雨桐，如果你的糊涂是因为叶氏，我很希望能够助你一臂之力，但是如果……你的魂不守舍是为了叶之秋，那么，我将为此十分落

寞。”林宇文睨着雨桐，伶俐的目光在她脸上探寻答案。

他在试探？在表白？还是？

雨桐越是琢磨就越是不敢抬头看他，她怕自己幼稚的目光禁不住任何的试探，便会将心事一五一十地表露无疑，可是却不知道她这样回避的行为已经无意间将心事铺展在林宇文的面前。

林宇文不再追问，他没有看到雨桐的表情，事实上他也不再需要看到什么。他瞥着眼，嘴角浮过淡淡一笑，眼神中一层浅薄的雾障，看着低头不语的雨桐，他的表情复杂得难以言表，却不知不觉间透着点点阴森凉意。

“那么，我现在送你回去?”他给了她足够的时间思索，而后接着征询道。

“我……”她的语气表露出迟疑，其实她是真的有些犹豫，可是却让林宇文误以为她正在施展着某种欲擒故纵的把戏。

“如果你不介意，我带你去海边兜兜风？”

“我……我想……我还是回去好了。我坐自己的车，就不麻烦林总您了。”雨桐嘴里说着，身子却坐在车上一动不动，口是心非的表现尽显无疑。

“雨桐，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又称呼我林总？如果，我真的有什么地方令你反感，你大可以直截了当告诉我，为了你，我可以改变一切！”他索性低垂下头，靠近雨桐，搜寻着她隐藏的目光。

这样的眼神令雨桐更加胆怯，她拼命地逃避，躲闪的目光巡向车窗外的行人，却始终无法面对林宇文的问题。林宇文又笑了，这一次，他的笑声短促而平淡：“好吧，那我送你回去。”

一路上他们谁也没有说话，雨桐的双眼始终侧向靠近她一边的道路，假意观察着路上行人和迅速闪过的建筑。她不知道林宇文在做什么，也不敢回头观察林宇文的动静，可是自始至终，林宇文在她身旁没有发出过一丝声响。这样的沉寂令她更加郁闷，她几乎是强忍着回头的欲望挨到了叶家的大门口。

“我到家了。”她轻声说着，却没有抬手去推车门。

身旁没有传来声音，以往，林宇文总会下车绕到车门边亲手为她打开车门，可是今天……片刻的等待后，她开始不安，林宇文究竟为何毫无声息？终于，在几番纠缠和挣扎之后，她按捺不住回过头去，却和林宇文明亮幽深的眼神撞了个正着。原来，他一直都在默默注视着她，深邃的目光在与她眼神交织的瞬间闪出灼灼火花。她羞怯地立刻再度转身避开，这样的目光令她心悸不已，陷落的感觉已经将她重重包围，大脑中反复提醒自己不可以如此轻易相信。

她推开了车门，控制不住回想着刚才映入眼帘的那一道灼热目光，她在心跳，甚至双腿开始不听使唤，她不能再留在这个空间内，她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这样热烈的眼神燃烧。她几乎有些踉跄，匆忙地踏出车子闪入叶宅的同时，竟然忘了打招呼告辞——这个最基本的礼仪。

林宇文在她的身后露出笑容，他当然会笑，任何言语都不及她如此的举动来得更加显而易见。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令雨桐几近崩溃，思念如潮水般涌向脑海，不时有暗流激打着心间纷扰不已。林宇文数日不来电话，她几次握起手边的电话听筒，甚至于在即将拨通林宇文的瞬间又迅速将它挂断，一遍又一遍的辗转反侧令她几乎疯狂，她从来不知道思念原来如此痛苦，这样的感受令她明白了自己内心的情感，痛苦地挣扎浸湿了枕边的大块巾子，直到第二日醒来的时候眼角尚有泪水没有完全干透。

“妈。”她无精打采地走下阶梯，习惯性地朝着客厅方向打着招呼，耳畔却传来徐曼音和林宇文的谈笑风声。

她立刻转眸，果然看见林宇文正朝她投来目光，惊喜、意外、兴奋、激动的眼泪瞬间盈上眼眶。梦境？她几乎以为自己错过了这个男人，辗转反侧的整个夜晚都在为此难过挣扎。

“这几天我有要紧事去了一趟台南，走之前太匆忙，没来得及给你打声招呼，今天凌晨刚刚回到台北。”

他在解释，他为什么要解释？他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哦……”她的回应有些平淡，是因为激动而无法表述？还是对他的突然到来毫无惊喜？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相互揣测。

“宇文是来找你去海边兜风的。”徐曼音打破僵局。

雨桐瞪大双眼，有些不知所措，她还是没有勇气面对，尽管见不到他或是听不到他时心情沉闷，可是见到他、听到他时又无法鼓起勇气。

徐曼音拉过她，没有给她思考的机会，直接将她搡入林宇文车内。她心里矛盾，始终拿不定主意，可是却又明显感觉到渴望，渴望着与林宇文单独相处的机会。

《欲望豪门》第四章(1)

放松的游玩、浪漫的晚宴、温馨的电影，一天的过程是十足的情人约会，即便雨桐如何不曾经历，她也能够明白这样的安排意味着什么。

“你喜欢这样的环境和这样的电影吗?”他侧身看着她。

“嗯。”雨桐其实根本没有留意到故事的情节，只知道故事里讲述着缠绵悱恻、撕裂肝肠的美丽爱情。她一直都紧张地盯着他握住她的手，矛盾着考虑着是否该将手从他掌中抽逃出来。

“女主角是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和你一样都是令男人动心的女生。”他老道地更进一步表达。

嗯……他的表露令她更加慌乱，紧张的手心开始渗出汗珠。

“如果你是女主角，你会接受男主角的爱吗?”他眯起双眼，看似讨论的问题却含着深意，如果不是当事的双方没有人能够听出他话中的含意。他将握住她的手攥得更紧。

雨桐觉得气息有些不畅，紧张的感觉胶着着空气中的热浪令她呼吸急促：“我？不知道呀，我又不是女主角……”她张了张嘴，似想继续却又咽了下来。

“如果我是男主角，绝对不会让所爱的人离我而去，即便千年万年，我也要等到她回心转意的一天。”林宇文注视着，呼吸暖暖拂向身旁的雨桐，经验告诉他，这个女人正在陷入他编织的情网，她纯真浪漫的情怀根本禁不住他轻车熟路的挑逗。

“如果女主角拒绝了他呢？或者是女主角已经嫁给了别的男人呢?”雨桐突然抬头看着他。

林宇文的目光切入她的双眸：“我说过，即便千年万年我也会等待，等到她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她……会改变主意吗?”雨桐若有所思，仿佛是在问着自己的心声。

“你说呢?”他靠近她，不但没有回答而且反问。

“我……”她还在迟疑，却感觉到面颊顺着他的手指轻轻抬起。

“我——爱——你！”他有意把声音压得很低，荡着深沉的浑厚男音飘入耳间如鬼魅般摄人心魄，激起她心中荡漾的情怀涌起千层波浪汹涌澎湃。

她闪烁开被他凝视的眼神，急促的心跳敲打着胸房，不安的双手想要挣脱他掌心的束缚，却被他牢牢攥住无法挣开。

“回避不能解决问题，你应该学会面对。”他继续道，每一个字都怦动她的内心。

“可……可我们……是不是太快了……”

“快吗？我以为你从见到我的第一眼就已经知道这个结果了。”他的话傲慢自信，简直有些自恋。

他与她的距离更近一步，近得她几乎感觉到他的鼻息热腾腾地灼上她的面颊。

“宇文，我……还是不大习惯，我们……我们可以……慢慢进展吗?”她吞吞吐吐，回答的同时心中仍在迟疑和矛盾，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充满整个思想。

林宇文扬了扬眉，“当然可以，我说过，我有足够的耐心为你等待。”

夜，静得出奇。豪华的林肯车内，雨桐只能感觉到仍旧怦然的心跳。林宇文并没有再做任何反映，也没有更多的话语，除了谈论几句刚才电影中的情节之外，他们之间就只有沉默。沉默并不代表无语，林宇文知道自己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而雨桐却始终在担心他会对她再次发起攻势，她知道自己在感情上的脆弱，如果他真的……她恐怕自己会不知该如何拒绝。

她一团糟的思绪牵绊住所有的思想，完全没有感觉到车身在缓缓地停住行驶，直到林宇文打开车门，在她耳边低唤数声，她才恍惚中收回心神，注视着叶宅沉重漆黑的大门。

“我送你进去？”

“啊？不！不用！我自己进去就好！”

她慌乱不堪，下车的时候裙带正绊上车门边的扶手，狼狈不堪地结结实实栽入林宇文怀中，听着他沉稳有力的心跳，原本慌乱的心竟搏动得更加剧烈。

“小心点，”他扶住她，不知是有意或是无意地收拢双臂，“怎么没喝酒就醉了呢？”

“谢谢！”她的回答生硬而尴尬。

林宇文的表现不可不谓为绅士，在她站直身子之后，便主动放开了环住的双臂。雨桐低头根本不敢看他的表情，绕过他就要闪入夜幕下幽暗的宅院。

“雨桐！”林宇文的声音来自耳后，坚定而充满关切，“天黑了，慢着点走，留意脚下。祝你做个好梦，GoodNight！”

她没有回头，只是听着他的话默默点头，而后几乎是小跑着消失在他面前。身后，留下林宇文点燃一只雪茄，在隐隐暮色下映出诡异的笑容。

第二日一早，雨桐刚刚踏入办公室，莫炎就跟着身后进来。他是叶氏创办的五大元老之一，当年曾随着叶之秋的父亲叶品初鞍前马后出过不少力，可惜叶之秋傲慢无礼的性格和不听人言的秉性令所有元老都无法与之共处，最后只剩下莫炎这个性情中庸、不喜争强好胜的人留在了叶氏。

“傅总，”莫炎顿了顿，“我想离开公司，这是我的辞呈。”

一张辞职信飘落在雨桐的办公桌上，她愣楞地看着莫炎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这封突如其来的辞职信让她有些茫然。

“莫经理，你……这是……难道是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吗？”

“傅总，您别误会，我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不想再这么拼命，儿女们都希望我能回家好好休养。”

莫炎毋庸置疑是个喜好平淡的人，这些年来始终默默忍受着叶之秋的专横，突然提出辞职，的确有些意外，可是婉言相留无疑是最迫在眉睫的。

“莫经理，叶氏需要你，我也需要你。”雨桐诚恳道。

“傅总，我只能说对不起了。”莫炎没有被打动。

“莫经理，如果……我有什么做得不对，你不妨直截了当告诉我。”

“傅总，您千万别误会，真的和您没有关系。”莫炎坚持。

她希望用真诚打动他，却再次宣告失败。无奈，她深锁秀眉缓缓说道：“这样吧，莫经理，给我一点时间考虑，也再给你自己一点时间考虑好吗？”

莫炎点点头：“傅总，我知道您待人诚恳，不过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请您尽快找到接替我位置的人。”转身，他离开了，留下心烦意乱的思绪纠缠着雨桐。她真的希望能有个人站到她的身旁，为她瘦弱的肩头分担一丝份量，正在愁苦间，她心里瞬间闪过一个人影，也许他可以为她拿个主意。于是，她拨通了电话，数声铃响之后，电话的另一头传来女秘书动听的声音：“您好，林氏企业。”

《欲望豪门》第四章(2)

“您好，我是叶傅雨桐，我想找你们林总。”

“喔，是傅总呀，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林总正好不在，您有什么事情可以留言，我一定帮您转告。”女秘书带着逢迎的语调，只听声音便能感觉出她此刻极尽奉承的微笑。

“哦……这样啊，那我一会儿再给他电话吧。”雨桐失望着。

另一边的女秘书听着电话被挂断，立刻转身敲开旁边一间大办公室房门，里面传出一声回应之后，她闪身走了进去。

“林总，雨桐果然挂电话过来了，我已经照您的吩咐回复了她。”

“好！”林宇文坐在大班桌前低头看着合同。

“她说一会儿还会来电话，到时候我该怎么回复她？”

林宇文抬起头将一支雪茄叼在嘴边：“我今天不接她的电话，不管她打多少遍过来，你都告诉她我不在。”

“是，林总。”

女秘书退出去，过了大约半个钟头，她果然又接到了雨桐的电话，按照林宇文的交代她做了答复。可是明显雨桐并没有放弃，每隔半个钟头她必定会接到雨桐的电话，结果其实没有悬念却让雨桐更加忧心。直至将近正午，她再次接到了雨桐的电话，而这一次，雨桐没有再次询问林宇文，直接告诉她下午会亲自造访林氏，请她给林宇文留言。

女秘书不得已，在放下电话后，立刻到林宇文的办公室：“林总，雨桐一个上午总共打了六通电话过来，我都照您的吩咐回绝了。她最后一次电话刚刚放下，说是下午会亲自来咱们这儿拜访您。”

“嗯?”林宇文意外于女秘书的最后一句话，“她说下午过来？”

“是的。”办公室里沉寂着，林宇文没有说话，女秘书也不敢说话，没有收到吩咐，她更不敢退出去，只好直挺挺站着等待他的反应。

“告诉唐吉，我下午不会来公司，有什么事情让他替我处理！”他突然站起身，拉下搭在坐椅上的咖啡色西装，抢着步伐踏出办公室。

林宇文口中的唐吉是林氏中不可小视的人物，年纪大约在五十岁左右，虽然没有人知道唐吉究竟为林氏做了什么，但是林氏的员工都知道唐吉的意见举足轻重，他甚至可以越过林宇文直接向林氏的董事长——林宇文的父亲——汇报一切，包括林宇文的私生活。而这位林氏的创办者——林氏的幕后大老板一旦出面，林宇文将会毫无反驳和抗拒的余地，除了无条件地服从之外他别无选择。

“林总，如果唐吉问起您的去向，我怎么回答?”秘书追上他。

“你就告诉他，我去叶氏！”

雨桐走出叶氏大门，无精打采想着心事，不留神一部轿车冲到她的面前，吓得她连连倒退数步。

车窗打开，林宇文探出头来：“雨桐！”

“宇文，是你！”雨桐喜出望外，她一直在担心下午能否遇上他。扫视着停在面前的艳红色法拉利，望着车内驾驶座上的林宇文，“好漂亮的车。”

“上来试试?”林宇文还是那样彬彬有礼，却比初识时来得俏皮许多，他探手为雨桐打开车门，将她让入车内。

“我告诉你秘书下午会去林氏，你怎么还来找我？”

“秘书？你告诉她什么？我今天没去公司。”林宇文面不改色地说谎。

雨桐沉默，考虑片刻之后继续说道：“我的人事部经理要辞职。”而后，注视着他，等待回答。

“下午我带你去吃海鲜如何?”林宇文似乎根本没听到她的话，自顾自地反问雨桐。

“你听到我的话没有？！”他的态度令雨桐焦急。

林宇文睨了她一眼，无所谓地回答：“听到了，辞职就辞职啰。”

“我不能让他走，他对叶氏太重要！”

“如果他一定要走，你又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用绳子绑住不让他走吧?”林宇文漫不经心，让雨桐感觉她似乎是小题大做。

“你想气死我吗？！我说了，我不能让他走，叶氏不能没有他！”雨桐再受不了他这样的态度，一反常态地大声说道。

瞄着她微微泛青的面色，林宇文开始注目，“嗯……这么严重呀？这么说，你想留住他？”

雨桐泄下气：“是啊，要不我怎么会这么着急找你呢？”

“那要看你愿意付出多大代价了。”林宇文的表情开始严肃，慎重地将车停靠在路边。“不惜任何代价。”雨桐斩钉截铁。

“好说，”林宇文轻拍着手中的方向盘，“只要你愿意付出代价，留下个把人并不是什么难事。”

“你有办法?”雨桐眼中闪出亮光，期盼的眼神注视着林宇文，急切等待着他的回答。

“给他百分之五的股份。”林宇文毫不犹豫，脸上保持严肃认真的态度。

“百分之五的股份？！”雨桐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没留意狠狠撞上没敞开的车顶篷，“唉哟！”她大叫一声，重重跌回坐椅，手抚着脑壳口中不住喊疼。

林宇文笑得前仰后合，一边帮她揉着撞疼的地方，一边匀着气说道：“不就是五个点的股份吗？至于紧张成这样？”

“你说得倒轻松！之秋手上也不过只有百分之十的股份，你一下子要我给他五个点还若无其事！”雨桐捂着头，不明白林宇文究竟出的什么馊主意。

“傅大小姐，你最好问问清楚，莫炎可是叶氏的五大元老之一，当时除了之秋母亲和他，其他三个人都因为无法忍受之秋的性情而主动辞职，但离开的同时，他们分别获得了叶氏百分之十的股份，反倒是留下来的莫炎成了一文不值的傻瓜，你说他能心甘情愿吗？之秋当时

明摆着是欺负老实人。我刚才不过提议给他五个百分点，如果按照公平而言，莫炎也应该得到百分之十的股份才对！”

“有……这么回事?”雨桐报以怀疑的目光。

林宇文轻噗一声：“你不信？回家问你们的徐董事长去！”

雨桐还想继续追问，无意中的一瞥，看见一个男人的脸印上车窗。她浑身一颤，拉住林宇文的胳膊，“这……这是谁啊？”

林宇文双眉一皱：“坏了，狗仔队！”

“狗仔队？什么狗仔队？”

法拉利迅速启动，林宇文看似没有心情回答雨桐的问题，盘旋着车子左冲右突却总是被交错繁华的人群限制住了速度，尾随其后的两部车子很快就跟上了他们。

《欲望豪门》第四章(3)

“为什么要躲？他们到底是什么人?”雨桐回身留意着尾随的车子，满脑子的困惑无法解释。

“这些人是专门抓拍知名人士的花边新闻的，让他们纠缠上可就麻烦了。”林宇文甩动方向盘再次试图撇开后面讨厌的尾巴，可是拥挤的人流不得不令他放弃这个念头。

雨桐透过后视镜看着穷追不舍的记者：“千万别让他们追上，我最不喜欢被这些人追着问东问西了，到时候也不知会做出什么不堪的新闻来。”

“哼，看样子今天是甩不开他们了！”林宇文撇起嘴角，“好吧，既然他们感兴趣，那咱们就和他们聊聊！”话音刚落，只听见“吱”一声，急速刹车扬起的刺耳声音令路边行人不自觉得捂上双耳。砰！一阵猛烈的撞击，不远处两部小车已经撞挤在一处，原本紧挨着红色法拉利刚刚刹住的车子，在两部小车撞击产生的推力下又往前冲了数厘米，正好猛地撞上红色法拉利的后座。

雨桐始料不及，尚未回过神，林宇文已经推开车门迈入人群，带着满面怒容站在了那群还在为撞车而惊慌失措的记者面前：“你们够了吧！是什么问题值得你们如此穷追不舍？！”看到其中一个记者惊惶地开口刚要回答，他决然打断将要飘入耳鼓的声音，“我现在就站在这里，你们有什么问题就快点！不过，这撞坏的车子怎么算？！”

瞄着法拉利后座上大片刮花的痕迹，记者连忙转换刚要脱口的话，点头哈腰希望平息林宇文的愤怒：“林大少，您别生气，这车我们可是实在赔不起。”

“赔不起就给我滚！”

林宇文震怒之下声音竟让雨桐骇然，她不了解林宇文耍的小小花招，连忙下车扯住他示意就此作罢，可是林宇文却仍旧愤怒地盯着那群可恶的跟踪者，直至他们一个个灰溜溜掉头逃窜。

“何必同他们发这么大的脾气，明天你的不雅形象就会上报的。”

“怕他们什么？让他们写去好了。”林宇文愤然的情绪瞬间烟消云散，轻松地转身重又坐回车内，“不吓吓他们，今天就没完没了了。咱们不用顾忌他们，即便今天我不出头，明天的报纸上一样会随他们的意愿信口雌黄。”

雨桐这才恍然大悟，注视着林宇文，她脸上浮起掩饰不住的笑。笑容中带着一丝欣赏、一丝忧虑、还有一丝闪烁。明天的花边新闻……她不敢去想，又何必去想呢？也许在他身边，她才真正有了一种安全的感觉。

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总是会无情地发生，雨桐刚刚梳洗完毕，踩着轻盈的步子迈下阶梯，却瞧见徐曼音手持早报、面色铁青，冷酷的目光停留其上。雨桐的心开始揪紧，脚步渐渐沉重，靠近的同时预备着接受徐曼音的大发雷霆，尽管她从未见过徐曼音发脾气，但是可以想象那样子一定十分恐怖。

她正在胡思乱想，徐曼音已经放下了手中的报纸：“雨桐，来，过来坐下。”她心头咯噔一下，低着头无奈地坐在徐曼音身旁，一声不吭端起用人递上来的牛奶抿了一口。

徐曼音刺耳的声音开始在餐厅内回响：“今天的早报你看过了吗？”

“没，还没来得及看。”雨桐不安地摇着头，不用看徐曼音的脸色，听口气就知道一定是发生了她最担心的事情。

“宇文这孩子看样子的确不错，对待这些‘狗仔队’就是要不留情面，看他温文尔雅的模样，我还嫌他书生气息太重呢，昨天的表现可是令我刮目相看。”

“妈，他是一时气急了，平时待人是十分和气的。”雨桐迫不及待地解释。

“瞧把你给急的，我这可是在夸赞他。”徐曼音一眼瞧出雨桐的心思，“你觉得宇文对你怎么样啊？”

“啊?”雨桐茫然不知所措，双目怔怔地盯着徐曼音。

“他可是明摆着在追求你，你可别不当一回事，这样的好男生现在可不多了，更何况他还有如此大的家业。”提到“家业”二字，徐曼音眼中就不自觉得泛起光亮，要为雨桐找个好丈夫，林宇文在她眼中已经成为最合适的不二人选。

雨桐一阵羞红，转开话题：“妈，莫炎昨天向我提交了一封辞职信。”

“哦?”徐曼音始料不及，她没想到这个向来胆怯的莫炎竟然会有胆量向叶氏挑衅，沉默片刻问道，“你有什么打算？”

“我当时试图留住他，可是，他的态度相当坚决。”雨桐迟疑着，是否该将林宇文的意见提出来?

哼！徐曼音发出淡淡的噗声：“他这是想讨好处！”

徐曼音的话让雨桐有了精神，连她也认为莫炎是想得到好处，可见林宇文的提议是可取的：“妈，我想给他一点股份。”激动之下她脱口而出，却立刻为自己的莽撞懊恼。

不料徐曼音竟低沉着声音回答：“我看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叶氏现在还离不开他，如果之秋在，他是绝对不敢威胁咱们的。可惜，你刚刚上手，很多事情还需要他的帮衬。”

“妈，您这是同意了?”雨桐惊喜万分。

没想到徐曼音竟会答应得如此爽快。她当然不知道徐曼音心里另有盘算，目前，徐曼音最关心的就是她和林宇文的关系进展，如果叶氏和林氏可以联姻，再教会她控制住林宇文。那么，不但叶氏，就是整个林氏，都会完全落入徐曼音的掌握之中。

“雨桐，这件事，你问问宇文的意见吧。”

“就是宇文教我这么做的。”雨桐兴奋地回答，却又再次后悔她的冲动，不知道徐曼音会不会因为林宇文插手叶氏的事情而对他不悦。

徐曼音的反应仍然十分平静，语气中反倒带着一丝喜悦：“哦？他给你出的主意？这孩子果然有点主意，难怪能撑起林氏这么大的家

业，他让你给莫炎多少股份？”

“百分之五……”雨桐本想把这个主意当做自己的想法，至少徐曼音不会因此而对林宇文产生反感，以她对徐曼音的了解，百分之五的股份简直就是掏心挖肺。

“好！就百分之五！你照宇文教你的办法去做，有什么不明白的就直接问他，不用再回来问我的意思。”

先让林宇文尝尝甜头，生意人哪个不希望获得更多的家产？这本来就是个斗智斗勇的游戏，徐曼音决定先把鱼儿吊上钩，然后在砧板上慢慢解决。雨桐哪里知道徐曼音的这些想法，她单纯得把任何事情都看得十分简单。徐曼音的态度令她兴奋不已，顾不得吃早饭，她扯腿奔出大门坐上车子，直接驶向叶氏财团。

《欲望豪门》第四章(4)

叶氏与林氏的合作越发紧密，借莫炎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大少爷在时林氏也没有对叶氏如此信任过，甚至于可以不签订任何协议便达成合作。林宇文更是每日必来接雨桐回家，而雨桐的司机只能老老实实开着车尾随其后，这倒令街头多了一分美丽的线条，两部豪华的林肯在台北市区内每日前后串行，这的确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当然，更是免不了如蚊蝇般的花边新闻记者的追逐和纠缠。

“宇文，以后你别再来接我了，我烦透了这些记者们的纠缠。”

“我以为你已经习以为常了呢。”林宇文暧昧地笑，“你不觉得每天有这么多人护送，出入都更加安全了吗？”

“你还真是不怕呀？是不是每天上花边头条的感觉很好呀?”雨桐已经开始会在林宇文面前撒娇发嗲。

“不好吗?”林宇文一耸双肩，“我觉得不错呀，这可是给我们林氏做免费的广告。”

“可我不喜欢！”雨桐撅起粉唇，“我们丝毫没有个人空间了，成天都在躲避这些家伙的追踪。”

“哦？原来如此……”林宇文窃窃而笑，脸上带着顽皮。

他说了一半的话令雨桐莫名：“什么原来如此？”

“你想和我单独相处就直说嘛，为什么总是这样隐讳呢?”他说着哈哈大笑，和他相处的时间越长，雨桐就越觉得他豪放大气，初识时温文尔雅的性情只是他微妙性格的一小部分。

“停车！”他突然大声喝住前座的司机，扯起身旁的雨桐钻出车子。

“你要干什么?”他的举动总是令人费解。

旁边正有一个男人骑着摩托停在路旁，林宇文追到他的面前，摘下腕上的钻表塞到男人手中，“这表换你的车！”不容那男人反应，林宇文已经将雨桐拉上摩托后座，驾着车飞驰而去。

雨桐自始至终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直到车子飞驰起来，她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她紧紧揉住林宇文的腰部，迎着风在他耳边问道：“你……咱们这是去哪儿？”

“到了你就知道！”林宇文发动车子急驰，闪过大路沿着小径穿行，很快就将那群狗仔队甩得无影无踪。

雨桐很喜欢这样抱着林宇文，她将头紧紧挨上他的后背，听着他沉稳扎实的心跳，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穿透全身。

“到了。”这段时间在她看来实在太过短暂，感觉到车子迅速停下，林宇文的声音穿过他厚实的肩膀在她头顶回旋。

突然觉得自己有些情不自禁，她理着被风吹乱的头发跳下车后座，抬头看着四周的环境这才发觉到了海边：“这是哪儿?”她在问，却发觉林宇文正对着她露着奇怪的笑容，“你笑什么？”

“你刚才把我抱得这么紧，就不怕被狗仔队抓拍到？”

“你都不怕，我又怕什么?”雨桐已经察觉到徐曼音对他们关系的认同，只要徐曼音同意，她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她才不在乎什么眼光呢，只要过得开心，她愿意付出一切，而林宇文是至今为止唯一令她产生幸福感的男人，“你还没有告诉我，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呢？你带我到这儿来做什么?”她继续追问。

“这是我的海边度假别墅。”林宇文拉过她的手，指着就在不远处的一幢小洋房，“来，带你进去瞧瞧。”

“真不错。”推门，雨桐欣赏着这幢装饰简洁明快，满载时代气息的海滨小楼，“你常来这儿？”

“偶尔周末过来住住，呼吸一下这里的新鲜空气。”林宇文在注视她。

突然，雨桐心里飘过一个极其怪异的问题，她觉得不该问，却忍不住脱口而出：“这别墅，是你和情人们约会的地方?”她的眼神随着问题在闪烁，这个问题勾起她复杂的情感，却再次让林宇文借题发挥。

“情人？如果你算是，那么就是，如果你不算是，那么自然就不是。”他的回答刁钻而精明，同时闪着诡异的神情。

她微笑着避开他的眼神，对他的这个答案自然是说不出的满意，嘴里却不由自主反驳：“说得真是动听，你果然是个哄骗女生的高手。”

“我哄骗谁了？你倒是和我说说清楚。”林宇文迈上两步由身后拥住她。

她扭了扭腰肢试图挣脱，却令他的双臂环得更紧。他在笑，低俯于她耳边轻声念道：“你不说清楚，我可不放手。”

“你讨厌！小心让那些‘狗皮膏药’看到，那你可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雨桐撒娇地假意拒绝。

“哈！我才不担心呢，到时候，报纸的花边头条上自然会出现一个醒目的标题：豪门寡妇色诱林氏企业年少有为的总裁。”

“呸！亏你说得出口！”雨桐扭头嗔骂，却被林宇文趁机在她粉唇上吻了一口。仅是如此蜻蜓点水的一触，几乎让她迷醉在他怀中。

看着她眼中泛起迷离，他的成功十拿九稳。洋溢着得意，他明知故问：“你可别告诉我，没有男生吻过你呀。”

她羞涩地回头避开挑逗的目光：“你不会，是怕负责任吧？”

“哦？你要我——负什么责任?”他略略松着搂紧她的胳膊，欲擒故纵地回答着她的问题，两个人说话的态度在此刻都已极尽暧昧。

《欲望豪门》第五章(1)

“看过今天的早报了吗？”

林家豪宅中，宇文身着咖啡色西装信步走进客厅。一个五十来岁、满头白发、正坐在轮椅上看报的男人迎着他的脚步声由报纸后露出一张严肃的面孔。

“还没有，怎么?”他不以为然坐在棕色沙发内，随手拿起茶几上的雪茄。

“你倒是挺有本事的，才短短一个多月就在台北新闻界把这事炒得沸沸扬扬。”男人语气平淡，其间听不出究竟是喜是怒。

“怎么？今天又有我的新闻了?”雪茄在他手中点燃，腾着袅袅白烟萦绕在他面前。

男人轻噗一声，甩下手中报纸扔到林宇文面前：林氏总裁少年风流，招惹豪门寡妇飙车台北街头！

林宇文展开报纸瞟了一眼醒目的大号标题，浅笑着轻轻折好摆回茶几：“爸，这些个花边消息是少不了的，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影响呀。”

“我劝你小心为妙，徐曼音可不是省油的灯，她的心思很难把握，事情闹大了未必就好，这些个花边新闻以后还是越少越好！”

“爸，这也不是我乐意的，谁能拦得住那些个狗仔队的追踪？”

“总而言之，以后我不想再看到这些东西，你自己想办法回避！”男人丢下话吩咐身后的下人将他推离客厅，走出门口时他突然转头对林宇文说道，“还有，告诉他，没事就在家里好好待着，别到外面惹是生非坏我大事！”

林宇文轻凝眉心：“爸，他成天在家待着会很闷的，反正没几个人知道我们的关系，您就让他出去走走又何妨？”

“是没几个人知道，可是台北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那张脸！”男人生气着，愤愤甩下话离去，林宇文继续吞云吐雾，雪茄缭绕着英俊的

面庞上，表情若隐若现难以分辨。

晚餐的舒适胜过美味佳肴，雨桐喜欢这样默默地听着他说话，喜欢这样默默地看着他吃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一举一动都如此赏心悦目、令她陶醉。

红色法拉利再次带着他们来到那幢海滨小楼，推开车门，林宇文携过她的手："之秋的母亲今天来找我。你知道她对我说什么吗?"

"她……说什么?"他表情严肃得令她心悸。

林宇文突然放松紧绷的面部，原本注视她的眼神转向暮色下的层层海浪："今晚的月色真美。"

她揪紧他握着的手："告诉我，我妈究竟和你说什么了？"

再度转向她，他的目光切入她清亮的双眸，深深探进她思想深处："雨桐，你知道，爱一个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希望你能够接受我发自内心深处最真的表述。"

雨桐避开他的眼，再笨的人也明白他在追求她，她不是不想接受而是不敢接受。徐曼音的态度已经不成为她的顾虑，世人的目光也不能成为阻挡他们的因素，可是她心中还是抹不去一丝担忧。

"我们回去吧。"她闪烁着眼神，回转身子想要朝法拉利走去，却被一只大手紧紧将她拽住，看着他执著的目光，她的心越来越慌乱，"天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否则，我妈会担心的。"

月光在融化她的躯体，海浪在冲击她的情怀，他的目光在吞噬她的矜持。瞬间，她突然渴望得到他的怀抱。

"我不想失去你，不论任何原因。"话音落下，他的唇突然吻上她，这一次也许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吻，比起数日前那蜻蜓点水的一触来得深刻而真切。也许是她不知该如何拒绝，也许是她并不想拒绝，茫然的大脑中已经一片空白，如一团柳絮般，她瘫软在他怀中，任由他双唇和舌尖的贪婪舔舐。

"我……真的要……回去了。"她断断续续着。

“之秋的妈妈把你看得这么紧吗?”放开她的唇，他的怀抱依然灼热无比。

“我……不希望，让她不开心。”这个解释是否能够让他接受？她犹豫着，思路却明显有些跟不上。

“她今天找过我。”林宇文重复着。

“你刚才已经说过了，可是却一直不肯告诉我她找你为了什么?”她的担忧越来越强烈，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他为什么不直截了当？为什么一直回避话题不肯回答？难道……

林宇文轻轻一声叹息，闪开眼眸望向海天交际之处，不明缘故地思忖良久：“我送你回去吧。”

甩手，他大踏步走向红色法拉利，完全不顾及身后雨桐莫名的眼神。开门，他坐入车内鸣起喇叭，根本不介意车外正朝他缓缓而来的雨桐忧心忡忡。随着车身的发动，一路沉默相伴他们，就连身边的空气也几乎因压抑的氛围而凝固。他没有再提出送她进入叶宅的要求，为她打开车门之后，他只是?默等待着她移出僵硬的步伐。

终于，她按捺不住，在即将踏入叶宅的瞬间，她回眸望向他，声涩而哽咽：“你……能不能告诉我，究竟我妈对你说了些什么？”

林宇文挤出极不自然的笑容，仍然回避话题：“很晚了，快回去吧，明天我再联系你。晚安，做个好梦。”没有等她回应，他的话音刚刚落下，红色法拉利便已经闪入深沉的夜色不见踪影。

这是他第一次没有目送她步入叶宅，这是他第一次没有问她是否需要护送，这是他第一次在她步入叶宅之前便驾车而去。她困惑、她茫然、她失落、她郁闷，一直以来她都认为徐曼音认同他与她的交往，早报上连篇累牍的花边新闻从未令徐曼音对她有任何责备，可是他今天不同与往日的态度和表现似乎说明了什么。

雨桐一夜难眠，她的心情已经彻底滑入谷底，直至第二日去公司时仍然显得神思恍惚。没有理会任何由身边走过的员工对她恭敬的招呼，就连秘书对她说的话也完全充耳不闻。在她推开办公室门的刹

那，惊喜之至——屋子里馨香满溢地摆放着各色玫瑰，眼前的美丽足以令任何女人喜不自禁。是林宇文？她猜测着，答案是如此肯定，没有人会如此破费做下这样令大多数人觉得“荒谬”的事情，也没有其他人会如此大胆地对她表示追求。过去，她的高傲曾经令男生望而却步，现在，林氏总裁的青睐更是令所有男人驻足观望，有谁胆敢与不论家世、人品、学识、样貌都堪称一流的林家少爷一较高下？

《欲望豪门》第五章(2)

虽然心里有数，她还是忍不住问身后跟进来的秘书：“这花是……”

“总经理，这是林宇文先生让人送来的。”其实，这句话在她进门之前秘书已经说过，只不过，刚才的她根本没有把任何人、任何事和任何话听入耳中。原来听到别人告诉自己一个已知的答案也能如此喜悦，她品尝着心中甜蜜蜜的滋味，一股腻腻的微笑浮上面颊。可是……昨晚的态度又是为何？想到这里，她脸上的笑容又渐渐隐去。

探手抚着桌上一枝红玫瑰，她迟疑着问：“他……有留下什么话么?”秘书尚未开口，她的心跳已经快得不能自已，后悔提出这个可能伤害她的问题。

“没有，傅总。”

她暗舒了口气，秘书回答得十分轻快，至少眼下不会令她立刻失望。遣走秘书，她坐在高背椅上环顾四下怒放的美丽，情不自禁拨通桌上的电话……

林宇文前脚踏进办公室，后脚便跟进匆忙的秘书：“林总，傅总来了。”

他正心事重重，对秘书的话还来不及作回应，雨桐已经出现在他秘书的身后。

“傅总！”秘书看到林宇文对她身后投来的目光，回头瞧着不打招呼就闯进来的雨桐惊讶万分，“您……”

“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雨桐没有理会林宇文的小秘书，直挺挺走向林宇文。一路上她都希望能在办公室见到他，解除心头的担忧和不安，可是当她看到他安然无恙出现在面前时，刚才的忧心瞬间化作愤怒直冲脑门。

秘书已经不知所措，她知道林宇文和雨桐的关系，从来没有人胆敢用这种责问的口吻和林宇文说话。作为秘书，她本该阻拦雨桐的无

礼闯入和过分质问，可是看到林宇文毫无不满的表情时，她决定对眼前的情形视若无睹。

“你打过电话给我吗?”林宇文平静地笑，挥手示意秘书出去，“我的电话似乎并没有响过呀。”

雨桐受不了他灿烂的笑容，这样的笑容总是能够令她放下所有的不安和愤怒，这样的笑容就像一种致命的毒药总是令她越陷越深。

“恋爱中的女人智商最低。”这句话果然是经典，雨桐完全失去判断能力，胸中怒火被林宇文致命的笑和平静的话瞬间扑灭，迟疑间林宇文已经站在她面前牵过她的手。

“你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的？打的我办公室，还是手机?”他的话带着温柔送入耳中。

雨桐嗔怒着甩开他：“都打了！可是都没人接听！我以为你出了什么事情，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原来你会担心我呀?”林宇文如电般的眼神闪来迷人的魅力，“我还以为你对我根本无所谓呢。”

雨桐当然没完全弄明白林宇文话中的意思，可是又隐约感觉到些什么，这种感觉也正是林宇文想要得到的效果。

“你还没有回答我，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她的口气比刚进门时缓和许多。

林宇文悠然地一耸双肩：“我如果接了电话，那就无法知道原来你对我竟会是如此的关心了。”

“你……”雨桐双颊映红，语气愈加娇嗔，“好啊！你……你是有意不接我电话，是不是？”

“谁让你总是对我不置可否、若即若离呢?”在林宇文眼中，这个女人已经完全陷入他的迷局。

“你别以为拿几束玫瑰就能哄到我。”其实，鲜花攻势对于任何女人而言都是无法抵挡的，如果不是因为接不通林宇文的电话，她当时的心情一定比鲜花更加烂漫。

他又笑了，那该死的笑容竟比鲜花更加撩人，她看着他探手往衣袋中掏出什么。看情形，他似乎有些犹豫，片刻迟疑，才将衣袋中的手取了出来：“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但是，与其继续让我这样猜忌下去，我情愿选择大胆一搏。”他似乎是挣扎着将内心的话表露。

雨桐不解，却看到他由衣袋中探出的手已经伸到她的面前，掌中，一只红绒包裹的精致小盒躺得安安稳稳。就在她困惑之际，他已经将盒子轻轻打开，一枚镶着大钻的戒指跃入她的眼帘，映着窗外射入的阳光闪出美丽的光华。

“嫁给我，好吗？”

她当然不笨，就算真的笨也能明白钻戒意味着什么。她在迷乱，惊慌失措的迷乱，华彩闪烁的钻石迷乱着她的双眼和思想。

“雨桐，嫁给我吧！我真心诚意地向你求婚！”她恍然的眼神尚未清明，林宇文已经在她面前单膝跪下。

“宇文，你……”让她慌乱的已经不仅仅是那璀璨的钻石，林宇文突如其来的举动更是令她手足无措。她回头确定办公室的门好好关着，而后伸手扯着林宇文，“你快起来，?这样。”

“你答应嫁给我，我自然就起来。”

她面红耳赤，不住回望身后的房门和拉着百叶帘的玻璃窗，仿佛会有什么人透过那里看到屋内的一切。她其实很想接下面前那枚钻戒，可是总有一种顾虑在心头隐隐闪动。

“宇文，我……你……”她感觉后背正往下淌着汗珠，“你总要给我些时间考虑吧?”她尴尬地继续扯着林宇文，“快起来呀，别让人看见。”

“雨桐，我这可是求婚，如果你要让我起来，就等于是答应了我的求婚。”林宇文丝毫不肯退步，简直是在使用逼迫的手段。

“哪儿有你这么求婚的？你这样和逼婚有什么分别?”她觉得自己正在动摇。

“这是求婚，不是逼婚。”他肯定而坚决。

几声急促的脚步，紧接着是响亮的关门声，雨桐逃也似的奔出林宇文的办公室，她知道这样做会显得幼稚，可是除了逃避之外，她已经找不到更好的办法解决此刻的尴尬和无措。林宇文站了起来，脸上的笑容还是没变，却隐隐透着一些得意。

《欲望豪门》第五章(3)

女秘书闪进来，满脸不解和疑惑：“林总……”雨桐的模样几乎是落荒而逃，完全不见刚才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

林宇文背过身，透着落地窗俯视路面上南北急驰的车辆，“马上让花店送99999朵红玫瑰到叶氏去。”

乳白色沙发上，他亲吻着怀中的美丽，娇柔的躯体刺激他的感观和触觉，不安分的手隔着薄衫摸索着凹凸有致的身躯，丰满而富有弹性的胸部勾引着他的掌在其间不断增加着力度。

“你……”她轻微喘着气，“又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他没有回答，思想完全集中于眼前享受般的感触，双唇沿着她的面颊、颈间，慢慢蔓延向她柔软的胸部。

“嗯，”她依旧喘着微微有些颤抖，“你为什么不说话？”

“嘘……”他终于抬起伏在她身上的头，暗笑着示意噤声，并舒展开十指迅速解着她薄衫上的衣扣。

“你放手！”她带着不悦，扯下他侵犯的手，“你当我是什么？！”

“你一直都是我的情人啊？难道不对吗?”她的手并没有制止住他的行为，解开的衣扣在她的挣扎之下反倒令文胸更加完整地袒露，而仅被文胸包裹住一半的丰满，却更加惹眼诱人地颤动着。

“你们兄弟俩没一个是好东西！你们都把女人当做什么？玩偶吗？！”她想推开他，而他却将她死死压在沙发椅内无法动弹。

他放开手，双眉轻轻锁紧：“怎么又提到他？还拿我和他做比较。”

“我说错了吗?”趁着他放松，她推开他，终于可以从沙发椅内“逃生”，“你和他有什么区别吗？我是看不出来，兄弟俩都是一个德性！”

“你回来！”他大叫一声将她重又拉回怀中，过猛的力度下使她几乎是踉跄地跌向他，“他什么德性？我什么德性？你把话说清楚！”

“都是一副色鬼德性！说得够清楚了吧！”她不客气地回应，脸上带着怨气，“啊！”话音刚刚落下，她便随之发出一声惊叫，纤柔的身躯再度被他按压在沙发内，“你、你想干什么?”从他微愠的表情，她感觉到一丝不安，他从来温文儒雅，所以她对着他时也从来毫不避讳，今天，不会真的被她激怒吧?

他的反应证明了她的担忧，他的脸色前所未有的难看，压上她，他愤怒的声音在头顶回荡：“你倒是很了解我们兄弟嘛？我以为你只是了解我，没想到对他也这么熟悉。‘色鬼德性’？你试过他的？好！那你就试试我的！”

“你干吗？”她挣扎着，感受到他身体传来的力道已经不再温柔，“你放手！”她开始有些害怕，也许是她的话让他产生了误会，虽然她知道那是吃醋带来的力量，可是她并不想在这种情况下和他发生任何关系。她当然了解他，所以也就有令他安分的绝招，“你要是再不放手，我就把你们的事情全都告诉傅雨桐！”

沉默、寂静，再灵验不过的一剂猛药，这是林宇文眼下最大的死穴。停住手，他有些懊恼，这个女人已经成为他致命的弱点，在她面前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失败：“你个臭女人，你和他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你今天必须告诉我！”

“哼，凭什么？我都没问你和雨桐之间发生过什么呢！你有什么权利问我?”刚刚被他放开，女人就回复了娇媚，不论眼神和语调都透着十足的暧昧。

林宇文仿佛真的气恼，女人柔媚的态度完全不能令他消散心头的怒火，起身，他朝着房门的方向就要出去：“好吧，你可别后悔！”

女人冲上两步扯住他的手腕：“喂！你真生气啦？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气，连句玩笑话都不能说了？”

“你说呢？！我小气？好啊，那你日后也别总问我和什么女人在一起。”林宇文的口气开始舒缓，显然刚才的他并不是真的生气。

女人也已经看出他的不悦是故弄玄虚，于是毫不示弱地回言挑衅：“如果我告诉你没同他发生过什么，你信？”

林宇文回头上下打量着她：“你说的话我曾经怀疑过吗？只可惜，我信不过的是他，他有这么老实？”

“你也不是个安分的主，不是一样奈何不得我?”女人笑了，她喜欢看他吃醋的模样，这种神态简直让她沉迷。

“这么说，是你高明了?”林宇文也笑了，他从来没有为哪个女人吃过醋，真不知道原来吃醋的感觉竟然如此奇特。

女人牵住他的手，将他的胳膊揽入怀中，隔着薄薄的衬衫甚至可以感觉到胸部的柔滑，“只要你真心对我好，不论什么事情我都愿意为你做。如果……如果你今天一定要……只要你别把我当成那种女人就成。”她似乎还是有些犹豫，但是犹豫的结果却是对矜持的放弃。

“我当你哪种女人了?”林宇文透着隐隐的笑明知故问。

“你讨不讨厌呀？明知故问！”女人娇嗔，紧攥着小拳轻捶他坚实的胸膛。

他注视着她，不知又是多久的沉默，而后轻轻说道：“我要和雨桐结婚了。”

声音十分低沉，似乎并不希望让她听清楚，可是却一字一句深深敲打着她的心。她瞬间收起娇媚的笑容，面色一暗却没说话，流连在他英俊面庞上的明亮双眸中忽闪出滢滢的光华，盘旋在眼眶内，映出无限柔情。认识他的第一天起，她就知道会有这个结果，可是却没有想到自己会陷得这么深。哽了哽咽喉，她故作镇定：“打算……什么时候？”

“半个月后。”他定定看着她，仿佛要透过眼中的水波看穿她的内心。

她的心中突然泛起悲情，眼窝中不自觉地迷上水雾，却强行按捺着不让这种感觉继续蔓延：“那，你的损失可真是大了，从此我们风流

倜傥的林大少就要成为老婆奴了，不知有多少名门千金会因此叹息呢。”她笑着，带着按捺不住的酸楚，露着比哭更加难堪的表情。

他携过她有些颤抖的手：“我不在乎别人怎么叹息，我只在乎你。”

“你在乎我？别说得比唱得好听，你心里会在乎谁？什么女人不是由着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此时此刻，不论多么动听的甜言蜜语都无法盖住她心中的郁结，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才明白原来自己已经深深依恋上这个男人。她已经整个人落入他的怀中，虽然天气十分炎热，虽然这样的拥抱令周围的空气更加灼人，可是她情愿这样被他拥着，情愿被这灼热围绕，情愿让腻腻的汗水泌出肌肤透湿薄衫。

“她……答应了?”犹豫着，她还是问道，“那她和叶之秋的婚姻怎么算？叶之秋的尸体还没找到，他们的婚姻可还是有法律保障的。”也许他们的考虑不如她周到，也许她的提醒可以让这个尚未结成的婚姻就此告终，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强烈的欲望推动着她想要破坏这场婚姻。

“之秋的尸体找到了。”他俯首轻嗅她清香柔顺的秀发。

《欲望豪门》第五章(4)

“什么？！”她突然仰起面颊，意外、惊讶、恐慌的眼神直愣愣望着他一眨不眨，“这……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林宇文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她，“今天的早报已经登出来了，你没看吗?”俯视她困惑的眼神，他用犀利的目光指引着她走出不安和惶恐，“别想得太多，你本来就不应该知道得太多，这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刚知道的消息，你们就已经决定结婚了？”

“我也刚刚向她求婚的，她答应了。”注视着她的反应，搂着她的双臂不自觉得钳紧。

“既然你这么迫不及待地要和她结婚，还来找我干什么？！”她突然愤怒，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挣扎，爆发出让自己都感到意外的妒火。回旋着身体，她想要脱开他的怀抱，却被他死死锁在怀中，“你放手！讨厌！”

他没有回应她的话，也没有放开钳制的双臂，反倒俯身吻上她艳丽丰满的唇，封住她口中继续吐出的话。数下的挣扎之后，她终于还是臣服于他深切的吻，娇柔的身躯无力地倒入他环抱的双臂迎合他欲望无穷的吻。

“我要你是我的女人，永远爱我的女人，而且只能是我的女人！”他低哑着声音，一面继续着热切而深入的吻，一面激荡着放纵的爱火。

她没有拒绝、她放弃拒绝、她让爱在体内不断蔓延，迷离的双眸已经不再清亮，纠缠不清的情结让她浑身酥软地失去控制。感觉着灼热的掌探入她的文胸，她放纵地享受，抛弃心中所有的杂念，全身心迎合着他。

门铃声清脆悦耳地响起，打断二人如胶似漆的躁动，轻喘着，她推开他，却被他再度紧紧拥入怀中，随着更加深入的爱抚他的双眼愈

发迷蒙。“别管他。”沉声，他在她耳边轻喃，“别让任何人骚扰我们。”

她搡着他：“别这样，我去看看，可能是我昨天订的货送来了。”

他的手仍旧不愿放弃，继续贪婪地索取：“别管他。”他重复着，俯首在她胸前舔吸着她体内诱人的媚惑气息。

“别这样，让我过去看看是谁。”她轻轻推开他，妩媚的笑荡动他的情怀。

拉回刚刚迈出数步的她，他不愿这样熄灭心头的欲火。

“安妮！”门外的人没有放弃，索性直起嗓子叫着她的名字。

屋内的两人同时意外地愣住，林宇文的眼神顿时恢复冷峻，注视着同他一样诧异的安妮，他深深吸了口气，刚才的热情和欲火已经被门外的呼唤冲散。

“是他?”眼中闪着寒光，他的口气生硬无比。

第一时刻她就听出门外不速之客的声音：“嗯，也许吧……”她一边回答，一边观察他的反应。

林宇文几步蹿到门前，还没等安妮明白过来，房门已经被他打开，迎着他毫无表情的面孔，另一男人手捧大束鲜花，姿态优雅地出现在门外。

“你怎么在这儿?”门外的男人显然也十分惊讶。

“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林宇文保持着平和的语气，“爸不让你随便出门，你为什么不听话？”

“少拿爸来压我！”男人冷着脸，顶开林宇文直接迈入屋内，看到安妮正在系着衬衫衣扣，回身毫不客气冲着林宇文吼道，“你们在干吗？！”

“你不该来这里。”林宇文关上房门，没有理会男人的怒吼。

男人甩下鲜花，愤怒的目光几欲喷火：“我在问你！你在这儿干什么？！”

林宇文扬嘴一笑："她是我女朋友，我和她在干什么难道还要向你交代？"

"你马上就要和雨桐结婚了，你没有权利说安妮是你女朋友！"男人针锋相对，不欲退让。

"哼，我没权利？谁有权利？你好像忘记了曾经的承诺，为什么还是继续对安妮穷追不舍?"坐上吧台，林宇文倒了一杯威士忌送入口中。

男人的气势不让林宇文："不错，我是答应过，但今时不同往日，事情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你也即将结婚，我自然可以收回原有的承诺，重新追求她。"

"你重新追求她？哼哼，我可没说过要放弃她！"林宇文瞥着男人，正和他同样犀利的目光相撞，两个人一眨不眨注视着对方，目光交流中几乎擦出火光。

安妮看着两人，并不十分相似的外貌却同样俊朗帅气，仔细观察下眉眼间的那股神气倒的确有几分相像。而差别最大的莫过于两人的性格，林宇文的温文儒雅、冷静淡定和他的狂傲霸气、一击即怒的性格完全形成鲜明的对比。"你们别吵了！要吵也别在我这里吵！出去！都给我出去！"她其实并不会因此生气，愠怒可谓是女人最好使的伎俩，她打开门毫不客气地轰赶二人。

男人没有言语，轻哼一声，瞥视着林宇文，甩手离开。林宇文慢悠悠站下吧台的高脚椅，走出房门的一刻回身瞧着安妮："我会抽空来看你的。"

"你也别来！看紧你身边娇滴滴的雨桐好了，我没兴趣总被人家骂作'狐狸精'！"

砰！话音落下，门也随之重重关上，林宇文对着紧锁的屋门陷入思索……

《欲望豪门》第六章(1)

窗外的雨淅淅沥沥，雨桐用匙子搅动着刚刚放入咖啡中的方糖，望着路面上一把把花花绿绿的伞下匆忙而行的人群出神。

两天前警局突然来人，面色肃然地告诉她已经打捞到叶之秋的尸体，通知她和徐曼音前往认尸。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徐曼音时，徐曼音的反应极其平淡，当她们一齐在警局看见那具除了身材看似相近，面部和衣物都已经焚烧得完全无法辨认的尸体时，徐曼音几乎连犹豫的机会都没有留给她，毫不迟疑地认定，那就是叶之秋。

她对叶之秋其实真的并不熟悉，他对她而言只是一个陌生的“亲人”，尸体上只能看出死者的身材健硕高大，与叶之秋看上去的确十分吻合，可是焚得一塌糊涂的面部就连生前的脸型也无法辨认。徐曼音认定手腕上一道深深的刀痕是小时候叶之秋玩耍时留下的，借此，一口确认那个尸首是叶之秋无疑。她只是静静站着，没有发言，她认为自己没有发言的权利，从任何方面而言，徐曼音对叶之秋的了解都绝对高过她。最后，警方做出了判定，宣布了叶之秋的死亡。

消息在传媒的关注下迅速传遍台北，叶氏财团的儿媳妇一夜之间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叶氏百分之十的财产继承权。在众人眼中，她几乎已经成为全台北最幸运的灰姑娘，而在她心中，仿佛一个沉重的包袱从此卸下。

窗外突如其来的大雨让办公室内正等候下班的人群怨声载道，雨桐却美滋滋地回味着林宇文再度向她求婚的情形。他的消息并不比别人快，当新闻报纸上醒目的标题将叶之秋的死讯公告于众时，他也不过和其他人同时知道这个消息，放下报纸他开车直奔叶宅。那时的天不过刚刚泛起鱼肚白，雨桐穿着睡袍懒洋洋走下三楼的阶梯步入餐厅，刚刚和徐曼音打过招呼，林宇文便已经被用人领着走了进来。

当时的她有些慌乱，因为从来没有穿着睡衣见过外人，她本能地想要闪开却被徐曼音叫住。她扯了扯身上的衣服掩饰不住内心的羞

涩，却看见林宇文由身后捧出一大束鲜花朝她脉脉而来。她几乎是在看到这一切的同时便将目光投向徐曼音，目光中的意味十分复杂，带着求助、带着征询。徐曼音却仿佛根本没有看到她的眼神，找着借口远远闪开，只留下她和林宇文四目相对。

林宇文不失时机地再度向她求婚，就好像一个死刑犯人得到一封特赦令般兴奋、欢快。他告诉她，他们之间已经没有阻碍，他告诉她，她已经不必再顾虑，他告诉她，他会用一生的时间让她幸福。她心里犹豫着双手却不自觉地接过那束艳丽无比的玫瑰，同时含羞地默默让他将一只钻戒套入她的指间。

摩挲着手指上闪烁着光华的钻石，她端起咖啡送入口中。徐曼音已经为他们订立了婚期，就像为她和叶之秋订立婚期一样仓促。可是这一次她的心情却和上一次截然不同，除了羞涩之外，更多的自然是喜悦和期待。

“雨桐。”林宇文的声音打断她如梦如痴的回忆。

“宇文。”回过身，看到他注视她的目光，她羞涩地敛下眼神，“你什么时候进来的？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林宇文微微一笑：“是你自己不知在想什么心事，我刚才可是敲过门的。”

“是吗?”雨桐闪烁着目光回避开他的注视，她担心极不成熟的双眼会在关键时刻出卖自己，“我刚才正在想公司的事情。”

“你的员工都已经回家了，这幢大楼只剩下你这个大老板还没走，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让你这么费心？也许我能帮帮你的忙。”林宇文靠近她，轻轻扳过她的肩头，“我们就要是夫妻了，有什么心事你大可以告诉我。”

雨桐使劲摇了摇低垂的头，始终没有勇气正视他的双眼：“没什么，真的。”许久，她仍旧低头不语，却感觉到他的目光正如火般地灼在她的身上，她知道瞒不过他，她在他面前根本就是赤裸裸地展示，他可以轻而易举洞悉她的内心，就像了解他自己一样简单容易。

“你不愿意说就算了，昨天我已经让人把这一批的货款给汇过来了，我手头上急着要货，你催促一下手下，让他们动作快些。”林宇文笑着。

“嗯，好的。”原本，他们之间的合作总是先预付部分货款，等林氏收齐货物后再全部付清，可是自从他们热恋之后，林宇文每次都是一次性先将货款全部付清，“你就不怕我吞了你的货款?”她突然想和他开个玩笑。

林宇文浮起淡淡的笑，闪着十二分的魅力，轻轻挽过她的细腰，拢着她的身子完全贴上他的胸前：“你敢吞我的钱？我就把你整个给吞啰。”勾起她的面颊，温热的呼吸在冷气的混杂下仍然如此撩人。

她不由自主地轻阖双目，仿佛期待着略微扬起消瘦的下颌。感受着他鼻间拂来的阵阵柔风，暖湿的气息无意识间将她迷醉，双腿不争气的酥软，她瘫在他的怀中一动也不能动弹?望着她娇柔的模样，林宇文缓缓靠近的唇只是略微点触她的鼻尖，便感觉到她的躯体在他怀中控制不住的一阵轻颤。

“你在发抖，为什么?”他嘴角一撇，扬着得意无比的笑，问着令她尴尬的问题，“我要你是我的女人，永远爱我的女人，而且只能是我的女人！”他温存地说着，将唇移开鼻尖印上她紧闭的双眼，正当他用心体味和经营着这份温情时，眼前却突然闪过另一个女人的身影，这句话他只对两个女人说过。他凝视着雨桐光滑白嫩的面颊，一股无名的怨气突然冲入大脑，他甩开她，想着安妮的话，一种愤恨蠢蠢欲动着几乎爆发，却又在瞬间让理智按捺下去。身体毫无准备地被他放开，雨桐踉跄着险些跌倒，睁大荡着清水的双眸，单纯的无法形容的眼神探入他的眼瞳。

“你……怎么了?”她小心谨慎地询问。

“没什么，我有些不大舒服，送你回去吧。”他的态度急转直下，再没有心情与她调情温存。

“雨桐，你真的爱林宇文吗？”

傅一平怀着担忧，晚饭后，雨桐就始终独自坐在花园石椅上发愣。自始至终，雨桐的命运都操纵在徐曼音手中。从与叶之秋的婚姻到与林宇文的深入交往，无一不是徐曼音精心安排和多方推动的结果，他爱他的女儿胜过自己的生命，他留在叶家就是不想让徐曼音毁了雨桐的幸福，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只要他的女儿开心快乐，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有傅一平在，雨桐也增加了更多的安全感，她知道父亲会保护她，她知道父亲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

“爸，您怎么突然这么问?”扶过他，她让他坐在旁边的一张石凳上。

“我看你一直在发呆，你真的决定要嫁给那个林宇文了吗？”

雨桐缓缓点头，以沉默表示内心的意愿。

“只要你们是真心的，爸爸自然会十分高兴，同时也会祝福你们。但是，孩子，你一定要记住，婚姻是终身大事，千万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而走错方向，‘一步错，满盘皆落子’啊！”傅一平语重心长。

“爸，你放心吧，我知道的。”她现在还缺少什么？除了一个真心爱她的男人，她已经拥有了金钱、名誉和地位。当初和叶之秋结婚是为了能够让父亲脱离穷困潦倒，而现在，她再也不用出卖婚姻来获取什么，“我爱宇文，他也爱我，我们是真心的。”她说着，脸上又是一阵羞红，连忙低头掩饰。

“那就好！爸爸祝你们永远幸福！”傅一平拉着雨桐的手，充满祝福的眼神带给她无限温馨。

《欲望豪门》第六章(2)

半个月下来，这种温馨幸福的感觉始终伴随她左右，她根本没有在意林宇文心情的变化，也根本不知道就在他们举行婚礼的前一天，安妮还因为这场婚姻将林宇文轰出她的房间，并且流着伤心的眼泪告诉他，这一生一世再也不愿见到他。

林宇文的心情已经跌入谷底，却在家中又与他的那个兄弟因为安妮而起了争执，他们兄弟的性格其实十分相似，不过一个外露些一个内敛些，其实都是轻易不愿低头认输的脾气。于是，他的心情比之前更加抑郁，带着满腹的郁结，他牵上雨桐的手双双步入婚姻殿堂。

雨桐却是带着无限的期盼和憧憬，再度披上白色婚纱携上一个男人的手，再度成为万众瞩目的新娘。原以为一切从此圆满美丽，可是新婚之夜的一切却令她困惑不解，林宇文一反常态的表现不明缘由，她原以为那是某种压力带来的情绪负担，可是，沿续到第二天早上却实在同他一贯的性情不大吻合。

踩着步子，她一边胡思乱想着走出卧室，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她的意愿布局，所有的东西在她看来都那么温馨，可是却空荡荡、冰冷冷地令她有些害怕。他说过要找许多用人来照顾她，可是从昨晚到现在，她却连半个用人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雨桐。”熟悉的声音由下面空旷的大厅传来，徐曼音当然不放心雨桐的新婚生活。一进门，她就看见雨桐一个人站在二层阶梯的栏杆处，“新郎官呢？还没起床?”她一边问着一边往楼上走来。

“没……嗯……他去公司了。”雨桐顾虑着，不愿让徐曼音知道她心里的困惑。

“去公司？！你们新婚之喜，应该安排一下度蜜月的事情，这么一大早去公司干什么?”徐曼音凝眉一郁。

雨桐原本心情抑郁，被徐曼音这么一说更是疑窦丛生：“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再重要的事情也没有理由撇下新娘！”徐曼音带着不悦环顾四周，“用人呢？用人们都到哪儿去了？”

又是一个让雨桐回答不上来的问题，用人？她压根儿就没见到过什么用人：“嗯，我不知道。”

“什么？！”这个回答几乎让徐曼音暴怒，这算是什么答案？在她听来简直就是荒谬，“用人在哪儿你怎么会不知道？！你可是这里的女主人呀！”

雨桐愣住了，她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徐曼音。告诉她自己根本就没有见到过什么用人？告诉她林宇文莫名其妙的冷淡？告诉她心里刚刚涌起的一丝恐慌？她为难，既不能说又不能不说，怎样处理这件事情才能算得上完美？

“妈！”正当她烦恼的时候，林宇文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一楼的大厅内，“因为时间太仓促了，又不能随便找几个用人对付着，所以，我就把这事给拖下来了。”没有之前的冷漠，平静而谦恭的态度让他恢复一贯的儒雅形象。

“什么事都能拖，这事怎么能拖呢？难道你们现在不过日子?”徐曼音扭头看到站在下面的林宇文。

雨桐此刻正为林宇文的突然出现意外，她以为他离开了这幢房子，却怎么……她并没有错，林宇文刚才的确是离开了，可是他的车子刚驶出不远，便瞧见徐曼音的车子朝着新房方向擦身而过，因为徐曼音没有想到新郎会在一大早就出门，所以完全没有留意到林宇文的车子，二话不说他马上让司机掉头又跟了回来。

“妈，是我做事不够妥当，一会儿我就让人去找，您放心！”面对徐曼音的不悦，林宇文不慌不忙、应对自如。

终究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徐曼音再怎么关心雨桐也不好太过介入，更何况林宇文不但解释得有情有理而且还恭敬礼貌，徐曼音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对他发难。再一次对林宇文做了交代之后，她不得不离开这幢新人的爱屋。

送走徐曼音，雨桐回身看着林宇文漠视的眼神：“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林宇文始终都在注视她，目光中充满难以琢磨又无法表述的意味，像点点星光般却闪着幽幽寒气，以沉默的方式对她的话不置一词。

望着他的目光，她期待着一个回答，却长时间等不到他的反应。时间在流逝，沉寂的空间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紧张。忧郁的眼瞳里点点光华如刀芒般深深刺入她的身体，从他眼中看不出任何思想，因为此刻的思想实在隐藏太深。第一次，觉得他的眼神带给她如此深不可测的感受，眼前这个已经成为她丈夫的男人竟然如此陌生。

终于，她无声地清了清有些干涩的嗓子眼，放弃与他之间继续的四目相对：“宇文，从昨晚到现在你对我都一直很冷淡，究竟是为什么，你能告诉我原因吗?”婚前婚后，他态度上的巨大反差不论换上谁都会感到莫名。

“原因？你要什么原因?”林宇文收起沉默的对视，略微飘浮的眼神影射出内心的矛盾。他知道她并没有错，他知道这样的态度对她并不公平，他知道一切的风波都与她无关，可是除了她，他又能往何处发泄心中的苦恼和不悦？他的回答没有表现出丝毫诚意，无所谓的口吻令冷漠的目光更加无情和忧郁。

极力避开他忧郁的眸子，雨桐仍旧保持耐性：“如果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你大可以直接告诉我，这样一言不发我又怎么知道原因呢？”

“你没做错什么。”林宇文略微扬起唇角。

林宇文终于移动了一下脚步，刚刚放松的神情不知为何再度收紧，突然有股爱怜充斥他的内心，雨桐那双水汪汪、荡着波光的眼眸竟然令他颤动：“徐曼音曾经是情场高手，当年的她虽然貌不惊人，却不知勾引得多少男人坠入情网。”他说着，隐隐感觉咬牙切齿的憎恶，“多少男人因为她而倾家荡产！”

雨桐完全一头雾水，她不明白为什么好端端又将徐曼音也牵扯进来？听他的口气、看他的眼神，感觉徐曼音仿佛是个罪孽深重的恶人。

“宇文，你把话说清楚！虽然我不知道自己到底什么地方令你不满，但是请你不要随便污蔑我的母亲！”她可以忍受他的不恭，却绝对不能忍受他对徐曼音的轻蔑。

“你们果然情深义长，之秋这么孝顺的人也不过如此，徐曼音的确有眼光，果然挑选了一个好媳——妇！”林宇文睨着她，眼角带起不屑。

“宇文，我说过了，请你不要在我面前贬低我的母亲！”雨桐开始不悦，林宇文的态度仍然没有任何改变。他依旧不以为然，也根本不想和她做任何解释，擦过她、朝着大门口，他慢悠悠准备踏出屋门。

“你还要去哪儿？！”忍气吞声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他态度的转变，而数次妥协之后，她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不满。

他还是没有回答，脚步坚定而毫不迟疑地继续往前。

“你站住！”她忍无可忍冲到他的面前拦住去路，“你到底想干什么？这样不冷不热的总要给个说法吧？！”她已经控制了过多的情绪，也许应该到了爆发的时候。

“我去哪儿？难道这点事情也要向你汇报?”林宇文冷冷一笑。

这完全不是他，她从他的眼神中丝毫看不出以往温情的影子：“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妻子了。”她顿了顿，看着他充满魅力的蛊惑眼神，心再次软了下来。从昨天晚上开始，她就反复在心里告诉自己要做个贤妻良母，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她都要用心好好爱他，“谈不上汇报，可是……你总该告诉我要去哪儿吧？”

《欲望豪门》第六章(3)

“公司！”扔下两个字，他不耐烦地绕开她，却被她一把拉住手臂，“你这是干什么？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呢！”

雨桐眼中漫起水波，酸楚的意味直透鼻尖：“妈说，让咱们安排一下去度蜜月，我们刚刚结婚，有这么重要的事情吗？就不能暂时放一放吗？”

“度蜜月？我说过要度蜜月吗?”透着刺骨的凉意，林宇文的目光更加冰冷。

“难道我们不该去度蜜月吗?”她的声音有些微颤，越是试图缓和眼前的气氛，越多的失望就更加围紧她。

他们的距离已经很近，雨桐几乎可以听到他沉稳有力的心跳，在烈烈夏日里，他们之间却仿佛隔着一座冰山。一切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只是一夜之间他变得让她毫不相识。是什么让他们之间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她止不住地胡思乱想，清亮美丽的大眼望着他的幽瞳试图寻找答案，却无意中发现原来那里面有着她从未察觉的阴郁和黯淡。他为什么不回答？对视着，她在等待，哪怕是一句牵强的解释也足以让她由心底深处向他妥协。

“你为什么不说话?”终于，她再次承认失败，放弃与他的“对决”。

他还是没有回答，看着她温情如水的眼神突然透出一丝犹豫，他在伤害一个善良的女人、一个他不该伤害的女人、一个深深爱他的女人，哽了哽咽喉，他抬步擦过她的身旁仍旧朝着门外离去。

“这究竟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原因？！昨天之前，你对我还是那样的好，为什么……为什么结婚之后，你反倒……”再也无法控制，她抽泣着发出愤怒而无力地质问，过度的宣泄使她浑身无力地跌倒在地。

林宇文背对着她、听着她的抽泣，沉默良久，终于，低沉的声音压制地挤出喉腔：“我……有点事情要处理一下，等回来时再商量蜜月

的事情。”

缭绕的烟云几乎笼罩整个房间，林宇文趁着雨桐洗澡的机会回复着被他数次掐断的安妮的电话，听着电话另一头的哭泣声他的心将近崩溃的边缘，他从来不知道对她的爱竟然如此深刻。她抽泣着说想要见他，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对他的思念，哭泣得带上沙哑的声音如沙盘般磨砺着他的心。

“安妮，我正在法国，现在没法过去看你。”他不断地安慰着她，告诉她会尽量缩短蜜月旅途，可是她的抽泣却在他的温情蜜语下越来越大声，“安妮，你别这样。”话筒对面的娇柔哭声让他手足无措。

门铃声响起，那声音传自听筒另一头，他感觉到安妮哭泣得几乎颤抖，无力地招呼着一个男人走进屋内，听到若隐若现的对话，不安和焦虑的感觉涌上他的心头。

“安妮！”他在呼唤，可是另一头的声音已经明显没有更多的心情搭理他，透过听筒，隐约感觉她的哭声在那个男人的安慰下愈发响亮，“安妮，你在和谁说话?”他焦急地反复追问，却再没有能够听到她的回答，听筒那头不知被谁无情地挂断。他紧攥着电话的手心冒出密密的汗珠，不由自主地担心起那一头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

“宇文，你在和谁通电话。”雨桐盘着浴巾走出来，轻轻倚在林宇文肩头问道。

林宇文收起缭乱的心绪：“没什么，公司里有些事情，唐吉不好做主，问问我的意见。”

雨桐仰面痴痴看着眼前帅气的面庞：“很重要吗？要不咱们就回去吧，正事要紧。”

她仍旧没弄明白新婚那夜的冷淡因何而起，可是第二天中午，他又恢复了原本的那个林宇文，告诉她已经安排好了到法国度蜜月的行程，对她的态度更是温存得无法形容。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已经和他交代清楚了，他会处理好。”他露着浅浅的笑，心里却有着说不出的矛盾，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雨桐竟

然是这样一个至情而温柔的女人，甚至于他有时不知该如何面对她。

她钻入他的怀抱，仰面在他唇上轻轻一吻，旋即羞涩的重又缩回他的怀中轻轻拨弄他的手指："我知道你对我好，不过，日子长着呢，我们又不是只做这几天夫妻。你要是惦记着公司的事情就回去吧，以后有空时我们再来玩也是一样的。"

他俯下身，浴巾下裸露出来的肌肤透着光滑和柔嫩，轻轻地抚摸下便能激起男性最原始的欲望。

"我再陪你玩两天，大后天咱们回去，好吗?"他陶醉地吻着怀中的娇柔，放纵地完全忘却自我，顺着裸露的光滑他寻找着浴巾的别扣处。

"呵呵，你干吗?"她开心地笑着，翻腾着身子假装避开他，"我刚洗过澡，别害得我又要再洗一回。"

"再洗一回怎么了?"他低哑着，迷离的双眼编织着浓香甜蜜的爱网，仿佛一只狩猎的蜘蛛等待着猎物的自投罗网。在爱意中无法分辨自我，在她眼中，他简直就是完美的化身，无与伦比的魅力和风度渗透着充满诱惑的吸引。

"你真的爱我吗?"轻柔地喘息着，感受着他体内传来的无限热情，她忍不住涩涩问道。

"我——爱——你！答应我永远不要离开，不论我做错什么，希望你都能够谅解。"声音断断续续，却透着无限温情点点滴滴渗入她的心田。环上他的脖颈，迎合着他越来越强烈地索取，虽然还是羞涩，但是却越发感到幸福。

"嗯，我答应你，不论你做了什么，我都不会生你的气。除非……除非你……不再爱我。"她轻吟着，享受着交融带来的无限快感，清亮明丽的双眼随着他一同坠入迷蒙……

《欲望豪门》第七章(1)

“傻瓜，怎么哭成这样?”这一头，安妮已经哭得无力言语，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依靠，她用泪水冲洗着身边男人的衣襟。男人没有再说话，看着她趴在自己怀里一边放纵着眼泪，一边撕扯着他的衣领，直至她将最后一丝力气用尽，如柳絮般瘫软在他怀中。她的泪水还是没有停止，只是再没有气力发泄，哽咽了好一阵子才勉强支撑着问道：“你为什么不说话呀？好歹安慰安慰我。”

男人自始至终没有动弹过一下，除了进门的片刻给过她几次关切的话之外，他甚至连略带抚慰的环抱也没有。他垂手看着她哭湿他的衣襟，嘴角扬起不屑的笑：“你在帮我洗衣服吗？再哭下去我就和刚从泳池里捞出来的没有分别了。”

“你讨厌呀，还是不是男人？！看着女人哭，你都不心疼的吗？！”

安妮已经停住哭泣，她原本只想哭给两个男人听听而已，没想到眼泪这东西居然不是能够收放自如的，好不容易想着伤心的事情挤出几滴，可是一旦哭起来竟然想收也收不住，直到折腾得浑身没了气力，泪水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淌。电话那一头男人的反应她已经听到，可是面前的这个似乎冷静得出乎她的意料。

男人还是淡漠，冷冷看着她透着冰凉凉的漠视：“哭完了？我是不是男人你不知道？如果我不让你哭，你又会说我没人性，连发泄的机会都不给你。”

抹着残泪，她白了他一眼：“可见你对我不是真心的，如果是宇文，他一定会抱着我、安慰我！”

“哼！这话说得好，如果结婚的那个是我，你会哭成这副德性？”

“怎么不会？！你没有良心的吗？！”狠狠地，她在他胸口重重一击，“这话也说得出口？！”

“我没良心?”男人面部仍旧没有表情，“应该说，我比宇文更了解你，你的泪水是流给谁看的？他？还是我？还是我们俩？”

啪！又是重重一记，可是这一次却死死落在他俊朗的面庞上：“你说什么呢？！你个浑蛋，你给我滚！”她推开他，朝着门外搡着。

男人并没有对这结结实实的一巴掌给予反应，他用拳头轻揉着被打得有些发麻的脸，眼中掠过一丝阴霾。虽然被她推动，可是强壮的身躯根本不在乎这毫无力度的推搡。没有理会她，他突然伸手解开身上的衣扣。

“你……你要干什么?”他的动作和表情令她怯生生地往后倒退数步，把眼泪和嗔怒抛到九霄云外。

“干什么?”衣服脱了下来，健美的肌肉和英俊的面庞形成绝配的组合。看着她惊讶的眼神，他将手上的衬衣塞入她怀中：“你以为我要干什么？你希望我干什么?”他瞄了一眼，转身走向旁边的酒吧台，顺手倒过一杯威士忌慢慢品尝起来，“我可不打算穿着这样湿漉漉的脏衣服满街乱窜，去给我洗干晾干，我自然会走。”

接着衣服，她愣愣发着呆，他又一次做出令她意外的举动。送入一口香氛，扭头看着一动不动的她正带着满面泪渍对着他发呆。

“怎么了？我长得这么好看吗？你就没见过?”扬着自信的笑，他从来都是如此，“快去把脸上的泪渍好好擦擦吧，本来就长得不怎么样，现在的样子更丑了。”突然，他噗噗乐着，轻松地调笑。

安妮这才透过吧台的镜子看到脸上哭花的粉妆，黑糊糊的两道眼线沿着泪水滑出的痕迹淌下面颊，又被她埋头在他怀中磨蹭之后，更是将一团团黑墨涂得满面花哨。再看看手中那件原本在他身上显得极其好看的粉色衬衫，竟然被涂抹得比桌布还要凄惨，就连她也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

“你讨厌呀！”她撒着娇，突然一股郁暗在眼前一掠而过，“你好像真的不在乎我为宇文而难过？”

男人轻轻晃动手中的酒杯，留意观察着杯中澄清的佳酿，对她的问题不置一词。

“喂！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安妮重重将手中的衬衫抽向他的身上。一次没有反映，于是她又抽下第二次、第三次，直至他不耐烦地用手接住再度抽来的衣服。

“够了吧？！”他回过眼神，语气生硬，面部却并没有半点不悦，只是仍旧毫无表情，“适-可-而-止！我已经很忍耐了，这件衣服很贵的，抽坏了你赔？”

“你心疼衣服不心疼我？！”啪！衣服还是被重重抽在他的身上。

男人放下手中酒杯，睨了一眼她和她手中的衣服，一言不发地往门外走去。

“喂！你去哪里呀?”安妮在他身后叫着。

“难道在这儿等着让你打吗？我可没这么贱。”他刚刚伸手扳开门扣，却被安妮拦在他的面前反手一按，重又将打开的门扣上。

“你这是干什么？刚才不是还催着我走吗？现在又舍不得??”男人嘴角扬起一撇，看着她的眼神幽幽地透着琢磨不清的感觉。

“你就不能留下陪我一会儿吗?”安妮努着嘴。

“留下？留下让你继续打我？留下再给你机会打电话告诉宇文，我在你身边？还是留下继续看你这副丑样子？”

“你吃醋?”安妮抹了抹脸，看着沾在手上的黑墨咯咯地笑。

“哼，只有宇文那个傻瓜才会吃这样的醋！”男人重又坐回吧台前的高脚椅上，“再笨的女人也不会在打电话约一个男人过来的同时又和另一个男人打电话，更何况你根本就是个聪明的不能再聪明的女人。”

安妮靠近他，将面颊依在他的肩上，清香的呼吸有意拂在他的颈间：“我很聪明吗？我倒觉得你是最聪明的。”

男人回开脸，“快去把脸弄干净，我没兴趣和丑女人说话！”

莫炎毕恭毕敬地走进雨桐的办公室，总经理的座位上端端正正坐着徐曼音。她原本不打算过问生意上的事，反正雨桐的蜜月也不过只

安排了半个月的时间。可是昨天下午她却突然收到莫炎的电话，说是林氏通知他双方的协议已经到期，如果再不续签，林氏就会将生意让给其他公司。徐曼音当时就几乎暴跳如雷，大声恶骂莫炎不会办事，如果成了亲家之后反倒丢了生意，那岂不是让所有的人看了叶氏的笑话?

她想都不想就拿起电话拨给林宇文的手机，可是听到的却是无数次的关机信号，她焦急地反复拨打，却始终无法接通。莫炎看着她的模样，收紧声音小心翼翼地提醒她时间已经十分紧迫。

“哪个浑蛋给的你电话？你不会告诉他，他们家总裁是我的女婿吗？！”徐曼音气急败坏，话刚出口便发觉自己失了言。好在看似十分笨拙的莫炎完全没有听到心里，只是迟钝地回答着。

“徐董，是那个叫唐吉的副总，听说他在林氏的地位很高，就连宇文少爷有的时候也不能约束他。”

“那你过去签一下不就可以了吗?”她是不是太久没有过问事情了？怎么会突然被这么简单的问题困住？就连授权签名也没有想到。

“我提过了，可是他说林氏和叶氏的合作一直只承认双方总裁的签字，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就只好请董事长您亲自出面。”莫炎怯怯的声音犹如蝇哼。

徐曼音本来就在气头上，上了年纪之后耳力又下降了不少，听着莫炎犹如口对鼻言的喃喃，她心里的怒火更是越烧越旺。

《欲望豪门》第七章(2)

“你的意思是，他们让我去签？！”暴怒之后的面色有些涨红，虽然让原本苍白的脸有了几分血气，可是圆瞪的双目却实在不能不令人畏惧。

莫炎憨憨地瞄眼看着，他才不想招惹这个“母老虎”发威，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也不会到她面前自寻麻烦，可是事已至此又不得不办。于是，他早已没入喉腔的声音变得更加细弱，也许连他自己都怀疑徐曼音是否能够听清，“董事长，他们是这么说的。”

无奈，徐曼音生平第一次感到无奈，她不能放弃这次签约。其实以她的个性并不在乎一定要做成这笔交易，可是，如果现在失去生意就会令叶氏、尤其是她颜面扫地，这才是她真正最为看重的东西。别无选择，虽然很不情愿，可是却不得不答应着随莫炎踏上林肯车。

“等等！”林肯刚刚驶出叶宅，突然一个人影从她一侧的车窗擦过，虽然速度很快，但是熟悉的身影却不得不让她惊讶地驻足回眸。

莫炎听到声音由前座侧过身体，瞧见徐曼音慌张地将头探出窗外四处张望：“董事长，有什么问题吗？”

“没、没有。”徐曼音神情恍惚。刚才的人影让她十分不安，可是转眼间却消失的无影无踪，难道真的只是她的幻觉？她低着头不知在沉思着什么，而莫炎也不敢让车子再次启动，呆呆地看着她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仍然不敢说话。

“到了吗?”徐曼音突然抬头问道。

“啊?”莫炎不知所措，“董……董事长，车……还没开呢。”

徐曼音这才留意到车子仍在叶宅门口停着：“怎么不开呀？！”她有些气愤，“还停在这里干什么？！”

莫炎被骂得一头雾水：“董事长，是您让停车的呀，之后，您就没有再让我们开车，所以……”

“好了，别废话了，快走吧！”徐曼音脑子里已经是一团乱麻，想着刚才一闪而过的身影，她的心不由地忐忑。

见到唐吉，在商场上周旋交际多年的徐曼音实在无法改善态度，一直以来她就听说此人是个蒸不熟煮不烂的老家伙，这一次她可算是真正领教。没心思听他长篇大论的话，干脆利落地签完协议之后，就连最基本的告辞也没有便抬步离去。

路过台北商场的时候，一部迅速擦过的林肯引起她的注意，毕竟能开得起这种车的人实在少数，大多数人都是与她十分熟识的业界人士，她当然也会习惯性地扭头观察一下车内坐着的人，这一眼并不要紧，却让她瞬间惊出一身冷汗沿着额间密密渗透出来。

她大叫一声，吓得莫炎立刻回过身来观望，察觉她的脸色已经苍白得无法形容：“徐董，出什么事了？”

“那……那个人，是谁?”徐曼音已经无法正常表述，说话的声音几乎有些颤抖。

“什么，什么人呀?”莫炎一头雾水，可是徐曼音的反应的确十分罕见，他带着莫名朝窗外张望，可是除了来往的人群之外，他并没有看到任何可以令徐曼音反应如此异样的理由。

是那辆车开得太快？还是她真的眼花？徐曼音锁紧的眉头更加郁暗：“刚才过去的林肯是谁家的车？”

“徐董，那是林氏董事长的专车。”前座的司机回答。

嗯……回放，她不停在脑海中回放着刚才的一闪而过，难道她真的老了？难道真的是她眼花？难道真是她内心的恐惧感作祟？回到家里，她仍然忘不了白天的一幕，如果真的是眼花，她又怎么会接连两次看到？如果不是眼花，他怎么可能坐着林氏董事长的专车？只有她知道，那具警方在海面上发现的面目全非的尸体根本不是叶之秋。她当时正在为雨桐和宇文的婚事烦恼，如果不能证明叶之秋的死亡，也就不能促成他们的婚姻，所以当她看到那具不论身高体材都十分相近的男尸时，她决定借此机会让叶之秋这个名字从此消失。可是今天，

她看到的那个人怎么如此像叶之秋？不是像，她根本确定那个人就是叶之秋，她养育了他二十多年，她对他实在太过熟悉，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

突然，一股凉飕飕的寒意不知从何处吹入她的心间，她恍惚地走到窗前试图关上敞开的窗子。

“妈。”正伸手扶过窗框，突然看到窗外的叶之秋正朝着她露着莫名而冰冷的笑。顿时间天旋地转，一股强烈的恐惧涌上心头，一声惊叫之后，她便再也没有了任何知觉。

“你怎么了?”当她清醒过来时，发觉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平平整整躺在床上，而傅一平也正坐在床前投来关切的目光。她浑身一颤，没有理会傅一平的问话，从未有过的慌乱眼神扫视着旁边的玻璃窗，搜寻着不知所谓的东西。

“你怎么了？在找什么?”傅一平随着她的目光寻去却是一无所获。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她的眼神仍旧茫然，感觉像是遭遇到了意外的惊吓。

“你刚才莫名其妙地大声尖叫，整幢房子的人都听到了，我进来的时候你已经昏迷在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徐曼音突然伸手拉住傅一平：“你进来的时候看到什么人没有？”

“人？什么人？这幢房子里现在除了你、我，就只有那些用人了。”傅一平更加迷惑，“你究竟怎么了？”

“一平！”徐曼音终于控制不住一把抱住傅一平的脖子，依着他痛哭起来，“我……我好像看到之秋了。”

傅一平双眉一凝，顿了顿，轻轻拍着她的背部以示安慰：“你是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呀？”

“不是、不是的，我是真的看到了。”徐曼音的哭声越来越大，“他就站在窗前，还叫了我一声妈。”

“我早就告诉过你，叫你不要做太多缺德事，会有报应的，你就是不听，现在终于也知道害怕了?”傅一平的声音越来越淡，抱着徐曼音

的双臂也越来越冰凉，透着钻心刺骨的寒意传到徐曼音身上。

徐曼音环住他脖颈的双臂更加颤抖，她使劲摇着头哭泣着说：“我知道，知道错了，我保证，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做那些事情了。”

“太迟了！”傅一平声音陡然一变，“你所做的一切都已经无法改变，你所伤害的人会在阴间永远记住你，只有鲜血能够洗清你满身的罪孽！”

好熟悉的声音，这声音是叶之秋，怎么会传自傅一平的口中？徐曼音刚刚放松的心瞬间再度揪紧，她用力推开傅一平，映入眼帘的面孔却让她再次惊声凄叫，叶之秋冰冷淡漠的目光正如死神般一动不动地盯着她闪出仇恨的火花。

“不要！”她恐惧、她惊惶、她挥动着手足想要逃脱，却被一双大掌牢牢扯住。救命！她想大声呼救，可是声音却仿佛被恶魔禁锢，她使劲地张大嘴巴却无论如何也叫不出声，只能拼命挣扎着想要摆脱那张大掌的控制。

“曼音！曼音！”男人的声音焦急地呼唤，看着在床上不停挥动手足的徐曼音，他不知所措。徐曼音仍在不断地挥动手足，她的双唇不停张合着，好像要说些什么却始终没有说出来。

“曼音！”他使劲甩着她的肩头，“你醒醒！快醒醒！”

啊！她终于叫出声来，紧闭的双眼终于可以睁开。眼前的男人是傅一平，没错，是傅一平。她终于平静下来，刚才是梦？她轻缓了口气，看着窗外已经映上天际的朝霞，原来真的只是一场梦。

“曼音，你做噩梦了?”傅一平看着她因惊吓而完全脱去血色的面颊。

“嗯。”毫无疑问，刚才是个梦，只有在梦里她才会对傅一平那样依赖，她冷淡地回应他的关切。

《欲望豪门》第七章(3)

“什么梦呀？怎么把你吓成这样?”傅一平想要帮她擦拭额角上的汗珠，却被她探手打了下来。“没什么！只是做了个梦而已，只是梦！只是梦……”她重复着，心里却仍然没有走出刚才的阴影。

“你一直在喊着之秋的名字。”傅一平脸上的表情从来不会有任何光彩，即便是在最惊心的当年，他的脸上除了无奈也只是无奈。

徐曼音不想搭理他，其实此刻也没心情搭理他，没有回答他的话，别过脸，她继续想着刚才梦里的情形，不知不觉一种恐惧再度拂过心头。

“你心虚了?”傅一平淡然地问道，“现在知道害怕了？”

这句话怎么和梦里的如此相似？徐曼音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回眸一视间眼中竟闪出恐惧的光芒。“你出去！”语调中带着不悦，而内心更多的却是惶惶不安。她不想再看见这张面孔，天知道什么时候这张面孔会不会真的变成叶之秋。她是在做梦还是已经清醒？她再度开始迷茫、恍惚，尝试着重重咬了一下冰凉的嘴唇，一股钻心的疼痛证实了她的确不是处身梦境。

“你出去！快出去！”她再一次催促傅一平。

“我早劝过你，别做那么多亏心的事情，你就是不听，怎么样？现在心虚了吧?”傅一平继续说着。

天！难道这是巧合？为什么每一句都如此相似？徐曼音捂紧双耳几乎是吼出的声音：“出去！出去！你听到没有？！我让你出去！”

傅一平无奈地摇着头，刚刚站起来准备离开房间，老仆人哈腰走了进来：“太太，小姐和姑爷回来了。”

这是徐曼音在雨桐婚礼当日宣布的重要决定，她当场告诉众人要认雨桐作干闺女，并且吩咐所有的下人都改口称雨桐为小姐。

“什么？他们回来了？！”徐曼音和傅一平几乎异口同声，原本安排了半个月的假期，可是才短短五天时间他们就折回了，不约而同的

担忧浮过他们心头。

“他们没什么事吧?”傅一平问道。

看到老仆人摇头，徐曼音没有心情继续问话，推开拦在门口处的傅一平赤脚跑了出去。

“妈，我回来了。”迎面，她看见雨桐兴高采烈、大声叫嚷着往楼上跑来。撑着双臂，迎着她的怀抱就冲了过来，“妈，我回来了，您可真是想死我了。”

看雨桐的表情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抚着怀中撒娇的孩子，她抬眼，目光搜寻到紧跟在雨桐身后的林宇文，他此刻正一如既往地面带微笑，毕恭毕敬地朝她点头示礼，嘴里还不忘甜蜜蜜地喊着妈。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这才出去几天呀。”抚着雨桐的头，她关切道。

没等到雨桐回答，林宇文已经走到她们跟前：“妈，是公司里有一些要紧的事情等我处理，雨桐很通情达理，她同意放弃蜜月提前回来。”

提到宇文口中“公司里要紧的事情”，徐曼音立刻想起了什么，本来亲和的面色顿时谨肃起来：“宇文，你们那个唐吉实在是太过分了！他居然差一点解除了和叶氏的和约，还非要我准时续签合同不可，我说等你们回来再说，他却死活不给面子，这样的人你还留在身边做什么？！”

宇文敛目一笑，“妈，这个唐吉我是治不了的，他是我父亲的心腹，别说我拿他没辙，甚至有时连我父亲的话他也未必听。”

“这样的人你父亲为什么不炒了他？！”徐曼音明显是在质问，唐吉的态度令她耿耿于怀。

“他是林氏元老，父亲很念旧，也很信任他。其实，他除了为人比较生硬古板之外，倒还算是个好人。而且，如果因为这点小事就辞去

他的职务，反倒显得您老人家不够宽宏大量。”林宇文没有介意徐曼音的不恭。

“雨桐，去看看你爸爸，他天天念着你呢。”徐曼音想要打发走雨桐，她满腹的心事无论如何也要找人倾诉，那个人不是傅一平，更不可能是雨桐，除了林宇文，她已经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对象。

领着林宇文步入客厅，她习以为常地先来了个客套：“你们这次玩得还算开心吧？”

“很好，妈，您看雨桐的模样就知道了。”

徐曼音还在迟疑，虽然有满腹心事却不知是否该向面前这个小男生诉说，正好用人端来茶水，借着喝茶的当口她思量了许久:“宇文，你们这一路上回来还算顺利吧？”

“嗯，挺好的。”林宇文看出徐曼音的欲言又止，瞄了她一眼，同样借助喝茶的工夫掩饰心中的复杂。

“昨天，你的手机没开?”挥手打发走仆人，她从来不在他们面前谈正事。

“哦，昨天陪雨桐去玩时我的手机掉进水里?。”他平静地回答，“怎么？您找过我们？”

徐曼音没有回答他，而是继续提问:“你父亲现在还过问林氏的业务？他经常出门吗？”

“不是，他基本上已经不过问公司的事情，平时也不常出门，其实和您现在的生活方式差不了多少，他已经习惯于安逸了。”林宇文浅浅一笑。

“你父亲看上去很年轻。”徐曼音如针尖般锐利的目光仿佛要将林宇文刺穿。

“嗯?”林宇文明显有片刻的迟钝，“您……见过我父亲？”

“昨天在路上遇到他的车子，正和我擦过，如果不是司机认识他的车号，我还以为是……”她收回说了一半的话，抚着胸膛轻咳数声。

林宇文连忙上前帮她捶着后背：“妈，你怎么了?”他有意趁机避开话题，“没什么不舒服的吧？”

“没、没事。”徐曼音摇着头。其实她并没有什么毛病，只是刚才说了一半的话猛然间又让她想起昨天的一切。那个身影实在太像叶之秋，怎么想也不可能是林宇文的父亲？那个男人顶多不过二十五六岁。她定了定神，摆手向林宇文示意没有大碍。

“妈，我爸看上去可不算年轻了，他的头发已经全部霜白，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太过操劳的缘故。”林宇文继续轻揉着徐曼音的后背，低语着、注视着她。

“是吗？哦！”徐曼音紧接着又是一阵咳喘，尴尬的笑容掩饰不住内心的忧虑和不安。

他如电的双目扫过徐曼音泛青的脸：“妈，其实有件事，我……不知该不该对您说。”

徐曼音微微呼了口气，压抑着躁动的思绪：“什么事？”

“嗯……”林宇文做出迟疑的姿态。

“支支吾吾干什么？我最不喜欢这样的男人了，有什么话就直截了当说出来！”林宇文欲言又止，却勾起徐曼音更多的不安。她的确最讨厌不果决的男人，如果不是这个原因，也许她当年真的会爱上傅一平。

《欲望豪门》第七章(4)

林宇文的眼神突然泛起一丝阴郁：“妈，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好像看到了一个□人……”□他再次止住说了一半的话，注视着徐曼音的幽瞳中盘旋着层叠的波澜。徐曼音茫然，她的目光越是切入就越是感觉困惑，越是想要探寻就越是坠入万丈深渊。他的眼神是如此轻快明净却在不知不觉中汹涌澎湃，她几乎感到自己正随着他的目光滑落，不知不觉地正在滑向无底深潭。这样的眼神勾起她的恐慌，泛着死神般的诱惑令她不知何以应对。“妈，您，怎么了？不舒服吗?”他关注她的细微反应，在她几乎崩溃的边缘冲破可怕的寂静。

徐曼音使劲摇着头，她不能胆怯，她也从不胆怯，二十年来从来没有人给过她支撑，二十年来从来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击垮她，难道只是一个年轻人的所谓自信而富有挑衅的目光就这样将她打败?

“我有点头晕，没什么。”她在极力压制着，“你继续说吧。”

“妈，要不您先休息一下吧，反正没什么大事，等您精神好点时咱们再聊？”

“不要！”她对他的话迅速做出反应，“你说，现在就说，别拖拖拉拉的，别让我以为雨桐找错了男人！”

林宇文在笑，虽然那笑隐藏在他最深处的内心，看着徐曼音掩饰不住的慌乱他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妈，是这样的，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人长得像极了叶之秋。”话题被他顿住，被他在最关键也最及时的一刻顿住，他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徐曼音，犀利的眼眸似乎想要刺穿她的内心。徐曼音只在他话音刚刚落下的一刻便已浑身颤抖，越是极力想要克制，她的颤抖反倒越发强烈。

“不、不可能，之秋他、他……他已经死了呀。”她本就无力的目光更加苍白，昨晚的事情再次浮上脑海。

“妈，您别激动，我只是说像而已。”林宇文扶住浑身瘫软的徐曼音。

她显然已经将近崩溃的边缘，满脑子胡思乱想不知所措，只有她明白警局里的那具尸体根本不是叶之秋，原以为茫茫大海他是理所当然的九死一生，可是现在的情形却令她不由得心惊肉跳。

如果真的叶之秋没有死，照理他应该立刻回到叶宅，难道昨晚她看到的真是之秋？又或者，这个世上真的有鬼魂？想到这里，她禁不住又是轻轻一颤。

林宇文留意着她，一声不响地盯着她，直至她愈想愈邪、愈想愈怕、愈想愈荒唐。“妈，您真的没事吧?”他的目光闪着戏谑，语气却出奇的诚恳，“我不过是说长得像，您别胡思乱想，之秋的尸体早就火化了，除非……”他在暗示、在挑逗、在有意勾起她内心最深层次的恐惧。

“除非什么?”徐曼音发出无力而沙哑的声音，感觉到内心从未有过的虚弱和害怕。

“没什么，妈，我都说了是您在胡思乱想。”他知道什么是适可而止，继续的刺激并不能达到他真正的目的。

不知又过了多久，徐曼音终于深深呼了口气，仍旧沙哑的声音委靡不振：“宇、宇文，其实……我也看到之秋了，就在昨天晚上，就在这幢别墅里。”

“这……这怎么可能?”林宇文睁大双眼，似笑非笑地投以徐曼音不可思议的眼神，“妈，我刚才的话，绝对没有戏弄您的意思，您可别吓我。”

“我说的是真的。”她已经无力再独自承受压力，虽然她不能把一切告诉林宇文，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他可以与她分担，“我不知道看到的究竟是人是鬼，可是，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

林宇文没有说话，只是瞪着一双深藏着巨大吸引力的眼睛直勾勾盯着她，露出诧异的表情，而徐曼音也没有理会他，自顾自继续着倾诉：“还有，这件事先不要告诉雨桐。她很脆弱也很单纯，我不想她有

任何压力，等弄清楚事实真相再说。”说着，她更加凝紧本就深锁的双眉，原本苍白的面色也更加忧郁和虚弱。

林宇文张了张嘴，刚想回答徐曼音，却看见雨桐已经挽着傅一平的手兴高采烈沿着阶梯走了下来。徐曼音不愧是沉稳老辣的女人，瞥见他们下来立刻便止住了和林宇文正在谈论的话题，她振作着精神，重新显出泰然的表情，故意装出谈笑的模样和林宇文寒暄。

“妈，你们在聊什么呢?”雨桐兴冲冲拉着傅一平在他们旁边坐下，两个人都没有留意到徐曼音和林宇文之前的异样。

毕竟这件事情对徐曼音的挑战太过突然，虽然她强压下了恐慌的情绪，可是头脑却仍然没有摆脱不安和烦躁。雨桐突然的一问令她的反应有些迟钝，闪烁不定的眼神向林宇文投去求助的目光。

“哦，我正和妈聊着咱们在法国的见闻。”林宇文淡定而毫无破绽的笑令徐曼音不寒而栗，她从来不知道原来这个年轻的男人如此会掩饰内心的情绪。而林宇文一心专注于无可挑剔的表现，竟然没有察觉他过于完美的掩饰足以让人产生畏惧。

傅一平最关心的只有雨桐，从介入交谈的第一时间，他就极力打断那些对他而言毫无意义的话题，不断追问着林宇文新婚后的感受，就连雨桐也对他的不间断的追问感到不适。林宇文却十分沉得住气，不厌其烦地回答着他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直至他从个人的角度确认这是个可以令他放心的男人之后，他才松了松气拍着旁边雨桐的小手：“你们要好好过日子，只要你们过得幸福就是爸爸最大的心愿。”

雨桐羞涩地低着头，压入傅一平怀中撒着娇：“爸，我知道啦。”

徐曼音早已不耐烦他的无聊话题，她泛着不健康的青色的面颊上隐隐透着说不出的阴沉。她用眼角余光瞟着林宇文的举动，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觉得这个男人有些可怕。看着他轻松自如地和傅一平侃侃而谈，听着他面不改色地替她敷衍过雨桐的提问，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二十五岁的男人所能做到的。

“好了，一平，他们长途颠簸很辛苦，让他们去休息吧。”如果不是碍于雨桐的颜面，她几乎想对傅一平大发雷霆。她不知道在他眼中为何一切总是那样空泛，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鼠目寸光的只会留意到最眼前的东西。她又瞟了一眼旁边的林宇文，挣扎和矛盾了许久之后镇定着心绪说道，“雨桐，你和宇文今晚就留在这儿过夜吧，我去让人把之秋原本住的房间给你们收拾出来。”

“啊?”雨桐意外地瞪大双眼，她不敢擅自回答，征询的目光投向林宇文。

“好啊！雨桐，妈可能是太久没有和你聊天了，今晚你就陪妈多说说话吧。”林宇文没有半点犹豫，使得雨桐流露出无限的感激。

“舍得回来了?”林宇文刚刚踏入办公室，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个熟悉的声音便随之传入耳中。

“爸，您怎么来了?”林宇文意外。

二十年来，父亲从未踏入过这幢大厦。过去，父亲依靠唐吉经营这份家业，现在有了他，父亲更不需要将心思放在林氏。他知道父亲真正关心的事情，也明白在父亲眼中什么才是最为重要的。他其实并不想介入，可是却了解父亲养育他的艰辛，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莫名其妙地搅入这潭混水。

“看来你还没有被女人迷昏头脑，能够这么快就知道回来，实在令我意外。”父亲正襟危坐，从来没有流露过笑容的脸从小到大都没有给他带来过快乐。

《欲望豪门》第七章(5)

他敛了神，轻松的脚步踩到父亲的轮椅前蹲下身躯：“爸，这里有我牵挂的事情，我当然不会离开太久。”

“牵挂？什么牵挂？那个女人吗?”父亲肃目看着他。

“爸！”他无奈地摇头笑着，“您怎么总是针对她呢？！”

“不是我针对她，而是她正在无意间干扰我的计划！我曾经对你说过，如果有人破坏我的计划，不论那个人是谁、是否别有用心，我都会毫不客气地让他消失在我的视线！”父亲是无情的，这一点他从不怀疑。

林宇文由父亲身边站起身子，他不明白父亲心中的仇恨何以如此深刻，深得足以摧残任何一道可能存在的屏障：“爸，她并没有介入我们的任何动作，由始至终都没有，您根本不必担心。”

“是吗？你这么认为吗?”父亲正色，脸上的神情更加可怕，“知道在你和雨桐度蜜月的这五天里发生了什么吗？”

“爸，您又想说什么?”林宇文开始失去耐心。

“哼！没出息的东西，两个都是没出息的东西！那个女人真就这么有吸引力？看来，有机会我要亲自会会她，看看她究竟凭的什么引诱我两个儿子！”父亲开始有些激动。

林宇文抑制不住涌上心头的不满：“爸，您究竟在说什么呀？！”

父亲愤怒着，感觉不出究竟是因为宇文的不恭而气愤，还是因为口中所提到的那个女人而发怒：“他前两天又去见那个女人了，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不要随便出门，可是这个臭小子居然表面应承，转身接了那个女人的电话连声招呼都不打就出去了！我可告诉你，你们的事自己处理清楚，我没兴趣管你们那些纠缠不清的三角恋，但是不要因为你们而坏了我的大事，否则，我绝对不客气！”

这已经是他父亲不知多少次对他的警告，他不明白为什么被警告的总是他。“爸，我……”他正要开口，父亲严厉的声音已经打断他即

将的话："不得不承认你们之前做得都很不错，所有的一切都在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不过，徐曼音可不是个好对付的女人，你们最好都小心着点。"

宇文收回心思，他知道父亲根本没心情听他的问题，除了那一项所谓的"计划"之外，他实在不知道父亲生命中还留下些什么。带着一丝沉闷，他勉强回应父亲的话："我知道，她对我似乎不错，雨桐也是个很单纯的女人。"

"不错？噗！"父亲用鼻息间发出的轻噗回应他的自我评价，"你还太嫩了！你以为徐曼音真的信任你？你大概不知道她正让莫炎四处调查你的底细吧？！"

宇文诧异："这怎么可能？昨天晚上我们还谈得好好的呀？她还和我提到之秋，我相信这件事就连雨桐也不知道，难道这不是说明她对我已经开始产生信任和依赖？"

"别自作聪明！我一再和你强调过，这是一个相当厉害的女人，她翻起脸来可是六亲不认的！就算她真的想信任你、依赖你，她也会在此之前将你彻头彻尾地查个清楚明白，你经受得起这样的审验吗?"父亲摇着轮椅缓缓绕到门边。

"如果我经受不起，那么，您又打算如何?"宇文回过身注视着他虽然瘫痪却始终不忘高高在上的父亲。他已经开始厌烦，不愿意再这样永无休止地受到摆布，可是看到父亲那双永远无法站立起来的双腿，他的心又忍不住为之疼痛。

父亲的态度十分冰冷，从来在话语中透不出半点亲情："我已经安排好了，他会帮助你的，只要你做事情的时候多几分心眼就好，尤其是别再去见那个女人！"

"为什么受限制的人总是我，而不是他？！"林宇文终于忍无可忍脱口问道。

"因为我现在需要你在那个女人面前消失，就好比我当初要求他放弃那个女人，一切都要听从我的安排，道理就是如此简单！"父亲走

了，甩下一句硬生生的话走了。

从小到大他们都在接受父亲这样那样的要求，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父亲的监视之下，他们兄弟的感情不是不好，而是他父亲从来不给机会让他们兄弟交流感情，说实在的，他们兄弟也从来没有过机会沟通。也许父亲是担心这样做会破坏了苦心经营多年的计划，也许是在父亲眼中，他们兄弟根本就是两具不需要感情的行尸走肉。总之他们的一切就像是上天注定、不可更改的一样，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的意志而改变过生命中的任何东西。

夜，沉寂幽暗。雨桐拉着林宇文的手在新宅的园内漫步闲游，悠悠月光闪过云层映出园中层叠的树影，花间飘逸的隐隐芬芳让雨桐内心涌起一丝温情，她羞涩地徐徐放缓脚步落在宇文的身后。

“嗯？怎么了?”林宇文感觉到手臂被拉扯着向后，回过身，看着雨桐慢慢蹭着步子一副若有所思的可人模样。

“我们的蜜月才过了五天。”她轻声低喃。

宇文牵过她：“傻丫头，以后我一定给你补上。”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抬起脸，脉脉的眼神撩动着他的心翻腾起波浪，“只要你对我好，一切都足够了。”

看着她如水般柔情的眼眸，一种无言的冲动涌上他的心间，搂过她的腰肢，阵阵晚风带着习习热浪拂动的人心潮起伏。靠近她，感觉她如鹿撞般突突的心跳，凝视她泛起微红的娇美面容。

“怎么还是这样害羞？别让我误以为几天来和我同床共枕的是另一个女人。”

她仰起头迎着他温热的呼吸，双眼渐渐迷离。

“你爱我吗？你会离开我吗?”她的唇轻柔地翘着，精细的曲线勾勒出迷人的轮廓，挑逗他的视线无法游移。轻轻的一个吻落上诱人的红樱，犹如品尝美味般轻柔细致，她接纳着渐渐陷入迷醉，虽然这样的吻已经熟悉，可是她情愿一生这样纠缠着永不分开直至天荒地老。一阵莫名的震动惊扰了两人纠缠的唇舌，雨桐的手机在最不合时宜的时

候无情地冲破最浪漫的光景。林宇文正沉浸于迷醉之中，突如其来的动静让他险些咬到雨桐的舌尖，一股红潮瞬间涌上他的脖颈，不言而喻的难堪令他无以言表。“谁，这电话来得真不是时候。”他念念着心有不悦。

雨桐瞥了一眼手机上的来显，羞怯地安慰他：“别这样，是妈的电话。

《欲望豪门》第八章(1)

迷蒙的烛光、精致的二人餐桌、整齐摆放着刀叉盘碟，袖珍的餐厅中扑面而来的是馋涎欲滴的烤牛排香味。安妮正小心翼翼地继续往烛台上插着花色小蜡烛，动听的门铃声伴随着悦耳的音乐轻快响起。放下手中的蜡烛，她蹦跳着来到门边，挨着猫儿眼，她的脸上挂起神秘的笑。

“你总算是来啦！”打开门，她展示性地摆着迷人的身姿一动不动，等待着面前男人的赞美。

今晚的她比平时更加费心装扮，淡紫色的拖地晚装映衬出高贵迷人的气质，收身紧束的衣裙突显出丰盈的胸、挺翘的臀、纤细的腰，将曼妙诱人的身材毫无保留地尽皆展现。看着门前男人有些痴愣的目光，她泛着得意扬扬的笑，透着隐隐约约的烛光更显得魅力无比。

“你干吗这样看着我？”

男人轻扬起嘴角浮着最淡漠的表情：“你今晚很美。”

安妮并没有把他往屋里让，继续把着门边问道：“美吗？你见过的美女那么多，会在乎我吗？”

男人继续浅笑地看着她不作回答。

“为什么不说话?”她有些按捺不住。

“你做了如此精心的打扮，总不会是给我一个人看的吧?”男人的表情依旧淡漠，语气中带着无所谓的感觉。

安妮面色一沉：“你说什么？！”

“你又想在我和宇文之间制造什么矛盾?”他的语气越来越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莫名其妙地感到气恼。

他长叹一声掉头走向旁边的电梯间：“别再做这些无为的事情了，没有意义的，只会令你越陷越深。”

刚刚按下电梯的按钮，他的手臂被狠狠拽了回来，没有等到他反应过来，伴随着耳边一句带着撕裂却明显柔和的斥骂一个响亮的耳光

清脆地扇上他的脸庞。

“浑蛋！你这个大浑蛋！我做错了什么？不过是想和你共度我的生日而已，难道这样也能安置上罪名？！”她没有泪，可是嘴角却在颤抖，她不知道为什么哭不出来，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可以让她感受到这样来自身心的痛楚，也许此时此刻她才真正意识到什么叫做被爱伤害。

他凝视着她，没有言语也没有举动，只是默默凝视着她。看着她颤抖的双唇、看着她泛起红丝却欲哭无泪的双眸、看着她完全褪去浮华的清丽，他第一次感到她原来竟是如此超凡脱俗的美丽。良久之后，他哽了哽咽喉：“今天……是你的生日？”

她的眼中终于有了泪珠，却盘旋着始终没有滑落，美丽而闪亮的大眼睛含着一股说不出的幽怨对着他一眨不眨。他有些尴尬，也许他的错误真的有些荒唐，至少他应该先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可是她平时的表现实在令他无法另眼相看。

“你，应该事先告诉我一声，至少……至少我可以为你准备一份生日礼物。”

“我不稀罕！”她的火气没有因为他的低头而消散，“我只想和你共进烛光晚餐，难道这也错了吗？！你以为自己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容忍你？！”

她的声音越来越大、情绪也随着发泄而越来越激动，接二连三有邻居探出头朝这边窥视观望。

“好了，有什么话进去说，别影响其他人。”他搡了搡她，却被她推了回来。

“你怕什么？！怕丢人现眼吗？！我倒不知道原来林家大公子还有什么可怕的！”看样子，这一次她是铁了心、铆足了劲要和他对抗到底。

听到她越来越没有理性的话，他瞥了一眼四周的动静，尝试着再度劝说无果的情况下，他索性扯起她的手臂直接拉回房间。短短的几

步路程却痛苦得无法描述，他一边使劲扯着她，一边忍受着来自她的拳打脚踢，直至艰难地将她拉入房内，这才靠住重重掩上的房门，继续遭遇着她如雨点般的拳脚。

“好了，该出够气了吧?”他没有抵挡，只是任由她的拳头落向他的胸前。

她没有停手，心里的郁结仍然没有解开，为什么她会对他的话如此在意？今天之前她一直以为自己只不过进行着一场游戏，虽然她曾在白天惊讶自己为什么会选择与他共度生日，但是她当时就告诉自己因为她需要有人填补心中的空虚。可是当他说出那样的话时，她却感到内心受到无比巨大的伤害和深深的刺痛。难道，她真的爱上了他?越是这样想，她就越是恨他，掏空的大脑在这一刻已经完全没有思想，只有一下下的拳头发泄着内心的怨愤。

“够了！”他终于决定制止她继续的疯狂，吼叫中却含着温柔，强健有力的臂膀束缚住她的躯体再也无法动弹。

“之秋——”再也控制不住，她扑入他怀中，泪水盈眶而下，“我真的只想和你共度?日，我真的没有别的想法，你相信我，我不是坏女人。”哭着，她瘫软在他怀中，泪水一滴滴浸湿他的胸前。

他轻轻将她挽入怀中，抚摸着她香柔的秀发：“知道了，别哭了，都是我不好，成不?”感觉到她的头在他怀中摆动着，他突然咯咯乐了起来，“再哭，可就又要变成大花猫啦，你是不是想把最丑陋的一面都展示给我呀？”

“你会嫌弃我?”她顿住哭声眼泪却仍然往下淌着，抬起头仰视着面前的男人回复娇嗔的意味。

他将唇轻柔点上她的眸：“再哭可就嫌弃了。”

噗！她破涕为笑，小拳头毫无力度地砸向他的胸膛，却被他轻轻一攥提向怀中：“我饿了，真的。有幸与你庆祝生日，你总不能让我饿肚子吧？”

情绪就这样被缓解了，她的心也似乎不再疼痛，俏皮地撅起嘴角柔媚地撒着娇：“人家刚才烤好的牛排呢，这会儿都不知还能不能吃了。”

“好香啊！”他嗅着空气中余留的香味，“不行了，我真的饿了。闻上去，感觉应该不错。”“可是已经凉了。”她跟着他的脚步迈入餐厅。

“不错呀，色香味俱全。”坐在餐桌前，他举起刀叉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

“真的吗?”她怀疑的目光注视着他，轻轻切下一块送入口中，“嗯，不行呢！已经凉了，嚼不动了。”看着他仍旧有滋有味地往口中送着食物，“你真的饿成这样吗？这东西已经不好吃了。”

“你有更好的主意?”他睨着她，在烛光下悄悄露着笑意。

她将身子赖向他的膝上：“要不，我们出去吃？去你最喜欢的餐厅？”

他刚要应允却又被一阵门铃声打断。赖在他膝上的温柔没有丝毫动静，香甜的吻无声印上他厚实的唇，诱人的气息透过薄薄的衣物渗入他的鼻间，刺激着男性最原始的欲望渐渐躁动，却始终没有伸手揽入这满怀的柔情蜜意。

“我不美吗？你为什么没有反应?”没有感觉到他的热情，她悻悻放开他的唇。

“去看看是什么人在按门铃。”门铃声始终没有间断，再悦耳的音乐也会将人催促得厌烦，虽然满怀馨香甜蜜，可是他并没有心思温存。

“我不想去，就不能不去吗？咱们不用搭理他。”她娇嗔着。

《欲望豪门》第八章(2)

“如果他一直这么按下去呢?”他觉得好笑，怎么会有这样具有耐心的人，“你不去？我去。”

“好好，我去！”有些不情愿，其实她不知道这么晚了还会有什么人来打扰她，刚才，她已经在脑子里过滤了数遍也猜不出门外的人究竟会是谁。犹疑着，她走向门边，当探过猫儿眼瞧见门外的动静时，她惊讶地回身一眨不眨盯着他。

“秋，是……是宇文。”

叶之秋的眼神瞬间阴郁，表情间若有似无透着冷酷，叼起一只雪茄他不置一词，幽暗的烛光下看不清他的表情是愤是郁。

安妮没有开门，她倚在门边等待着叶之秋的反应，而门铃的声音却始终没有间断地骚扰着她越来越起伏的心神。她第一次有一种担忧，忧心面前的男人会因此而对她报以不屑。

“秋，”她轻声呼唤着，忐忑地期待着他的回应，“你……说话呀……”

叶之秋没有回答，站起身子他走到安妮身边，睨着她，他将手伸向门扣。

“你干吗？！”安妮打下他的手，为他莫名其妙地举动感到吃惊。

叶之秋带着冰冷的笑，扬起的嘴角表露出极度的不屑：“我真后悔刚才留下，没想到你的演技真是越来越高明。不让他进来吗？那么，你的目的又如何达到？刚才折腾了这么一大场戏，放弃不是可惜？”

“我没有！”安妮重申，“你要我说多少次你才相信？我真的只约了你！”

“那他是怎么来的？难道真这么凑巧?”眼前的女人，始终都是工于心计，他不是不想往好处想，而是实在无法把“单纯”二字和她画上等号。她太过厉害，厉害得甚至于让他怀疑她的每一句话乃至每一个

字。安妮无奈地笑，她不知道原本爱一个人真的会受伤害，可是她已经不知不觉陷得太深，深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地步。

“你不相信我?”她几乎想要哭泣，刚刚褪下伤感的鼻头再度涨红。

叶之秋轻噗一声：“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难道你在我面前演的戏还不够多吗？”

“我演什么戏了？！”安妮控制不住放大音亮，而柔细的嗓音还是被清亮的门铃音乐掩盖过去。

“你自己心中有数，不必我再说明什么。”他的态度始终平静，平静得令人骇然。

虽然心有不平，但始终有鬼作祟，安妮不知道他所指的“心中有数”究竟是什么，如果他真的知道了什么，也许他真的不会原谅她，难道这就是他始终对她若即若离的原因?

“好吧！”她愤愤然扯过他的手臂，将他整个人拉入门后的一个死角，“我证明给你看！”没等叶之秋反应过来，安妮已经打开了房门，外面的林宇文正不耐烦地加紧着按动门铃，看到安妮穿着礼服出现在门前，他的反应竟和叶之秋一样的意外。

“这么晚了，有事吗?”安妮没好气地问道。

林宇文扬着笑意递上一大捧红色玫瑰，“HappyBirthday！”

“你，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安妮真的惊讶，看着大捧的玫瑰，想着门后的叶之秋，她迟疑着不知是否该接纳下来。

“因为我有心呀。”林宇文笑着就要往屋子走，却被安妮又给拦了出来，“怎么？不会是不欢迎我吧？”

“天很晚了，我想休息，你回去吧。”

“要休息，穿着晚礼服？难道不是穿给我看的？刚才我按了这么长时间门铃，你难道不是去换这身衣服?”林宇文误会了，他以为安妮迟迟不来开门是为了这一身的精心装扮。既然他这么想，自然也就认为她这样的费心是因为他。

安妮对男人终究是有手段的，娇嗔的语调足以让所有男人酥软：“我可没叫你来呀，你自己要来，我自然没有义务一定要招呼你啦。”

“就知道你在生气，怪我来晚了？不是我不想来，实在被爸盯得太紧，我怕他会伤害你，所以只好顺着他的意思。”

“哼！”安妮娇媚地轻嗔，抢过林宇文手中的玫瑰，“你要真有心就不会怕你那个老得走不动的爸爸，你回去吧，等真正有心的时候再来！”

砰！等不及林宇文做出反应，门已经被她重重关上。她的动作不但迅速而且完全出乎意料，林宇文本想继续按下门铃，可是回味着她刚才的话，仿佛并不是真的同他生气，更何况，她已经收下玫瑰。看看腕上的手表，他没有继续多想，闪身没入黑夜。

“你现在相信了？我没有骗你。”透过猫儿眼她看着林宇文离去的背影，故作愠怒地对着叶之秋。

叶之秋从头到尾听到了二人的对话，他当然明白这不是可以编出来的假象，可是在他心中始终没有办法放松对她的戒备，毕竟她是一个早已习惯了满口谎言和惺惺作态的女人。

“天很晚了，我该回去了。”他反手就要去扣动身旁的门锁。

“不要！”安妮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阻止他。

“你不会是想留我过夜吧?”带着几分调笑的口吻，他其实刻意想令她知难而退，却没想到竟然被她一口应诺。

“你开什么玩笑?”她这样爽快的应诺在令他意外的同时，又多了少许尴尬。

“你看我像是玩笑吗?”她的脸上挂起从未有过的认真，凝视着他的双眼荡漾着沁人心脾的水波。

他决定不再注视她的双眼，这样的温情任何男人都无法消受，可是心里却泛起一股莫名的酸溜溜的感觉。”别这样看着我，你用这样的

眼神媚惑过多少男人?”他不由自主地冷言相讥，却在刹那间感到后悔。

“啪！”一声清脆，她的手落在他的面庞上，振动着柔嫩的肌肤隐隐作痛，同一时刻间她的心也在揪紧——不自觉得揪紧，一股沉沉的痛楚由她的心向四周蔓延，这种痛她没有感受过，一直以来她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有这样的感受。她真的陷落了，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陷落得很深很深，面前的男人是唯一能够带给她这种痛楚的男人。

又是一声清脆，她几乎想都不想再次将纤嫩的细指掴上他俊逸的面庞：“你走！”她微颤的声音发自已经气得苍白的双唇，即便是脂粉也掩盖不住她因发自内心的颤抖而映上面颊的脆弱无力。

叶之秋被接连掴了两记耳光，尚未完全领悟，恍惚听见她愤怒而无力的斥骂。他的目光再次投向她，留意她眼角正在淌落的泪花，他的心突然有些震撼。茫然着，他感觉到身体正在被她搡动着推出房门。

他没有多想，只觉得自己也许该暂时离开，于是放纵着脚步随着她的推搡步出屋外。正扭头朝向电梯间的同时，身后传来无力的哭声。

“你走！走了就别再来找我，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回转身躯，他看着她一边哭着，一边倚着门边无力地滑落在地，一边口中仍在念念地骂着他的无情和冷漠。

“起来。”他的心真的软下来，回到她的身旁他挽起她的纤柔的肩臂，却看见她正用含泪的双眸一眨不眨注视着他，“来，进屋去。”他继续做着努力，试图将她扶起，可是她却固执地凝视着他的眼眸一动也不肯动弹。突然，她猛地扑到他怀中，双臂紧紧勾住他的脖颈无声地抽泣起来。

《欲望豪门》第八章(3)

“为什么？你总是不肯相信我？难道在你心目中，我就是个不值得信任的人吗？”

他没有继续尝试说服她不要哭泣，抱起盘在怀中的娇柔，他带着她走进卧室。“睡吧，睡醒就没事了。”缓缓将她放上宽大的双人床，他轻声低喃之后便要抽身离去。

“你是不是也要回去给你父亲一个交代?”她突然停住哭泣问道，“如果你父亲让你杀了我，你会听从他的话吗？”

他漠然一瞥：“我已经为他做了很多，杀人放火的事情我是不会为他做的。”

“那如果，他让其他人来杀我呢?”她毫不松懈继续追问。

“他不会做无谓的事情，杀你有什么意义吗?”背对着她，她看不到他的表情。

“没有意义吗？恐怕他已经把我当做是阻碍你们兄弟二人的最大绊脚石。”

“好好休息吧，别胡思乱想。”他终于回过脸，虽然站在床边，依赖着窗外淡淡的月色，她也根本无法看清他的表情。

“你就不能留下陪我？这样做，很为难你吗?”鼓足了勇气，她再次拽住他的臂膀。

“你刚才不是让我滚吗？让我永远别再回来。”

“你明明知道我说的是气话，何必又来作弄我？”

“睡吧，有时间我会过来看你。”他还是决定离开，没有任何缘故，只是觉得应该离开。看着他的背影，她茫然着，空落落的感觉填满胸腔。她一遍又一遍反复问着自己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从一开始她就对自己说绝对不能爱上他们兄弟二人，尽管他们都是这样的与众不同。她只知道命运不允许她爱上他们，她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她以为自己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她以为自己可以轻松地控制情感、她以为自

己不会被任何男人打动，可是事实证明，她真的失败了，一个男人不但进入了她的内心，而且深深驻扎在内，她曾经试图将这根插入心脏的刺拔出体外，可是却发觉越是挣扎那根刺便陷得越深。

倒在床上，她迷蒙的思绪混乱不堪，试图从自己的举动中分辨出对错，可是脑海中翻来覆去却只有一个人影，聪明的她知道自己已经无药可救，含着泪她寻找逃脱的途径却一无所获，最后只有在迷乱的思绪中噙着泪水昏昏睡去。

徐曼音精神恍惚地坐着，对于傅一平絮絮叨叨的话没有任何反应，这两天她就像换了个人，不但没有了往日颐指气使的态度，就连最基本的傲慢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傅一平对她的一反常态早就看在眼里，虽然在他的一再追问下仍旧无法从她口中得到答案，但是那一夜她曾经表现出来的茫然和慌乱已经将恐惧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来。

雨桐也只是愣愣坐着，瞟着徐曼音呆若木鸡的模样她束手无策，两天前夜晚那个打断她和林宇文亲密的电话将她催到了这里，一进门她就看到徐曼音如疯癫般在屋内摔打着各式各样能够发泄的物件。她不知道什么事情能够让徐曼音如此反常，只是听用人们说徐曼音口口声声说家中有人故意作祟。劝阻下徐曼音，雨桐好不容易说服她平静下来，却无论如何从她口中无法得知事实的原委。她打定主意不向雨桐透露任何心事，不管雨桐怎样追问，她都只是托词更年期心情浮躁的正常表现。

无奈之下雨桐只好陪着她回到卧室，原本打算劝慰她好好休息，可是没想到一进卧室她便再度失魂落魄地露出无比恐慌的神情。她询问着，露出满面困惑，从未见过徐曼音如此惧怕。

徐曼音的眼神几乎是空洞的，直勾勾望着梳妆台她一眨不眨，就像那里有个什么妖魔鬼怪慑住了她的魂魄。雨桐完全不知所措，她本来就不太会安慰人，看到徐曼音这副模样，除了无奈地泪流满面外她根本毫无办法。

徐曼音的异常当然不是没有根源，当天下午她睡过午觉之后，习惯地走到梳妆台前打理头发，无意中瞥见一张信纸工工整整叠放桌上。她心里咒骂着不懂事的用人，竟然在她熟睡的时候不经允许进入屋内，一边漫不经心展开纸张阅览。熟悉的字迹跃入眼帘，这已经足以令她惊讶，而当她看清信上书写的内容和清晰的落款时，那种心寒胆战不由自主顶上胸口并迅速蔓延周身。

信上并没有过多的文字，只是简简单单几句问候的话语，让她心惊肉跳的自然不会是这寥寥数行极尽礼貌的问候，而是勾勒出那样字体的手笔和夺人眼眶的签名。她握着信纸的手止不住地抖动，内心的胆怯和恐惧在一遍又一遍地扫过信纸的同时也随之愈加深刻，可是，她终究是个不会轻易认输的女人，花费了不知多久的时间，她克制住内心的惶恐，强制性地甩开阴影平静下心态。

这封奇怪的信究竟是如何进入她的屋内，又是如何出现在她梳妆台前的？她不断地琢磨着，当然，这幢宅子里如今除了傅一平就只有用人，傅一平不会也没兴趣做这样无聊的事情?至于用人……她反复在脑海中翻腾，二十年来这幢宅子里的用人从来没有更换过，他们也早已习惯了徐曼音的霸道，别说他们根本没胆子和她作对，就算是大声和她说句话的能耐都没有。那会是谁呢？绝对不可能是外人！她交代过所有的下人，绝对不允许他们放任何一个她不认识的人进入叶宅，如果有人胆敢擅自闯入，光只是围墙四周精心圈养的几条大狼狗就足以令任何一个陌生的闯入者开销不了。

显然这是一个令她再头痛不过的问题，左思右想她也无法理清头绪，最后她决定逐一排除。排除了傅一平、排除了外来的闯入者，于是她还是决定将目标锁定在众多的用人身上，尽管他们都在叶宅工作多年、尽管二十年来他们谨慎劳作、尽管从来没有人胆敢违背她，但是在她眼中任何人都是不可靠的。

走下二楼的阶梯，她若无其事地让管家召集来所有的用人。没有人知道她想做什么，但是，只要听到她的声音抑或是看到她那张永远

冷酷无情的脸，所有的下人都会心惊胆战、忐忑不安。

逐一盘问之下她还是一无所获，所有的用人都能表述出午间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而且还有老管家为他们证明。徐曼音越想越迷乱，盘结在心中的疑问越堆积越复杂，如果在盘问这些用人之前她还算是有目标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她可以说是完全坠入茫然。

她垂头丧气地解散众人，原以为可以轻易查出真相，没想到事情竟然比她想象得更加复杂。也许她该回去再仔细看看那封信件，也许在那里面她可以寻找到更多的线索，想到这里她重新拾级走回二楼的卧室，推开房间她直接走向梳妆台，此时此刻，除了这封莫名的信件，任何事物也无法激起她的兴趣，可是当她走到梳妆台前时，又一次意外的冲击几乎让她完全崩溃。

那张信纸呢？她四下里搜寻了一遍不见踪影，又将桌角床沿重又翻查了一遍还是不见半点痕迹。见鬼！难道凭空失踪了？心头的怒火瞬间升腾，她气急败坏地冲出屋外，站在二楼的阶梯处她大声斥问着下面的用人："刚才是谁进过我的房间？！谁动过我房间的东西？！"所有的人都被她惊得发呆，就连老管家也不知所措地望着她愣神。

"你又发什么疯？没有你的允许，这屋子里谁有胆子进你的房间?"傅一平对她下午的异常举止一直冷眼旁观，刚刚感觉到屋内的紧张气氛略有消散，突然又被她莫名其妙发疯般的吼叫扰动心绪。实在看不惯她这样无缘无故地刁难下人，他终于挺身而出责备她的无礼。"你闭嘴！这是我的家，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我？！"她恶狠狠将吼叫转向傅一平。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我不知道你究竟为什么一个下午都像疯子般四处盘问用人，可是，他们刚刚在这里聚集着接受你的质问，在你回到卧室之前根本没人有时间、有机会上楼，谁能动你的东西？！"傅一平的话得到身旁众人感激的目光。

《欲望豪门》第八章(4)

徐曼音冷静了，傅一平的话的确是事实。没有她的允许，这幢房子里的人根本不敢私自闯入她的房间，就算果真有人吃了豹子胆，弄了一封信骚扰她的心志，也绝对没有时间在刚才进入她的房间取走那封信。

可是傅一平说得越是有道理，她的内心就越是恐惧，如果这一切不是这幢宅子里的人做的，那么……她越想越怕，越怕就越是挡不住紊乱的思绪，当一个又一个可怕的设想闪过她大脑时，她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压抑得她几乎将要窒息。

短暂平静后的爆发更加可怕，她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恐惧迅速向全身蔓延。也许发泄是战胜恐惧的最佳方法，毫无头绪的烦乱令她不得不用最原始的方式抑制胆怯和不安。

拨通雨桐的电话时她几乎是茫然的，空白的大脑中完全没有思想，她只知道自己的声音带着颤抖，也许是在雨桐面前她无需掩饰的缘故。放下电话，雨桐不假思索地扯起林宇文便往叶宅过来，徐曼音慌乱无助的声音在她耳边不停地回响。那时的夜已是十分深沉，走进大宅她只看到徐曼音毫无神采的目光呆滞而迟钝，口中还不停地念念着任何人也听不清的话语。宅子里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连傅一平也对她报以无奈的眼神，她只好决定暂时留住叶宅，两天下来陪着徐曼音同吃同睡，却始终没有听到徐曼音对她的任何解释，除了陪着徐曼音静静坐着，她和傅一平根本无可作为。

当林宇文被她一通接着一通的电话催促着回来时，她控制不住奔向他，同时听到徐曼音绵软的声音低低唤着林宇文的名字。

“妈，您怎么样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林宇文回应着走到徐曼音身边。

徐曼音看着他，眼中透着疲惫和憔悴：“宇文，我有话对你说，你跟我来。”她一字一句说着，单从神采便能知道这几日来内心所受到的

煎熬。

嗯！林宇文应诺着搀扶她由沙发上站起，听从她的要求陪着一起向屋外的小花园走去。

“你说这世上究竟有没有鬼魂?”走到花园中较空旷的地带，徐曼音顿住脚步。

“妈，您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林宇文有意嗤笑出声。

“你回答我！”徐曼音本来就不爱说笑，此时此刻更是没有心情与他逗乐，她的语气十分严肃，严肃的几乎是命令的口吻。

林宇文没有介意她的粗暴：“妈，这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魂呀，那都是骗人的。”

徐曼音沉默，显然她认同林宇文的话，可是却更加无法解释心头的疑问。

“你上次和我提到，见过之秋？”

“妈，我只是说看到一个人长得十分相像。”

徐曼音摇头：“我想也许并不是单单相像这么简单，你看到的那个人可能真的是之秋。”“妈，这……这怎么可能?”林宇文表露着意外，“您当初不是在警局确定了他的尸体吗？”

“其实……那并不是之秋的尸体，我当时一心想着成全你和雨桐，所以……”徐曼音轻描淡写着，似乎那并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情。

她本来对林宇文的印象是相当不错的，可是自他们蜜月回来之后她才感觉以前可能低估了这个男人，原本她想先打听清楚林宇文的性情为人，可是莫炎的办事效率低得令她咬牙切齿，这样的事情她又不方便交给别人。两天下来，叶之秋的影子不断扰动着她，单只是一封单薄的信纸就已经完全搅扰了她的计划和心志。她已经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叶之秋和那封莫名的信纸上，根本没有精力再去思考有关林宇文的任何问题。

“您是说，那不是之秋的尸体？那么，他……”

“宇文，这件事我还没有告诉雨桐，所以，我希望你能暂时保密。”这是徐曼音两天来反复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她仍然不希望雨桐介入，雨桐不可能给予她任何帮助，这孩子的性格和傅一平如出一辙，如果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也许反倒对她极其不利。

“嗯……可是妈，之秋是雨桐的丈夫、您的儿子。”林宇文闪现着无知困惑的眼神，那模样单纯得简直天衣无缝。

“你是不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对自己的儿子反倒不如儿媳妇?”徐曼音早就料到林宇文会提出这个问题，自然也会为此准备好足够有力的说辞，“说实在的，之秋对我并不好，虽然他是我的儿子，可是他从来没有当我是母亲，对我更是不管不顾。相反，雨桐对我却十分尊重，自我第一眼见到她，她就像亲生女儿一样对我十分关爱，所以我维护她。”

“妈，您不会是想告诉我，之秋真的没死吧?”林宇文的问话引来花园内的一片沉寂，徐曼音在想，她在脑海中不停搜寻着答案，如果叶之秋真的回来，绝对没有理由不回到这个家里，除非……可是，这又怎么可能? 她曾经一度为自己无懈可击的计划洋洋得意，根本没有人能够了解事实的全部真相，就连雨桐也对她的安排一无所知，难道……

她的思绪在迅速回旋，这个解不开的谜题已经让她接连两个晚上不能成眠。她并不是真的相信什么鬼怪妖魂，也不是被叶之秋的突然出现而吓倒，她只是不明白那封信的由来，不管送信给她的人是“死而复生”的叶之秋抑或是另有其人，这个人一定是对她的事情有所了解，才会用这种方式试图刺激她、骚扰她。如果是其他人这么做她倒并不害怕，说实在的也并没有什么事情、什么人让她真正害怕过，但是，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叶之秋……他是叶氏在法律上的唯一继承人，她就算有通天的本领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如果他知道了什么，也就意味着她二十多年来的心血将付诸东流。

再看看面前的林宇文，他显然比叶之秋更加历练，至少她从来不曾在叶之秋眼中看到那样深不可测的笑。但是眼下的她似乎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不是林宇文就是叶之秋，她必须从中做出判断。

《欲望豪门》第八章(5)

至少，林宇文会比叶之秋更加真心地对待雨桐，也更加容易被雨桐所控制。最后，她在心里做出了决定，短短的时间内要做出这个决定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她是徐曼音，所以，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吓倒她、可以为难她。

“目前为止，我还不能确定，但是两天前我收到了一封由他署名的信件，从笔迹上看的确是他……”徐曼音说了一半又顿住话题，她不该对林宇文说得太多。

“这怎么可能?”看表情，林宇文已经尴尬困惑得无以言表，“怎么可能?”他反复念叨了数遍才从恍惚中略略清醒一些，“如果他回来，为什么不直接回叶宅？却要这样偷偷摸摸的呢？如果他真的回来了……我和雨桐……”

“宇文，虽然他们也曾经正式举行过婚礼，但是你们才是真正的夫妻。我相信，雨桐的选择也一定只会是你，我也只会承认你和雨桐。”徐曼音并不担心这一点，她很清楚叶之秋根本不喜欢雨桐，所以，就算他真的回来也绝对不会纠缠于此。

她再度陷入思索。花园内再次陷入一片死寂，只有几只燕雀飞过树枝传来扑腾羽翼的声响。良久，徐曼音终于开口：“宇文，我决定把叶氏的股份转让给你10%，这样，即便之秋真的回来，取走已经由雨桐继承的股份，你和他也具有同等的权利。”她当然不想前功尽弃，这是她二十多年来的心血和布局。

林宇文似乎并不了解她的心意，单从表情上看，对于这个提议他显然觉得可笑：“妈，我想我并不需要什么叶氏的股份。”

“不是你需不需要，而是你必须拥有，我已经准备将叶氏交给你来打理，雨桐毕竟是女人，心肠太软，她不适合也没有能力支撑这么大的家业。”徐曼音斩钉截铁。

“可是妈，林氏的事已经让我分身乏术，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料理叶氏。雨桐很聪明，我可以慢慢教她，再说，如果之秋真的回来，不是还有他吗?”林宇文这两天一直十分谨慎，他知道徐曼音找人了解他的一切，他不知道自己的聪明是何时无意间流露在她面前、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令她突然心生疑窦，此刻的交谈又是否会是徐曼音对他的刻意试探？好在一直以来他都在外人面前保持着神秘感，否则还真是轻易让徐曼音探得他的习性。

“我信不过他！”这是徐曼音毫无迟疑的回答，“他不能给我和雨桐带来幸福，除了花天酒地他一无是处。”

林宇文注视着面前的女人，她的确相当了得，在经受了这样的惊吓后，居然还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她当然信不过叶之秋，如果他没有死却迟迟没有现身来见他的母亲，那只能说明他已经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如果他根本就已经死了，那么一个死人，就更不存在信任的问题。

“妈，可是他毕竟是您的儿子，是叶氏理所当然的法定继承人……”林宇文在她面前不免显得稚嫩，可是越是容易被轻视的对手就越是容易造成威胁。

徐曼音从一开始就低估了他，而现在却又因为叶之秋的“死而复生”不得不放下对他的戒备。毕竟他还是一个乳臭为干的孩子，在她眼里，顶多不过是偶尔玩玩小伎俩的毛孩。

“这件事我会处理，你只要准备好接收叶氏10%的股权就可以了！”她粗暴地打断他，她现在需要更多的时间盘算后面的事情，一切的计划都有可能因为叶之秋的“死而复生”而发生改变，原先的安排她必须做好相应的调整，不管这个“复生”是真是假，她都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去应付这个显而易见针对她而来的“隐形人”。

林宇文缄默，他没必要再开口，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当然是越沉默越好。但徐曼音的话似乎还没有说完，她刚刚张嘴想要继续说些什么，就听见雨桐从房子里一面向他们这边奔来，一面呼唤着他们。她

立刻咽回嘴边的话慎重地对林宇文说道：“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记住，别在雨桐面前提起之秋的事情！”

《欲望豪门》第九章(1)

安妮满面笑容送走一位贵妇，转身信步走回店内却不由自主想起叶之秋，自从那夜之后他再没有来过，难道当晚的事情真的让他产生了什么误会？想到这里她的笑容郁暗下来，原本灿烂的心情突然浮起漫天阴云。

他给她的感觉总是若即若离，为什么从来看不出他真正的心思？她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姑娘，可是却莫名其妙地被他所吸引和诱惑。比起林宇文的礼让，他显得霸道跋扈许多；比起林宇文的冷静，他有时显得过于冲动；比起林宇文的温文，他根本让人感到放纵；比起林宇文对她的执著，他似乎完全不把她放在心上。可是不明根由的，他总是让她无缘无故地勾起思念。正在漫无目的地胡思乱想，突然一个冰冷得足以刺穿脊背的声音由她头顶传来。

“哟！是叶太太呀，您可是贵客加稀客，今天怎么有空光临小店呢?”收回游走的思绪只不过是在瞬间，她闪着光华的大眼睛透着晶亮亮的聪慧和美丽欢迎着来人。

“我再不来，你恐怕都已经把我给忘了吧?”徐曼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踱到她的面前，一边四下里打量着，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

“瞧您说的，我怎么会呢？有您这么大的主顾光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安妮笑盈盈地扶她坐在一张围椅上，“我这儿可是小本生意，简陋得很，您千万别见笑，委屈着坐会儿吧。”

“嗯！我可没心情坐，我是特地来问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徐曼音没有笑脸，这并不足为奇，除了雨桐之外，根本没人见到她笑过。

安妮睁着诱人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着：“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呀？我有点不太明白。”

“我问的是叶之秋！”徐曼音的脸色更加阴沉，“我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女人，不过最好别在我面前耍什么小聪明，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瞧您说的，”安妮咯咯乐着，“我可都是遵照您的要求去做的呀，更不敢在您面前耍什么小聪明了。”

“那叶之秋究竟是怎么回事？！”

“什……什么怎么回事呀？不是一切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吗？您可不能把责任都推在我的身上呀！再说，之秋是意外身亡可是警方判定的，您没必要找我做替罪羔羊吧?”安妮到底是游戏于名流商界的老手，徐曼音这样的把戏对她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徐曼音原本就是想吓唬安妮，看看能否从她口中得到想要的答案，见她一副委屈的模样，徐曼音猜想此事可能真的与她无关。“你真的照我吩咐做了吗?”仍然不死心，徐曼音决定最后再试探她一次。

“MyGod！叶太太，当初可是您让我勾引的之秋，让我无论如何想方设法让雨桐误以为我和之秋有暧昧关系。也是您让我在他和雨桐的新婚之夜将他骗上游艇灌醉，而后您再找人……”安妮表露着焦急，口中滔滔不绝地翻腾出往事。

“好了！我没让你说这些！”徐曼音愤怒地制止住安妮继续脱口而出的话。

可是安妮仍然没有停口的意思：“叶太太，不是我要说，这可是您逼我说的！您可别指望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我不过是被您利用的棋子，更何况真动手的人也不是我，我是绝对不会替人背这样的黑锅的！”她故意越说越急躁，脸上还流露出愤然的表情。

看来她真的不知道！徐曼音在思索，如果她的确与此事无关那么也就没有再逼问她的必要。

“你亲眼看到之秋出事?”徐曼音转换着话题。

安妮轻哼一声：“我才没那么冷血呢！灌醉他，我就走了，毕竟他对我不错，要不是为了钱我才不会做这样的傻事！”她说着睨了徐曼音一眼，继续说道，“真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这么狠心，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要害！”

“这是我的事，与你无关！”徐曼音提高语调，显然对安妮刚才的评价极度不满，但是她又迅速地恢复平静，这种无关痛痒的话对她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又何必气大伤身？

“好吧，我走了。你放心吧，我不是来推卸责任的，只是过来给你提个醒，叶之秋可能并没有死，而且，很可能知道了我们当初的设局，你自己当心着点！”

“他没死？……”安妮脸色一郁，沉吟片刻突然咯咯一乐，“我怕什么？这件事本来就与我无关，我不过是得人钱财为人办事而已。俗话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之秋这么聪明的人难道还分辨不出好坏?”

徐曼音由鼻息间透出不以为然：“你也知道之秋聪明？那你又知不知道他的报复心理向来很强？尤其是，最恨欺骗他的女人。如果他知道你欺骗了他的感情，你猜他会怎样对你？”

“呵呵，我再怎么欺骗他，也不过是骗了他的心而已。而您呢？您骗的可是他的命呀——哪个问题更加严重，这个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吧?”安妮阴阳怪气地笑着。

徐曼音居然被她的话惹怒，多少年来只有人令她不满，却没有人能够将她惹怒。这个女人实在是有些手段，好在她的出身并不高贵，否则她将成为一个十分厉害的对手。

“我只是想提醒你，万一有机会见到他时，希望你不要被吓破了胆才好！”徐曼音不想在这里发作，不管怎么说自己也是名门望族，和一个开着小服装店的小老板在众目睽睽下发生争执当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

除了压抑下怒火徐曼音没有别的办法，她冷冷地抛下一句话装作若无其事地离开安妮的时装店，可是心里还是忍不住为安妮的话有些颤抖。如果之秋真的活着、如果之秋真的了解事情的真相、如果之秋真的回来找她，她该怎么办？他会不会报复？他会不会因为她是他的母亲而谅解？

徐曼音怀着满腹郁结离开，安妮的心情也并不舒畅，徐曼音的话久久萦绕在她耳边无法释怀，他是否真的会因为她曾经的欺骗而耿耿于怀？一直以来她都只是他众多女人中的一个，但是一直以来她都以为他对她最为依赖、也最为信任，他在她面前总是毫无保留、也时常洋溢出少有的喜悦和孩童气息，可是直到不久他的离奇失踪之后，她才知道原来他并不姓叶，也直到那个时候，她才了解原来他并非真正玩世不恭。他的心里究竟还隐藏着多少东西？他还有多少是不为她所了解的？他又是如何在徐曼音的精心策划下“死里逃生”的？这一切的一切她都无法洞悉。

“我可真是笨，他能够把叶氏打理得井井有条，又怎么可能是个简单的角色?”她轻声念叨着。

“嘀咕什么呢?”充满魅力的声音由身后打乱她的思绪。

“之秋！”她意外地瞪大双眸不自觉得瞟向店外。

“你在瞧什么?”叶之秋随着她目光投去的方向睨着，嘴角习惯性地扬起笑，“找徐曼音吗？”

她的眼神更加惊讶：“你、你怎么知道？……”

“今天生意看上去很冷清。”叶之秋不经意地瞄着架上的衣服，“这里的衣服根本不合徐曼音的胃口。”

安妮没有回答，看着叶之秋，她的内心有些恍惚，她不知道自己一旦开口是否就会被他抓住什么把柄。

“怎么成哑巴了?”叶之秋转过瞟着橱窗的目光扫向她。

“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徐曼音来过这儿的?”她明显地感觉到他不是无意而来，不论她心中确认如何真爱着他，她也绝对不会在任何男人面前低头。

《欲望豪门》第九章(2)

“为什么你总是不能以诚待人呢？我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可是你却始终选择放弃。”叶之秋冷冷地说着。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以诚待人?”安妮不知该如何为自己辩解，因为她的心中确实有愧。

“难道是徐曼音的品味变了？什么时候她也喜欢上时尚的衣服?”他灼灼的目光如电般击穿她的眼瞳，仿佛在那下面根本藏不住任何思想。

漫无边际地调侃却隐隐藏着深入其间的含意，安妮当然听得出来，她知道他一定是看到徐曼音来过这里。“她要来这里我怎么挡得住？她也不是第一次找我了，当初为了让我离开你，她可是来过无数次，怎么那个时候你不管，现在倒认真起来?”她顿了顿，毫不示弱地故意做出不满的情态，“你居然监视我，这也太过分了吧？！你说我不以诚待你，难道你就对我真诚吗？”

“我对你不真诚?”叶之秋发出一声嗤笑，“你是第一个知道我活着的人，难道这还不算真诚？”

“你这样到处乱跑，就不怕被你父亲痛骂吗？你知不知道徐曼音已经在猜测你是否仍然活着?”她避开不利的话题带起调笑的意味。可惜，她的放松并没有让他转变态度。

叶之秋带着冰凌的目光仍旧如利刃般射入她的眼眸、剜动她的心窝：“难道这一切不是你告诉她的吗？”

安妮怨愤着，她原本想用轻松的态度化解眼前不和谐的气氛，却没想到叶之秋居然毫不退步，没有办法继续面对这样一副弥漫着恶意的面孔，她平静着内心的怒火，对他挑衅的目光视若无睹。

“叶之秋！你够了吧！你想怎么样？！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好了，没必要这样夹枪带棒的！我这个人笨得很，也听不懂你这样充满寓意的话！”

叶之秋映在玻璃窗上的英俊面庞瞬间沉郁，原本冰冷而毫无感情的语调突然变得霸道而愤然：“我只想知道，那天晚上你带我上了游艇之后去了什么地方？”

安妮面对着店门口，不但看清叶之秋的表情，同时也看到了不知何时重新站在店门外的徐曼音。这样的场面对她而言无疑是极大的挑战，她不知道叶之秋这么问是出于什么目的，怎样才能让叶之秋了解他身后发生的一切。

“我……你喝醉了，我想办法到处找人，希望把你弄回家去，没想到回来时……就看见……”她说着，有意将头隐藏到叶之秋宽厚的肩膀后面，以便向他递送眼神。

“是吗？！只可惜我没有听母亲的话和你断绝往来，对我下手时你还真是不留情面，怎么？害死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叶之秋无视她的目光，更像是有意回避她投来的眼神，恶狠狠、冰凉凉的语调几乎将要把她吞噬。他早就透过玻璃橱窗看到徐曼音的身影，没想到这个女人居然也看到了他，刚才两部车子只是瞬间擦过，竟然引起了这个女人的注意。

安妮的后襟已经被细密的汗珠渗湿：“你不要平白无故地冤枉我，就连警方也判定那件事情纯属意外，说话可是要有证据的，否则我可以告你诽谤！”

“哼！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拿到证据的，查不清这件事情我还有什么脸面回去见我母亲？！你就等着进监狱吧！”叶之秋恨恨抛下话，转身迈步就往店门外走去，却在抬眼看到徐曼音的同时露出难堪的表情。

“妈……”

徐曼音凝视着他，那双如死神般摄人心魄的眼睛一眨不眨探入叶之秋的眸中。他们的对话她听得一清二楚，叶之秋不回来见她，是因为想要查清事实的真相？他怀疑谋害他的人是安妮？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虽然是她布的局，可是由始至终都是由安妮出面，叶之秋向

来粗莽的性格倒是极有可能怀疑到安妮身上。想到这里，徐曼音阴沉的脸上终于浮起笑容，探手抚摸着叶之秋的面庞，语调中洋溢着少有的喜悦："之秋，你……没死……"

透过叶之秋肩头的空隙，她看到安妮在身后扫过不屑的一瞥。这个安妮始终对她的事情知道太多，留在世上终究对她威胁太大。

"妈……"叶之秋依然沉默，除了这两声轻唤之外，他没有任何表述。他不想和徐曼音比较谁的演技更加优秀，他知道这样的结果只会是自讨苦吃。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徐曼音是如何做到的，她的眼眶中竟然噙上泪珠，语调中居然带起哽咽和抽搐，"我的孩子，你……还活着！"她扑到叶之秋身上，大把大把的泪水开始浸湿他衣服的前襟，"快告诉妈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安妮简直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这个正在为儿子的重生万分喜悦的母亲，就是过去那个在她面前张扬着要将儿子置于死地的女人。她此刻才知道为什么叶之秋如此顾忌徐曼音，原来她们根本就不是一个起跑线上的对手，和徐曼音相比，她简直就是初出茅庐的?稚园插班生。

"妈，您别这样。"叶之秋还是一如既往，他对徐曼音特殊的温柔恐怕没有第二个女人可以享受。

徐曼音扬起已经泪痕盈面的脸庞："之秋，你还活着，为什么不回来见妈？为什么要偷偷给妈送什么信？害得妈还以为有人故意捣乱。"她一句接着一句不停地追问，丝毫没有给叶之秋回答的机会，"走，跟妈回家去，咱们回家慢慢说，妈想好好听听你这大半年的经历。"

拉着叶之秋，徐曼音再度离开，可是却在不经意间流下杀气腾腾的一瞥令安妮不寒而栗。安妮呆呆地站立着，她已经被刚才可谓"触目惊心"的一幕所震憾。一直以来，她都为自己时常虚伪的表演作呕，没想到今天的徐曼音不得不让她感叹望尘莫及。叶之秋果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没想到一年多来对他的了解居然不过是冰山一角，他的

真性情究竟是怎样的？她的心里越想越迷茫、越想越沉闷，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喜欢上一个完全无法让她了解和掌握的男人，他对她的态度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继续着胡思乱想，她的思绪在一团混乱中被手机铃声扰动，她心中正空洞地失去知觉，无心留意来电显示上的号码，接通电话木讷地回应着。

“爸！”当另一头的声音传来，又一次意外让她吃惊不小。收拾起游离的心神，她静静倾听着电话另一头的声音，直至等待对方将话说完，她才开口，“爸，我近期可能不方便过去，我担心徐曼音会盯上我。”

电话的另一头不知又说了些什么，之后她继续回答：“她已经见到之秋了，就在刚才、我这儿，她很可能会对我不放心，如果我现在过去找您，我怕会被人盯上。”

又是一阵倾听，这一次她没有马上回答，而是犹豫片刻后说道：“他不会的……，我相信他……”伴随着她尚未落下的语音，对面的人显得有些激动，愤怒的声音让安妮不得不将电话与耳朵拉开一定的距离。

“爸，您说什么？这……这怎么可能？”安妮的眼神中已经满是慌乱，“怎么会这样？他们……他们究竟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这……太可怕了……”

《欲望豪门》第九章(3)

宽敞明亮的厅堂如此熟悉，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大房子仍旧如此熟悉，叶之秋习惯地一面泡着功夫茶，一面和徐曼音聊天。他口中的“死而复生”是如此平淡，就像行云流水般波澜不惊。故事中他仿如天助般在酒醉之后不省人事，除了迷蒙中知道游艇着火外，他几乎再也没有什么明白的事情，醒来之后他却奇迹般地活着，只不过随波漂流到了不知名的小鱼港。“那你回到台北为什么不回家呢?”徐曼音对于他的重新出现有着满满一脑子疑问，但是，她知道盘问出真相绝对不能操之过急。

叶之秋当然明白徐曼音在安妮时装店内去而复返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看见他坐在林氏的轿车内与她擦肩而过，她也绝对不会对他的“重生”如此紧张。他继续淡然地描述着，那口吻、那态度、那神情，就仿佛根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

“我刚刚回到台北就忍不住给您留了封信，知道这样很鲁莽，可是却禁不住我对您的牵挂。”他讲述着如何辗转回到台北，为了能够暗中查明那个要将他置之死地的人，他决定暂时不显露身份。毫无疑问，要有落脚之地，他第一个想到林宇文，没人不知道他和林宇文不言而喻的亲密关系，“可是当我知道宇文正在追求雨桐时，我决定先不让他知道。”他的冷淡证实了雨桐在他心目中根本毫无地位，“他们俩很相配，我不希望因为我的出现而坏了宇文的好事。”

“可是你的确一直住在林家，你刚才坐着的就是林董事长的专车。”如果这个细节也能解释过去，徐曼音认为一切都已经不再复杂。她自认为十分了解叶之秋，以他的个性所有的解释都合乎情理。叶之秋的反应依旧淡漠，这是他一向的性情，徐曼音是唯一能享受到他关切和温柔的女人，没人不知道他是孝子，可惜在外人眼中除了徐曼音之外，他似乎对任何女人都不会忠诚。

“我无意中遇上了林伯伯，他听了我的讲述之后劝说我住进他一处单独的别墅中，并且答应我暂时不和宇文提这件事情。”

“所以宇文至今不知道你还活着?”徐曼音看似询问，其实是在暗暗下着定义。

“是的。”之秋扬了扬眉，“妈，我本想等查清真相再回来见您，没想到……”

“孩子！”徐曼音激动地握住他的手，“只要你活着，就是妈最大的幸福，妈不要你再查什么真相，妈不想再失去你，你必须答应妈，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她不能再让他这样查下去，回忆刚才在安妮店中二人的一段对话，显然叶之秋已经怀疑到安妮的身上，这个女人精明得实在让人感到不可靠，如果再让他这样查下去难保不会从安妮口中透出什么风声。

“可是，妈，我总不能就这样放过那个要害我的人吧?”叶之秋的性格向来是有仇必报。徐曼音狠狠地呵斥：“你还当我是妈就要听话！从今往后不许你再查这件事情，我不希望你再有任何危险！”她知道这样做是最有效的，因为叶之秋最怕惹她生气，只要她放下脸来不管多无理的要求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二十多年来她总是正确的，叶之秋果然不再坚持，他以沉默的方式接受了她的命令，而后的时间便是二人静静地品味着茶香，各自怀着不为人知的心思相对而坐。

“妈，我回来了……”伴随着轻快地呼唤，雨桐携着林宇文奔进屋子，“你……”却在看到叶之秋的刹那险些晕厥过去，她圆睁的双目和张大的嘴就像电影中的定格般静止不动。

叶之秋还是那样扬着嘴角：“放心吧，我不是鬼，不会吃了你。”他对她的态度和半年之前没有丝毫差别，虽然她已经当了叶氏半年的家，虽然她已经是林宇文的妻子，可是在他眼中她仍然是个乡下姑娘，一个土得掉渣的乡下姑娘，他认为这是本质上的问题，绝对不会因为环境而发生任何改变。

林宇文放开被雨桐拉扯的手臂，带着满面惊喜，他径直走向叶之秋，眼神没有一分一秒离开过叶之秋的面部。迎着他，叶之秋站起坐在沙发上的身子，同样一言不发注视着他。

“臭小子，你是活人呀！哈哈……”时间静止了瞬间，林宇文抡拳重重捶在叶之秋的胸前，“我就知道你死不了，这么容易死就不是我的好兄弟了。”

“你小子真够能耐的，居然登堂入室做了我妈的女婿！”叶之秋眯着笑眼瞟向雨桐，“连我的媳妇也不放过，还真叫够兄弟！”

雨桐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男人就连笑的模样都那么令她厌恶，而林宇文尴尬的面庞上则浮起一丝微红，他回身瞄了一眼不悦的雨桐，靠近叶之秋耳边轻声嘟囔道：“我们出去说，好吗？”

“为什么要出去说？有什么不能当众说清楚的吗?”叶之秋的话极其不给面子，但是脸上却洋溢着对林宇文的友善，这不但令雨桐意外，就连徐曼音也觉得罕见。

“咱们出去说，别在这儿打扰?们休息。”林宇文坚持。

叶之秋笑了，这一次，他的笑豪放而大气：“去你的！少给我来这一套，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

“之秋！”林宇文的神情开始严肃，不似刚才那样随意而放松。

“哈哈，得了吧，难道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雨桐是你的老婆，我才不会同你争呢，如果要争，我早就回来了。不过，咱们兄弟俩做事可是向来互惠互利的，我不抢你的，你也不要和我争！”

他们俩为了安妮已经争执不是一回两回，其实，叶之秋并不想和林宇文争吵，可是不知为何，每次林宇文都会因为安妮和他发生冲突。他们从来没有为别的事情发生过不愉快，虽然他们不是一起长大，可是自从十几年前林宇文的父亲将他们的身世和关系告诉他们之后，两个人的感情就好得如同一个人似的，他们时常开玩笑地解释这是兄弟间的心灵相通。只可惜独独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无法通融，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爱情没有礼让？叶之秋的弦外之音只有林宇文明白，那

意思让他放弃对安妮的纠缠。林宇文虽然不方便在两个女人面前明言，可是他必须把心中的意念向叶之秋澄清。

“之秋，虽然我们兄弟情深，不过桥归桥、路归路，不到最后一刻我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事情。对于这一点，你我兄弟是一样的，没有必要让我多说什么了吧。”

“别总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你虽然聪明，不过越是聪明的人，就越容易犯致命的错误。事情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没有谁可以保证任何人或任何事一成不变。”叶之秋的话音落下，两个人同时凝结起双眉陷入沉默。

雨桐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她完全没料到他们的关系居然如此亲密，更是听不懂他们对话中的含意。此刻的她一心只想着如何面对叶之秋，不知道这个向来对她嗤之以鼻的男人会用何种方式解决她和他之间的关系。

“你们在说什么呢？哪里就复杂成这样?”就连徐曼音面对此刻的情形，也不得不拂上鲜见的笑容，“宇文，之秋是我的儿子，他的心事我最清楚，他的事情我也能够拿得主意。你和雨桐的婚事是算数的，他是不会和你争的。”很明显，她对两人的对话产生了误会，“之秋，你说是不是？”

“妈，您始终还是最了解我。”叶之秋解开深凝的双眉，目光却没有离开林宇文，“宇文，你不介意我回到叶宅吧？”

“怎么会？这本来就是你的家……”林宇文愉快的回答被旁边的手机铃声惊扰，来电显示上的号码让他双眉不自觉得微微轻凝。

《欲望豪门》第九章(4)

“怎么？是老爷子?”叶之秋看在眼里，淡淡一笑。

林宇文打着手势避到一旁接听，这边留下叶之秋抽眼睨向旁边失神的雨桐：“不错，最近更加漂亮了，宇文是个体贴的好丈夫，能够嫁给他是天大的福气，你要好好珍惜。”

雨桐还在痴愣，她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叶之秋的话吹入她的左耳，却又飘荡出她的右耳。看着两个同为她合法丈夫的男人同时在她面前出现，她的心里总是有些恍惚。

“妈，之秋，”林宇文的电话短暂而迅速，“爸有急事找我，我必须先回去一下。”

“好呀，我们快走吧！”雨桐如获大释，拉起林宇文的手就往屋外扯。

“雨桐，不行。爸要和我谈正事，你去不方便。”林宇文拂下她的手，“你在这儿和妈一块吃晚饭吧，我回头再来接你。”他闪开雨桐求助似的目光，转向叶之秋，“之秋，帮我照顾一下雨桐，我快去快回。”

无论如何这样的相处始终尴尬，雨桐如坐针毡地吃着晚饭竟连眼皮也不敢抬起，她担心会遇上叶之秋那凌厉的眼神，担心被他揪着机会冷言相讥。但是一切并不如她所想，叶之秋只是和徐曼音简单聊了数句就再没有更多的话语。也许这样难受的晚餐只有在她刚刚来叶家时才“享受”过，那时的她也是顶着痛苦和煎熬，将送入胃中的食品化作不良的消化物沉积在腹中的。

晚饭后，徐曼音二话不说便要回到卧室，雨桐迫不及待地想跟随她一同上楼，可是却被她阻了回来：“雨桐，之秋刚刚回来，你陪他多坐一会儿，我身体有些不舒服，先回房间去了。”转而，她又朝向叶之秋：“之秋，你在这儿陪着雨桐吧。”

“行！您休息去吧，我在这儿等着宇文。”叶之秋答应得爽快利落。

徐曼音很不喜欢看到宇文和之秋如此亲密的关系，她要掌控任何人，包括这两个已经拥有足够能力的男人，她可以掌控任何人，她在当年就曾经实现过。他们过于亲密的关系让她有些不安，如果这两个男人联手一气，不知道她的目标是否会因此破灭，男人的弱点她了如指掌，只是一个女人就足以让他们反目成仇。

丢下雨桐和之秋，她慢悠悠走回卧室，在生活中她做过无数次导演，这一次，她要想方设法让这两个男人……

“怎么站着发呆呀，林家少奶奶?”叶之秋半带着嘲笑的意味，“我这个人不会真的像个恶魔吧？如果真是这样，你当初怎么会愿意嫁给我呢？”

雨桐哽着咽喉，在叶之秋面前她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压力，当初他们的婚姻只是一个弥天的笑话，他为了满足母亲的要求，而她则是为了让父亲脱离那个穷乡僻壤。就像是生意场上一笔微不足道的交易，那个婚姻只是各取所需的产物。“你不用在这里挖苦人，我们的婚姻是怎么回事，你我心里都有数，既然你根本不喜欢我，又为什么要回来骚扰我的生活？！”

“笑话！这是我的家，你住不住这里是你的事情，我回不回来是我的事情。”叶之秋扬身走到雨桐身旁，嗤笑着隐含浅浅轻薄之意，“你总不会是担心自己在我和宇文之间会不知该如何选择吧？如果是因为这个，你大可放心，一直以来我对你都没有太大的兴趣，这一点你应该十分清楚。”雨桐再度哑口，她甚至痛恨自己总是如此口拙，面对他人的肆意攻击总是无可奈何，而叶之秋却盯着她因气恼而涨红的面颊，再度扬起不屑的嗤笑，“更何况，宇文是我的好兄弟，我叶之秋还不至于要和兄弟抢女人这么没出息。”

“你放心！只要你别来打扰我和宇文的生活，我对你的一切都不会感兴趣，更不会介入你的任何事情！”雨桐终于撑起勇气。

“是吗？好啊！说实在的，我并不放心你这样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人来打理叶氏，既然你声称对我的一切都没兴趣，那么，从明天起我收回叶氏总裁的位置，你把这半年来的经营情况和业绩资料收拾一下，我要听听你的详细的工作汇报！”叶之秋语音刚落，林宇文已经从外面回来，“好了，你的男人回来了，我护花使者的任务已经完成。”他扫过林宇文，踩着优雅的步子一边走向三楼的卧室，一边满不在乎地继续说着，“另外，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找个时间去把离婚手续给办了。”

“总裁，佳琦小姐来了。”莫炎一个上午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好不容易遇上像雨桐这样好侍候的老板，没想到叶之秋这个噩梦居然去而复返，不知道叶之秋会不会从这半年的事务中挑出他的什么毛病。

叶之秋双眉一凝，这个上午他过得实在不轻松，所有的大小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得到他“死而复生”的消息，也都在第一时间挤入叶氏大楼寻求对他的采访。调集了所有的保安，他才拦阻住如潮的人流，可是耳边却没有一刻清静过，楼下的喧哗和吵闹居然隔着十几层楼也隐约可闻。

佳琦是古怪唐吉的独生女儿，却有着明快活泼的性格，台北早报的新兴主力记者。叶之秋和她的交往并不多，只是在林宇文的办公室里凑巧见过她几面。不用问，她此来的目的和其他媒体记者没有任何区别，可是她的身份却不能让叶之秋向拒绝其他记者一样拒绝她。

“让她进来吧。”叶之秋知道自己今天是躲不开这场“劫难”，“只许她一个人进来，告诉她，我拒绝任何拍摄，否则，就让她也在外面同那群家伙待着好啦！”

莫炎有些为难，他知道这位唐家大小姐是个耍赖的高手，要想打发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叶之秋的吩咐他又不能不遵照。很显然，他在发呆，而这短暂的呆滞已经闪入叶之秋的眼眸。

“你还不去？！”叶之秋的口吻略带不悦。

莫炎无奈地折回："总裁，佳琦小姐的脾气您不是不知道，我怕挡不住她。"

叶之秋狠狠白了一眼莫炎："连个小姑娘都应付不了，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部门经理！"他嘴里虽然不满，可是莫炎的话却是事实，如果挡不住佳琦反倒会让其他记者也借机拥入。无可奈何，也许只有他的出现才能平息这席卷而来的风波。扬起坐在大班椅上的身体，他大踏步走下叶氏的一楼大堂。

一阵哗然，当他出现在媒体前的瞬间，所有的闪光灯几乎同时亮起，他眯缝起被一道道刺眼的光线照射得无法睁开的双目，撇开正对着众多媒体的面部，动作毫无意识，却冷酷地显示出与生俱来的优雅和魅力。

"之秋哥！"一个清亮动听的女娃声音由人群中传来，伴随着轻快的跳跃由乌压压的众多脑袋中吸引着叶之秋的目光。

唐佳琦，一个清秀活泼浪漫的女孩，他失踪之前虽然和她打过几次照面，可是却并没有给他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当时的她才刚刚在业界崭露头角，凭借着永不放弃的精神得到众多的认同和肯定，但是她实在太过孩子气，在他看来，她其实不过是个比其他人更有朝气的小女生。

叶之秋并没有马上和她打招呼，擦过她的身旁竟连正眼也没有瞧上，他扬着浑厚深沉的嗓音，对着被保安们死死拦住的媒体记者："你们都回去吧，没什么可采访的，我没死，从来就没有死过，事情就这么简单。你们知道我的脾气，就算耗上一个月我也不会接受任何采访，你们刚才不是都已经拍照了吗？那个足够交差了。不用再浪费时间，都回去吧！"

人群还在骚动，虽然这些人都了解叶之秋的性格，可是没有人愿意第一个离开，于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个个都杵着没有动弹。

《欲望豪门》第九章(5)

“走！我们走！”佳琦轻轻一招手，领着身后几个跟班带头离开，其他人都知道佳琦的身份，见她也不能接近叶之秋，相互使着眼色，轻声嘀咕了几句，也都陆续跟着离去。莫炎凑上叶之秋身旁嬉皮笑脸着：“唐小姐还真是聪明。”

叶之秋斜瞄着他：“是啊！别瞧人家是个小女孩，比很多上了年纪、有过见识的男人强多了！”

回到办公室门前，看到秘书一脸怪异盯着他，张着大嘴却似乎欲言又止，他顿住脚步，这才留意到这个莫名其妙的女人，从刚才一踏入办公室他就对这个女人的每一个举动都感到十二分的不满，可是一直纠缠不清的事务竟然让他忘了这件事情。此时再次留意到她，刚才的疑问再次涌上心头，侧首，他问着紧随身后的莫炎：“她是谁？”

“她……她是……是您的……秘书。”这是为雨桐挑选的秘书，雨桐喜欢老实巴交、不爱言语的人，而叶之秋却喜欢干练利落、思绪敏捷的人，能合上雨桐胃口的，一定不能让叶之秋满意，他怎么可以把这么重要的问题给忘了呢！他使劲拍着脑袋。

“我秘书？！”叶之秋圆瞪的双眼让莫炎倒退两步，他再次瞟了一眼面前这个不用问就知道笨得可以的女人，“莫炎，你是不是老得有些糊涂啦？这样的人也敢给我做秘书？！”

“不，不是，叶总，我……这个秘书是找给傅总的，不知道您回来，我……还没来得及换。”莫炎吞吞吐吐解释着，“一会儿我就给您另选一个。”

“哼，真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秘书！”叶之秋低声轻嗤着推开办公室的房门，却又为眼前的一幕震惊，佳琦不知何时已经大大咧咧坐在他的大班椅上，正悠闲摆弄着他的电脑。

“你在干吗？！”他大声呵斥着三步并两步冲到佳琦面前，劈手关掉显示器电源：“谁让你进来的？！”

佳琦丝毫没有心理准备，被他劈头盖脸的举动和质问惊得愣住：“你干吗这么凶啊？我就这么走进来的，又没人挡着我。”

“莫炎！”叶之秋气得几乎喷火，身后的莫炎紧踩着步子险些绊倒，不等叶之秋开口说话，他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叶……叶总，我一会儿……一定……一定处理这件事，你放心。”

“一会儿？现在就去！我什么时候允许秘书这样随随便便放人进来过？！”叶之秋的声音虽然不大，可是严厉和冷酷得吓人。

莫炎已经屁颠屁颠跑出去处置那个可怜而又笨拙的女秘书，留下叶之秋不客气地对着仍旧坐在大班椅上一动不动的佳琦：“还赖着不起来？这也是你坐的地方？”

“哼！”佳琦满不在意一努嘴角，“什么了不起的？不就坐坐你的椅子、动动你的电脑吗，至于这样兴师动众?”她仍旧赖着身子没有离开坐椅。

叶之秋对她并没有敌意，在他眼中，她充其量不过是个聪明能干而又固执顽皮的小毛丫头。面对她活泼可爱的表情，他不由自主把她当做妹妹一样疼爱。“你知不知道电脑里储存着多少资料？如果现在赖住这个位子的人不是你而是另一个人的话，我已经以商业偷窃的名义将他送进警局了。”他的态度温和下来，神情中充满怜爱。

“哼，不就是些所谓的商业机密吗？你们当做宝贝，我可不在乎。”佳琦终于站起来，明亮纯净的大眼睛直盯着叶之秋，“我只想完成我的任务，你必须接受我的采访。”

叶之秋冷冷撇起嘴角：“如果我接受了你的采访，你就会因此引来业界同仁的嫉妒，你不怕吗？”

“我才不怕呢，让他们嫉妒好了。”佳琦拉住叶之秋的手臂，“之秋哥，你可不能让我交不了差呀。”

叶之秋面对过各式各样的女人，可是佳琦是唯一让他觉得像清泉般纯美的，面对她，他无法冷酷，他感觉自己必须给她保护。”好吧，你定下时间先给我的秘书预约。”

“预约？！不是吧！我还要预约？！”佳琦的嘴呶得几乎可以挂上油瓶。

“那你想怎么样？我可不是每时每刻都有空等着你来采访我的。”叶之秋双肩一耸，漫不经心坐回椅子上。

“嗯，不行！我现在就要采访你！”佳琦继续扯着叶之秋的衣袖，摇摆地几乎让他感觉到手臂将要散架。

“好——好——好！”叶之秋无奈，伸手示意她放开被拉扯的臂膀，“说吧，想知道什么？”

佳琦高兴地一屁股坐上大班桌：“一切的一切！我要知道你失踪的整个过程。你是怎么死而复生的？你是怎么回到台北的？是谁救了你？这半年的光阴你又是如何度过的？在哪里度过的?”她一气不停地问着。

叶之秋用手拍击着桌案示意她：“下来下来，像什么样子？哪有女孩子这样大大咧咧?爬到桌子上的？”

“你回答了我，我自然就下来。”佳琦可不想做什么淑女，现在这样随随便便、无拘无束的感觉很合她的性格。

“你一下子问这么多问题，我怎么回答?”治不了她，叶之秋只好想方法尽快把她打发走。

“一个个回答呀，每一个问题都是很吸引人的，到时候我做的新闻一定卖得很好！”佳琦的双眸始终没有离开叶之秋，这是一个让她心动的男人，从见到他的第一天她就被他独特的气质所深深吸引。因为他和雨桐的婚礼，她曾经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大哭了三天三夜，因为他的“意外身亡”，她曾经连着七天七夜追着警察四处查找，确认他死亡的证据。她一直在心里坚信他不会轻易这样宣告失败，眼前的一切不但证实了她的判断，更让她由心底里平添了几分对他的好感。

《欲望豪门》第十章(1)

安妮吸了一口杯中的橙汁，这已经是她在这里喝下的第四杯橙汁，一大早她就接到叶之秋的电话约她到这个公园中见面，可是约会的时间足足过了两个小时也没有看到他的人影。她赌咒发誓地再次深深吸了一口橙汁，如果这杯橙汁喝完他还没有出现的话，她就离开这里不再等待，并且一定要他负荆请罪。

掀开手中的台北早报，看着上面佳琦的采访报道，安妮极不情愿地咬了咬性感的唇部。这个佳琦看来和叶之秋的关系相当不一般，叶之秋从来不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可是却独独接受了这个女孩的访问，她究竟是什么人？叶之秋和她到底有什么关系？凭借着女人的直觉，安妮开始产生一种不安和躁动的情绪，似乎这个小毛丫头即将从她手中抢走什么。

一个无声无息的脚步站在她的面前，抬头瞧见叶之秋，英俊的面庞正迎着她露出一贯以来令人难以琢磨的笑容，“你舍得来了吗?”她假作愠怒，却不自觉地带起笑。

“有点事情耽误了。”他在她对面的位子坐下，懒懒瞄着她手中的报纸，“写得怎么样？这个毛丫头没有捏造什么吧？”

安妮没有回答，却引向另一个话题：“你对她倒的确与众不同，我不知道，竟然还有记者能够采访到你叶大公子。”

“他是林氏唐吉的独生女。”叶之秋挥手让侍者送上一杯咖啡，“我不能拒绝她。”

“喔？我一直以为你对所有女人都一样残忍，原本……还会有例外的呀?”安妮酸溜溜地投来不悦的眼神。

叶之秋何等聪明，不用想也知道安妮犯了女人的通病，浮着邪气的笑，他睨着安妮充斥不满的眼神：“你吃醋？为什么？她不过是个小女孩，你不会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吧？”

“我是对你没信心，我只希望少一些女人上你的当，尤其是这样清纯的小女生！”安妮将报纸扔到叶之秋面前，“你自己看看，她对你的崇拜可不是一般的高，我觉得你在她心目中根本就是个神！”

叶之秋瞥着扔到他面前、印着大幅照片的新闻海报：“言归正传，咱们不说这些没用的话题，今天找你出来是有正经事。”

咬着抹上玫瑰红色的诱人双唇，安妮更加不满：“你总是有事情时才想到我，什么时候可以在没有你口中所谓的正经事的时候惦记我一下呢?”没有理会她的责问，叶之秋继续说着：“下周，徐曼音会举行一个小规模的Party，我需要一个女伴。”

他的言下之意再明白不过，而安妮偏偏做出一副困惑不解地表情：“家庭聚会呀，不错呢。不过——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说了，我需要一个女伴。”叶之秋重复。

“是呀，我也说了，这和我并没有什么关系。”安妮铁了心要和他对抗到底。叶之秋无奈地摇着头，原本灿烂的脸上浮起一丝阴郁：“你一定要和我针锋相对，是不是？”

“没有啊，我怎么敢？光是叶大少爷身边那些难缠的女人们我就应付不了，更不用说你叶大少爷了。”安妮满不在乎，她就是想激怒叶之秋，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对她发脾气，突然有一种很强的欲望想要知道他发脾气的模样。

“好吧，我没有时间和你调侃，我希望你能陪我出席这次聚会。”叶之秋有他的心事，他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和这个女人纠缠这些无聊的话题。可是他越是表现出着急就越是让安妮揪住弱点，她丝毫不肯放松地继续招惹他，“我陪你出席？这好像不太合情理吧？你们的聚会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参加？又凭什么参加？可别到时候你们家叶老太太把我给一脚踹出大门来，那我安妮的脸可真是丢大了！”她可不想表露出任何兴奋和意外的表情，这样只会令叶之秋更加得意、更加自以为是、更加不把她放在眼里。

“少给我装糊涂！”叶之秋太了解这个聪明的女人，怎么会不明白她是在存心和他较劲，可是他急于解决这件事情，自然不得不在她面前低头，“你以我女朋友的身份出席，这样总可以了吧?”

安妮露着胜利式的微笑，要让叶之秋低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管他是否真心，至少她今天办到了。

“可以！不过我要精心准备一套最华丽的礼服，一定要把雨桐和佳琦全都比下去！”说着话，她的心里涌起少许不安，恨恨地无意识地再度咬紧几乎泛起血印的双唇。

“之——秋——哥！”门外一个小女生探进头悄悄朝着屋内观望。叶之秋正在卧室里换一套西服准备着去接安妮参加宴会，刚刚披上一件粉色衬衫，还来不及扣上衣领就听到佳琦透着俏皮的声音传进来。

“小毛丫头，怎么进来不敲门？！”他连忙掩上半敞的衣襟迅速搭好扣子。

佳琦倒是毫不忌讳，大大方方就闯了进来：“咦？这身衣服的颜色挺适合你呀！原来男人穿粉色也是很好看的呀！”

“小毛丫头，你知道个屁！”叶之秋用手指勾了勾她挺翘的小鼻子，咯咯一乐。

“我才不是毛丫头呢，我都已经工作一年了，老板可是很赏识我的，以后不许你这么叫我！”佳琦表示抗议。

叶之秋套着领结，淡淡地表情对她的抗议不为所动：“不叫你小毛丫头？哪叫你什么？难道叫你小女人？”

不和他斗嘴！佳琦决定。因为结果总是肯定的，她占不到半点好处。见他打扮齐整，她拉住他的胳膊：“嗯，收拾好了？”

“嗯，就好！”对着宽大的衣镜，她并肩照着和叶之秋的身影，“咱们俩站一块挺般配的，是吧？”

“嗯?”她的话让叶之秋意外，扬着眉他淡淡一笑，推开她扯住胳膊的双手，“像你这样的小毛丫头，只有毛头小子才谈得上配不配。”

“哼！都说不许叫我小毛丫头了，我才不是呢！再说了，你能比我大多少？总是小毛丫头、毛头小子地叫，多难听呀?”佳琦满脸不服气。

叶之秋上下打量了一番佳琦：“问题不在于年龄，你瞧瞧自己，怎么看都是个未成年少女。”

佳琦双颊一红，掩住她不足尺寸的胸部：“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胸部大能说明什么问题？是更聪明还是更能干？”

叶之秋正在为他的唐突后悔，见佳琦的反应并不激烈，这才舒着气披上外套。在他迈步出门的同时，佳琦紧抢两步跟上。

“我今天没空应酬你，误了妈的Party我可是会挨骂的。你也快回去吧，你们家不是也在邀请之列？你爸一定正在家里等着你出发呢！”叶之秋一边朝前走，一边扬起手腕上的表递到佳琦眼前。

“我不回去呢，我已经和爸爸说过了，我同你一道过去。”佳琦小跑着跟上他。

叶之秋拧不过她：“好啦，小毛丫头，快回去吧，我还要接人去呢，没空和你磨叽。”

“接谁？我认识吗？男的女的?”佳琦一句紧接一句。

“你不认识。”叶之秋转身继续往外走，佳琦还是不肯罢休继续跟着，直到他不耐烦地再次顿住脚步回过身来，“我说唐大小姐，你究竟想怎么样啊？”

佳琦扯着笑脸，“没怎么呀，我就想跟你一起去。”

《欲望豪门》第十章(2)

“不行！”叶之秋沉下脸。

“为什么不行?”佳琦不依不饶。

“没有为什么，我说不行就不行！”

“你霸道！捎我一程，怎么就这么难为你?”佳琦显得十分委屈。

叶之秋从来没有遇上过这么无赖的女人，没想到天底下居然还有他对付不了的女人：“我要去接人，你跟着不方便。”

“你接谁？我为什么不能一起去？”

叶之秋几乎想要暴跳，压抑下急躁，他从未有过此刻的耐心：“我要去接我的女——朋——友！”

“女朋友?”佳琦毫不掩饰地盯着他，“你哪一个女朋友？Susan还是Judy?”见叶之秋一脸无奈摇头不语，她突然恍然大悟般说道，“喔——我知道了，是不是那个Anny？”

“知道就好，现在可以回去了吧?”只要能打发走佳琦，叶之秋已经不想再和她争辩什么。可是佳琦不但没走，反倒上前再次拉住他的胳膊，“好啊，我和你一起去接她。”

“你……”叶之秋彻底败下阵来，他第一次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一个女人。

“什么你呀我呀的，走啦！再不走就迟了，回头可别说是我害得你被徐阿姨骂呀。”推着叶之秋迈上林肯，佳琦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

车窗外烈日当空，车窗内更是情势如火，两个女人将他夹在中间，热辣辣的目光不败于烈日当阳。好不容易挨到目的地，随着林肯在宽大的车场内缓缓停下，叶之秋总算有了放松的感觉。

唐大小姐整了整身上其实相当随便的衣服，骄傲地朝安妮努着嘴踩下车。

安妮没有和她计较，在他们眼中她原本就不是什么大家闺秀，但是她却自信自己的美艳和气质足以气倒那一群自恃优越的豪门千金。

叶之秋跨下车门，瞧着紧随而来的林宇文，他一面点头示意，一面同身旁的佳琦打趣："你心目中的大好人——你的宇文哥来了，还不过去拥抱一下？"

扫着雨桐，佳琦不屑地轻哼一声："我才不去招惹不该招惹的人呢，那个雨桐一看就知道是面粉捏成的，我去拥抱她的男人？她不拿把刀折腾出个'割腕自尽'的闹剧，那才叫怪呢？！"

"不见得。"叶之秋说着话已经走向林宇文。看着一身红衣袭体的雨桐，他扬起眉角充满风度地夸赞，"林少奶奶，你今天可真是抢眼，看来必定是聚会的主角无疑了。"

"谢谢。"雨桐很不习惯被叶之秋夸奖，在她的记忆中叶之秋根本就不会尊重女人，这样突然的一句赞美倒是令她既意外又兴奋。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叶之秋其实只是礼仪上的夸赞竟招惹来身边两个女人同时不屑的表示。为避免林宇文的尴尬，他示意之后便匆匆走开，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停止她们对雨桐的继续攻击。这个聚会对于叶之秋而言简直就是噩梦，他从来没有感觉这样难堪，安妮和佳琦随时随地攻击着每一个与他打招呼的女人，很难理解性格上迥然不同的两个人竟会如此"臭味相投"？叶之秋索性不理会她们，找到僻静的地方，掂着一小撮面包片踱到池塘边喂着鱼，任由她们为所欲为视若无睹。

"之秋，送送佳琦。"聚会结束，徐曼音没有一分一秒松懈过，始终不忘内心的盘算。"妈，我要送安妮回去，佳琦应该和她爸爸一起走吧?"叶之秋下意识将安妮的手牵入掌中。

"我爸已经先走啦。"佳琦连忙插话，同时旁若无人地扯过叶之秋的另一只臂膀。

"之秋，我送安妮回去吧。你送佳琦，这样比较顺道。"林宇文不失时机抓住机会。

"这不大好吧？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和雨桐呢?"臭小子，你心里什么盘算我还不知道？叶之秋瞄着林宇文，极具挑衅地扬着眉。

雨桐肯定是不喜欢安妮的，打一认识，她就对安妮怀有一种强烈的敌对心理，当初因为安妮，她还结结实实挨了叶之秋一记耳光，对于安妮，她觉得不计前嫌就已经表现了天大的宽容。虽然她不知道林宇文和安妮之间的微妙关系，但是仍然不愿意自己的丈夫和这个女人走得太近。“是呀，人家未必愿意的，说不定人家更喜欢‘三人行’呢？我们又何必自找没趣?”她很不屑，对叶之秋不屑、对安妮不屑、甚至于对刚刚认识不久的佳琦也不屑，能和叶之秋混得烂熟的女孩子一定好不到哪儿去。

“什么‘三人行’？你别这么喜欢挖空心思讽刺人，有话就挑明了讲！”佳琦才不在乎面前的是什么林氏少奶奶，唐吉是个目中无人的父亲，而她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儿。

“行，就这样吧！”叶之秋实在害怕安妮会跟着佳琦起哄，天知道为什么向来待人接物都十分小心谨慎的安妮今天怎么会和佳琦玩得如此投缘、如此疯狂，一个白天已经折腾得他毫无颜面，他希望晚上能够有个好心情睡个好觉，“我送她们俩回去，这样，大家都没意见了吧？”

如果是在平时，林宇文一定会强烈反对，凭什么他一个人送两个女人？可是当着雨桐的面，又没有听到身旁传来任何反对的声音，如果他跳出来，自然显得反常。再怎样不甘心，他也不能表示不满，无奈下，他的目光不敢在安妮身上多作停留，却还是忍不住扫过她的脸。那张脸上没有反驳、没有不满、没有抗议、没有要求，他迷惑了，难道她真的无条件爱上叶之秋？还是她根本不介意叶之秋？这是两个完全截然相反的答案，可是从表现上却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他情愿相信她的反应是源于第二个因素。

徐曼音当然不好再表态，这本来就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关心得越多反倒显得她别有用心，她并不是喜欢佳琦，只是希望能够让佳琦插入叶之秋和安妮的关系之中，只要他们之间有矛盾她就不怕安妮会”背叛”。

叶之秋扫视着人群，他知道这个提议不会有任何人反对，但是出于所谓的公正，他必须让所有人无可反驳。“既然大家都不反对，那就这样吧。”甩下众人他径自钻入车内。

唐佳琦连迟疑的机会都没有留给安妮，紧随着叶之秋跟进车子。安妮有些不情愿，撅着嘴一动不动站在原地，她才不信叶之秋会不搭理她。“抢有个屁用，真能抢得到才算是你的本事！”她想着，等待着叶之秋主动开口。

“你不上车?”叶之秋透过车窗，一抹邪气闪过他的瞳眸，“那我们走。”对着前座的司机他下了命令。车子果然听话地启动，安妮气得几乎喷血，强行压制着面不改色，眼睁睁看着叶之秋的车子消失在她的视线中。

“走吧，我送你。”林宇文温柔的话语飘入她的耳中。

照道理她应该十分感动，可是不知为何反倒激起她的怒气。为什么他不能像林宇文一样对待她？为什么他总是若即若离？明明被他邀请的人是她，可是，不但凭空蹿出一个佳琦，而且还这样无情无义地把她甩下。

“怎么了?”林宇文关注她的一切，却不得不在雨桐面前压抑，“时间很晚了，我们走吧。”“不用了，会有人来接我。”安妮不希望让任何人看她的笑话，这也许是最好的借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走吧，时间不早了，我也很累了。”雨桐绝对不会制造机会让安妮和林宇文相处。

《欲望豪门》第十章(3)

所有的人都慢慢散去，林宇文为了避忌雨桐甚至不敢多看安妮一眼，刚才还是喧嚣一片的地方瞬间变得异常冷清。踩着高跟鞋，安妮撑着迈不开步子的束身礼服在蜿蜒的山路上艰难地行走，“浑蛋！早知道就不参加这个该死的狗屁聚会了，没一个是好东西，说翻脸就翻脸。”她一边咒骂着叶之秋，一边后悔着刚才为什么那样要强，不就是没面子吗？好过现在顶着黑压压的月色独自一人在这荒郊野外受罪。千万不要遇上什么坏人才好，她越想越害怕，想要加紧脚步却无奈这一身衣服和不争气的鞋子。

天色更加昏暗，不晓得是不是老天成心和她作对，白天明明是斗大的日头，可是这会儿却开始飘起了蒙蒙细的雨丝。她心里的恐惧也随着天气的变化更加严重，就在走过一个拐角处时，一道明亮刺眼的灯光突然朝她投了过来，吓得她心头“咯噔”一下，当时就立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弹。好在她心理素质不错、也见过不少世面，要是换了别的女孩子肯定会惊声尖叫。

灯光继续照射着她，突然从黑暗中闪出这样一道刺眼的光亮，她的眼睛无法看清对面的一切，以静制动显然是最佳的方法，可是对面似乎也没有任何的动静，除了那一束灯光之外周围仍旧静得可怕。渐渐地，她开始适应眼前的光亮，感觉上，这一束光线应该是来自汽车的车灯。天哪！她的心跳开始加速，难道她真的遇上不该遇上的事情？她一面镇静着情绪一面想着对策，这样寂静而偏远的山村野地可以说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

真的是汽车车灯，隐隐地，她看到一个人影站在那边，仿佛正将身子斜倚在车上，面前忽明忽暗的星星火光应该是香烟燃起的烟火。她的视线开始慢慢清晰，那个人会是谁？无意中遇上的一个纨绔子弟，还是……她不敢往下想，她不想在对方动手之前就先被自己的恐惧击倒。

“没想到你穿成这样还能走这么远。”对面的人开口说话，熟悉的声音荡着无尽的魅力飘了过来。

“之秋！”安妮狂喜着，这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

车灯黯淡下来，不似刚才那般刺眼的光线终于让安妮看清前方的路。叶之秋朝她过来时一面向四周环顾着，“本来想回来赶上个英雄救美的，没想到你打扮成这样都招不出色狼来，真是逊——呀。”

“哼，我看未必。”提心吊胆了这么远的路，安妮终于可以放松自己。

“未必？怎么？难道我来晚了?”叶之秋贼笑着上下打量了一番安妮，“瞧这模样不像是遇上过色狼呀？咝——不会是你把色狼给吓跑了吧？”

“哼，你错了。”雨点淅淅沥沥打在他们身上，放松心情之后自然也就有心思说笑，和叶之秋在一起她才不在乎天有多晚、雨有多大呢。

“我错？我错什么?”他已经走到她的面前，密密的雨丝打在她的眼睫上凝起晶亮的水滴映着明慧的大眼睛更加灵秀动人。闪着媚惑的眼神她靠近他，细长的纤指轻轻搭上他的衣襟：“我这会儿不正和一只大色狼说着话吗？”

叶之秋意外于她的回答，露着闪烁的笑，他牵过她的手：“上车吧，雨已经越来越大了。”

“我想……再走走。”安妮扯住他的脚步。

“你不要紧吧？再淋下去可就湿透了。”本就丝薄紧束的礼服被雨水轻拍着几乎完全透湿，勾勒着礼服内凹凸有至的胴体刺激着男人的每一分感官。

“嗯，我想体验一下雨中漫步的浪漫。”其实，这是她一直想做的事情，只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找到机会。

叶之秋明显犹豫了片刻：“还是不要了吧？天已经很晚了。再说……”他又打量了一番面前的女人，她真的很美，浑身上下都散发着

诱惑男人的魅力，如果有人说她不会吸引男人，那么那个人一定是个瞎子。

“再说什么?”她对他的每一句都十分感兴趣，因为他的话经常出乎她的意料。

“嗯……是这样的，我其实有些担心……”他眼中的光芒越来越邪气，“说实在的，我怕在这种情形下，和你一起散步会招来杀身之祸。”

她真的没有明白他的意思，直盯着他的双眼中满是困惑。叶之秋在心中暗暗笑着，继续他的话题，“又或者……我可以不受牵连，如果我将你双手捧送给他们而后逃之夭夭，也许更合适。”

“你究竟在说什么？他们？”

《欲望豪门》第十章(4)

叶之秋笑而不答，他们不知不觉间已经沿着山道走出不少路途，身后的车内，司机驾着车子紧随其后。

“你倒是快说呀！”她娇嗔着急切地追问。

“如果来一只色狼，我倒还能应付，如果招惹来一群的话……为求自保，我只好牺牲你了。”

“你敢？！”弄明白他调笑她的话，安妮娇嗔着狠狠抡拳捶向他的胸膛。

抓住她挥来的小拳头，他的笑平淡得几乎不留丝毫痕迹：“担心了吧？如果你不想有这样的下场，我们就回车上去，否则，别怪我扔下你不管。”

“难道你不喜欢陪我散散步吗?”她突然觉得忧郁。

“该回去了，走吧！”他没有回答，拽着她的手迈向车子，这一回他是坚决的，紧拉着她的大掌丝毫没有给她任何挣脱的机会。坐在车内，她仍旧回味着刚才雨中的浪漫，想着他们的对话，她轻轻将手覆上他的掌，没有感觉到他的反应，于是顺势将头倚上他的肩。他没有动、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坐着，倾听着他平稳的呼吸，她沉醉着陷入迷蒙，直到感觉车身缓缓停下，她才诅咒着回家的路为什么不能更长一些。

“到你家了。”他的声音由头顶传来，沉稳、平淡，感觉不出半点激情。她没有回应仍旧静静依在他的肩头享受着特殊的温馨。

“你到家了！”叶之秋重复着。

“上去坐坐？我冲杯咖啡给你。”她抬头感受着他颈间传来的暖流。

“太晚了。”他的回答简洁明了。

她重又将头倚上他的肩：“那就留下吧。”

“不好，不方便。”他感觉到自己需要做出表态，于是抬手轻轻托开她伏在自己肩上的头，“免得又被人说三道四。”

“我都不介意，难道你还会害怕?”他的放纵无人不知，可是她却从未见过，甚至有时令她怀疑传闻究竟是真是假。

叶之秋突然咯咯一乐：“是呀，我害怕，怕你到时候嫁不出去，会死赖着我。”

“你找打呀！居然咒我嫁不出去？！”安妮重重一拳正打在叶之秋胸膛上。

“听话，回去吧，啊?”他轻缓吻上她的额，温柔得让她咋舌。感受到他鲜见的温柔，她愈发不愿离开这样的怀抱，不但没有走的意愿反倒回手环住他的腰，将头由肩上移向他的胸口：“要不，你留下，要不，我去你那儿。”

“不行！别耍孩子脾气，听话！”他很认真，的的确确很认真，推开她，深郁的目光让她感受到不安和忐忑。

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认真竟然令她怨愤：“没人不知道你我之间的关系，你认为还有什么谣言可以伤害我？当初你对我可不是这样冷淡的，如今究竟是为了什么？”

“安妮，有些话我不想说，但是你心里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说穿了，对大家都不好。”车子缓缓地再次启动，望着夜幕中渐渐隐去的黑色林肯，安妮的心越揪越紧。他最后的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是知道了什么，或者只是怀疑着什么？可是无论如何，她都感觉到那句话在他口中冷漠地涌出。

《欲望豪门》第十一章(1)

冲走身上已经有些冰凉的水汽，叶之秋习惯地将浴巾缠在腰际走出浴室。旁边有人递上一条毛巾，他便顺手接来擦拭着上身残余的水滴。

“你穿哪件衣服?”宽大的衣橱内传出一个甜丝丝的声音。

叶之秋正用毛巾吸着湿漉漉的发梢，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他急忙收神将目光投向衣橱方向，佳琦果然正将纤细的身躯探入大大的衣橱内张望着。

“你怎么在这儿？”他亲自将她送回家中，怎么……

“我让司机又把我送过来了。”她继续探身在大衣橱内。

“喂，你在干吗？！”他惊讶于她悄无声息的出现。

“没看我正帮你找衣服吗?”佳琦继续在成堆的衣物中翻找着，“这件不错，我就喜欢你穿粉色的，没想到你还有粉色的T恤呀。嗯，就穿这件吧。”好不容易她从中抽出一件，平撑开欣赏了一番后递到叶之秋面前。

“小姐，这是我的房间，拜托你以后进来之前先打个招呼好不好？！”叶之秋推开她举到面前的衣服，“请你出去，我要换衣服。提醒你以后不要这么随便，男人的房间最好不要轻易闯入！”

“别说得这么难听好不好？什么闯不闯的，你房间的门敞开着的，门口可没贴着‘非请勿入’四个字呀！”佳琦依旧俏皮，似乎根本不在意叶之秋对她的粗暴。

叶之秋的确有个不大好的习惯，就是进屋之后从来不自己动手关上房门，因为这幢宅子里没有任何人有胆子不经允许进入他的房间，而用人们会在他入睡后很自觉地替他将房门关上。这仿佛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就像每天的吃饭穿衣一样早已成为规律，而这个无意间的“非法闯入者”显然对他们家这个已经不成文的规矩一无所知。

重拳不打笑脸，这句话果真一点不假，在传媒界摸爬滚打两年的佳琦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她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化利器为祥和。叶之秋是无奈的，这个小丫头片子看样子是横竖软硬不吃，对付她还真不是一般的困难。“好——好——好，我的大小姐。现在，我烦请你出去一下成不？你总得让我穿上衣服吧？”

“你穿你的，干吗非要我出去不可?”佳琦撅起小嘴，她似乎很喜欢刁难他，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了解他如何应付难缠的女人。叶之秋觉得难以置信，审视着她正紧盯着他的双眸。如果他今天败在这个小毛丫头手中，那可真算得上是丢人现眼。

“你不出去，我怎么穿?”他的态度开始改变，改变刚才的急躁，渐渐浮起一种冰凉凉、幽森森的感觉。

佳琦感觉挺得意，能制伏这个男人可算得上是一大成就，她索性一屁股坐到叶之秋的床上仰首向他挑衅：“你穿吧，大不了我背过脸去。”留意到叶之秋眼神中的光芒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看着他缓缓靠近身旁，她的心跳不知为何突然有些加速。

“小毛丫头，看不出你还有这坏心眼呀?”他俯视着她，呼吸暖暖拂在她的额间，过近的距离让她的心跳更加剧烈，甚至于渐渐感觉到面颊上涌起微微的潮红。

“什么……坏心眼?”她紧紧盯着他如幻般充满诱惑的瞳眸，感觉着里面汹涌的波涛几乎将她淹没。他已经将半个身子倚上床边，眯缝起迷人的双眼，他俊逸的面庞简直就是一种致命的毒药。她的呼吸不受控制地越发急促，凝视着他，她感到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正在向她蔓延而来。

“想和我上床就直说，何必这样拐弯抹角?”他轻薄的语气让她的心在隐隐颤动。

“我我……可没……没没……这么说过。”她磕巴着不知如何是好。

“还用说吗？你不是都已经在这么做了?”他的脸靠得更近，近得几乎已经感觉到肌肤的触碰。

她狠狠咬了一下粉唇，呼吸和心跳已经在她体内乱作一团：“我我……我做什么了？你……你说来听听?”她口不择言的茫然着。

“你不就是想看我换衣服吗？好呀，就让你看！”叶之秋撑开双臂作势就要扯开缠在腰际的浴巾，只听到一声尖叫：“不要！”佳琦掩着红如炭火的面颊逃也似的飞奔出叶之秋的房间，身后留下叶之秋扬着得意放笑。

第二天的早餐沉闷而寂静，佳琦昨晚受的惊吓的确不小，想着当时尴尬的模样她实在不敢抬头遭遇叶之秋的目光。而叶之秋的早餐时间向来都是迅速而短暂的，他就像机器一样将面包、鸡蛋和牛奶一股脑儿塞进胃里，而后迅速披上外套迈出房门。

“之秋哥，等等我。”佳琦一边拭着嘴角残留的面包末子，一边鼓足勇气追了出来。叶之秋回身睨向她，目光等待着她接下来的话。

“让我搭个顺风车吧。”她迅速让情绪恢复正常。

叶?秋不是成心和她过意不去，昨晚的一切不过是对她刁蛮的小小惩戒，他没有回答，转身继续迈入车内，佳琦精明而毫不客气地跟着钻了进去。

“谁允许你上来的?”叶之秋甚至没有正视她，他不打算这么快让她尝到甜头，这样的刁蛮丫头就应该好好教训一下。

“我可是问过的，你也没说不可以呀?”新闻记者的伶牙俐齿总是能在任何场合彰显优势。

“小毛丫头，你的鬼心眼还真是不少。”叶之秋带着无可奈何的溺爱，手指轻柔地勾了一下她翘挺着极具顽皮意味的小鼻头。揉着鼻尖，佳琦内心虽然对他给予的称呼不满，却因他口吻中的溺爱而高兴：“都说不许再喊我小毛丫头，你可不比我大多少，没资格这么称呼我。”女孩子口是心非的程度总是随着年龄而不断增长，至于何时达到顶峰那就要因人而异了。

“走吧！”车子随着叶之秋的一声令下而缓缓启动，“先送这个小毛丫头回家。”

佳琦使劲摇着头，不断用各式各样的语言表示着不愿回家的坚决态度。

“你回不回去是你的事情，可是我必须送你回去，否则你爸不会轻饶了我。”他已经在想象唐吉横眉怒目的模样，连林宇文那样谦恭的人都难得听到唐吉的赞美，更不用说像他这样注定是纨绔子弟形象的花花公子。

“你要是真的怕他，就应该对我好一些。”佳琦占着优势毫不放松。

“我对你还不够好吗?”叶之秋终于斜着目光投向佳琦。佳琦轻哼一声，用手理了理额前的碎发，“我只知道，你昨晚对我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如果我告诉爸爸，你猜……他会怎么对付你?”威胁利诱的小伎俩，叶之秋根本不屑一顾。“怎么？害怕了？不敢说话了?”佳琦继续挑逗，“别这么紧张呀，我会告诉爸爸，让他对你手下留情的。”

叶之秋没有再做任何反应，任凭着她天花乱坠地吹嘘着，他始终一言不发。也不明白佳琦的话为什么多得如此惊人，居然可以不厌其烦地自言自语这么长时间，直到唐宅的大门口她仍旧念叨个没完没了。

“大小姐，下车吧。”叶之秋只当充耳不闻，遇上这种情形越是搭理就越是会自寻烦恼。“嗯？下什么车?”佳琦这才留意到四周的环境，“这是我家呀！你到这儿来做什么？”“对呀，送你回家不是？一上车我就告诉过你了。”

“我好像也告诉过你，我不回家吧?”佳琦撅起小嘴一副很不高兴地模样。

《欲望豪门》第十一章(2)

“那你搭我的顺风车干吗？难道不是想回家?”这个小毛丫头的想法有时还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我是想让你带我去你公司瞧瞧。”她嬉皮笑脸蹭着叶之秋。

“又不是没去过，有什么好瞧的？我是要处理事情的，没时间陪你瞎闹。”他知道要甩掉这块让人头疼的橡皮糖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也是去工作呀，对你的采访任务还没完成呢！”说这句话的时候，佳琦的表情少有的认真，认真得让人无法相信那是实话。

叶之秋轻叹了口气，终于，他将脸正视向佳琦，口吻和神态都是那样不屑：“不是已经见报了吗？”

“嗯，是呀，是已经见报了。”佳琦使劲点着头，嘴角仍然扬着顽皮。

“那你还有什么任务?”叶之秋将脸凑得更近，仿佛要将他的目光融入她的眼中。

佳琦突然感到有些哽咽，他的目光如此靠近，近得几乎可以感觉到他鼻息间轻轻拂出的暖流，有一种诱人而浪漫的感觉随着这股暖流正由她的肌肤缓缓渗入体内，激扬着她的热情在瞬间充斥着一片空白的大脑。

“啧！”一声脆响突然在车内扬起，她控制不住在他诱人的唇上啄了一口。之后的寂静来自于两人同时的震惊，叶之秋望着她填满意外和茫然的眼眸，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不过是想镇住这个小毛丫头，却没想到反倒被她的举动而慑住。佳琦低头瞄着他，微微的羞涩由面颊上泛起的红晕中显露出来，“那个，我们老板让我再给做个专访，是——有关于你的私生活的。”

一种很不好的感觉从叶之秋心间掠过，这个小毛丫头看来不止是顽皮得令他头疼，他不愿把面前这个一直以为单纯的女孩往别的方面推想，可是习惯了尔虞我诈的生活，他不自觉地会将一切美好的事务

往阴暗的一面遐想。“我不会再接受任何采访，上次已经破坏了我的原则，我最讨厌被别人当做茶余饭后评论的话题，更不用说是有关于私生活上的事情。”叶之秋的答案是肯定的，“你快下车吧，我急着去公司处理事务。”

“我在业界可不是徒有虚名，老板交代的事情我从不怠工，如果你不接受我的采访一定会后悔的。”佳琦决定正视他，反正再怎么不应该，她也已经做了，既然已经开始争取，回避也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她直言不讳，如果他真的拒绝采访她会用业界最阴暗的手法对付他。“下车！”叶之秋沉声喝着，他一生最讨厌被人威胁，更何况面前威胁他的还是个乳臭未干的丫头片子。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她喜欢他，但是却把工作和感情分辨得非常清楚，只要能达到目的，她才不在乎用什么手段。当然，她一定会确保不会伤害到他。

“打电话给唐吉！”叶之秋吩咐着前座的司机，“告诉他，他的宝贝女儿赖在我的车上不肯下去！”

唐吉出了名的古板守旧，没有人愿意去触碰这样一块硬邦邦的石头，叶之秋不是出于无奈也不会出此下策，他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将佳琦轰下车子，至于其他的事情只好慢慢打算，至少眼前他已经无法忍受。

“不用打！”佳琦大叫着制止，“走就走，什么了不起的？哼，叶之秋，我可告诉你，我一定会让你为今天的态度付出代价的！”她气呼呼拎起手包跳下车子，离开的瞬间竟然回眸朝着车内的他捏起小拳头在空中挥动了数下。

今天做起事来似乎特别不顺心，叶之秋无奈地紧锁眉心，换个秘书这样的小事居然也要劳他亲自费神，莫炎这个家伙办事情真是越来越不能令他称心，如此简单的工作怎么就会被莫炎折腾得这样复杂？不知道莫炎是从哪里折腾来的这些女人，不但素质差，就连样貌也没有一个算得上惹眼，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莫炎呢？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叶之秋已经烦躁不堪，对着旁边莫炎的小秘书拍击着桌面。

“叶总，莫经理正在外面张罗来应聘的人。”小秘书早就已经看出叶之秋的心情不好，她一直缩头站在一边不敢说话。

“张罗个屁！”叶之秋再也无法按捺，“你去把他给我叫进来！让他马上给我滚进来！”小秘书吓得脸色蜡白，跑出去时居然还在门口绊了一跤，尴尬地跌了个四脚朝天，让叶之秋看着越发愤怒，索性起身自己迈出办公室寻找莫炎。莫炎果然正在外面指挥着如潮的应聘者，瞧见叶之秋绷着脸出来，原本已经足够忙乱的神色显得更加慌张。而那些应聘的小女生们瞧见叶之秋出来，居然惊呼着蜂拥而上，缠绕在叶之秋身旁叽叽喳喳、闹闹吵吵地叫嚷作一团。

“莫炎！”单只听着叶之秋呼唤莫炎的腔调就知道他已经气急败坏，这样混乱的场面他简直闻所未闻，“这是干吗？粉丝派对吗？！”

莫炎满头大汗挤进人?，努力地劝说和推开围绕着的小女生们，却收效甚微。没有人会在意莫炎的存在，也没有人理会莫炎的举动，他推走了这边却顾不上那边，气喘吁吁地来回折腾。白痴！叶之秋在心中咒骂，他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副总？简直就是丢人现眼。

“保安呢？这里的保安都死绝了吗?”透着压制不住的怒气，他的声音极其低沉。

“有的，总裁，他们就在这里。”莫炎已经应接不暇。果然，透过人群叶之秋看到了几个保安站在外围相互傻愣愣地看着，却没有一个人有胆子上前。

“去叫他们过来。”叶之秋已经再也发不出脾气，对着莫炎，他沉沉地吩咐，“让保安过来，把这些不懂礼貌的东西统统给我丢出去！”这个声音比任何举动都来得有效，一群小女生吓得连忙跳开两步，看着叶之秋铁青的面色这才发觉他的愤怒。

“你跟我进来！”叶之秋狠狠白了莫炎一眼，这个老家伙如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莫炎几乎是躬着腰跟在叶之秋身后进的办公室，站在距他办公桌十步开外的地方，苦着脸等待着他的训斥。叶之秋没有继续发脾气，也许是他今天不顺心的事情实在太多，多得已经将他的急躁磨平磨透：“说说吧，怎么回事？”

“总裁，我也不清楚，早上刚刚见报的招聘启事，天晓得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莫炎小心翼翼回答，“也许是我们太出名了吧。”

“你的招聘启事上是怎么写的?”叶之秋拾起手边的早报，“至少五年以上工作经验，举止端庄、外表清新……”他读了一节，而后用眼角余光扫着莫炎，“瞧瞧外面那些小女生，我看有大半连二十岁都不到，哪儿来的五年工作经验？！”他本不打算再发脾气，可是心里却越想越是窝火，狠狠地，他将手上的早报摔到莫炎跟前，“你怎么解释？！”

“叶总，我……我真的没法解释，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呀。”莫炎的苦瓜脸仿佛在申明着他满腹的委屈。

“算了，“叶之秋知道追究不出结果，“让她们统统回去，我不用什么秘书了！”

“叶总，这……这不合适呀，没有秘书怎么可以呢?”莫炎的苦瓜脸越拉越长，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既不让叶之秋生气，又可以顺利找到一个合适的秘书。给叶之秋找秘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要漂亮又要能干，还不能性格太过温顺，从叶之秋拥有第一个秘书开始，他记忆中就没有找到过称心如意的人选。

“废话！难道让外面那些笨女人来做？你瞧瞧她们那副德性，到时候是她们侍候我，还是我侍候她们？！”叶之秋瞪大双眼，“别啰唆，快去！”

《欲望豪门》第十一章(3)

莫炎嗯啊着退出去，过了大约十分钟时间，外面闹腾腾的情况终于渐渐缓解。叶之秋刚刚嘘了口气，手机的铃声却又紧接着响起。电话另一头异常甜亮的嗓音扰动他的心神更加烦躁。

“叶总，你好呀，我是唐佳琦。”声音虽然甜美却明显带着阴阳怪气的味道。

叶之秋一听出她的嗓音便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这个小毛丫头看情形是想对他“下手”了，他倒很有几分兴趣想看看她究竟能耍出什么花样折腾自己，不过此刻的心情着实让他无法平心静气：“有什么事，快说！”

“嗯……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只是想打扰叶总您几分钟时间，麻烦您回答几个问题可以吗?”佳琦的态度非常专业，听起来完全是在邀约一个正式的访谈。

叶之秋没有理由再用早上的态度对待她，无论怎样，她此时对他是礼貌而恭敬的，“对不起，唐大小姐。第一，我现在没有时间；第二，我以后也没有时间；第三，我从来不接受采访。”

佳琦仍旧保持专业水准，没有半点厌弃和不满：“不会吧？叶总，您前几天刚刚接受过我的一次采访，难道您忘了吗？”

“既然如此，那我就更没必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再接受一次采访了。”

“嗯……叶总，您真的没有时间吗?”佳琦再度征询。而叶之秋给出的答案则是完全的肯定，从语气中听不出丝毫的回旋余地。

“嗯，没关系的，我知道叶总您总是很忙，我有耐心等，并不是每天都会有那么多的应聘者打扰您的工作的，不是吗?”电话另一头传来开心的笑声。叶之秋初听时并不在意，但很快回过味儿来，原来是她搞的鬼，难怪突然之间跑来这么多莫名其妙的所谓应聘者。

“小毛丫头，你成心和我叫板是吧?”叶之秋绝对不相信自己对付不了这个倚仗着小聪明时常闹出些麻烦事的佳琦。

“您太过——奖了，”佳琦继续咯咯笑着，“我怎么敢和您叫板呢?谁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叶总是个招惹不起的人物？不过，我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如果您真的不愿现在接受我的采访，那么，我就只好慢慢等待机会，相信总有一天您会被我的诚意所打动的。”没想到如此甜美的声音也会成为“噩梦”，叶之秋放下电话禁不住在心里嗤笑，说她是小毛丫头，还真就是乳臭未干，也就是折腾折腾这样不疼不痒的小闹剧。

“叶、叶总。”莫炎再次匆忙而入，这一次的表情比之前来得更加苍白，伴随着急促的呼吸让人感觉天崩地裂般严重。

“又怎么啦？！”叶之秋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耐心听他说话，可是却必须把发生的事情弄清楚。

“何……何氏要和我们解除合约！”莫炎的声音几乎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叶之秋面色一郁，思忖良久才开口再次问道：“你说仔细些，究竟是怎么回事？”

何氏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财团，可是却是叶氏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叶之秋是个很有商业头脑的人，他对合作伙伴向来都十分照应和优惠，没理由何氏会无缘无故提出解除合约。莫炎自他回来之后，表现就一直很反常，不是丢三落四忘了他的吩咐，就是一筹莫展不知该如何解决他交代的工作，到了此时，问题似乎更加严重，就连描述和表达能力都已经混乱不堪。叶之秋甚至怀疑莫炎是否已经有了老年痴呆的前兆，他极力想听明白莫炎的表述，可是杂乱无章的话根本不能让他了解任何情况。

“你等等，等等。”叶之秋还是忍不住打断莫炎，这样的继续只是对时间无谓的浪费。莫炎早已满头大汗，光是看叶之秋的表情就知道对他的不满：“叶……叶总，我……再说一遍？”

“这样，我问一句，你答一句，OK?”他实在不想再发脾气，今天，他已经发了太多的脾气，再这样下去他一定会提前衰老，这可不是他的愿望。

莫炎痴傻傻点着头，其实问题就是如此简单，他接到了何氏少董的一个电话，电话里什么也没说，只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他何氏打算和叶氏解除协议，没有理由、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任何可以做出合理解释的东西，何氏少董的话轻描淡写到极点，一切都没有起因，没有过程，只有一个他们要解除合约的结果，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本应该是短短的数语便能解释得极其详尽，竟然在莫炎口中支吾了半天也不能表述明了。

叶之秋在生气，他并不想生气，可是他却已经再也无法继续按捺。莫炎的表现已经不可理喻，没想到这个何氏少董居然更加荒唐，毫无道理、毫无缘由地就要和叶氏解除已经签订的合约、和叶氏断绝数年的交往。

“莫名其妙！”叶之秋站起身，在屋内踱了两圈后他走到莫炎面前，“这个何氏少董是个什么东西？你以前和他打过交道吗？”

“不，不知道呀，我刚才打电话到何氏打听了一下，听说是何董事长出国旅游去了，把公司的一切业务暂时交由他的儿子代管。”莫炎把头压得极低，他不是没见识过叶之秋发脾气，那种盛气凌人的神情足以吞噬所有人的目光。

“代管?”叶之秋陷入思考，他完全没有必要介意这个几乎可以肯定是有些低能的所谓少董的话，只要何氏胆敢拒绝供货他就可以立即提起诉讼，到时候他们不但要乖乖履行合约而且还要承担违约责任。可是，叶之秋并不打算这么做，首先，他想弄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何氏无缘无故提出解约，也许这里面真的有叶氏的什么过失也未可知，如果真是这样，站在对叶氏负责任的角度他更应该查出事情的缘由；其次，这个所谓的何氏少董究竟何许人也？他必须摸清此人的来历、关系，何氏的董事长已经将近七十的年纪，退居二线是迟早的，

和这位少董打交道恐怕不是太遥远的事情，与其现在把关系闹僵倒不如好好谈谈，看看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最后一个原因也正是最重要的原因，这批原料正是叶氏眼前最急需的，成批的订单都必须在约定时间内交货，如果交不出货，损失最大的还是叶氏。经过周详的考虑，叶之秋决定平静对待，刚才激动的情绪也开始慢慢平和。

“他没告诉你为什么要和我们解约?”他瞄着莫炎，虽然心头仍然有气，可是口吻明显缓和。

莫炎咽了口唾沫：“我问过了，可是他没有回答，只是一口咬定要和我们解约，我还来不及问清楚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替我打电话给他秘书，我要去拜访他。”这是叶之秋的决定。

“叶总，那个姓何的很不好说话，年纪轻轻却张狂得很呀，您真的要去见他?”莫炎偷眼瞟着叶之秋的神色。

“他张狂?”叶之秋轻嗤一声，“那么，我张狂不张狂?”看着莫炎无言以对，他扬着嘴角不屑道，“这个世道只是靠张狂顶得上什么用场?如果是这样，还有必要学习什么？只要会张狂不就结了？”

事情的确奇怪得不可思议，叶之秋原本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没想到那位何家大少爷竟毫不犹豫地一口应承，并且约定的时间就是当天下午。这一招倒是令他有些茫然，坐在车内，他一路盘算着这位何大少爷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而更令他意外的事情紧接着发生，他的车子刚刚能看到何氏企业的大门，前座的司机就告诉他何氏似乎有人已经在门外迎候。

《欲望豪门》第十一章(4)

迈下车子他扫过人群，这个阵势还着实不小，他盘算着说不准何氏的中层以上职员全都在场。正面的三个人，一左一右他都是认识的，很自然的他把目光落在正中间的男人身上。这个男人真可谓是其貌不扬，不论脸蛋身材没有一点称得上像样，唯一可圈可点的反倒是他那副张扬跋扈的气势，叶之秋几乎猜出他的身份，而他左右的两个部门经理也已经客气地上来介绍。

这个何大少爷真是没有一个地方像他父亲，实在不知道究竟是不是何董事长的亲生儿子，叶之秋胡乱琢磨着心底暗自发笑。

两位经理早已在来之前就接到了叶之秋的电话，看情形，他们根本对单方面解除合约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个何大少爷的举动实在匪夷所思，居然连董事会都没开就独断地要抛弃台北最大的客户。叶之秋甚至怀疑他是否知道该如何做董事长，可是不管他怎样不遵守业界规矩、怎样任意妄为，叶之秋却不能陪着他一块玩弄金钱。

“何总，”叶之秋思量了很久，最后决定对这个像肉球一样的家伙使用这个称呼，“今天的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走进他的办公室，叶之秋索性单刀直入，对于这样一个不成气候的公子哥没必要和他绕弯子。

“误会？什么误会?”何大少仰着胖乎乎的脸，困惑和迷茫写满填充着自以为是的面庞。叶之秋淡淡扬起眉梢，如果他有这么一个下属，他会毫不犹豫地让这个家伙卷铺盖回家，如果这个家伙不是生在富豪之家，恐怕早已饿死街头。他心里极度不满，但是却不能有丝毫流露，因为他知道此刻有求于人，“我们两家的合作一直都十分默契，为什么，您突然通知我的副总要和我们解除合约呢？”

“喔，我就知道你是为这事儿来的，想知道答案对吧?”何大少装出一副潇洒的气派却险些让叶之秋喷出笑来。

叶之秋没有多说一个字，仍然保持淡然的态度：“是的，我想知道。”

何大少双手一摊：“没有理由，我说解除就解除，还需要什么理由？”

Shit！叶之秋在心头暗骂，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根本就是狗屁不通！何氏要是交到他的手上，不到三个月时间一准被人吞并。他欲骂无声、欲笑不能，“没有理由？呵呵，何总，我们都是生意人，做生意讲求的可是信用和道理，您这句没有理由、不需理由，不知该让我做何理解呀？”

略略聪明一点的人都听得出叶之秋语带讽刺，可是这位何大少偏偏是个笨得可以的家伙，他不但没有听懂叶之秋的话而且反倒以为是叶之秋笨得连如此简单的话都无法理解，“这还需要解释？就是说，我现在要和你们解除和约，就这样，其他的不必再多说了！”他做起决定来倒是如快刀切乱麻，只可惜他的这把刀不但没有把乱麻切断，反倒被乱麻给纠缠了进去。

叶之秋真的想笑，他实在有些按捺不住，可是蔑视的背后却是对说服这个家伙的烦恼。这根本就是个棒槌，要想用常人的方法说服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付“与众不同”的人就要有“与众不同”方法，可是现在，他必须先找到这个家伙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没有商量的余地?”叶之秋这句明显是废话，可是除此之外他不知该说什么，他只希望能够透过更多的交谈将这个家伙心里奇怪的想法慢慢盘查出来。

“商量的余地?”何大少眨巴着眼睛，思索了好一会儿才有些痴呆呆地说，“商量，喔，要商量你就找佳琦去。”

“什么?”叶之秋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带着有些疲惫的笑，他追问着，“找佳琦？什么佳琦?”他在怀疑何大少口中的佳琦难道就是那个刁蛮的唐大小姐？一边怀疑着，他一边祈祷这只是一个巧合，如果真是这个小毛丫头，那可的确是一件令他万分头疼的事情。

“佳琦呀！你去问她好啦，只要她说商量，我就同你商量，否则一切免谈！”何大少仰着头，口气很坚决，眼神很坚定。

叶之秋勉强沉住气，他实在弄不明白这件事和佳琦是怎么扯上关系的，更不知道这个既不中看、又不中用的何大少为什么要他去找佳琦。莫名其妙的问题充斥着他的大脑，成堆找不到答案的问题缠乱着他的思绪。他在思索、在探究、在一团乱麻中想找到根源，丝毫没有留意到手边的电话正在不断响铃。

“喂！你的手机响了。”何大少好心提醒。

叶之秋举起手机，看着屏幕上的来电显示，他的眉心突然蹙紧，不知迟疑了多久，他终于还是接起电话。盈盈的笑声透着遥远的距离、隔着硬邦邦的话筒仍能让人感受到对方的得意扬扬：“叶总——怎么样？听说您这会儿在何氏企业做客呀？我听说他们那儿的秘书咖啡泡得相当不错，您可一定要好好品尝品尝，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呀，以后您想喝也未必有机会了呢。”

她怎么会知道他在何氏？叶之秋迅速在缠乱的思绪中抽丝剥茧。何大少的话让他已经隐隐猜测出了事情的原委，看情形又是这个毛丫头在耍花样，可是，没道理堂堂何氏少董会乖乖任凭她摆布呀？瞄了一眼坐在旁边无聊地敲击着电脑鼠标的何大少，他不认为在这里直言不讳会带来什么风险，于是扬起自信的口吻，他质问她：“可别告诉我，又是你在耍花招！”“是呀，就是我，你能怎样?”佳琦咯咯地笑着，高兴得似乎已经无法正常说话，甚至透着电话都能感觉到遥远的得意所产生的颤抖。叶之秋冷冷一笑：“我能怎样？这句话应该是我来问你才对！你究竟在折腾什么花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别招惹我生气。”

“哼，我怎么敢招惹叶大少爷生气呢？既然这样，为了避免让您这位大人物气坏了身子，我们还是不要继续谈下去的好，我可不希望有朝一日引来一群富豪千金追杀我呢！”“啪哒”电话被毫不客气地挂断。

“怎么样？你们商量好了吗?”何大少若无其事地问道，“只要她同意，我坚决没问题。”叶之秋收起话机，幽深的双眸探入面前这位何大少眼中，那里面实在浅得能够一眼望穿，叶之秋确定那里无法掩藏任何东西。“可以冒昧地问一句，你和佳琦是什么关系吗?”他根本没有必要如此客气，但是出于礼貌，他还是用了敬语。

“哈哈，关系可不一般呢，她是我的未婚妻。”何大少流露着兴奋。

“未婚妻?”叶之秋淡淡一笑，“何总，首先我要恭喜您，其次，我希望您给我一些时间。毕竟我们之间的合作不是一朝一夕了，就这样平白无故地解约实在有些遗憾。”

“这个没有问题呀，我说过了，只要佳琦同意我就同意，我给你三天时间吧，三天内如果佳琦没有通知我，我就会停止供货给你们。”

这个弱智到白痴地步的家伙，要是换上别的情况或是别的什么人，或许叶之秋早就狠狠地抽他两嘴巴子了。

回去的路上，叶之秋坐在车内始终一言不发，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低头过，没想到今天居然栽在一个小女生手上。

“你好，我是叶之秋。”在长时间的思索和挣扎之后，叶氏的利益打败他骨子里的清高和傲慢，举起办公桌前的电话，他第一次有一种难以启齿的感觉。

《欲望豪门》第十一章(5)

“喔？是叶总呀，实在难得您主动给我电话，不知道，您有什么事情吗?”佳琦根本不介意她会玩出多大的麻烦，只要心里高兴，她任何时候都会随心所欲地做出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

“说吧，你要什么条件?”叶之秋隐藏着轻轻的叹息，一次失败足以让他在这个女人面前永远无法抬头。

“条件？什么……什么条件呀?”继续逗他一会儿，这是佳琦心里的想法，她根本不知道叶之秋此刻的心境。

“让那个笨蛋放弃和我们解约的念头，摆出你的条件吧！”叶之秋干脆利索地谈起价码，“要多少？五万、十万、五十万、还是五百万？”

“叶大少爷果然是财力雄厚、一掷千金，开口就是五百万。”佳琦非常得意，她正在等待着叶之秋开口和她谈及条件。叶之秋的声音已经极尽冰冷，他最恨被人威胁、也最不喜欢和人讨价还价，可是一天之中他竟然接连遭遇了数次这样的情形，更为窝火的是所遭受的这些威胁居然是源于同一个女人的杰作。他越想越窝囊，越想越气恼，只可惜这样的气恼他不能发泄，这才是最最要命的事情。

“好了，别扯皮了，直截了当点吧，如果五百万还不够，我可以加到一千万，但是，不能更多了！”佳琦有些生气，她最不喜欢听到叶之秋这样颐指气使的口吻：“叶之秋，你是很有钱，只可惜我也不缺钱，别总是开口闭口拿钱砸人！”

“可不是吗，何氏的财力虽然不算富甲一方，但在台北也是有着响当当的名头。只不过，我想提醒你，别只看重家世和钱财！”叶之秋的口气有些缓和，他知道自己刚才的语调有些过头。

“叶之秋，我告诉你，问题其实很简单！”佳琦知道他想说什么，她不想继续听下去，打断他的话，她摆明条件，“我的要求很简单，就

是一次采访、仅仅是一次采访，只要你同意我就马上让那个笨蛋给你们发货。”

又是采访！叶之秋感觉头脑一片眩晕，这个小女生实在好强得太令人头疼，居然为了一次采访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他还是那样的性情，他还是不想被要挟，除非他别无选择，“你以为何氏会任凭你为所欲为吗？我就不信没人治得了你那个笨蛋未婚夫。”

“叶之秋，你再给我听清楚。第一，那个笨蛋不是我未婚夫，那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第二，何董事长要出国旅游半年多的时间，如果你想等着他回来再解决这件事情未免太晚了吧？第三，何董事长的确很看重他一手创办的家业，可是他的那个笨蛋儿子可不在乎这些，你应该看得出来，只要能讨好我，那个笨蛋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他是个白痴笨蛋，他不在乎做个败家子，可是你呢？我就不信你敢陪他玩、你能陪他玩？！”佳琦说得振振有词。

“难道你没听说过我的臭名昭著？全台北什么人不知道我是出了名的浪荡公子，我会怕他?”叶之秋轻嗤一声。

“喔？我可不信那些传闻，什么时候让我亲眼目睹了才算是真的。如果你真要和那个笨蛋一较高下那就比好了，我拭目以待。”传媒界的噱头她见得多了，什么样的新闻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叶氏似乎有一大批产品要在月底交货吧?”她再次扬起得意的笑声。

叶之秋无奈，他不想再争论这个显而易见没有结果的话题。佳琦的话证明了她对他以及叶氏的了如指掌，同时，她挑选的人物和时间也相当到位，他需要冷静、需要时间、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轻易认输，“好吧，三天内，我给你答复！”

“哼，叶大少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这么点小事还用得着考虑这么长时间？五百万你都能瞬间开口拍板，怎么一个采访却要考

虑三天？是不是不愿轻易向我低头？是不是觉得被我胁迫着接受采访很没面子？”

佳琦一针见血，她的伶牙俐齿似乎是天生而就。她的确说中了叶之秋的心事，他不是一般地厌恶这种被动的感觉，一个采访比起五百万根本不值一提，而对于叶之秋而言却是一种极大的污辱，他情愿付出五百万甚至更多的代价也不愿接受采访。

“我现在不能答复你。”他是真的需要好好考虑考虑。

《欲望豪门》第十二章(1)

“有心事?”安妮用纤柔的发丝撩拨着叶之秋的面庞，从一进门他就坐在酒吧上杯不释手，以她对他多年的了解和认识，他一定是遇上了极其烦心的事情。他继续往杯中注满威士忌，没有回答没有表示，只是继续将酒灌入腹中。

“之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开始有些紧张，从来没有见过他表现出如此的烦躁。叶之秋只想找个发泄的地方，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就到了安妮这里，咽下最后一点杯中的残酒，眼神中流露出一股暗郁。

“安妮，我需要你的帮助。”

“喔？呵呵，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难道你刚才是在担心我会拒绝?”安妮若有所思，“不过，能让叶大少爷开口求助的事情恐怕不会是什么易事，你说吧？看看我能否帮得上忙。”

“安妮……”叶之秋犹豫了，他突然害怕伤害她，突然思考这样做是否会令她不悦，突然对她的感受十分介怀。

安妮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支吾，不用问也知道一定是个极难开口的话题，她做了心理准备，见他仍未启齿，于是主动追问：“什么事情这么难开口？不可想象，我们叶大少爷究竟为什么烦恼？”

叶之秋注视着她的眼神更加难于琢磨，又是数秒钟的迟疑之后，他低沉着声音说道：“安妮，我们订婚！”

这根本就是一道命令，叶之秋口吻中听不出任何征询和请求，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求婚方式，安妮忍不住嗤笑出声：“你开什么玩笑?这种事情可不能随便说的，我可是会当真的哟。”

“我没开玩笑。”叶之秋一边注视着她，一边由衣袋中掏出一个锦盒，不用看也知道那里面装着的一定是钻戒。

“你就知道我一定会接受?”她漫不经心接过锦盒，修长的细指勾出嵌在其中、闪烁着耀眼光芒的硕大钻戒，缓缓套入指间，好像一切都

是如此理所当然，“嗯，大小正合适呢，总不会特意为我定制的吧？”

看着她将戒指套入指间，他的表情更加阴霾，为什么她没有一丝的拒绝？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反抗也会令他略感高兴。“不错，是很适合你。”他哽了哽喉，原本他还在犹豫是否要将她拉入这场风波，可是现在，他已经不在迟疑，因为他看到映在她剔透眼眸中那闪闪发光的克拉钻石已经完全占据了她所有视线。

“这颗钻石值多少?”她扬起配着钻戒的手，心满意足地欣赏着。

“不贵，一千万而已。”他开始厌倦这个谈话。

“一千万?”她将目光睨向他，“你的意思是，要用一千万把我卖给你，是吗？”

“如果你觉得太小，我可以再买个更大的给你。”他决定结束这场毫无营养的对话，事情的过程和他原先想象的实在差别太大，他不想将心目中对这个女人的良好感觉全部抹杀，“我先走了，正式宣布之前我会通知你。”

“等等！”叶之秋抬身刚要离开，安妮由他身后传来的嗓音依旧娇柔百媚、沁人心脾，却扬着十二分的果决和坚毅，他正要回眸观望只感觉一个硬生生的东西擦过面部弹落在地，“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用一千万就想砸死我？！没人不知道你叶大公子的钱多得闹心，也许有不少女人都希望能得到你的这枚钻戒，只是，我不稀罕！不管你是真想订婚还是因为钱多得发闷实在无处消耗，都请你拿着这枚破戒指另寻他人去，我安妮还不至于低俗到为了一千万就出卖自己！”她说着，眼中不自觉落下泪来，那副千娇百媚而又满腹怨愤的模样，是男人见了都会为之心动。感觉到眼角溢出热乎乎的东西，她抬手抹去痕迹却憎恨地咒骂着不争气的泪水。

钻戒正好滚落在叶之秋的脚边，虽然脸上被安妮重重掷来的钻戒擦出一道清晰的血痕，奇怪的是，他不但丝毫不感到气恼，心里反倒泛起几分愉悦。拾起钻戒，他掩饰着内心的感受，保持一直以来的淡漠和无所谓，将戒指举到面前，他凝视着闪闪放光的诱惑，开口说

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嫌这颗钻石不够大？我说过，不满意的话，可以再送你一个更昂贵的，难道你担心我言而无信？"

安妮眉梢一挑，眼神中的怨愤更加凝重："收起你的阔绰！有钱人我见得多了，如果一千万就可以让我出卖自己，我已经不知嫁了多少回了！"

"我说过，需要你的帮助。"叶之秋收敛起傲慢。

"什么帮助？！和订婚又有什么关系？！"

隔着两步远的距离，他们相互对视着，目光的交流已经完全不能渗透内心，她一直以为很了解他，而此刻才知道她根本看不透他眼中潮涌的波涛。那里面是什么？吞噬美丽的狂涛，还是制造巅峰的巨浪？她越来越迷茫，越来越无法寻找到方向，只是一味地感到困惑和神伤。"这个，你不需要知道，你只要同意公开宣布我们的订婚，这就够了。"

"我不需要知道？既然你连原因都不愿告诉我，那我又凭什么要答应为你做事？为了一千万？你不会天真到以为就用一千万打动我帮你卖命吧？！天知道你们又在玩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凭什么让我陪上身家性命和你们玩这样无聊的游戏？！"她越来越激动，颤抖的声音带动着身躯也开始轻微地抖动起来。

"我说过，如果你觉得不够我可以再加价，直到你认为物有所值为止。"叶之秋是平静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

良久，他只看到她的视线中盈满泪花，充斥着幽怨和嗔怒的眼神毫不掩饰地表露着对他的愤恨。又是良久，他没有等到她的回答，于是，收回凝视她的目光，他转身继续朝门外移动着脚步。他不是不知道这样做对她有失公平，可是，他已经别无选择，也许她的拒绝可以让这件事情到此结束？想到这里他突然嗤笑自己的天真，他的父亲根本不会容许这样的结局出现。

“叶之秋！”又一声咬牙切齿的呼唤没有再令他回头，驻留下脚步，他静静等待着，“五千万！我不会再问为什么，一切都听你的安排。但是，必须先给钱！不包括刚才那枚钻戒，因为那是你送给我的‘订婚’戒指！”

金钱的魅力果真如此巨大？背对着她，叶之秋情愿没有听到刚才的那一番话：“好，五千万，一言为定。明天，我会把钱转入你的户头。”

“砰！”房门在沉重的撞击声中掩上，安妮的心也随之陷入谷底，原来金钱真的可以出卖一个人，原来金钱真的可以让一个人以为能够拥有一切。她的落寞缘于叶之秋，她在心里从来都不否认她爱他，甚至于有些时候她也同样感觉到他对她的爱，可是一切似乎都只是她一厢情愿的结果。他根本不在乎她，不在乎伤害她、不在乎利用她、不在乎用肮脏的金钱污辱她。她感觉到身心正在被一把利刃无情地搅动，搅动着鲜血不住地向外流淌。叶之秋，我恨你！在口中，她愤愤地诅咒，可是这诅咒却仿佛淹没在交杂缠乱的爱意中。

刚刚踏入大宅，佳琦甜亮的声音就传入叶之秋耳中，他双眉一紧，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预兆。

“之秋哥。”迎着他，她甩开正在交谈中的徐曼音，毫不顾忌地飞奔过去，搂紧他的脖颈就是一个亲吻，“几天没见，越来越男人啦。”

“我不是已经答应你的条件了吗？为什么何氏今天还不发货?”叶之秋不得不举手投降，他和那个白痴何大少没法比拼，他不能为了争一口气而将叶氏的利益置之不顾。两天前他无奈地拨通了佳琦的电话，虽然感觉到她明显的得意，却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佳琦神秘地眨巴着大眼睛投来暧昧：“嗯，是我不让他发货的。”

《欲望豪门》第十二章(2)

叶之秋想要发作，其实他的郁气已经压抑了很久，可是那团怒火只是冲到喉间又被理智按压了下去。“唐大小姐，我不会又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吧？生意场上‘信’字当头，你这是公然毁约呀！”

“约？什么约？我们有过什么约吗？我的记性不大好，不记得我们之间有过什么约定了呀?”佳琦一脸困惑的神情，她不信自己气不翻叶之秋，她就是要看看叶之秋到底能忍到什么程度。

好男不和女斗！叶之秋内心暗暗重复着，盯着她的双眸中明明已经冒出火花，可是又在瞬间消逝无踪。“你究竟还要玩什么花样?”他不打算与她逞口舌之能事。

“嗯，不玩呢，我有什么能耐和叶总较量，谁不知道您在商界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和您较量可是捞不到半点好处的。”佳琦阴阳怪气，口口声声心悦诚服，眼光中却满是挑衅。“你们在说什么呢？什么较量不较量的?”徐曼音沿着廊厅徐徐走来，“之秋，佳琦可还是个小姑娘，你可不能欺负她呀，传出去你的名声可就不好听了。”

叶之秋从来不认为他的名声在外面会如何好听，估计除了花花公子、风流少爷外，就是可恶霸道的独裁者之类的评价。可是面对徐曼音，他自然不好当面顶撞，“妈，没什么，我们是说笑着玩的。”

佳琦窃窃地瞄着他：“之秋哥，你不老实喔。我刚才可是已经和阿姨说过了，怎么订婚这么大的事你先前没有和阿姨打过招呼的吗？”

叶之秋哑口，如此秘密的事情她是从何而知？他望着佳琦的眼神终于激起波澜，穿刺过她的瞳眸，他希望由她的内心深处得到对她更多的了解。

“之秋哥，你怎么不说话？哑巴了吗?”佳琦还在刺激他，眼看着叶之秋就要按捺不住，她觉得自己距离目标仅有一步之遥。

如果不是佳琦在场，徐曼音此刻的脸色恐怕一定好看不到哪里去：“之秋，这件事，你是不是该向我做个解释？难道你现在有了主见

就连终身大事也不用和我打招呼了？是不是某一天你会直接抱着孩子进来管我叫奶奶？”

“妈，这件事还没准呢，您别听佳琦瞎说。”他没有别的办法，先哄好老太太才是正理，可是，他知道这一切都要取决于身旁的这个小毛丫头的合作，他一边敷衍徐曼音，一边悄悄探手扯着佳琦的衣摆。

可惜佳琦根本就是个不懂得合作的人，或者说，她是有意不合作，撅起嘴角，她的话简直令叶之秋喷血。“扯什么吗？！你以为我会帮你隐瞒，什么没准呀？安妮不是连钻戒都已经收下了吗？”

“什么！钻戒？！”徐曼音大声惊呼，“之秋，你怎么可以这样草率？！这么重要的事情居然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自作主张？！”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事情进展得竟会如此迅速，这个安妮实在是太让她头痛的角色，难道叶之秋真的要和她结婚？这绝对不可能！只要有她徐曼音一天，她绝对不会让这个女人搅动这潭已经足够浑浊的死水。这个女人会坏了她的大事，会让她的苦心付诸东流。她本就苍白的脸上泛起青色，激动的情绪已经不言而喻。

佳琦瞟着脸色同样难看的叶之秋，这把火已经被她点燃：“阿姨，您别生气，瞧您都气成什么模样了？您消消火，啊？”

“难道天底下就没有女人了吗？为什么你偏偏选她？！”徐曼音继续愤怒着。叶之秋此刻反倒无所谓起来，反正事情已经拆穿，徐曼音气成这样谁也不能阻止。

“她有什么不好？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反对?”他冷静平淡的态度令徐曼音更加郁结，扯着嗓子，她向疯子一样向他吼叫，“我说不好就不好，没有为什么！我告诉你，除非我死了，否则她绝对进不了叶家大门！”

“好，”叶之秋扬了扬眉梢，嘴角居然浮起笑意，“您不让她进门是吧？我走，这总可以吧?”甩开步子，踏上黑色林肯，他和他的车子消失在徐曼音的视线中。只留下气急败坏的徐曼音和表情怪异的佳琦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各怀心事。

“你跑到我这儿来避难，就不怕你那个凶神恶煞的妈也跟着追过来?”安妮一面用玫瑰花瓣做着沙拉，一面瞄着叶之秋一脸沉闷的模样。为什么他思索时的神态竟是如此完美诱人，令人百看不厌？她心里想着，如果他不是叶之秋，或者不叫叶之秋，那该多好。

“安妮。”叶之秋欲言又止。

“嗯?”安妮回应着抬头，等待他的继续。沉默，他反复斟酌着，良久，他终于做了决定，“把戒指还给我。”

“什么？为什么?”安妮惊讶地望着他。

“不为什么，我……不想和你订婚了。”他没有逃避，注视着她毫无退缩，等待着她的暴怒，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撇起嘴角，她并没有生气：“不是说好了让我帮忙吗？总不会是舍不得那五千万吧?”即使分文不取，她也一样会帮他，之所以开口要价，无非是对他狂暴不堪态度的报复。

“你不是怕徐曼音吗？”

“我不过是问问而已，怕她做什么？难道她吃了我不成?”她往他的嘴边送过一匙沙拉，“尝尝味道如何。”她的表现是那样轻松祥和，仿佛根本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

叶之秋避开她送到嘴边的食物：“你不怕我怕！”凝视着她，他的眼中满是忧心，“她不是善男信女，什么都做得出来，我……”他不自觉得将目光移开，“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我的缘故而受到伤害。”

“你至今没有告诉我，究竟要我帮什么忙。”她将脸凑上前，紧紧挨着他的双眼，她想感受他眼中涌起的潮汐，却发现就在靠近的瞬间已经开始迷离。

“不该你知道的就别瞎打听，有些事情知道的多了没什么好处，戒指就送给你了，我只是想告诉你，咱们的协定就此取消。五千万已经汇到你的户头上……”他说着突然顿住，“带着钱离开台北吧，走得越远越好。”

安妮敛下目光，“如果……我不走呢？”

“我不保证到时候能保护得了你，和我在一起，你会成为众矢之的。”这一次叶之秋知道自己是真诚的，凝视着她敛下的双眸，他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冲动，“为什么不看着我?”他抚上她的面颊。

一股暖流在两个躯体间蹿动，即使在如此清爽的空调房内都能感受到腾腾热浪在空气中拂扬翻滚。他们的唇是那样接近，双眸中流转的水波荡漾着柔情蜜意，纤柔的腰肢在他怀中如拂风细柳般绵软娇弱。迎着她仰起的面颊，他的唇轻轻印上她娇媚无比的红樱。

手机铃声一次又一次响起，交缠的双唇却始终不愿分开，直至那扰人的铃音再也不肯停下时，叶之秋才不得不放开那如蜜般的樱唇。接听电话的瞬间，叶之秋的脸色骤然阴沉，电话另一头，莫炎的声音支支吾吾表述着公司发生的事情。

“有什么话慢慢说！”叶之秋最讨厌莫炎那副一遇上事情就不知所措的模样，“你支吾了半天我根本一句也听不懂。”

莫炎哽了哽喉，镇定着情绪，重复刚才的话：“叶总，何氏的货已经断了，咱们的交货期只有半个月了，再没有原料到货，咱们可就交不出货了呀。”

“和何氏联系过了吗?”叶之秋的话完全是例行公事的质问，明知道即便是莫炎亲自登门也无济于事。答案毫无悬念更是毫无惊喜，莫炎的电话根本不能打动任何人，更何况是那个只认美色不认金钱，甚至全然不讲业界规矩的何大少。一切都迫在眉睫，不容叶之秋多加迟疑，他必须放下面子再找一次佳琦，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

《欲望豪门》第十二章(3)

刚刚挂断莫炎的电话，叶之秋正预备着离开，手机铃声却再度想起。叶之秋甚至没有留意上面的来电显示就气冲冲地接通电话：“你有完没完？！我不是说马上去公司吗？有什么问题到了公司再说！”

“呀，之秋哥，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刚接电话就对我这么气汹汹的呀?”佳琦的声音透着恶作剧的情结。

叶之秋本就准备找她，而她突如其来的电话，又给他平添几分被动。

“我正要找你！”他没有对刚才粗莽的行为做出任何表示，言语间反倒充满优势，“你现在什么地方？”

佳琦咯咯乐着：“之秋哥，这么巧呀，我也正要找你呢，难道这就叫心有灵犀？”

“你在哪儿？我过去找你。”

“之秋哥，我知道你现在身边有美女相伴，不会——打扰你们吧?”甜蜜蜜腻乎乎的声音掺杂入阴阳怪气的语调盈盈入耳，这显然是对男性最为致命的诱惑，而此刻却完全打动不了叶之秋。佳琦的话令他心头一颤，她怎么知道……迈到窗边，他迅速扫视着楼下的停车场，果然看见佳琦正倚在他的黑色林肯旁，一面暧昧地接听着他的电话，一面正冲着他向下探视的窗口扬着得意的笑。“你等着，我下去。”叶之秋实在担心她会再闹出什么风波。

“之秋哥，要不，还是我上去吧，怎么好意思打扰你与美人的蜜意温存呢?”佳琦的笑声越来越放肆，仿佛抓住了叶之秋天大的把柄。

“你已经打扰了！听着！我马上下去，别再和我玩什么花样！”叶之秋挂断电话。

“有什么问题吗?”安妮一直垂手旁观，看到叶之秋的表情，她不知道究竟什么事情可以让他如此不安。

叶之秋仍在思索，直至单脚迈出门外，这才回身对安妮说：“你收拾一下东西，准备搬家！”没有更多的解释，他拉上房门匆匆离开。佳琦开心地笑着，没有什么比打败一个傲慢狂妄的男人更令她得意。遥遥望着叶之秋带着愤怒而气恼的神情朝她走来，她的心里竟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

“说吧，你究竟想怎么样？我的原料什么时候发?”叶之秋的语调极不客气，劈头盖脸质问。看情形，对于面前这个女孩他要重新下定论，也许她根本就不是个需要保护的弱者。

“干吗这么凶呀?”佳琦娇嗔地努起粉唇，“人家好心跑到这里来不就是为的这事儿吗？”叶之秋已经不再把她当做一个不明事理的小姑娘，她的表现已经完全出乎他的意料，那个清纯可爱的小女孩已经在他脑海中消逝无踪，“好！既然你这么有诚意，我也不得不大方些，说出你的条件吧！”

咯咯，她真的很开心，就连不足尺寸的胸部也感觉出颤动，“干吗这么严肃呢？我可是不敢为难您大少爷的，不过，我今天心情特别好，想到海边兜兜风，不知道，可不可以搭搭叶大少爷的顺风车呢？”

“上车吧！”这就是条件的开始，他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管它刀山火海，他决定奉陪到底，总不至于让个小女人把他给吃了！

一路上，佳琦的话匣子就没有关上过，她不停唠叨着各式各样的话题，就像万花筒似的永远有倒不完的东西。叶之秋始终一言不发，对她的话题他根本提不起半点兴趣，开车的一路上他还在为被人如此胁迫而郁郁寡欢。车子快速接近海滩，佳琦突然手指前方发出凄惨的惊叫，车速太快，叶之秋不知发生了什么，也许他气恼之下走了神?他没有多想，也来不及多想，打住方向盘的手偏偏被佳琦死死拉在怀中，情急之下他猛踩油门，车身瞬间止住的同时就地接连打滑了两圈这才停住。

佳琦已经吓得将头整个埋进叶之秋怀里，颤抖的双臂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将叶之秋的脖颈紧紧搂住。

“你刚才瞎叫什么呢？！”眼前根本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我……我刚才看见一只小鸟朝我们的车子飞过来，你开得那么快，我怕它让你撞上，它没被你撞死吧?”佳琦将脸埋在叶之秋怀里窃窃笑着。

又是她的故弄玄虚，叶之秋气愤地想要拉扯开她紧拥着自己的双臂：“别闹了！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

佳琦已经将笑脸从他怀中撤出，咯咯乐着将头倚在他肩上：“人家想试试你的应变能力吗，没想到你的反应还真是快得惊人。”

“疯子！”叶之秋恨恨骂着，“到了，下车！你不是想逛海滩吗？！”

“喂！人家刚刚被吓到，干吗这么凶吗？！”

“刚才被吓到的好像不是你吧？恶作剧小姐！”叶之秋再度想扯开她的手臂，结果反倒被她搂得更紧，“还不放手？！你想看的海滩到了！”

佳琦轻摇着倚在他肩上的头：“嗯，急什么呀，让我靠靠嘛，人家的心还在扑通扑通地跳呢，这会儿下车说不定会晕倒喔。”她侧首笑眯眯盯着叶之秋，那张脸上满是愤怒却更显英气，“万一，要是让何家大少爷误会，以为你欺负我的话，你的那些原料……我可就再没有办法了。”

叶之秋哑口，他算是彻底栽在这个小丫头手里，保持着这样的姿势他们不知在轿车里待了多久，直至黄昏的暮色渐渐撩起面纱，叶之秋这才极不耐烦地再次开口：“我说大小姐，再这么坐下去，天可就要黑了。”

“嗯，你可是陪我来的，说好了一切听我安排，不是吗？我愿意怎么就怎么，难道你不愿意?”不明情由的，她就是想招惹他生气。

叶之秋无语，他在忍耐，心中暗暗发誓等他拿到了这批原料，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丫头片子。

“想什么呢?”佳琦突然将手按在他的胸膛上，“让我听听你的心跳。”她将头贴在他的胸前。

“心跳有什么好听的?”叶之秋轻嗤，他此刻的心境已经在漫长的等待中平复下来，他倒真想见识见识这个小女生能在他面前玩出什么名堂。他开始不再像刚才那样急于解决原料的问题，因为他知道越是着急就越会落入她的圈套。

佳琦仰首眨巴着双眸：“你不知道吧，心跳可以表现一个人当时的情感，很微妙的喔，我可是会听出来的喔。”

“哦？那你现在听出什么来了？”

嘘——佳琦做着噤声的姿势，伏在叶之秋的胸膛上有模有样倾听了许久。

“你知道你的心在说什么吗?”她眼中现着神秘。见叶之秋对着她笑而不语，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她不再指望吊他的胃口，于是继续说道，“你的心在说——”她又窃窃笑了数声，“它在说，你喜欢我！”

叶之秋双眸一暗，“是吗？我怎么不知道？”

他话音刚刚落下，佳琦已经交臂勾住他的脖颈、翻身坐上他的大腿，明亮的双眸中徒然闪出一丝暧昧，“为什么不吻我?”她甜腻腻娇滴滴地问道。

“我从来不吻名花有主的女人，天底下女人多了去了，我何必自寻烦恼?”叶之秋没有动弹，什么样的女人他没有见过，佳琦唯一令他吃惊的，是曾经的表象和眼前竟然判若两人。

佳琦一怔神：“什么名花有主呀？你是说那个何笨蛋吗?”她说着又咯咯乐起来，“我和他可没这么亲近，那都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我可没答应过他什么。”

《欲望豪门》第十二章(4)

“可惜，他不是这么想的，否则，他会这么心甘情愿地帮你算计我?”叶之秋睨着赖在怀中的佳琦，“折腾了大半日，咱们总该言归正传吧？你和我没有利益冲突，你唐大小姐也从来不缺钱，而那个采访我也已经答应了，你究竟还想要什么？”

他的眼神如此深沉，佳琦几乎迷醉其间，望着他的双眸，她的呼吸不自觉的向他贴近。他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可是温热均和的呼吸却已经拂上她的面颊，撩拨着少女情怀蠢蠢萌动。“我要你取消和安妮的订婚。”她凝视着他，感觉一股酥麻正传遍周身。

叶之秋浮起怪异的笑容：“你开什么玩笑？”

“谁开玩笑了?”佳琦的神态如此认真。

“我只当没听见这话，如果传到你爸耳朵里，还不知他会是什么反应呢？”

佳琦撅着小嘴仍旧腻腻地笑着，勾住他脖颈的手臂桎梏得更紧：“我才不管他什么反应呢！总而言之我不喜欢看到你们订婚！”

“除了这个条件，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可惜我就要这个条件。”佳琦固执地坚持。

“为什么？这对你有什么意义?”叶之秋没有回避继续调侃。

沉沉的暮色已经落下，车灯映照着海滩上层层的浪花若隐若现，波涛温柔地拍击着岸上的沙石发出美丽动听的声音。佳琦已经彻底迷醉在他怀中，阵阵男性独特的气息挑动着她的每一根神经不由自主地迷乱。倚上他宽厚的胸膛，她静静倾听他的脉动：“因为我喜欢你，从今往后我不容许别的女人和你在一起。”

叶之秋控制不住发出狂笑，那笑声毫不掩饰的放纵：“小毛丫头，你不会是想做我的女人吧？”

“是又怎样？！”他没想到她竟然没有丝毫的羞怯和遮掩，坦然大方得令他咋舌。叶之秋的目光突然黯淡，没有人能够猜测这眼眸中究

竟夹杂着什么。

“你确定?”他的声音如此温柔，却隐隐透着让人极度不安的成分。

佳琦感觉出来却并未退缩，面前这个男人早就是桃色绯闻中毫无悬念的男主角，没有女人可以令他不去施展魅力：“嗯，不可以吗？”

“做我的女人可是要付出代价的。”他浅笑着，表情中太多的不确定令人捉摸不透。

佳琦已经完全失去自我，在他浓重的男人气息面前，她就像婴儿般不堪一击，她茫然地回应着表示肯定，思想却深深沉醉在迷失的方向中。啊！紧随着一声惊叫，她被叶之秋反身放倒在坐椅上，倦入他怀中的躯体突然不由自主地轻颤。

“你，你想干什么?”涌动的呼吸如车窗外的海潮般一浪高过一浪，望着面前刚毅有力的身躯她由心底发出最原始的不安和躁动。

叶之秋轻扬嘴角淡漠一笑，为他本就完美的男性气质又平添了几分致命的诱惑：“你觉得，我现在最有可能做什么？最应该做什么？”

痴痴地，佳琦陷入他幽深的眸子无法自拔，那里面翻腾汹涌的波澜是极具欺骗性的平静和苍凉。她原本想控制他，却在不知不觉中为他所左右。她毕竟年轻、毕竟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叶之秋在这方面的沉稳老道足以轻而易举地令她在忙乱之下无从应对。她开始不敢接受他的目光，因为她感觉正在其间越陷越深，可是她又控制不住想追寻他的目光，想从他的目光中追寻到他对她的关注和真诚。

从她浑浊的呼吸中，叶之秋知道自己已经成功地反守为攻：“怎么不说话？经验告诉我，女人的沉默就是羞涩的暗许。”凝视她青春靓丽的娇颜，他将唇缓缓向她靠近。他原本想要激起她的反抗，却在靠近的同时惊讶地察觉她轻阖上双目、正静静迎候他温热的唇。

五秒钟、十秒钟……一切都是这样的平静，她忐忑地期待着却不知睑下的双眸外究竟为何静得出奇。突然，感觉到她的身躯被重重放开，她困惑着睁开阖紧的眼眸，却看见他正将车子缓缓发动。

“你……在干吗?”她尚未从迷情中完全清醒。

叶之秋没有回话，只是自顾自将车开离海滩。

“喂！你听到我说话没有？谁让你开车的？！”佳琦的反应开始恢复，“你要去哪儿？！”

“去附近找一家宾馆！”叶之秋硬生生地回答不带丝毫情感，却挑逗起佳琦的神经十二分的紧张。她咽下哽上喉间的唾液，怯生生又含着几分羞涩地继续问着：“去、去宾馆干吗？”

“你说呢?”不信对付不了这个丫头片子，叶之秋觉得今天已经隐忍得太多，再这样继续退让，只会令她得陇望蜀。

“我，我怎么知道。你，你直说好不好？我最讨厌猜测问题的。”佳琦开始睁大眼睛向窗外乌鸦鸦的暮?内张望，可是，似乎她的眼睛根本无法适应这样的黑暗。该死的月亮，该死的月亮到哪儿去了？

她惶恐地咒骂却不知道此刻的叶之秋正在扬扬得意，听出她不安的声音，叶之秋的态度更加斩钉截铁、毫不迟疑，“开房！”

“开、开房？！”佳琦的眼珠子几乎从已经足够大的眼眶中暴出，“不、不要！”妄想和这个情场老手较量，她实在显得乳臭未干。

“为什么不要？你不是喜欢我吗？”

“是，是喜欢！可……这也太快了吧?”佳琦尴尬得无从启齿。

“我叶之秋追女生从来速战速决，这已经不算快了。别告诉我，你不知道我是绯闻的一线男主角。”车子在黑暗的乡间小道上急驰，窗外飞闪而过的除了树木还是树木。佳琦根本无法辨认此刻身在何处，如果他真的……那该怎么办？她在不安，而且是越思量越不安。“真的，真的太快了。我，我甚至连初吻都没有，□就……□就直接那……那个，这……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她试图讨价还价。

叶之秋已经在心中窃笑了很久：“到时候不就有了？干吗分得这么清楚？一次性把什么都解决了不是更干脆利落？”

“不，不行，这、这真的太、太随便了。”她心里开始打鼓，而且越打越乱、越打越响，“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这可是你说的！”叶之秋的语调瞬间变得犹如寒冰，终于可以摆脱纠缠，他决定要重新衡量心中对佳琦的评价。猛地打转方向盘，佳琦险些撞上侧面的车窗。“啊！你，又要做什么?”她已经慌乱不堪，被他一次又一次出乎意料的举动折腾得束手无策。不知道他究竟想做什么，不知道自己是否该拒绝，心里除了情窦初开的紧张外，就只剩下对眼前黑暗的恐惧和茫然。

“不开房，就回家！”叶之秋坚定的声音刚刚落下，佳琦已看到眼前渐行渐亮的交通干道，原来叶之秋刚才始终都在海滩附近盘旋，有意给她制造黑暗的迷茫和慌乱。她极不情愿地撅起小嘴，这才知道又一次中了叶之秋的圈套。

别得意！不信我斗不过你！铆足了劲她在心里暗暗发恨……

《欲望豪门》第十三章(1)

“不行！我坚决反对你们订婚！”徐曼音已经声嘶力竭，一个上午她都试图劝说叶之秋放弃和安妮的订婚，她绝对不能让这个叫安妮的女人进入她的统治范围。这个女人一旦成为叶之秋的未婚妻，她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发生了最根本的变化，不是有可能而是肯定，她肯定这个女人会为了保住叶氏少奶奶的地位而出卖她！

她甚至于想借助林宇文和叶之秋的关系，让林宇文出面说服叶之秋，可是却发觉叶之秋根本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听从任何人的安排，林宇文太了解叶之秋，始终对说服他不抱幻想，从一开始就提醒她，这件事情他恐怕无能为力。一个上午的好言相劝，徐曼音终于决定放弃，叶之秋平静而毫不表示反抗的态度让她无从下手，不论她发多大的脾气、不论她怎样耐心的劝导，叶之秋似乎都铁了心肠的软硬不吃。忍无可忍之下，她甩下厅堂内的林宇文和叶之秋，带着愤怒无比的情绪回了卧房。

目送徐曼音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中，林宇文一边继续泡着功夫茶，一边扫着叶之秋，“怎么连个态度也没有？你这不是成心招惹她生气吗？”

“你希望我有什么态度?”叶之秋毫不客气，端起林宇文刚刚斟上的茶品茗着。

“你没看出老太太真的生气了吗？”

“那又如何？难道你有高见？”

林宇文笑了，叶之秋也笑了，只有他们明白究竟在笑些什么。

“我听说佳琦准备对安妮开战了。”林宇文继续含着笑。

叶之秋没有理会他刻意的试探，“是吗？”

“佳琦其实不错，天真可爱、单纯美丽，是个很适合做妻子的人选。”林宇文继续标榜着佳琦的优秀。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两双幽潭般的眼眸在空中相撞。

“她很喜欢你。”

“喔？你也知道？”

这是两个男人之间关于这个话题最最冷静的一次对话，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想破坏眼前的气氛。曾经多少次他们因为安妮而发生争执，而今天的他们心中都各有一番打算。

“她亲口对我说的，就在昨天，她让我帮忙把你抢到手。”林宇文说着突然嗤笑出声，连他自己也觉得这话听来出奇的可笑，堂堂一个大男人居然帮个小女生做这种事情，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说出口来，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叶之秋淡淡瞄过他的眼眸，一半玩笑一半挑衅地问道：“你觉得，你成功的概率有多大？”

“我知道说服不了你。”林宇文直言不讳，“而且我也不够资格来说服你，因为我连自己的心都无法说服，更何况是别人?”他三番五次告诉自己雨桐是个好女人，她爱他，他知道，她是全身心的爱着他。可惜，他始终无法放弃安妮，这是他的硬伤，他永远无法补救的硬伤。

“因为你和我一样，都只是棋盘上的一只过河小卒，只有往前冲，不能向后退，否则，就只有一个结局……”叶之秋的话如此一针见血，一针见血得令他和林宇文同时陷入沉默。

“你……究竟爱不爱安妮?”良久，林宇文再度开口询问。

叶之秋仰面靠上身后坐椅的软垫：“爱与不爱又有什么分别？你能保护得了你爱的人？还是你可以令你爱的人得到幸福？”

“你错了，如果你不爱她，我会在‘雨过天晴’之后带她离开。”林宇文是认真的，他做事向来很认真，不似叶之秋那样总是若即若离，让人猜忌。

“你认为她会答应你吗?”叶之秋的态度始终不阴不阳，却不得不承认每一句都极其深刻，“况且，你的雨桐怎么办？你和我不同，你翩翩公子的形象可是有目共睹的，难道你打算毁了大众心目中如此美好的形象做个负心汉？”

林宇文哑口，雨桐已经成为他最难取舍的决定，若非为了完成父亲的任务，他的确不想伤害任何人。突然，叶之秋放纵地大笑，投来的目光中充满桀骜和鄙夷，声音也比刚才大了许多，可以肯定站在三楼的阶梯口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你不用再劝了，我说过，我爱安妮，我答应了要和她订婚，我是不会失言的。”

徐曼音正沿着二楼的阶梯缓缓步下，叶之秋的话一字一句、清清楚楚传入她的耳内。林宇文感受到叶之秋投递来的目光，猜度着身后可能的情形，灵活巧妙地跟进搭腔，“妈也是为你好，不管怎么说佳琦是千金小姐，和我们也算是门当户对。”

“好了！”林宇文话音刚落，身后徐曼音愤然的语调已经如潮般袭来，“不要再劝他了！他要娶安妮就让他娶好了！以后我不会再干涉他的任何事情！”

徐曼音从未有过的愤怒，此刻的她已经不再担心安妮揭穿她的阴谋，更加可怕的计划已经在她心头酝酿部署……

“总经理，我拦不住唐小姐，她非要闯进来不可。”

说话的是叶之秋新招来的秘书安倩宜，她可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人物，当时就连叶之秋都感到意外，他万万没想到可以招到这样一个行为举止端庄大方、谈吐待人温文优雅的女人做他的秘书，曾有一度时间，他对秘书的要求几乎已经降到自己再也无法接受的地步，这个女人对他而言简直就是天降的尤物，不但美丽大方而且干练聪明。

她是紧随在佳琦身后跟进叶之秋办公室的，从安倩宜的表情看，她显然对无法拦住佳琦感到万分愧疚。如果换了别人，叶之秋此刻一定会认定为是无能的结果而对秘书大发雷霆，可是安倩宜这样恭恭敬敬的歉意感反倒冲散了他的不悦。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叶之秋的反应超乎意料的平静，而佳琦却莫名的激动，安倩宜前脚刚刚踩出办公室，佳琦便按捺不住劈头问道，“三天过去了，你不准

备如期交货了吗？为什么不联系我？”

“为什么要和你联系?”叶之秋的表情神秘而充满优势。

“你不要原料啦？！”佳琦强耐着性子等了三天，眼见着一天天平静而波澜不惊地越过，她的心不明情由地焦急，“要是交不了那批货，你可是要赔很多钱的！”

叶之秋依旧反应平静，听着外面安倩宜有礼有节地叩门，他的脸上扬起更加神秘的笑意。

安倩宜走了进来，很自然地瞄了一眼佳琦，而后等待着什么似的站立在叶之秋面前一言不发。

“不是外人，说吧。”叶之秋非常满意安倩宜这种进退有度的作风，只要有外人在场，她都会静默地等候叶之秋发出是否可以汇报工作的表态。

“是的，总经理。那批货已经全部完工了，莫副总让我问问您，是否立即装箱发货？”

“废话！莫炎是越老越糊涂了，当然赶早不赶晚，让他马上安排装箱发货！”叶之秋的愤怒毫无疑问是源于莫炎。

安倩宜答应着出去了，叶之秋冲着佳琦轻松地一耸双肩：“你听到了？货已经全部完工了。”

“这、这怎么可能？！”佳琦圆睁着双眼目视着叶之秋，猜度着他话中究竟是真是假，“你可别好胜逞强呀，我今天可不是来和你斗气的，我可以马上让何笨蛋发货的。”

《欲望豪门》第十三章(2)

“今天你才想到发货？不觉得太迟了吗?”叶之秋的面色开始阴郁。

“谁，谁让你不找我呀?”看着叶之秋脸色渐渐阴沉，佳琦的心不自觉地揪紧，“我可是一直在等你，你不来，那能怪谁？”

“啪！”一声清脆的拍击，原本持在叶之秋手中的一份文件夹被重重摔在办公桌上，“你很喜欢玩这种游戏是吗？！拿着别人数千万的生意作为让你消遣娱乐的游戏，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佳琦苦着脸，撅起的小嘴翘得更高，耷拉着脑袋瓜子：“人家不过是开个玩笑嘛，谁叫你就是嘴硬不肯认输呢？”

“这种事情也是能随便开玩笑的？！叶氏数千万的损失谁来补偿?你吗？！”叶之秋绷起脸，那副表情仿佛能把佳琦生吞活剥。

“你、你别这么激动吗。我……我帮你想办法还不成吗？大不了，我让Dad帮你想办法赶完这批货，或……或者，我可以让Dad出面帮你向对方求个情，让他们拖延几天。”佳琦的大脑在不停转动，琢磨着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案。

叶之秋起身擦过佳琦向门口走去，却被佳琦由背后拉住他的胳膊：“之秋哥，我说的是真的，我可以帮你想办法的。你，你别生我的气好么？”

“你刚才不是已经听到了，货已经赶出来了，不劳你大小姐多费心！”叶之秋的语调极尽冷淡。

“你别骗我了，这、这怎么可能？那个何笨蛋很听我的话的，没有我的命令，他是绝对不可能发货给你的。”

“这一点我没必要向你解释，只要你大小姐以后少来烦我，就烧香拜佛了！”甩开她羁绊住他的手，叶之秋依然冷淡。

“之秋哥。”佳琦不放弃地再次挽住他的手臂，“你别生气好么？”

“我没这闲工夫，别在这儿碍手碍脚的，我现在有事要出去！”叶之秋不留情面地将佳琦独自扔在房内，他当然不可能告诉她，是通过

林氏的渠道向何氏进货的。更何况，即便他不说，佳琦也迟早会从唐吉口中得知事情的经过。

“徐曼音已经把10%的股权转到我的名下。”林宇文对着正被雪茄的烟气云遮雾绕的叶之秋，“爸爸夸你做得很好。”

轻咬着雪茄，叶之秋优雅地显示着漠然，这种淡漠透过眼神映衬出如死水般的沉寂。

“看来她已经对你彻底失望了，你知道她对我说了些什么？”

叶之秋掐灭烟头，终于可以从烟雾缭绕中看清他，“她一定告诉你，她对你寄予厚望，让你一定要好好努力，甚至她为了收买你，可以承诺到时候让你取代我的地位。”

林宇文哈哈一笑，握拳轻捶了一下叶之秋的臂膀，“你还真是挺了解她的。”

“二十年的母子关系不是虚幻的空白。”叶之秋突然深凝双眉，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这么做究竟是对是错。

他的犹豫和困惑被林宇文看穿，他们打小就这样心灵相通，就算有人告诉他们不是亲兄弟，他们也没道理相信。“之秋，你不会是后悔了吧？我知道她养育你多年毕竟是有恩情，可是你该想想她对父亲所做的一切，难道你可以容忍吗？她害得父亲一生都只能坐在轮椅上，难道父亲对她不该有恨吗？还有，你总不会忘了她当初置你于死地时的无情和残酷，那时，她可是没有半点情分可言的！”

叶之秋沉默，他不想做任何评价，父亲在他心目中始终是个复仇机器，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事情、任何人都会在他父亲眼中凸显出不可比拟的地位，如果有任何人、任何事情妨碍了目标的达到，父亲便会毫不留情地将这个障碍物彻底扫除。可是徐曼音又是如何呢？她同样是权欲的奴役，为了权欲她同样不择手段，他们俩是如此的般配，都是如此的利欲熏心、凶狠残暴。

林宇文没有在意叶之秋表情中的暗郁，继续侃侃而谈：“哥，我们手中已经有了叶氏55%的股权，爸的愿望很快就会达到。”

“哼！”叶之秋终于有了反应，“你以为他的目标是如何达到的？为了他的目标我们伤害了多少人，又付出了多少代价？什么是他的愿望？不过是一个可耻的报复心态而已！”他显然有些激动。

“之秋，爸没有错，那个徐曼音的确不是个好人，如果我们不将她解决掉，她只会害更多的人。”林宇文没有因为叶之秋的无礼而愤怒，仍旧保持着平和的态度。

压抑下冲动，叶之秋将目光转向窗外热烈的日光：“没人逼迫我们同他们一样，为了复仇我们已经伤害了太多人，你仔细想想，我们这样做和徐曼音又有什么分别，有朝一日我们也会被别人所报复，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什么时候才是终点？”

“之秋，不管你怎么想，我还是支持爸。当然?你说得一点不错，可是任何事情都要有个解决，如果真如你所说会有什么报应我也认了。”林宇文是冷静的，父亲将他一手抚养成人，他所做的只是报恩。

叶之秋也是冷静的，他无法恨徐曼音，尽管父亲告诉他，徐曼音红杏出墙谋害亲夫，但是想起徐曼音曾经给予他的母爱，他就无法由内心生出憎恨；他同情父亲，因为父亲被一个女人害得终身残疾，而这个女人竟然是父亲深爱的妻子，可是他却始终无法认同父亲的复仇心态。

“宇文，你是被灌输了太多的观念和思想，在你的生命中除了爸心里的仇恨还有什么？你真正想过自己的人生目标吗？”

“我有！”林宇文肯定道，“我只想好好打理林氏，让它成为全台北最辉煌的企业之一，在帮助父亲完成心愿之后，我会努力去实现。”林宇文目光中透着无限期望，仿佛已经在憧憬着未来。

“还有叶氏，你不要了吗?”叶之秋不想再谈论刚才那个令他揪心的话题，趁着林宇文阐述心愿的当口，他索性将话题叉开，语气中还带着少许调笑。

“叶氏是你的，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和你争，一个林氏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林宇文误会了叶之秋的话，匆忙解释下显出些许担忧。

叶之秋嗤笑：“不用解释，我什么也不要，等事情解决之后我会离开台北。”

“为什么？！”林宇文意外。

叶之秋的目光扫过他略带讶异的眼眸，轻描淡写地回答：“不为什么，我对付不了唐吉的宝贝女儿，天知道她还会折腾出什么花样找我的麻烦，既然自己能力不够，倒不如主动让贤，我相信你的能力。”

“话可不是这么说，从小到大我都希望有个机会和你比拼一下，看看我们之间究竟谁更棋高一着，你这么说岂不是不给我实现心愿的机会?”林宇文含笑，“再说了，那个佳琦真有这么可怕？连你叶大少爷都没办法？”

“我已经认输了，没什么好比的，至于那个佳琦还是留给你慢慢应对吧。”说起这个佳琦，叶之秋就忍不住头疼。

摇头笑着，林宇文似乎终于找到了叶之秋的弱点：“我一生讲的是实力，从来不要这种施舍，不比试我是不会轻易让你认输的。至于佳琦，你不敢对付的女人我是绝对不敢接纳的，明知是死路还自己往上送，你以为我傻呀？！”再次点燃一支雪茄，叶之秋微张的唇齿正要再说些什么，他们身后传来一个浑厚嘶哑的男声。

《欲望豪门》第十三章(3)

“可以比比，我也想知道，我的两个儿子究竟谁更加优秀些。”轮椅上的男人由仆从推着朝这边过来，“我们已经控股叶氏，明天我就会去和徐曼音摊牌，到时候你们一人经营一家让我好好看看你们的实力。”

无可奈何地笑着，叶之秋对他的“游戏”根本毫无兴趣：“爸，为什么不等拿到所有股权再摊牌呢？徐曼音很有手段，这样会比较安全。”

男人嘶哑的声音其实刺耳，可是林宇文二十年来早已习惯，只有叶之秋听着觉得别扭，“我就是要她痛苦，只有这样才能让她在我的手中感受折磨，我要她偿还这二十年来所受的苦楚，我要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男人声嘶力竭地发泄着，咬牙切齿着几乎感觉到他正在磨碎自己的牙。

“爸，您别生气，现在该生气、该痛苦的应该是她而不是我们，您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好好睡一觉，静静等待明天叶氏的董事会。”林宇文点着头安慰男人。

叶氏财团的董事会她已经多年没有参加，徐曼音此刻的心情是激动的，等待了二十年她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将叶品初的儿子赶出叶氏。她原本设想让叶之秋用最简单的方式消失，可是没想到他居然大难不死，好在有林宇文的出现让她迅速改变了策略。就在今天，她决定宣布撤除叶之秋总经理的职位，她要让她温文儒雅的女婿接管叶氏。从林宇文出现的那刻起，她的野心就在进一步的膨胀，她不但要完整拥有叶氏，还要逐步吞并林氏，让台北最强大的两家超级财团都握入她的掌控之中。

她是第一个到达会场的人，她已经记不得多久没有参加过董事会，每一次她都会授权叶之秋代为发表意见，在业务上她对他有着足够的信任，他不但拥有足够的才华和能力，更是对叶氏极尽用心，这一点和他在感情上朝秦暮楚、毫不经心的作风竟是截然相反。

多少年了，她没有见过那些曾经和她丈夫一同开创叶氏的人，她突然有些感叹。他们一定不会反对撤除叶之秋总经理的职位，她想着，叶之秋虽然能干却十分武断，他从来不听从任何人的意见，尽管当年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可的的确确气跑了三大元老，要不是莫炎性子好、慵懒，恐怕也早就离叶氏而去，所以，他们对叶之秋是憎恨的。徐曼音越想越得意，竟不知不觉哼起歌来。

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徐曼音看着腕表有些不耐烦了，怎么一个人都没来？叶之秋迟到不足为奇，她根本不在乎他今天是否出现，因为不论他到与不到，最后的结果都只有一个。但林宇文却是最不该迟到的，不论人品性情他都不该是个迟到的人，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便如此，雨桐也总该有个电话呀！她正在胡乱猜测，门外果然有了动静，林宇文第一个推门走了进来。

“你好，我想，我来得还不算太迟吧？”

她不能放弃这个教育他的机会，她必须在他面前树立威信：“宇文，你应该知道自己迟到了，究竟是什么原因？”

“迟到的似乎不止是我一个吧？徐董事长。”林宇文含着笑，“您难道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吗？”

他的话让徐曼音涌起一种不祥，可是倔强的她却不愿有丝毫流露：“你和之秋不同，他是浪荡惯的人，早就无药可救了！”一句习以为常的批驳由她口中很自然地飘出，却迎来一个沙哑的声音由门外荡入屋内，带着不满和敌意冷飕飕地撩起杀气。

“谁在诋毁我的儿子？！”

不用看见来人，单只是听着声音就足以让徐曼音震撼，她几乎是在听到声音的同时便凝起了双眉，这个声音曾经如鬼魅般骚扰着她的生活、带给她昼夜不停的噩梦。伴随着急促的心跳她缓慢地由座椅上站起身来，迎着门外徐徐推入的轮椅，一张熟悉而陌生的面孔出现在她的视线中。

空气中满是凝结的仇怨、飘浮的意外，两个年近半百的人就这样一立一坐着相持了大约半个钟头。

“你……”徐曼音终于压抑地将颤抖由心底发出。

轮椅上的男人慢慢咧起嘴角：“我——什么？”

“你、你……还活着?”二十年来，她近乎忘了这种怦然的不安。

“你以为？是不是每天都在为我的死而欢愉?”男人脸上浮着蔑笑。徐曼音猛然间想起了什么，早已煞白不堪的脸色更加难看。

“你刚才说谁是你的儿子？”

“这还用问吗？你心里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

徐曼音眼中腾起杀气：“你和他相认了？难怪他今天连面也不敢露！”

她的话音就在落下的瞬间突然哽咽，叶之秋隐过男人身后走了进来，习惯地将手插在裤袋中，他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是如此优雅淡定：“妈，您听说我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别叫她！她不是你妈！你的亲生母亲就是死在她的手上！”男人怒吼，“徐曼音，你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你这个双手满是血腥的女人。你知道我这二十年是如何度过的吗？拜你所赐，我每天都在忍受着你给我带来的痛苦，你的一场大火截去了我的下半身，让我的余生都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你的一场大火夺去了我儿子生母的性命，让他们从小失去母爱；你还妄图用另一场大火重施故伎，险些又害了我儿子的性命，好在我及时发现，否则又让你的阴谋得逞。还有什么卑劣的事情是你做不出来的？你这个恶魔！”

徐曼音哈哈大笑着透出骨子里的放荡：“叶品初，这能怪我吗？一切的一切不都是你一手造成的？你现在倒反过来责备我？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背叛，我会做那么多伤天害理的坏事吗？一步错满盘皆落子，我没有退路，只有一路走下去，是你教会我仇恨、是你教会我残忍、是你让我成为魔鬼的！”她歇斯底里着。

二十年前，叶品初和徐曼音曾是一对令人艳羡的恩爱夫妻，他们都是那样的有才能、都是那样的优秀，在他们相互扶持的努力之下，居然奇迹般在台北商界白手起家。当时的傅一平已经继承了父亲留下的遗产，在一次无意的合作中他和叶品初成了相濡以沫的好友。傅一平是个性情平和慵懒的人，维持着父亲留下的产业、拥着怀中的娇妻，他准备平静地度过一生。而叶品初却是骨子里的花花公子，创业初始，他求胜的欲望掩盖了他贪婪的色念，可是随着家业的慢慢稳定和壮大，他骨子里的风流种子开始萌动发芽。

与傅一平越交越深之后，叶品初认识了傅一平漂亮温柔的妻子，这个女人简直就是天生的尤物，不但美丽大方而且温柔可人，叶品初每每在心里拿她和徐曼音做比较，相形之下，徐曼音和她显然有着天壤之别，于是一股不良的坏念头在他的心中渐渐驱动。

在一次相约的游玩之旅，叶品初趁着傅一平不在的时机，用轻佻的言语和行为妄图引诱这个美丽的女人，没想到她不但人长得漂亮就连内心也是如此白璧无瑕，被她断然地拒绝和申斥之后，叶品初对这个女人的兴趣竟然越来越强烈，他不但没有放弃，反而变本加厉地对她进行追求。女人是个极其贤惠的人，她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她丈夫傅一平的生意，所以，始终隐瞒着这件事没有告诉傅一平，可是，她越是如此就越是助长了叶品初的大胆和放肆。

《欲望豪门》第十三章(4)

终于有一天，叶品初趁着傅一平不在家的时机，假借造访之名进入傅宅强暴了女人，事后，他为了让女人缄口，还说了不少威逼利诱的话语。女人不敢对傅一平说出实情，即便是没有叶品初的威胁她也同样不敢说，她不想伤害丈夫，也不希望丈夫被人伤害，她只有默默独自承受着叶品初一而再、再而三的欲求，直至她发觉自己怀上了叶品初的骨肉。

徐曼音是个如何厉害的角色，叶品初一次、两次的举动也许能瞒得过她的眼睛，可是频繁地进出傅宅必然会引起她的注意，当她探得事情的真相之后，虽然心中万分气恼却不得不克制住宣泄和发作。她知道自己不能发作，一旦事情拆穿对她只有弊没有利，到时候她会失去和叶品初一起辛苦打拼的所有成果，而她将重新成为一个孤苦伶仃的穷光蛋。

她隐忍着却没有放弃报复，在精心的策划和安排之后她找到了傅一平摊牌。傅一平对叶品初和女人的一切根本浑然不知，听了徐曼音的话之后，惊讶和气恼不必言表，而除此之外他根本一无是处。虽然徐曼音很看不惯傅一平的懦弱，可是为了报复她不得不想方设法勾引傅一平。

傅一平是个没有主见的男人，哪里经得住她甜言蜜语的挑逗，再加上她以报复为名对傅一平多加灌输，最终让这个保守、无为的男人步入了她的陷阱。于是，就在傅一平妻子怀孕的第二个月，徐曼音也怀上了傅一平的孩子。就在徐曼音设计将叶品初骗上游艇的那一日、就在她用烈酒灌醉叶品初的同时，她把这个所谓的“喜讯”告诉了叶品初。她不怕叶品初报复、不怕叶品初愤怒、不怕叶品初对她不利，因为她已经安排好一切，她要叶品初带着痛苦、带着遗憾、带着羞愤，和那艘游艇一起伴随着熊熊烈火永远消失在她的视线中。

所有的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傅一平已经完全落入她的陷阱，她让他以为妻子背叛了他，因而对他的妻子不闻不问，让他的妻子怀着身孕孤单度过，而他却留在徐曼音的身边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她和她腹中的孩子。正当徐曼音得意于自己的手段时，律师传来不好的消息，叶品初居然早已立下遗嘱，他将全部的财产都留给了女人肚子里的孩子，徐曼音暴跳如雷，一旦女人生下孩子，她将一无所有。原本，徐曼音打算等女人生下孩子后就将孩子抢到手，可是偏偏她竟然不争气的早产，这个孩子就是如今的雨桐，当她坐月子的时候，女人生产了，她不能亲自去办这件事情，只好重金请来同叶品初一起创业的其中一人将女人的孩子抢过来，这个人就是莫炎。

并不如叶品初所说，莫炎只抢走了早一步爬出娘胎的叶之秋，而是莫炎实在不忍令这个可怜的女人如此心痛，他只带走了女人怀中其中的一个孩子交给徐曼音。而女人又在此后不久便因病谢世，莫炎受托悄悄收留下女人怀中的另一个孩子——林宇文。

女人去世之后，傅一平实在难以面对内心的愧疚最终抱着雨桐离开台北，而之后的徐曼音便带着叶之秋一面壮大叶品初开创的家业一面寻找着自己的女儿，安排和布局着如何将叶品初的遗产名正言顺据为己有。

二十年来她始终没有找到傅一平，就在她即将放弃、打算重新布局的时候，叶之秋奇迹般将雨桐带了回来，她并不知道这是大难不死的叶品初为了实现复仇计划，而费心替她完成的一项任务。

“好吧，那么就让一切在今天做个了断吧！”叶品初怒视她。

叶品初当时被徐曼音灌得醉眼惺忪，可是腾腾的火光却逼走了他大半的酒意，望着四周围绕的熊熊烈火，为了保住性命他拼命冲破烈焰跳入海中，可是双脚却因为大面积的烧伤和感染不得不强行截肢。

由晕迷中清醒过来的第一时刻他就开始仇恨，反反复复、咬牙切齿地，他记着徐曼音那张冰冷残酷的面孔，回到台北他第一时间找到

和他一起打拼江山的三大元老和莫炎，也就是那时莫炎将林宇文交还给叶品初，并告诉他叶之秋的下落。

他努力的重新创业，为了避免让公众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改名换姓还让唐吉替代他站到了媒体面前，保守固执的唐吉无疑是最为可靠的朋友，倚仗着近百亿身家却丝毫没有任何贪欲私念，短短数年时间叶品初果然重新打造了一个可以和叶氏匹敌的林氏。

建立起强有力的基石之后，叶品初又通过三大元老找到了叶之秋，当时的叶之秋不过是个孩子，三大元老是他从小到大身边最为熟悉的叔叔伯伯，他信任他们、尊敬他们、从来不怀疑他们的话，而他年纪虽小却有着与生俱来的聪敏和睿智，如此严肃而重大的事件他并不是单凭几句话就信以为真，而是通过多方的试探和观察之后发觉徐曼音对他的确有所顾忌，哪怕是轻微的一点叛逆都会令徐曼音对他暴跳如雷。

叶之秋接受也相信了叶品初的话，随着一点点的成长，他开始变得傲慢不羁、放纵任为，他不喜欢徐曼音，也同样不喜欢叶品初，他对他?的为人之道都嗤之以鼻，但是他却逃不了、躲不开。听从叶品初的安排他将“游戏”一步一步进行着，直至今日，这场无为、索然的“战争”终于可以告一段落。

徐曼音已经感觉出不对的苗头，面对叶品初和叶之秋她感到有些势单力薄，瞄见林宇文始终站在门边一言不发，她心头浮起不悦：“宇文，你快去让秘书催催，怎么其他董事还不来?”她需要摆脱眼前孤军奋战的局面。

林宇文还是那样风度翩翩，在这个烟雾弥漫的战场上他依旧不失大家风范：“徐董事长，除了莫炎之外所有的董事都已经到场了。”

“那就快让他们进来吧，还等什么？！”徐曼音不打算再和叶品初继续纠缠，“让保安进来，把闲杂人等都给我轰出去，我们要开董事会了！”她预备行使董事长的特权。

她的话迎来的是叶品初的狂笑：“你没听清楚宇文刚才的话吗？！他不是已经告诉你，所有的董事都到场了吗？难道你听不懂？”

“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徐曼音越来越惶恐不安。

“没什么意思，只是告诉你，宇文也是我的儿子，当年他们母亲生下的是双胞胎，你抱走的只是比宇文提早几分钟爬出来的之秋，哈哈哈……”叶品初狂笑，他得意于今天的宣泄，得意于徐曼音脸上略显颤抖的神经，“而其他三位股东的股权早已落在我的手中，就在他们离开叶氏的同时，之秋高价收购了他们手中的所有股份，你以为他们为什么离开？难道真的是因为之秋的狂悖？”

《欲望豪门》第十三章(5)

“你、你……”徐曼音已经汗湿衣襟，她是个再精明不过的人，可以算得出叶品初手中已经控制了叶氏一半的股权。而她，如今手中却只有45%，如果莫炎不能站在她的一边，那么，也就等于她会失去叶氏董事长的地位。

“莫炎，莫炎在哪里?”她第一次如此紧张莫炎，一直以来她对于莫炎都只有鄙视和轻蔑。徐曼音在呼唤，她第一次由心底呼唤着那个从来不受她重视的莫炎。此时此刻，他手中那微不足道的5%股份，竟然成为决定她命运的宝贵的5%。

叶品初得意着，不论莫炎今天到与不到他都已经胜券在握。叶之秋可以收买三大元老，自然就可以收买莫炎，更不用说莫炎本来就是与他一起开山创业的跟随者之一，再加之莫炎胆小怕事的个性，只要略施恩威就足以让莫炎俯首帖耳。

早在徐曼音对林宇文深藏的个性产生不安的时候、早在徐曼音决定将名下10%的股权转让给林宇文的时候、早在徐曼音交代莫炎调查林宇文背景的时候、早在莫炎提出辞职的时候，一切的计划和部署都已经在悄无声息地开始和进行着。

叶品初已经被林宇文推到了徐曼音的面前，他邪虐地注视着陷入茫然的徐曼音，“坐吧，徐董事长，只要你有耐心，我们可以慢慢等待莫炎的到来。根据之秋的形容，他似乎并不是个不守规矩的人，怎么会迟迟不到呢？”

林宇文和叶之秋也已经随着叶品初的声音缓缓坐下，“徐董事长，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还是，您一定要等莫炎?”在这种场合下，林宇文显然比叶之秋更加咄咄逼人。

“当然！既然是董事会就必须全体成员到会，这样才能体现大家的利益！”莫炎已经成为徐曼音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

“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又何必浪费大家的时间呢?”叶品初漫不经心，将要开始的这个所谓的董事会，在他眼中根本就是一个形式。

“我现在开始担心莫经理的人身安全！”徐曼音瞪大双眼。

“没有担心的必要，莫炎一定会来。”叶之秋终于开口了，他其实不愿多说，太多复杂而矛盾的感觉在他心头涌动。

就在叶之秋话音落下的同时，莫炎踉跄地冲了进来，看着座上其他人朝这边投来的目光，他难堪地哈腰点头：“对、对不起，刚才堵车了，我、是不是迟到了？”

“你说呢？！”叶之秋甚至连看也没看莫炎一眼。

“快坐下吧，都等着你开会呢。”徐曼音突然变得极尽温和，那种感觉实在令人有些悚然。

“游戏”中两个主角都期待已久的董事会终于开始，只不过其中一个得到了太多令她意外的消息，叶品初得意地提出改选董事长，只要莫炎不替徐曼音出头，一切就都可以顺理成章。在他心里，莫炎早就已经是砧板上的肉，帮助叶之秋榨取徐曼音5%的股权、帮助林宇文隐瞒身份、甚至向他通报徐曼音谋害叶之秋的计划，这一切的一切都足以证明莫炎早已站在他的立场上。此时的莫炎竟然前所未有的举足轻重，所有的人都向他投射着目光，等待着他宝贵而至关重要的一票。

“我……我……”莫炎吞吞吐吐的毛病在场的所有人都习以为常，“是这样的，”他推了推架在鼻梁上十足土气的黑色镜框，“我觉得，徐董事长还是对叶氏的业务更加熟悉些，毕竟她经营了多年。”他的话已经让叶品初和林宇文开始瞠目，瞄着二人投来如灼般的目光，他低垂下头继续说道，“可是、可是叶董确实又拥有了一半的股权。这、这样说来，按照、按照业界的老规矩，这个，这个董事长还是，还是应该由叶董来做比较合适。不、不过，徐董的意见也应该……也应该是至关重要的。”他一边说着，一边擦着汗，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业界最强有力的能人，他胆怯、他害怕、他担忧、他止不住地发抖，他既不想得罪徐曼音更不想得罪叶品初，他们之间的恩怨根本不是只

言片语能够说得清的，谁对谁错和他又有什么关系？介入其间只会令他被动难堪。可是眼下的情形又不容他不表态，两难之下他只好选择了一个两不得罪的方法，反正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向来胆小懦弱，这样的表态并不会给他带来多大的不利和灾难。

如果换了其他人，这样的表态足以将双方全都得罪，可是莫炎向来懦弱慵懒的个性反倒成为他如此表态的借口。叶品初和徐曼音都没有对他不满，相反倒是因为他的表态而更加憎恶对方。

不论如何叶品初成功了，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叶氏的董事长，得意之后，是他发自内心的感叹，触摸着叶氏的高墙，他终于又夺回了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徐曼音也并没有彻底失败，45%的股权仍然能够掌握叶氏的命运。这是叶品初刻意的行为，他就是要给徐曼音留有一线生机、他就是要徐曼音在他面前挣扎、他就是要看着徐曼音一挫再挫、他就是要看着徐曼音感受痛苦和折磨，只有让徐曼?活动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他才能成功地达到这个目的。

《欲望豪门》第十四章(1)

“从今天起由宇文接管叶氏。之秋，你回林氏来接替宇文的位子。”

第一次，叶品初和两个儿子如此公然共同出入宅门，再没有必要掩饰和逃避，他已经成功实现二十多年来的愿望，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让徐曼音感受更大的痛苦。

“为什么？爸，我对林氏的业务更为熟悉，为什么要我去接叶氏?”林宇文见叶之秋置若罔闻的表情，不得已开口提出疑问。

“别问这么多，照我的意思去办！”叶品初做事向来最讨厌别人问为什么，片刻沉寂，他突然一反常态地将心中想法说了出来，“我想了解你们各自的能力，现在，让你们各自介入陌生的环境，摆脱过去的基础和依靠，这样，可以让我更清楚地了解你们。而且，你是徐曼音的女婿，好歹碍于雨桐的面子她不会对你太过分，而之秋就不同了，他肯定会受到重重阻碍，所以，你打理叶氏会更加得心应手些。”

提到雨桐，林宇文轻凝眉梢：“爸，您曾经说过，我和雨桐的婚姻是暂时的……”他略微迟疑，顿住话音的同时察觉叶之秋投来的目光，敛下眼神，他的内心突然涌起矛盾。

叶品初没有回答林宇文的话，反倒注视起叶之秋的表情，可叶之秋除了漫不经心地一瞥之外根本对他们的谈话不以为然。

“这就是你的办公室。”叶之秋领着宇文步入叶氏的总经理办公室，顺手指着跟进来的安倩宜，“她是我原先的秘书，如果你不满意，我就把她带走。”浮着莫测的笑意，他瞟着林宇文，“不过，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她可是我用过的最好的秘书，你如果不要的话，我可是求之不得。”

安倩宜端庄的外表、雍容的仪态无一不体现出大家闺秀的风范，林宇文从留意到她的第一眼就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经叶之秋如此

一番夸赞，更是令她在他心目中的好感大大上升，“这么优秀的秘书你舍得送给我？”

“废话！换了别人我还不舍得让他们瞧一眼呢，谁让你是我兄弟呢?”叶之秋已经不知多久没有这么开心过，终于可以公然承认和林宇文的兄弟关系，他心里说不出的畅快。

打发走安倩宜，林宇文认真而带着些稚气地问道：“我说，你究竟把安妮给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她居然连手机都给关了，时装店也已经几天不开门，你们不会打算秘密私奔吧？”

“我可不敢，”林宇文原本以为叶之秋会介意这样显而易见的打探，所以有意赔上笑脸，以化解他的不满，没想到他的神情居然静若止水，“我是怕徐曼音对她不利，所以找地方把她藏起来，你想见她，我随时可以带你去。”

“你舍得?”林宇文觉得叶之秋实在大方过头。

“走吧。”叶之秋回避开林宇文的提问领先出了办公楼。

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叶之秋居然真的驾车领着他去见安妮，若是换了他绝对不会将好不容易藏起来的心上人再拱手送出。“你该不会是准备把我骗到什么荒山野岭，而后，来个杀兄弟灭情敌吧?”林宇文开着玩笑。

“这可难说得很，怎么样？你要是害怕现在下车还来得及。”叶之秋窃喜的笑脸总是让人觉得不怀好意。

林宇文轻松地靠上椅背：“我真就不明白了，你这么个花花公子怎么就能吸引那么多的女人？难道我哪里不如你？”

这也许是他们兄弟间第一次如此轻松而毫无顾忌的说笑，那股和谐温馨的气氛不知不觉弥漫在整个空间中令人舒心畅快。

“宇文少爷，似乎没人说过你不如我吧？我可是臭名昭著的，你要是与我齐名那可就太委屈了你。”

“可是安妮明显对你更用心。”林宇文发自内心的话令舒缓的氛围略略有些凝滞。

叶之秋没有再做出反映，林宇文以为他有意回避，于是将正视着前方的目光转向驾驶座，这才留意到叶之秋根本无心回答问题，一双犀利的目光正不住朝后视镜上睨去，车速也随之在迅速上升，“怎么了？”

“好像有车子跟踪我们。”叶之秋继续关注着后视镜。

“什么人？记者？还是……徐曼音?”这可不是个好答案。

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叶氏和林氏复杂的仇怨和瓜葛，被媒体纠缠了数日的兄弟二人始终不肯接受任何采访，在这种情况下有记者追踪不足为奇，但是，如果是徐曼音抑或是她的手下……

追踪者是一部红色法拉利，车牌号透过后视镜闪入叶之秋眸中，他的双眉骤然凝紧，“都不是！”低沉的声音影射出内心极度的不悦，“宇文，我告诉你，安妮在明达路92号，你自己开车去找她，我现在必须下车解决掉后面那根尾巴。”他猛然将车刹到路边，后面的人反应不及，竟从他车身旁擦过四五米的距离才缓缓停了下来。

“天！佳琦！”林宇文惊叹一声，如果必须在古怪唐吉和刁蛮佳琦之间做个选择，他绝对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唐吉，这个佳琦从骨子里就是个缠人的“小魔女”。

“地址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去吧！”目送林宇文驱车离开，叶之秋这才缓缓移步向法拉利走来，佳琦已经在车身旁站了一会儿，一身艳红色的连衣裙倒是和车身色彩极其匹配地融为一体，再加上娇俏可人的外貌，瞬间已经成为这条马路上的亮丽风景。

“没想到，你倒挺挂念我的，居然能认出我的车子。”佳琦嬉皮笑脸着。

叶之秋并不希望在这里多做逗留，因为不用花上太大工夫，必然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找我有事？”

“你就知道我是找你？也许，我找的是宇文哥呢?”不调侃几句闲话，佳琦是不会进入正题的。

“那你为什么不跟上去?”叶之秋朝林宇文离开的方向努了努嘴。

“本来是有这个打算的，不过……”虽然她知道在叶之秋面前卖关子没有什么意义，可是还是忍不住想逗逗他，“我对有妇之夫似乎不大感兴趣。”

一边听着佳琦不痛不痒的话，一边睨视着四周的情况，叶之秋实在不愿再招来狗仔队的纠缠，“有什么话就快说吧，我没什么时间陪你浪费！”

佳琦仿佛看出了叶之秋的心事，眯缝着眼睛咯咯乐着：“别瞄啦，今天这里不会有新闻记者的，各大报纸的记者现在都已经把叶氏和林氏围了个水泄不通，哪里还找得出人手到这种地方来转悠？你以为个个都像我这么聪明呀？”

她就猜着林宇文和叶之秋一定会避开风头逃之夭夭，让那些笨蛋都到大门口等着去吧，她早就悄悄躲在叶氏一个鲜有人知的后门边上等着，一看到叶之秋的车子出来，二话不说就跟了上来，此刻的她在自鸣得意的同时当然忘不了吹嘘一番。

叶之秋没心思和她东拉西扯，要不是怕她跟着找到安妮的住处，他才不愿意下车啃这块硬骨头。“看样子，你是没什么事情找我？那就这样吧！”轻睨着她，他扭头就要离去。

“喂！”冲到他跟前，佳琦习惯地撅起粉唇，“你还欠我一次采访呢，总不至于忘了吧？！”

“笑话，我什么时候欠你的?”叶之秋不理会她，继续往前走着。

《欲望豪门》第十四章(2)

“什么呀！咱们当初可是说好的，我帮你向何氏要原料，你给我做一次专访的呀！”佳琦这才有些着急。

“原料？什么原料？你帮我？你帮我什么了?”止下脚步，叶之秋一脸阴沉，“不是你的调唆，你的笨蛋未婚夫怎么会断了叶氏的货源？说实在的，不是看在何老爷子的面上，我早就一纸诉状把何氏推上法庭了！”

佳琦片刻缄口，她心中本就有愧，可就此低头却不是她的本性，“那我日后让他给你发最好的货还不成么?”她的声音有些低落，显然因为理亏而底气不足。

叶之秋毕竟心软，教训她只是为了压住她的气焰，没必要咄咄逼人，“以后的事也与我无关了，叶氏如今已经交到宇文手里，我看，我是没什么机会再和你的笨蛋未婚夫打交道的。”

“之秋哥——”佳琦知道居了弱势，聪明的她立刻放下身段耍赖般使劲摇着叶之秋的臂膀，“帮帮忙么——如果拿不下这个采访，老板会炒我鱿鱼的。”

“这又与我有什么干系吗?”叶之秋的面色已经不似刚才那般难看，“你大可以让你的笨蛋未婚夫养着你，反正他有的是闲钱糟蹋。”

“我才不要呢！都说他不是我未婚夫了！”佳琦甩开手，别过脸背对着叶之秋。

她的表现果然让叶之秋有所顾虑，他最怕看见女孩子流眼泪，佳琦的情态眼见着是将要哭泣的模样。没奈何，他抚住她的肩头轻声慰藉：“好了，别考验我的耐性。”

突然，佳琦猛地转身，扯起他的手臂，二话不说就将他拖入红色法拉利内，这样的举动的确令他猝不及防，完全来不及做出任何回应的情况下他已经被搡入车内。

“你又想做什么?”虽然意外，但他依旧平静。

“不论如何我今天必须拿到专访！”没想到一个女孩子开车居然如此疯狂，法拉利在她手中如脱缰的野马般飞驰，“只要你肯帮我这个忙，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

“任何条件?”条件反射的，或者说，是习以为常的，他的口吻带起轻佻。

“不就是开房么？！开就开！谁还怕谁不成？！”她还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她的表情十分认真，就像一个孩子执著地想要从他人手中抢夺一件心爱的玩具。这倒是勾起了他的几分兴致，没想到几天前的玩笑话她居然至今念念不忘。反正闲来无事，就看看她究竟能如何与众不同。

“你打算去哪儿？我对环境的要求可是很高的。”他靠上椅背，淡漠地发问。

“我的海滩度假别墅！够档次了吧？叶大少爷！”她就不相信不能令他俯首帖耳，到了她的地盘，就由不得任何人Sayno，她禁不住暗自得意。

另一边，林宇文已经找到了明达路92号，醒目的车子刚刚停下，安妮已经兴高采烈迎了出来。

“之秋！”她欢快地唤着飞奔到林肯车旁。

怔然的一个眼神流露出她万般的意外和失落，尽管很快收回异样的表情，但还是没有逃过林宇文伶俐的目光。面对她、凝视她，林宇文浅浅而笑：“怎么？意外？”

“意外吧——”佳琦得意扬扬地笑着，她的所谓海滨别墅的的确确与众不同得令人咋舌。

俄罗斯郊野式的大厅布局、法国乡村式的餐厅装潢、北美牧场式的卧室设计，无一不显示出主人家开朗率真和复杂多面的性格，这几个完全不能融合的个体文化汇入佳琦的性格中竟是如此协调又相映成趣。叶之秋环顾着，不禁惊叹她的想象力和大胆创意，这也许就是她真我个性的显露和张扬，“不算太意外。”

“不是意外，只是，我以为之秋不会把我的下落告诉其他人。”引着林宇文，安妮带他走进香芬迷醉的乡间小屋。她还是习惯于用香油将整个房间包裹在浪漫之中，即便眼前的流离落寞，也无法改变她的喜好，“你坐坐，我去冲杯咖啡。”

“不用了，我不是来喝咖啡的。”林宇文绊住安妮纤柔的臂膀，“陪我坐着说说话就好。”

卧室内弥漫着香芬，那是浴室里飘荡出的沐浴乳液的芬芳。叶之秋定定坐在围椅上，似笑非笑地等待着佳琦接下来的把戏。隐约的声音传达着浴室内的动静，叶之秋收回仍旧品味着别具一格陈设的目光凝向徐徐推开的浴室拉门，仅用一围浴巾裹体，佳琦袅袅婷婷扭动着并不十分成熟的曲线朝他走来。俯下身，她一面挑逗式忽闪着暧昧的眼神，一面有意将胸线展示在他面前，虽然不够浑圆，但已经足够展现女性诱人的魅力。

叶之秋情场猎手的头衔绝非虚名，换了任何人都会为眼前娇媚鲜嫩的美色垂涎三尺，抑或是不知所措，而叶之秋却不动声色并毫不掩饰地将目光凝向她刻意显摆的凹凸之处：“果然长成大姑娘了，什么时候?会这样‘裹着粽子’就出来见男人？”

“那怎么可以呢？来者是客，沏茶送水是最基本的礼仪。”安妮的双眸总是在不自觉中闪烁出点点诱人的光辉。

“难道之秋来时你也是这样客气？或者，在你心目中已经区分出了我与他不同的位置?”林宇文习惯于在她媚惑的目光中搜寻答案。

扬起娇臂，佳琦索性赖上叶之秋的大腿，“你才知道呀？怎么样?我美么?”一双纤长细指透着他丝薄的衬衣摩挲着他宽厚坚实的胸膛，媚惑引诱的情调和意味在紧密的肌肤接触下不言而喻。见叶之秋仍旧静观其变地坐而不动，她干脆运动起两只长指逐一解开他衬衫的衣扣，直至强壮有力的肌肉完全展示在她面前时，她才暗自惊讶于眼前完美的男性魅力。

安妮牵强地笑着，她知道自己心中的天平在不知不觉中倾斜，可是当她看见林宇文的时候，心头还是忍不住泛起一丝涟漪。这两个男人性格迥然但却都是如此令人心悸，偏偏她又莫名地深陷这场无影无形的争斗之中。

“之秋他……今天怎么没有来?”她知道不该在此刻提起，但还是忍不住关心叶之秋。

“你一定要这样打击我吗？当着我的面，却问着别的男人?”她灵秀的面颊勾引着他的手指轻轻划过，一股浑浊的气息不露声色地将他向她推近。

这是佳琦第一次如此亲近一个男人，偏偏这个男人又是完美得如此无懈可击，“你……去洗个澡吧。”带着生涩，她不知如何抗拒他致命的魅力。

叶之秋始终眯缝着眼一言不发也不做任何反映，直至佳琦说出话来，这才一面扬身起来一面戏谑道：“你确定？”

“你真能确定自己究竟喜欢谁吗?”林宇文噗着暖流拂过安妮的面颊。

困惑、矛盾，安妮已经在暧昧的空气中迷失了自我。她究竟喜欢谁？至少，此时此刻，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四周的空气已经极尽暧昧，体会着拂到唇边的呼吸安妮不由自主轻阖起双眸，馨柔的感觉渐渐漫上唇齿之间，伴随着点点香蜜两个躯体在不知不觉间拥为一体，浓重的喘息也随之愈来愈烈。

《欲望豪门》第十四章(3)

听到浴室里传出清灵的流水声，佳琦的内心突然有些矛盾和后悔。她这样做会让他如何看待？他是否会以为她是个随便的女生？如果，一会儿他真的要……她又该何以应对？原本早已盘算好的计划竟在转瞬间混乱不堪。不知她这样忐忑地胡思乱想了多久，当她重新留意到浴室门口的时候，叶之秋已经叉手环胸不晓得在那里站立了多久。

“你怎么不换上浴巾?”她纳闷叶之秋为何仍旧穿着那件衬衫。

“我不喜欢那样。”他渐渐靠近她，面部冷漠的表情足以令她倒抽几口冷气。

她突然有些困惑，难道他对女人的态度都是如此？明摆着面对挑逗却还是如此漫不经心，甚至可以说丝毫不为之所动。又或者，真是她的魅力不足?

“在想什么?”他们的距离已经近得可以感受到对方身上传来的热浪，“不会是在琢磨下一步该如何对付我吧?”他说着话又向她迈进一步。

“等、等等！”佳琦手忙脚乱，“我、我要去洗手间。”

相融的唇开始分离，安妮意识到自己正在拥着一个并不属于她的男人，婉转的拒绝是她习以为常的作风，推却开正在步步进犯的双手，她下意识拭了拭唇边残留着的情性交融的痕迹。

“你怎么了?”林宇文愕然。

“怎么？解决问题了？还要不要再给你一点时间准备?”叶之秋瞥着从洗手间走出来的佳琦，她已经穿上了刚才的外套。

“你可以接受我的采访么？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佳琦的表情重新恢复认真，她在浴室中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压抑下躁动不安的情绪。

叶之秋扬起嘴角，“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回答这个问题，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这样的，你已经有了雨桐，我不想做第三者。”这是安妮的借口，她没有办法把刚才瞬间闪过脑海的叶之秋一抹而尽，是他的身影阻断了她迷乱的思绪。就连她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当她与另一个男人如此亲密的同时却仍然无法摆脱他的阴影?

“如果没有他，你还会因为雨桐的存在而拒绝我吗?”林宇文没有生气，他似乎完全了解安妮此刻的心境。

而安妮已经完全被烦乱不堪的思绪所困扰，她无力而茫然地避开林宇文的注视，“我……不知道。”

“你，可别逼我。”佳琦有些怯怯地申明。

“我逼你什么了?”叶之秋眯眼瞄着她。

“你可别后悔。”佳琦继续严肃着表情，“我真的不是说笑的，这次采访对我很重要，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的，我，我会不择手段的！”

“你当初千方百计接近之秋时，他和雨桐也已经定了婚约，怎么你当时却不觉得自己是第三者呢?”林宇文如电的双目几乎已经寻找到答案，他仍旧笑着，没有半分不满。

安妮的思绪已经乱如团麻，她根本理不清判不明自己心里真实的想法：“宇文，你别再问了，我、我真的不知道。”突然她很希望拥有一个怀抱，不论那个怀抱是谁，只要能让她依靠就好。可是，凝视着林宇文、念想着叶之秋，这两个优秀得无可挑剔的男人居然没有一个是属于她的依赖。

“说说你的手段吧，我很乐意倾听。”叶之秋半敛起双眸，闪着难以察觉的隐笑。

“你非逼我这么做吗？！”佳琦开始扬威，尽管她实在不愿意在叶之秋面前自毁形象。

“嗯，我很有兴趣知道你所谓的‘不择手段’究竟有多厉害。”他的笑总是如此邪恶，可是，却总是如此颤动女人的心扉。

佳琦轻咬粉唇，死就死了，反正她也不在乎什么淑女形象！更何况叶之秋未必就喜欢淑女，如果他真的喜欢淑女，没理由对雨桐这样

温柔恭顺的女子毫不经心。

“你，你刚才进去洗澡的时候……我、我在浴室里安放了摄像头。”她虽然大方，可是这样的话终究有些难以启齿。

叶之秋没有回应，仍旧一动不动注视着她，那种眼神仿佛注定了他是天生的赢家。

干吗这样看人？！佳琦居然觉得有些愤怒，那股愤怒推动着她将难以启齿的话脱出喉腔，“如果你不答应我的采访，我就让你叶大少爷的‘光辉形象’传遍大街小巷！”最后几个字她几乎是哽出咽喉的，说完话的瞬间她的双颊已经绯红如霞。

“其实，你并不介意外人如何传扬你的形象，只是，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喜欢上了之秋。”林宇文缓缓吞吐，一字一句扣动着安妮的心。

“宇文，”她握住他的臂膀，“你别误会，其实……也许你说得对，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究竟更喜欢你们之中的哪一个，可是，我对□真的没有欺骗。”

不知道她压抑下了什么，只看到她的眼眸重又回复媚惑和娇艳，倚上他的肩头，她感觉到他的心跳如此沉稳，隐隐一种伤感不明情由地涌上心头，纤柔的手臂却暧昧地勾上他的颈间，竟比刚才的拥抱更加紧密。

叶之秋哈哈大笑着，笑得佳琦原本因羞涩而绯红的面颊更加赤红，她感觉到正在受到嘲笑，不明白他因何可以如此轻松面对一切。

“你、你笑什么?”她几乎想遁入地洞逃得无影无踪。

“带子在哪儿?”控住笑声，叶之秋闪着诡异目光。

“这个，我可不能告诉你，总而言之，你自己好好想想清楚，我也不想这么做，事出无奈！”佳琦搞不清他眼神中究竟闪烁的是什么。管它是什么呢！破釜沉舟，先搞定眼前的事情再说！

“好吧！那你就让它去大街小巷蹿动吧，我相信，有不少女人都希望看到它，销量一定相当不错。”叶之秋再度飘过莫测的眼神，轻快地

闪开拦在面前的佳琦，“对了！”他刚刚擦过她的身旁，突然又迅速折回到仍旧茫然的佳琦面前，“记得，给我提成！哈哈……”伴随着爽朗的笑声，他的身影消失在这所与众不同的海滩别墅。

静悄悄的庭院内雨桐独自坐着，她没想到事情竟是复杂得如此难以想象，自从半年多前她来到这个家里，这个豪华富丽的大宅内就总是有接连不断的变故。

傅一平在悄无声息中靠近，二十多年来，他把所有的爱全身心地倾注于雨桐，她是他生存的唯一原因和动力，她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她的痛苦只会给他带来更大的痛苦。“想什么呢?”他轻声探问。

“爸！没、没什么。”没有留意父亲走到身旁，陷入沉沉思索的她猛然惊起。

“孩子，我是你最最亲密的父亲，有什么是不可以说、不能说的吗?”什么样的眼神也逃不过共同生活二十年的父亲，她的茫然和局促清晰映入傅一平的眼瞳。

《欲望豪门》第十四章(4)

“我……”雨桐不知如何启齿，她想了解母亲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可是话到嘴边就是无法提出疑问；她想了解母亲和叶品初究竟是什么关系？可是又怕伤害了父亲的感情；她想了解林宇文的生母和傅一平究竟有什么瓜葛？可是却担忧刺痛父亲的心。“真的，真的没什么……”最终，她还是决定把所有的疑问埋入心间，与其让父亲难受，不如将疑问掩埋，也许知道越多反倒会令自己更加不愉快。

傅一平看穿了她的心思，他的内心满是愧疚，不是他当年的一时糊涂不会导致今天的痛苦和折磨，“雨桐，是爸爸对不起你。”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忏悔。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才带着雨桐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再一次的卷入只是因为他想给雨桐更好的生活环境，没想到这一次他的决定又是一个错误。

“爸，您别这么说，您没有什么错呀。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我相信老天爷不会欺负善良的人。”雨桐安慰着父亲，同时也在安慰着自己。

“雨桐，爸爸带你离开这里好不好?”傅一平十分矛盾，他知道一切都还没有结束，留在这里雨桐随时都有可能受到更多的打击和伤害，可是，如果带雨桐离开，是否真的会令她比现在幸福呢？毕竟她已经身为人妇，已经有了心中的牵绊和记挂。

“为什么要离开？！”传来徐曼音冷酷的声音。

“妈。”雨桐战兢地站起身来，她突然觉得徐曼音如此诡异，让人畏惧。

瞥着傅一平，徐曼音的不满完完全全刻在脸上：“雨桐可是林氏的少奶奶，叶氏未来的接班人，她怎么可以随便离开？！”

傅一平无语，他不想当着雨桐的面拆穿徐曼音，毕竟她们的母女关系是不可否认的现实。雨桐则更加茫然，傅一平让她离开已经足够意外，徐曼音的话更是让她迷失。

三人僵持着谁也没有再开口，却听见大宅门外传来汽车的喇叭声。

静静地，他们同时听着大门口用人的称谓，显然是林宇文进了叶宅。雨桐不自觉地摇了摇身子，无疑是想出去迎接，又碍于眼前的徐曼音而不敢有丝毫动作。

“想去就去吧，别忘了他是你丈夫，同时，他也已经是叶氏的当家人了。”徐曼音带着酸溜溜的意味，原以为一切尽在掌握的她居然阴沟里翻船，不但没有赢回她想要的，反倒把原本属于她的也一并输给了叶品初。她才不会如此轻易认输，她一定要叶品初尝尝她的厉害！

她的话令雨桐如获大赦，跑出花园的围栏时正看见林宇文朝着大屋的方向走去，“宇文！”雨桐挺起细柔的嗓音，以便在空旷的花园中让它更加响亮。

林宇文回过身，看着她清纯的目光，他的眼中泛起怜爱，“怎么不回家去？我还想来问问妈，你是不是回来了呢。”他说着话，波澜不惊的眼神掠过雨桐的头顶，望着正由花园内移出步子的徐曼音。

徐曼音并不客气，她觉得这两天已经丢足了面子，仿佛全台北的人都在讥讽嘲笑着她的自作聪明。她不打算对林宇文客气，这样做只会助长他的气焰，“你也猜到雨桐会回这儿来？可见你知道自己伤害了她！”

“妈，我并没有伤害过雨桐，您这话对我显然不公平。”林宇文仍旧谦恭。

“我不公平？！你和叶之秋隐瞒了我们多少事情？！两个忘恩负义的小兔崽子，一个口口声声嘴里喊着‘妈’却在背后捅我刀子，一个每天和我的女儿睡在一张床上却暗地里算计着丈母娘！你们俩也算有良心？！”徐曼音越说越激动。

似乎林宇文天生就是一个不易被激怒的人，就连徐曼音如此激烈的话也无法令他不悦，反倒是雨桐对这样刺耳的说辞有些承受不起。“妈，您别说得这么难听好不好?”她不悦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傅一平也忍受不了出面驳斥，“人家两口子好端端的，你非要拆散他们？”

林宇文没有辩白，其实也不屑辩白，徐曼音输得体无完肤，他根本没必要落井下石，逞口舌之能并没有任何意义。他牵过雨桐的手对徐曼音说道：“妈，我来接雨桐回家。”

几天来徐曼音的心情一直不好，好不容易逮着一个发飙的对象居然还被群起而攻，想想实在无趣，于是气呼呼地甩手走开，“算啦！我再不管你们的事情！爱怎么着怎么着去吧！一群不中用的东西！”

车窗外的夜色明亮清透，拂着软软的晚风卷起地面上散发起来的滚滚热浪。

“你今天去哪儿了？公司里的人都在四处找你。”雨桐忍不住发问，她想欺骗自己忘掉白天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可是却始终无法抹去心头的猜忌。林宇文实在太过优秀，优秀得无法让人以为他身边没有异性的环绕。

“哦？公司里有?找我？怎么不直接挂我手机呢?”他这才想起，去看安妮的路上他关掉了移动电话。

“难道，连你的秘书也不知道你去哪儿了吗?”男人关闭手机，这几乎已经是一个通用而毫无信任度可言的手段，它几乎同时预示着危险的信号。

“那个秘书是新人，我还来不及告诉她联系方式。”

雨桐哽了哽咽喉：“是吗？我听说……叶之秋原本的秘书非常漂亮，现在是不是成了你的秘书？我听说，他没有把她带走。”

“嗯，的确不错，不论外貌气质都是一流的秘书人选。”林宇文专注地转动着方向盘。

他满不在意的回答却让雨桐泛起一阵不安和疑虑：“一流人选？真有这么漂亮么？什么时候可以让我见见她么？”

“Ofcourse！”林宇文其实听出她的醋意，“你是我太太，又是叶氏曾经的总裁，应该多到叶氏走走，别让人家以为你做了太太就把家业

给忘了。”

“你不介意么?”雨桐不知从哪里涌来一股强烈难抑的醋劲，“不打扰你和你的美女秘书么？”

林宇文怔神，刹住车身，他意外地侧眸瞄着雨桐，“你说什么呢？”

察觉自己的失态，雨桐慌乱地掩饰，“你在认识我之前就从来没有喜欢过别的女生么？这一点，你似乎从来没有对我提过，我也从来没有问过，难道，你不打算告诉我么?”她甚至错开眼神不敢看他。这是她心头一直以来的疑问和顾虑，从她认识他的第一天起她就想过这个问题，却始终没有勇气说出。

少许的凝视，林宇文收回略带灼人的目光，他没有再说话，重新启动起车子将他们缓缓带入属于他们的宅院。

这一夜，雨桐无法成眠，心头翻转着太多的思绪烦扰着她心绪不宁。母亲的奸诈、父亲的隐瞒、叶之秋的背叛、安妮的奚落、甚至于林宇文的欺骗，所有的事情都围绕在她身旁发生，所有的人都在有意无意地对她说着欺瞒的谎言，她不知道自己还能相信谁、还能依靠谁？表面上她拥有所有的亲人和爱，而事实中她却如陷荒岛般孤助无依，一种可怕的感觉突然掠过心头，那是恐惧、是茫然、是落寞，继而在内心渐渐转变为惆怅、迷离，以致怨恨。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跨入叶氏大门，叶品初忘情地腾起身子试图触摸并不算高的“叶氏财团”四个镀金大字，毫无反应的腰肢令他从过度的兴奋中清醒，抬手凭空想象着那样亲切的触感他的心再度涌起万千潮汐，“我终于回来了！”嘶哑着声音他发出一声感叹，带起二十年沉封心头的积怨。

进入林宇文的办公室，他顺眼瞄到安倩宜：“这丫头不错！你的秘书？”

林宇文点头：“之秋的秘书，他说很不错，就留下给我了。”

《欲望豪门》第十四章(5)

“嗯，他倒挺能为你打算的，这么出众的秘书恐怕不好再找。”他上下打量的眼神令安倩宜有些不自然。

林宇文仍旧颔首，他以为没必要对叶品初的这个问题予以深究。

“怎么样？打算如何对付徐曼音?”这似乎已经成为叶品初永恒的话题，同时也成为林宇文人生中最可怕的噩梦。

从某种角度上讲林宇文现在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二十多年来他都是为夺回叶氏而活着，如今的他只想认认真真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苦恼间，他迟疑于如何应对叶品初的问题，雨桐却偏巧在此时由门外闯入，身后紧随着的安倩宜神色紧张，但仍然镇定着抢先做了解释，“林总，这位女士自称是您的夫人，因为我没见过，所以……”她没有继续往下说，美丽的双眸等待地注视着林宇文。

“宇文，这样的职员你还留着吗？居然连总裁夫人都不认识！”雨桐先声夺人，她知道失礼，一眼瞅见安倩宜，她的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苦涩滋味。

叶品初眯眼打量着，“这是谁啊？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说话的口气还这么大！”

“不是已经告诉过你，我是总裁夫人了吗？！”雨桐第一次见到叶品初，当日她和宇文的婚礼，叶品初自然是不可能出席的。

“哦……”叶品初虚意点着头，“你也知道自己是总裁夫人啊？！还是做过叶氏当家人的人，居然连最基本的规矩都没有。谁让你这么随便闯进来的？好在没外人在场，如果让人知道，还以为咱们叶家没家教呢！”

“爸，雨桐不是没见过您吗？她不是存心的。”

雨桐的脸色已经一片煞白，她意识到自己得罪了眼前这位初次谋面的公公，此刻，林宇文为她的申辩足以令她感激涕零。

“哼！和徐曼音长得还真是很有几分相似。”叶品初止住，他突然考虑起什么来。

雨桐无法开心，她已经听闻了徐曼音和面前这位叶品初的关系，虽然没有人愿意正面和她提及此事，可是铺天盖地的新闻海报几乎掘地三尺地挖出了所有噱头。

礼仪上她不得不陪着这位令她讨厌至极的公公坐了一个上午，听着他对叶氏上下内外的品头论足，她的心里说不出的烦闷。她不是个会掩饰情绪的人，所以，一切的不满和怨气全都毫无隐瞒地展示出来。叶品初本就因为徐曼音对她不待见，这样的态度更是令他心生不满。他不住夸赞着安倩宜，却连正眼也没瞧上雨桐一次。

“那个安倩宜果然很不错嘛！”一天的郁郁寡欢，雨桐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当着叶品初的面她不敢表示。叶品初越是夸赞安倩宜，她对安倩宜的不满就越是增进一分。

“是很不错！”林宇文淡然。

“叶之秋的眼光倒是挺合你的胃口。”她突然担心起这对兄弟是否会有某种相似。

“之秋对女人的眼光向来很高，他看上的女人一定是与众不同的。”林宇文明明听出雨桐的醋意却佯装不知。

越是听着林宇文维护叶之秋，雨桐的心里就越不是滋味，“哼，是吗？那个安妮和佳琦也真可谓是与众不同了！”

从第一次见到安妮，雨桐就对她始终怀有敌意，那张娇媚万千的脸蛋和那双勾魂摄魄的眼睛天生就是引诱男人的法宝。佳琦虽然不如安妮妖艳，骨子里却透着更加致命的大胆刁蛮，单从那次聚会中的短暂相处，雨桐就对佳琦无法提起好的印象。更不用说，佳琦当时曾经和安妮如此合气同声地在众人面前唐突过她。

“雨桐，每个人的为人处世方式各有不同，你不能仅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这两个女人性情各有不同，但却不可否认各有她们的诱人之处。”

“什么诱人之处？不就是会撒娇发嗲吗？！我知道，你们男人就是喜欢这类的角色，说白了，那个安妮根本就是个人尽可夫的烂货！”林宇文保持着耐心，却让雨桐更加不悦。

她不知道林宇文与安妮间的关系，只想用最激进的语言最直接地破坏安妮在林宇文心目中的形象，万万没想到这一击却正巧点中林宇文最敏感的神经。他似乎并不会太过介意任何事情，却对任何人对安妮的任何攻击尤为排斥，只是因为安妮，他和叶品初之间就不知发生过多少争执和不愉快，就连叶之秋这样毫不避讳的性格也时常在与他交流时绕开安妮。此时，雨桐激烈而带有偏执的话语显然无意间触动了林宇文最为致命的硬伤，眼见着他向来平和的脸色瞬间阴冷，雨桐心头陡然涌起寒意，这样的眼神她曾在与他的新婚之夜见到，那样的无情、那样的冷酷，足以让人感觉到如坠冰窟般透心彻骨的寒冷。

片刻静默，林宇文在内心极力压抑着怒火不愿爆发，这是他在安妮的问题上最冷静的一次表现，如果不是因为雨桐平素的温柔、体贴，他早就不客气地斥责怒骂了。只可惜，雨桐对此不但不知而且不察，她困惑于林宇文情绪的突变，却在这个问题上毫不收敛，“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难道我说错什么了？是！叶之秋和你的关系的确很好，而且你们也已经确认了兄弟关系，但这并不说明我会因此高抬安妮。叶之秋是什么样的人物你不知道？名流商界中哪家千金小姐没有和他扯上一点瓜葛？他和安妮之间也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男欢女爱人之常情，他一个富家公子也并不在乎这些。”

她误以为林宇文是因为叶之秋的关系忌讳她诋毁安妮，于是仍旧滔滔不绝阐述着心里的想法，完全没有留意林宇文的面色已经难看到极致。

“不提这个！”林宇文还是压制住了，可声音却低沉得可怕。

“并不是我想提，只不过是想提醒你别太相信叶之秋，也不是我调唆你们兄弟的关系，只是告诉你，他欣赏的女人你最好别太亲近。”

“够啦！”林宇文再也无法忍受从坐椅上跳起身子，眼光中闪闪寒星如利刃般插入雨桐的眸子。他不想发作，也不想伤害面前的女人，他知道在这段恩怨纠葛中最无辜、最可怜的就是这个浑然不知却牺牲最多的女人。他知道她爱他，所以，他想给她尽可能的补偿，可是眼前，他却再也无法容忍她絮絮叨叨、无休无止对安妮和其他女人的中伤。“叶之秋和什么样的女人在一起你无权干涉，他欣赏什么样的女人你也无权评价，我选择什么样的女人做秘书你更加无权过问！我和他都有做人的原则和观点，没必要也不需要你来教会我们如何如何！”双眸中一股冰凌在由内向外迅速扩张，阴森冷酷的表情凝结在他脸上，那样的眼神中，雨桐再一次看到他和叶之秋的相似之处。

她心惊于他的震怒，“好啦，好啦，我不提就是。”绝口的同时却仍旧喃喃轻语，“我也是为你好才说的这些，何必这样生气呢？”

见林宇文面色铁青，她怯生生低询道：“你，晚上想吃什么？我亲自给你做去。”

“不用！我约了客户！”他沉声回应着，头也不回迈出屋外，他曾经怜惜她最真实的单纯，而眼前的她却已经学会庸俗地用言语攻击任何有可能对她造成威胁的异性。

《欲望豪门》第十五章(1)

昏暗的夜色笼下整个台北，叶氏的总经理室内却仍旧闪烁灯光，林宇文不想回去，就像他新婚之夜见到雨桐时便会想到安妮一般，此刻，只要想起那个家，他就会想起刚才雨桐那番令人无法容忍的庸俗语言。一个人静静坐着，百无聊赖的他翻看着手边叶氏的资料，这是叶之秋交给他的，他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叶氏。

“林总，您还在?”温柔的声音飘入耳鼓，安倩宜不知何时站在了门边。

嗯，林宇文心不在焉地回应。

“已经十一点了，您不回家么?”安倩宜继续。

抬腕瞄了一眼手中的表，他这才察觉夜幕已深：“哦！你怎么还在公司？”

“我突然想起明天的会议材料漏了一份，晚上想加个班把它赶出来，看着您办公室里的灯光亮着，所以进来瞧瞧。”安倩宜莞尔一笑，“这么晚了您还不回去，夫人不会不高兴么？”林宇文双眉一锁，“哦，我也有份材料要看，你去做事吧。”

安倩宜很识礼仪，看出林宇文心境不佳便非常小心地帮他关上办公室的门。

时间一分一秒、不知不觉转得飞快，终于准备好那份险些遗漏的材料，安倩宜看着腕上已转过五点的时针和窗外渐渐开始泛起鱼肚白的天际，这才涌起倦意，也许可以钻空子眯上两三个小时，伏在办公桌上她很快睡了过去。

“倩宜。”身旁有人推醒她，抬起伏在电脑前疲倦的面颊，一个女同事正苦脸看着她。

“嗯，上班了吗?”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

女同事依旧苦着脸，“早上班了，会议都已经开始很久了，老板没见到你正在大发脾气，他让我来和你办个交接手续，通知你去财务部

把这个月的薪水给结了。”

安倩宜紧张地淌出冷汗：“结薪水？交接？什么、什么意思？”

“还用问吗？老板把你炒了！”女同事苦着的脸开始露出笑，那笑瞬间在面上铺展，铺展成奸猾不善的邪笑。

“不！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绝对不能！我要见老板！”推开女同事，她想站起来却发觉两腿竟毫无半点知觉和气力，“啪嗒”一声，她连人带椅重重摔倒在地。

“你怎么了？没事吧?”一个声音回响耳畔。感觉一双温热的手向她搀来，突然一股热泉涌出眼眶，她甚至来不及分辨来人就一把抱住他呜咽起来，“求你帮我说说情，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的，求求你了！”

那人明显一怔，而后轻拍她的后背，“谁说你会失去这份工作的?安倩宜，你醒醒。”

那人轻轻推动她的肩，她睁开双眼茫然抬头，偌大的办公室里除了她就只有被她紧紧搂住的林宇文。看情形并没有上班，原来刚才的一切不过是场梦境，清醒过来的她立刻意识到眼前的不妥，连忙放开林宇文的同时她的面颊一阵绯红。

“做梦?”林宇文蹲着身子瞧着坐在地上的安倩宜，“怎么会以为我要辞退你呢？”

“我梦见自己睡过了头，耽误了开会。”她为自己的失态而羞愧。

林宇文没想到竟是这个理由，他想笑，可是显然这样会令安倩宜更加尴尬，“可见你是个极其有责任心的人，这样的员工我可舍不得开除。”他和善地赞赏，希望化解她的难堪。

“真不好意思，因为我一个莫名其妙的梦惊动了您。”安倩宜的脸却越来越红。

“别说了，快起来吧，地板上凉着呢。”林宇文搭手扶起安倩宜，顺手由办公桌上抽取一张面纸巾，帮她擦拭仍然悬挂眼角的泪珠。

“你们！在做什么？！”一声狂怒惊动林宇文和安倩宜，同时扭头观看，雨桐怒气冲冲满面含愤，不知何时已经站在距他们不过数步远

处。

林宇文淡然一瞥，他不想再与她发生无谓的争执，“你做事去吧。”对着安倩宜说完话，转身，他预备走入办公室，却在推门的瞬间听到一声清脆的耳光。“你这是干什么？！”扭头，安倩宜被扇得立时红肿的面颊映入林宇文眼中，招引着他心头的怒火登时升腾起来。很自然的，他探手将安倩宜拉到身后护住。

越是如此就越是招惹得雨桐迸出愤怒的火花，她的理智在瞬间失去控制，疯狂地追到林宇文身后揪过安倩宜手臂。

“你疯啦！”林宇文扯开雨桐拉扯着安倩宜的手，“你究竟想干什么？！”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们才对！你一夜不归原本就是和这个女人在一起，你知道我等了你一晚上吗？看天快亮了特地来给你送早饭，没想到你竟然、竟然和这个女人……”雨桐开始抽泣，叶之秋曾经在她面前惊现如此一幕，没想到今天，林宇文又重蹈覆辙。

林宇文原本想发作，看到她哽咽地抽泣又软下心来：“没有的事，你别胡乱猜想。”

“什么没有？！我亲眼看见的，难道你还想否认？！”雨桐的脑海中已经一片混乱。

安倩宜怯怯躲在林宇文身后，刚才莫名其妙的一记耳光还在面颊上浮着火辣辣的感觉，听出雨桐是有所误会，她尝试着开口申辩：“林太太，您误会了，事情并不如您所想。”

“什么误会？！你勾引我丈夫还有脸在这里说话，给我滚出叶氏，从今以后我不想再看到你！”刚刚开口就被雨桐暴躁地打断。

安倩宜怔然，她不是没听说过雨桐，公司员工都称赞这位曾经的总经理是个十分温柔和气的女人，可是今天……她不知该如何辩解，显然雨桐也不会给她辩解的机会。望着林宇文，她向他投去求助的目光，心里暗暗念叨着，我一定不能失去这份工作，一定不能！

“别无理取闹！有什么话我们回去说，这里是公司，别在这里丢人现眼！”看看时间，再过一会儿公司的人就会陆续来上班，林宇文实在不希望将事情闹得人尽皆知。

“我不闹！你马上开除她，我就不闹！”雨桐手指安倩宜。

“不要！”安倩宜几乎是在恳求，“林总，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求求您，不要开除我，求您了。”

林宇文不明白雨桐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不可理喻。“她是我的秘书，我目前找不出任何理由开除她。”再一次，他试图压抑下不满和雨桐好好交流，“你先回去，一会儿我会回家给你说明一切，现在马上就要上班了，别在这儿瞎闹好吗？”

“不要！”雨桐已经完全失去控制，严重得几乎是在歇斯底里，“你今天不开除她，我就不离开！我要让所有员工都知道这个女人有多不要脸！”

忍无可忍，林宇文扯起她的纤臂径直一路拉至公司楼下，“送少奶奶回家，让人给我好好看住她，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许让她走出宅门半步！”他硬生生将她塞入车内，一面吩咐着司机，一面将车门关上。

“噼啪！”安倩宜正弓腰向满面怒色而来的徐曼音打着招呼，却结结实实挨了一个响亮的耳光。从电话里听到雨桐的哭泣时徐曼音就预感到有事发生，等慢慢引导着雨桐将前因后果表述明白后她心头的怒火顿时升腾起来。她倒不是因为雨桐的事情气恼，只是觉得林宇文之所以如此嚣张完全是有意向她挑衅。她一生最在乎的就是被别人轻视，欺负她的女儿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意味着对她的鄙夷。放下电话她一路追到叶氏，原本是冲着林宇文来的，没想到安倩宜首先撞上枪口。

《欲望豪门》第十五章(2)

“贱货！仗着有几分姿色就敢在叶氏卖骚，别以为我如今不是董事长就奈何你不得，惹毛了我，可别怪我手下无情！”她恶骂着似乎还不解恨，索性扬手又掴上两记耳光，直打得安倩宜天旋地转。

总经理室外已经聚集了许多人，只是大家都只有远远观望，谁也不敢上前劝阻。莫炎一路小跑着赶到时，林宇文也已经被外面的喧哗惊动。

“怎么回事?”他开门出来，一眼瞧见安倩宜又挨了徐曼音一记，“妈?”他意外地一怔，而后立刻回过神来，“您这是干什么？我的秘书做错什么了吗？您为什么要在公司打人？”

莫炎已经趁着徐曼音将注意力转向林宇文的时候，悄悄将安倩宜拉到一旁。

“林宇文！”徐曼音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叫着他的名字，“我可告诉你，虽然我已经不是董事长，但我手中还有叶氏45%的股份，叶氏的命运依然没有完全掌握在你们父子手中！别这么快就欺到我的头上，我会让你们后悔一辈子的！”

灼灼的目光凝视在徐曼音气得浮肿的面上，林宇文的嘴角浮起鄙夷，漠视道：“妈，我尊重您才叫一声妈，您和我父亲之间的瓜葛我可以既往不咎，但是，如果您一定要把这场游戏继续，我自然只有奉陪到底。至于雨桐的事，您是不是该听听安倩宜或者是我的解释？雨桐不懂事也就罢了，您见多识广的人也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寻衅闹事恐怕不妥吧？!”

有林宇文出面，安倩宜的胆子略略大了些，掩着红肿的两颊，她极力解释：“徐董，这件事真的是个误会，我只不过是凑巧和林总同时加班而已，真的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过呀。”

“闭嘴！骚货！谁让你说活的？！”徐曼音再度指向安倩宜。

所有员工都在旁观着这场闹剧，林宇文决定用最简单的方式、最迅速地解决眼前无谓的纷争，“徐董，我最后提醒您一次，现在是上班时间，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扰乱我公司的工作环境以及员工的办事情绪，所以，我请您马上离开这里，否则，就算您是大股东我也同样会让保安毫不客气地把您从这幢大楼里扔出去！”他的目光是果决坚定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怀疑他的话仅仅只是威胁。

徐曼音不想尝试着冒险，毕竟这几天她已经在人前失去了太多的颜面，狠狠白着林宇文，她发恨地诅咒：“臭小子，你给我记住，你们父子三人欠我的，我会全部一笔一笔地清算讨回！”

白色网球裙装旋动轻扬，就仿佛夏日里两枚绽放的茉莉，飘飘荡荡、芬芳怡人。佳琦和安妮居然选择了同样款式和同样颜色的衣服，明知道安妮在这方面绝对不如佳琦，林宇文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服她不要与佳琦较劲。叶之秋的漠然态度令安妮愤怒，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扳回败局，于是两个男人就只有袖手旁观、静待其变。

“你这个花花公子还真是挺有魅力的，居然有这么多女人为你争风吃醋。”谁都看得出安妮是在存心向佳琦示威，林宇文只感觉有一种酸溜溜的液体在体内运行流动。

叶之秋淡然，“这就值得你羡慕？还没争风吃醋到大闹办公楼的地步呢，我可是自愧不如的。”他在挖苦，如此震惊的“大事”绝对逃不脱花边新闻的纠缠。

“少提那事，烦着呢！”林宇文不是为了逃避也不至于数日不归。

“总要面对的，难道你就这样一直躲着？就算你不找她，她也会来找你，难道你想让爸爸出面？这对雨桐可没有任何好处。”叶之秋很自然地考虑到这个脆弱而受伤害最深的女人。

“我明白，可是请你告诉我，我能如何?”林宇文移开流连在安妮身上的目光，“难道因为同情就要让我去做‘慰安妇’？这对我似乎不大公平吧？换了是你，你会如何？”

叶之秋沉默，这的确是个两难的选择，怀揣着心事他们各自将目光闪烁开。

“哈哈，还是我赢了！”佳琦“飞”到叶之秋身旁，“她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得意写在她的脸上。

这其实早就是一个毫无悬念的答案，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安妮的失败，林宇文早就强调佳琦在这方面的实力。

“之秋哥，我没蒙你吧？是不是打得很棒?”转身，佳琦有意当着安妮腻上叶之秋。

安妮在旁边不声不响注视着佳琦，小儿科的伎俩居然也敢班门弄斧！对付男人她是一等一的高手，什么样的男人不都得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坐在林宇文身旁，她用毛巾拭汗，眼光中流转的波光如盈盈秋水撩人心扉。“打网球我的确不行，如果不是为了陪宇文来玩，我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的。”她的眉目是传情达意的最佳工具。

“是——吗?”佳琦笑盈盈透着刁滑，“宇文哥，你的面子可真是大得很呀。安妮姐对你这么好，你可真是幸福。”说着狡黠一笑，亲亲热热凑着叶之秋，“不过，我对之秋哥也很好的，对吧？”

林宇文噙笑，他知道叶之秋得罪了佳琦，几天前佳琦就气冲冲地跑来找过他，口口声声痛骂叶之秋不仗义，之后就把那天在海滩别墅与叶之秋发生的事情对他表述了一番。

她死也弄不明白叶之秋是如何知道她在浴室内动了手脚，他除了在浴室内抽了一支雪茄之外居然什么也没做，当时的她看着录影带气得几乎晕厥。

“该死的叶之秋，居然玩我！”重重地，她将录影带摔在地上，赌咒发誓着要报复。林宇文边听着她不停地絮叨，边觉得可笑，他从不认为这个挺伶俐的小女人能把叶之秋奈何，可是站在朋友的立场他又不得不安慰她，而且还被她死皮赖脸地要求着做了专访。佳琦的个性他十分了解，如果不把叶之秋折腾个人仰马翻她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想想叶之秋将要面临的处境，他抑制不住想要笑出声来。

叶之秋心里当然有数，这个小魔女的古怪花招他已经见多不怪。

“林氏账户上有五千万的资金上个月为什么平白无故转入你的名下?”叶之秋冷眼睨视倚在身旁的佳琦突然发问。看似毫不经意的一句话却让在场的三个人同时面色一郁。

“哦，是唐吉手头有点急，向我借来周转的。”见佳琦瞬间无以应对，林宇文出面解围。

“什么事情要动用五千万这么大笔资金化解?”叶之秋不肯松口，眼中利刃直刺佳琦，“既然是你爸爸借公司的钱，为什么又要由你出面?他是公司股东，借钱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办手续，为什么却要记在你的名下？而且，用的不是你的私人账户，而是何氏的户头？”

佳琦闪烁着眼神，不停向安妮和林宇文投去目光，“我，我哪里知道？反正是爸爸借的，至于为什么用我的名义？为什么转入何氏的户头？我，我都不知道的，我又不是做这一行的，哪里知道得这么清楚呀？”

她的忐忑无法掩饰，刚才挽住叶之秋的手不自觉地收紧，竟然没有意识到已经在叶之秋的臂膀上掐出深深的痕迹。瞥着她深深陷入他手臂肌肤的指甲已经刺起隐隐的血渍，叶之秋轻拍着她的手背，“大小姐，你当我的胳膊不是肉长的吗？”

“那样，宇文哥也没说不行呀?”她连忙放开紧掐的指尖，把责任推向林宇文。

林宇文其实心中有数，佳琦当时告诉他炒期货输了钱，求他借点资金周转。原本站在公司的立场他是不该这样做的，可是十几年的情同兄妹又是唐吉的女儿，这层关系他不得不照顾。因为佳琦苦苦哀求，声称怕传到唐吉耳中会令她遭受斥责，这才答应了将汇款转入何氏户头。

《欲望豪门》第十五章(3)

此时林宇文不便明言，又看着佳琦被问得不知所措，只好先把责任揽了过去：“这事是我疏忽，佳琦不知道这些。”

叶之秋不理会林宇文的辩解，他只针对佳琦，“你那位何氏少公子的实力可不比林氏差，为什么你不向他借钱？别告诉我是因为你不想让他知道，难道他户头上莫名其妙多了这么大笔资金你不需要向他解释？难道你将现金兑出他户头时不需要经过他？再说，作为你的未婚夫，他借钱给你似乎更加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吧？”

“我，我，我真的不知道啦！你怎么这么讨厌呀！”佳琦鼻头已经泛红，显而易见是因为恼羞而将要哭泣。平时装模作样时有板有眼，到了真要落泪时却偏偏不想当着叶之秋的面表现出懦弱，于是跳着脚甩下他们独自跑了出去。

“佳琦。”林宇文罕见佳琦如此表现，以防万一，他随着追了过去。

“干吗对一个女生这么不客气呢？得罪了她，到时候又要费时费力去哄回来，何必呢?”安妮没有过多的反应，她悠然叼起软管吸了一口玻璃杯中透明橙黄的果汁。

叶之秋的表现比她更加平淡，甚至连眼神中都没有一丝起伏，“你不希望我得罪她？还是不希望我把问题说得太透彻？”

他的话再次令安妮愕然，“你现在说话真是越来越无法理解了，我实在不明白你究竟想要表达什么？难道表示你对女人的漠视就能提高你男性的地位和尊严？我想你不是这么肤浅的人吧？”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叶之秋轻嗤，“倒是我觉得越来越看不懂你了，现在我最想知道、也唯一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佳琦的?”瞥着安妮瞪大的双眼，他做着噤声的动作抢先堵住她将要的辩解，“嘘——没必要申辩，你知道我从来不说

没来由的话、不做没把握的事。”轻眨右眼，他嘴角的笑缓慢舒展向面部，荡漾着男性最具魅力的神采，他仿佛胸有成竹。

安妮媚笑着:”别冲我抛什么媚眼，你对女人向来不尊重，你今天是诚心诚意请佳琦来的？她可不是个随意任由你摆布的女人，别总是把自己估计过高，小心阴沟里翻船，到时候我可未必会伸手相助。”

佳琦正被宇文拥着往这边回来，红红的鼻头是曾经哭泣的证明，她一边走着一边不住用眼睛远远瞟着这边，一种说不出的担忧从心头涌了出来。

“之秋，不许再欺负人家小姑娘了，否则，连我也不帮你的。”林宇文帮佳琦拉开椅子坐下。

叶之秋嗤笑：“我从来没胆子得罪女人，她们不来招惹我就求神拜佛了。”

“你也不向人家道个歉?”林宇文投来眼神暗示，“瞧把小姑娘给气成啥样了？今天我可是帮你哄过来了，以后，我可再也不帮你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个个女人我都要去哄，那样，我每天就只要做这一件事就足够忙了。”叶之秋不以为然，却招来身边两个女人同时投来怨愤的目光。左右环顾着，他笑着继续道，“得，看来我今天是不受欢迎的人，我先走，你们慢慢玩吧。”拂起身，他又瞟了安妮一眼，“我刚才的话不是说笑，你我心知肚明。”

“你怎么这样对待佳琦呢？她不过是个小姑娘，除了顽皮爱闹些恶作剧之外其实没有什么坏心眼，更不用说她对你还真算是不错的，你这样针对她太说不过去了。”林宇文一回到林宅就迫不及待来找叶之秋。

“把美女们都送回去了?”叶之秋翻着厚厚的账册。

“你不会是想查查我有没有亏空公司的钱吧?”林宇文笑道。

“不是不想，是我实在查不出来。”叶之秋随性胡乱翻看着以示无谓。

他的傲慢不羁林宇文早就习以为常，“你连佳琦的账都翻出来了，可见看得十分仔细。哪里有人像你这样翻查账册的？一般股东都只是看看财务报表而已。”

放下账册，叶之秋浅笑，“佳琦的事你难道不知？我不过是替你做了回坏人而已。”

“知道又如何？不知又如何？你不是不知道唐吉在爸面前的地位，只要他轻轻说一句话就足够咱们俩痛苦一阵子的，何必去招惹这样的麻烦，就算我反对，爸也一样会站在他的一边。”

宽敞的房间里他们只是立于一隅，说话的声音低微得数步之外无法分辨。

思索了片刻，叶之秋扬眉道：“爸对他一直都是如此信任?”这个问题简直多余，后面紧跟着他的真正疑惑，“可是……为什么呢？”

没理由一个人会对外人的信任度高过他的亲生儿子，这样的态度实在有些不寻常。

“因为爸当初的命是他救的。”林宇文第一次告诉叶之秋这件事情。

“救命恩人？难怪！”叶之秋说着话，瞄着正在朝他们走过来的唐吉，“救命恩人来了，咱们的麻烦是不是也要来了？”

林宇文正背对着唐吉：“那倒未必，他对我可是向来不错。”脸上扬起一股得意。

“你父亲在哪儿？我正到处找他！”唐吉已经来到叶之秋面前，他说话的口吻从来毫不客气，叶之秋傲慢的个性曾经一度对他的态度十分抵触。

摊起双臂，叶之秋淡漠地回应：“我们也正在找他呢，这不，我正问着宇文，您就来了。”

唐吉的表情十分古怪，丝毫无愧于外人对他的称呼和评价，他对叶之秋的看法从来没有好过，却不明白佳琦怎么会喜欢上这么一个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

“你们……也在找他?”他似乎不相信叶之秋的话，这个花花公子说的话究竟有多少可信度一直是他的疑问。

“是的，唐叔叔，之秋正问我是否看到爸爸，您也在找他?”林宇文以恭敬的态度回应着唐吉怀疑的目光。

“我有要紧事情找他，你们继续聊吧。”唐吉点头走开。

“谁都知道他是个十分讲原则的人。”叶之秋瞄着唐吉的背影。

林宇文惊讶，突然之间听到叶之秋对唐吉的赞许，他几乎怀疑自己的双耳，“你向来对他评价不高，今天怎么……”

“一个讲原则的人怎么会对自己的行为如此不予约束呢？难道在金钱的问题上他就没有原则了？虽然他救了爸的命，可是林氏并不是他的产业，他根本无权任意支配。”叶之秋继续着脑海中的思绪，对于林宇文的惊讶和疑问视若无睹，他无法移开注视着唐吉背影的目光，那其中的犀利几乎让人觉得他想要刺穿唐吉的躯体看到其间深藏的内心。

这几天叶之秋翻查了所有的账册，发现居然有十亿左右的资金是经由唐吉之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名目转出林氏的，却在此之后石沉海底杳无音信。大多的情况都类似于以佳琦名义借出的那笔资金一样，透过个人的名义却转到了某个公司的户头。以叶之秋在商界的人面，这里面有许多公司他都只是听闻却并不熟悉，他本来打算派人调查，可是仔细思量之下又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只是不明白这个古怪老头调动了这么多资金，为什么叶品初居然不闻不问？而且，这个古怪老头要这么多资金又有什么用处呢？如今的期货市场好得不行，这样的行市下他竟然如此巨亏，还有什么能力继续担任林氏的高管职务?

《欲望豪门》第十五章(4)

虽然叶之秋心中有成堆的疑问，但是他还是决定先静观其变，既然反对也是毫无意义的，那就只好等待着事态的继续发展。林宇文经营了三年的林氏，对林氏的一切和唐吉的一切更是了如指掌，原本的唐吉确实是个极其守原则的人，可是近半年来却突然迷上了炒期货。从那以后唐吉似乎就开始负债累累，时不时就会开口向他借用资金周转，他不是没有试图阻止唐吉这样做，甚至在董事会上还曾经当着叶品初的面点出其中的不妥之处，可是他失败了，叶品初无条件站在唐吉的立场上，只要是唐吉的要求，叶品初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拒绝。林宇文甚至怀疑，如果某一天唐吉开口要求叶品初把林氏送给他，没准叶品初也会毫不迟疑地答应。

“没有用的，爸是听不进我们的话的，对他而言，唐吉比任何人的地位都高。”林宇文含笑，“你与其花心思看这些账册，倒不如好好了解一下林氏的业务，唐吉在这方面是弱项，他只管财务和行政。”

“弱项？！”叶之秋惊叹，“不是吧！以私人的名义认识这么多业界同行也叫弱项?”他觉得不可思议，“凭我的能力，如果不是仗着叶氏这棵大树，恐怕是认识不了这么多业界同行的！”

“这一点我也有些奇怪，唐吉并不是个善于交际的人，以前也很少听说他有什么交际应酬，不知从何时起突然认识了这么多业界人士。”林宇文点头。

“算了！咱们不聊这个，反正聊也无用，浪费这个精神头干吗？！”叶之秋又恢复了狂浪的模样，“倒不如花心思想想今晚约哪个女人共进晚餐，或者明天约哪个女人去海滩玩游艇。”

谈到这个话题林宇文的心思又被勾了起来，他知道安妮对叶之秋的感觉要强过对他，可是没道理他要这样俯首认输，“你对安妮究竟是什么态度？”

“态度?”叶之秋满脸嬉笑，“什么态度？哈哈，不就是男人对女人的态度啰？”

“你能不能正经点儿回答我的问题?”林宇文认真。

叶之秋摇头：“拜托，我最怕这种奇怪的问题，你嫌我被那些女人纠缠得还不够吗？”

“其他女人我不管，也没兴趣管，我只问安妮！至于原因就不必我多说了吧？你我心知肚明。”林宇文准备死咬不放，问不出个究竟他今天绝不放松。

“安妮——”叶之秋略略仰首遥望天际，这个女人心中实在藏了太多心事，他曾经以为看透却始终还是无法看透，“我对女人的态度都是一样的，不存在这个女人和那个女人的分别，这一点……”他突然有些迟疑，“这一点，你应该是了解的。”

“叶之秋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今天对我有所暗示。”安妮对着电话另一头的人露着焦虑的神情。

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很微弱却很坚决，“不用担心，就算他真的查出什么来，还有唐家父女替我们顶杠！凭着叶品初对唐吉的信任，他根本奈何不了唐吉，自然也就牵扯不到我们身上。”声音顿住，像是在思考，“倒是你真该在叶之秋身上好好下点工夫，这么长时间你和他居然一点进展都没有，还让他对你产生怀疑，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声音表示不悦。

“我尽力了，他不上钩，我又能怎么办?”安妮实在想不通，这样一个个色迷迷的大少爷怎么就是对她无动于衷呢?

“想办法！”声音低沉，“林宇文已经爱上你了，只要让他也爱上你，咱们的目标就近了！”

不情愿，她撅着嘴，凭什么让她这样低俗地出卖色相？！她不想这么做、不愿这么做，可是却不得不听从，“我说过，尽力了，他不上钩！”

“那就想办法让他上钩！你对男人不是向来有一套吗？怎么到他这儿就不灵了？别是你另有用心的吧？！”声音愤怒。

安妮已经烦躁，她不想继续对话：“什么叫另有用心？！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让我出卖色相仿佛是天经地义的，我是摆不平他，那又怎样？如果你怀疑我，那就找其他女人去办好啦！”

她的发泄反倒令另一头的声音弱势下来，明知道安妮的魅力，放弃她就等于放弃可能，“不是我怀疑你，就算怀疑全天下的人，我也不可能怀疑你呀，只是想提醒你多用点心思，对付这样的花花公子对你而言应该是轻而易举的。”

声音的温和以及逢迎无非只是为了达到目的，安妮烦透了这样的虚伪，可是却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虚伪。“好啦！我再想想办法，只要别催个不停就成，我睡下了，就这样吧！”不等对面的回答她就扣下电话。

眼前反复出现着与叶之秋相处的每一幕，她的心越揪越紧、越紧越痛。这个浑蛋为什么总是让她头疼？对她的态度也始终若即若离、飘忽不定，如果他能够给她一个明确的态度，她也许会毫不犹豫地同他远走高飞，离开□个是非之地。

《欲望豪门》第十六章(1)

对于睡眠不足的人而言，清晨的电话铃声简直就是噩梦。从来不会有人能够想象叶之秋也会失眠，可是，他却的的确确彻夜坐在窗前的摇椅上，望着天边的一缕红霞渐渐淡出水平线，这才发觉自己不知不觉思考了一夜。刚刚和衣倒上床打算迷糊片刻，扰人的手机铃声激扬着乐曲将他从蒙眬中唤醒。

他没有马上接听电话，腕上手表的时间已经指向八点，揉了揉惺忪迷蒙的双眼，瞟了一眼窗外高高举起的日头，这才将手探向枕边的电话。

“Hello——”他懒洋洋的，声音有气无力，甚至没有瞄一眼来电显示上的号码。他仍然被困倦的睡意所笼罩，蒙眬中只感觉电话另一头是一片沉寂。

“Hello！”他有些急躁，如果被一通不知名的电话扰醒将要的美梦，他一定会气急败坏地将那人痛骂一番。急躁的情绪令他略略清醒，仿佛有短促的呼吸声传自另一头，困惑中他带起一丝警觉。“谁?说话！”低沉而充满力度的质问已经证明他完全清醒。

电话另一头仍旧没有回音，但是却有越来越明显地传来抽泣，呜呜咽咽着、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熟悉。

叶之秋几乎是从床上跳起来，他清清楚楚听出了安妮细微的哭泣，“Anny，怎么回事？说话！”

“之秋，有人要杀我。”声音是如此微弱而颤抖，明显表露出她的恐惧和胆怯。

“什么？！你现在在哪儿?”叶之秋已经取过车钥匙飞奔下楼。

“我……在……家。”电话里的声音让人感觉奄奄一息。

“你别走开，哪儿也别去，我马上来！”一路之上叶之秋都在忧心，飞快地在路面上急驰着林肯，他为自己心中不由自主萌生的那份前所未有的牵挂而吃惊。他甚至顾不上将车子停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便

迅速冲向那套他为了让她躲避徐曼音而精心挑选的乡间小屋，很难想象什么人会追踪至此，并对她痛下杀机。

院子的大门是敞开的，屋内一片狼藉，叶之秋推开半掩的房门，眼前的景象竟然令他无法落脚。乱七八糟的东西散落一地，杯盘碟碗支离破碎，就连枕头被褥内的棉絮也不能幸免的四处飞扬，餐厅的玻璃装饰上还残留下几个清晰的子弹孔。

“Anny……”

叶之秋小心往前探着步子低声呼唤，可是连着数声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应。他只好留意四周的环境，一步步缓慢移动着寻找蛛丝马迹，却在迈过酒吧台的瞬间，感觉到一个战栗的身影闪过眼瞳。”Anny！”

安妮正抱头藏身在酒吧台下窄小的空间内，紧抓着电话，呆傻傻坐在地上抖动着身躯。

“Anny！”叶之秋握上她冰冷的双手，一抹惊心掠过双眸，“怎么回事？”

此刻，安妮才察觉到面前的叶之秋，煞白的面色终于略有舒缓，摇着头她扑入他怀中，紧贴的躯体让他明显体会到由她体内传来的恐慌和惧怕，“我……不知道。”

“不知道?”叶之秋疑问，面对满目疮痍的屋子她为什么还要隐瞒?他想发作，可是，看着楚楚可怜的她又压抑了下来。抚摸着她的后背，他任由她将围拢在自己脖颈的手缚得更紧。“得罪什么人了?”他难得如此耐心。

安妮还是没有回答，只是死死拢着他的脖颈，身体的颤抖却似乎比刚才更加剧烈。

他知道这是个有胆色的女人，能让她如此恐慌的，必定只有极度的惊吓，他没有再追问，默默站着，让她的躯体在他强有力的依靠下渐渐回复平静。直至感觉不出她的战栗，叶之秋才重又问道：“好些了？”

嗯，抹着眼角残痕，安妮仍不肯放开他。

“说吧，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么混乱的场面，她是如何躲避开这些凶徒的？叶之秋一边究问一边琢磨着。

她平静的速度比他想象得更快，这样聪明有主见的女人绝对不可能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浑然不知，可是她却仍然摇头，拒绝告诉他真相。“我不知道，他们冲进来时正好我在这儿倒饮料，听见外面动静不对就藏到了下面。然后，就听到外面一片骚乱和几声枪响，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明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只知道，一群男人在这里四处乱搜乱打，口里叫嚣着我的名字，冲进卧室翻查我的下落，最终一无所获，于是就朝着屋内胡乱开了几枪，我听着他们走出去的声音这才敢和你通电话的。”她说得有条有理毫不紊乱，足以证实她的神智完全回复正常。

既然她的心智没有受到伤害，叶之秋自然就不必太过避讳，回复往日冷漠的态度，他的语气中满是质疑，“被人挺着枪追上门来，却不知道是谁要杀你？”

“我又没问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安妮气恼地瞟来嗔怪的目光。

其实，叶之秋之所以将她移来这里居住，无非是怕徐曼音对她不利，他知道徐曼音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同时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安妮无疑是她的眼中钉、肉中刺，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和立场她都有可能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心中的顾虑。

安妮对他始终有所隐瞒，叶之秋心知肚明，既然她不肯表白，追问也是无济于事的。

平静的感觉，似乎刚才发生的一切已经不再对她具有任何“杀伤力”，叶之秋不喜欢被人欺骗，也从不容忍被人欺骗，却莫名其妙地一次又一次接受了她的谎言。

“不会是你勾引了什么富豪公子，被人家老婆知道了上门寻仇吧?”叶之秋回避正题，突然扬起唇角不恭地开起玩笑，如果，此时他的面前是其他女人，他一定不会在此刻就敢于用这样的口吻嘲讽刺

激，可是，他知道面前的女人绝对能够承受，同时，也认为他的玩笑并非没有可能。

“你胡说什么？！”她扬手劈在他的脸上，拍击声清脆却微弱，显然并没有使出太多的力量，语气中带着十二分的不满。

“不可能吗？我倒觉得有八九成的可能性。”

“他们还会来吗?”安妮仰首望向他。叶之秋睨视她眼中的担忧，似乎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会！”这个答案不是玩笑，“没达到目的，杀手是不会放弃的，这是行规。当然，前提是，他们必须是专业的。所以，你必须对我说实话。”他不自觉地又瞄了一眼刚才安妮藏身的地方，狭小的空间即便是最瘦削的身材都不可能完全遮蔽。

“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怀疑我欺骗你?”推开他，安妮不悦。

“没说你骗我，你是隐瞒我！难道你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谁？”

“我不敢断定。”她动手收拾着地上的狼藉，“没凭没据的，回头说不准还要让人反咬我污蔑呢！咱们穷人可斗不起你们这些有钱人！”

明显地，她在暗示徐曼音是指使者。

“你在干吗?”叶之秋对她的举动表示疑问。

安妮回眸瞥视，眼神中透着怨气，“收拾呀！难道就让东西这么散乱着？！”

《欲望豪门》第十六章(2)

“你不会还打算住这儿吧?”他将手插入裤袋袖手旁观。

愤愤地，她将一个抱枕扔到被捅得七零八落的沙发椅上，“我听你的话躲到这个鬼地方来，就连时装店也关了门，可还是被人找上门来，你还想让我怎样？！”

“走！”叶之秋拉起她的手，径直往门外而去，却被她狠狠甩开，“你拉着我去哪儿？”

“去林宅！我就不信她有胆子追杀到那里去！”叶之秋是正确的，林宅无疑是眼下最安全的地方，可是，叶品初能让她登堂入室吗？叶之秋并不考虑这些，回手重又拽起她，强扯着走到门前，“别浪费时间！如果他们重新折回来，你我一块没命！”

安妮踉跄着跟上，她知道叶之秋绝非危言耸听，这伙人就是冲着她的性命来的。可是她的心里却并不糊涂，她知道叶品初根本不可能让她踏入林宅。“我不去！你以为只有徐曼音会对我下狠手吗？叶品初不过是一时没想起我这个小角色罢了，难道你要我送上门去自寻死路？！”安妮愈发感到危机四伏。

“他不会当着我和宇文的面伤害你！”叶之秋脱口回答的同时已经考虑到事情并不像他所表述得如此简单，而安妮也已经抢先一步摆出问题，“可是你们俩不可能24小时守着我，你能保证，当你们不在场的时候他不会对付我么？无论怎样你们也是亲父子，到时候你们又能把他如何？我是白白做了冤死鬼，连个为我伸张正义的人都没有！”

没有理会安妮的话，叶之秋早就想到这个问题，眼下他们更需要迅速离开这个已经极不安全的地方，他将安妮强行推入车内，根本没有给她反抗和拒绝的机会。

直到车子开出数百米之外，安妮仍在他的身旁不断骚扰，叶之秋也终于可以放心地应付这个女人，“不去林宅？那么，你现在还能去哪儿？！”他的口吻肯定而无可辩驳，她眼下的情况已经坏到极点。

轻咬着性感的唇部，她犹豫着：“那……你真打算带我回去？”

“你有更好的主意?”叶之秋反问。

这也许是她迟早要面对的，既然已经走投无路，待在叶之秋身边至少会令她增加一些安全感。她不再反抗，这也许已经成为她唯一的选择，伴随着车子驰入林宅，她的心随着越来越清晰的红墙别墅而越揪越紧。

“你是住我隔壁，还是住宇文隔壁?”踏入大宅，叶之秋一面招呼用人认识她，一面旁若无人、不管不顾地问。

当着这么多用人的面被询问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安妮觉得挺尴尬，她不满地瞄了一眼叶之秋，“你决定吧，我无所谓。”

“宇文最近都在家里住着，住他隔壁要比住我隔壁安全些。”叶之秋投来征询的目光。

“为什么？为什么住你隔壁不安全？你是不是怕杀手一旦找上门来会连累你？！”她知道他不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之所以这样责问是为了表示对他的不满。

不恭的态度是叶之秋的标志性象征，调笑和轻薄更是他习以为常的行径，“两个房间随你选，如果你不怕我吃了你，那就尽管住在我隔壁。”

“还有别的选择么?”安妮已经随着他的脚步停在楼层的通道上。

左右分布的六间房子被过道隔开，从叶之秋口中她知道左右的中间一套分别是林宇文和他的，另外四间则全是闲置的客房。

“干吗这么浪费呀?”安妮扫着装饰一流的房间，“你们不住，也可以多收留一些像我这样的人来住么。”这不过是戏语，她了解有钱人家的靡费奢华又何止于此。

略微的犹豫只在瞬间，不让叶之秋察觉出她的思考，她选择了靠近林宇文的房间。”就这间吧。”她推门进去，那是间可以看到街景的屋子，舒展开双臂她撩开轻掩的窗纱，依在低矮的窗框前她回身凝笑，“你不会介意吧？”

阳光正透着窗户玻璃映射进来，夏日的衣裳本就薄透，此刻的倚窗回眸虽然毫不经心，却在无意间让暖阳将她美轮美奂的身材映衬得若隐若现。

“这是你的选择，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一会儿我会让服装店送些衣物来给你挑选。”叶之秋眯缝起双眼，避开她的诱惑，他转身离去。

“不止衣物，还有化妆品！”匆忙而来她身无长物，就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她补充着追出去，却已经不见了他的身影。浑蛋叶之秋！跑这么快做什么？难道我吃了你？！她狠狠握拳砸了一下门框，一阵疼痛令娇嫩的手不自觉地缩回。

晚饭时间异常尴尬，叶之秋不是个四角俱全的人，做事通常是随性而至，当安妮走入餐厅的刹那就连林宇文也意外地瞠目，更不用提叶品初的表情如何难以描述。安妮并不关心这些，她早知道叶品初对她极为不满，那是林宇文和叶之秋的问题，她不认为自己必须对此承担任何责任。如果作为女人只有丑陋和被人视为媚惑两种选择的话，她肯定会毫不迟疑的选择后者，没必要为了虚伪的名声而委屈自己，这是她做人的原则和标准。

叶品初阴沉着脸勉强吃了几口饭，似乎面对着这个安妮，他就连填饱肚子的欲望都明显萎缩。终于，他放下手中筷子沉声对着她，“漂亮的女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每日精心的装扮无非只是为了勾引身边更多的男人！我真不明白，天底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傻男人明知是陷阱还要往里跳？！”

“是么?”安妮不打算向叶品初示弱，反正他对她从来没有过好感、也不可能指望他会有好感，与其唯唯诺诺、不如针锋相对，至少自己还有几分胜算的可能，“我倒是听人们评价有钱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呢！习惯了用金钱收买一切，根本不知道世间何谓真情。既然漂亮女人这么坏，那他们还找漂亮女人做什么呢？也不至于让女人残害得名誉扫地，还险些命丧黄泉这么凄惨呀。”她软绵绵的语调听起来毫无杀伤力，却让叶之秋和林宇文心头同时一紧。

创办林氏以来叶品初从未见过有人胆敢这样同他针锋相对，习惯了被人阿谀奉承和溜须拍马的他哪里禁得住这样的嘲讽奚落，而且，这些话还刺痛了他内心最深处早已化脓的伤口。摔下饭碗，他恼羞成怒，气愤地质问安妮的同时，目光却死死盯着叶之秋，“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纠缠着我的两个儿子？！”

“谁纠缠你两个儿子啦？第一，我认识之秋时他是徐曼音的儿子，不是你儿子；第二，你完全可以亲口问问他们，是我纠缠他们，还是他们希望被我纠缠？！”她毫不示弱地仰首宣战。

啪！叶品初气急败坏地推倒身旁一张高背红木椅，正好沉沉砸到站在他身后的管家单薄的脚面，疼得管家当时就跳着脚控制不住号啕大呼。没有人不害怕叶品初发威，旁边的用人都呆若木鸡，可是安妮却被管家的表情动作招惹得禁不住扑哧笑出声来。她这一笑并非有意，却让叶品初心头又平添了几分对她的憎恶，他讨厌漂亮女人，更讨厌聪明的漂亮女人，最讨厌不服管教而又聪明漂亮的女人，这个安妮身上的每一分细胞都令他厌恶、都令他有一种不自觉的想要摧毁她的感觉。他不想在多看她一眼，厉声命令身边的用人将他推回卧室。

“别笑啦！”望着叶品初的背影，盯着还在窃笑不止的安妮，林宇文很不客气地喝止，“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是吗？！你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我爸爸不是个可以轻易得罪的人！”

《欲望豪门》第十六章(3)

安妮撇嘴仰起俏脸，眉眼中流转珠辉，“反正我已经得罪一个徐曼音了，再得罪一个叶品初又如何？让他们一块派人来追杀我好啦！你害怕是么？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连累你的！”说罢话，她甩手就要起座离去，却被叶之秋给按住无法动弹。

“你给我老老实实坐下！”叶之秋沉声，“宇文不是这个意思，他为你好才提醒你，你现在已经被人四处追杀了，再这么折腾，连我们也保护不了你！”

“她被人追杀?”林宇文凝眉注视叶之秋。

“一大早就打电话向我求救来着，否则，我为什么把她弄这里来?你以为我吃饱了撑得慌？”

“是徐曼音?”林宇文不敢相信，“那个地方不是你帮她找的吗？除了你我，根本没人知道她住在那儿，怎么可能……”他突然顿住的瞬间看到叶之秋的双眉也在凝结，“不……可能吧……”

他们是同时想到了一个人，安妮搬到新家之后只有佳琦见过她，难道……林宇文在心里尽量克制思想不往坏处游走，可是叶之秋心目中的佳琦却早已面目全非，如果先前叶之秋只把佳琦的恶作剧和各式各样的劣迹当做童心未泯，那么现在的佳琦几乎已经成为了叶之秋心中魔女的代名词，叶之秋有权相信佳琦会因为任何原因而玩出这样毫不顾及他人性命和安危的恶劣把戏。

不管怎样，一切都只是臆断，叶之秋是，林宇文也是，没有切实的证据只会令他们误入歧途。

“算了！现在多说无益，反正都已经把人得罪了，你只要用心保护好她就可以了。”叶之秋感到头疼，“她就住在你左边的房间，我回房间去，你们慢慢聊。”

“如果有任何事情你可以大声叫我或者砸东西，这里的保安是十分严谨的，通常不会出什么问题，你大可放心睡觉。”林宇文入睡前再次

拨通安妮卧室的电话，这已经是他今晚不知第几个电话了，安妮有些烦躁，不是因为他的细心，而是因为这些电话中居然没有一个是来自叶之秋的。

他什么时候能够像林宇文这样细心体贴？裹着丝质被褥安妮辗转反侧。难道他真的不在乎我？她再也无法这样躺着胡思乱想，翻身下床，她的脑筋在飞快转动。

叶之秋早已沉睡，昨晚（准确地说应该是今天凌晨）不足三个小时的睡眠已经令他困倦不堪，他哪里顾得上安妮，吃过晚饭回到房里，迅速简单地冲了个澡，然后倒头扎入香软的被窝。

刚刚在美梦中徜徉了没多久，又是一通电话将他惊醒，揉着微微有些疼痛的太阳穴，他在接通电话之前先瞄了一眼来电显示，“又怎么了，我的安妮小姐？不会是又有杀手进你的屋子了吧？”

“我要走了。”安妮口气平淡，“和你打声招呼。”

“什么？！”放下仍然抚在太阳穴上的手，叶之秋由床上坐起。

“干吗大惊小怪的？我刚才想过了，就算在这里遇不上徐曼音的杀手，也难保会有其他人派杀手来杀我，到时候，我才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呢，明知这里是龙潭虎穴还继续待着，你以为我傻呀?”她说得头头是道，如果叶品初对她动了杀机，根本等不到林宇文和叶之秋知道，她就已经魂归九天了。

“你等等！离开这儿你还能去哪儿?”叶之秋紧张地跳下床。

“走一步是一步啰，谁让我命苦呢。就这样吧，我挂电话了。”

叶之秋已经清醒，三两步，他抢到卧室门前，“你别挂！现在在哪儿？别到处跑，我过去接你！”

电话没有挂断，叶之秋也没有听到回答，卧室的门已经在他手下被打开，他刚才还填满紧张的眼神瞬间闪过意外，开门的同时，安妮娇俏的面容正对着他盈盈而笑。

要命！叶之秋已经气得昏厥，盯着安妮柔媚的目光他偏偏无法发泄心头怒火。

“你又在玩什么花样啊？我的大小姐。”无奈，他抬手揉搓着疼痛不已的太阳穴。

“你就让我这么站在外面同你说话?”安妮轻轻用手搡着他，一面跟随着他后退的脚步踩进卧室，一面打量他赤裸着强健肌肉的上身，“你刚才——不会是准备就这样冲出去找我吧?”她媚笑着。

叶之秋一时情急，根本没顾上穿衣服：“我在睡觉呀大小姐，你能不能不要玩啦！”

“不错呀，这房子里男人味十足呢。”安妮不搭理，轻轻关上房门继续往屋内探着脚步，转眸，她注意到叶之秋正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瞪着她，“你干吗?”她咯咯笑着，“没见过我吗？还是……我真的……美得让你拔不出眼?”眼眸中流转的水波撩拨起诱人的春潮，她简直就是有意在引人犯罪。

叶之秋仍旧揉搓着太阳穴，他的头疼得几乎将要爆裂，完全没心思留□安妮如何的美艳娇俏。靠近他，安妮追寻他低垂的眼神，“怎么了？叶大少爷。不舒服？”

“我真的要睡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好吧?”叶之秋已经把耐心压抑到极致，也许是不想让太阳穴因为气恼而疼得更加厉害些。

而安妮却没打算就此作罢，她可是有备而来，“你睡得着么？你不担心我么？”

“有什么可担心的，这里的保镖是一流的，如果这里都保不住你，你在台北就再没有容身之地了。”

叶之秋只希望安妮越快离开他的卧室越好，没想到安妮不但不走，反倒悠悠然坐在了他的床上，“是，这儿的保镖是一流的，可是保镖只守外不守内呀，你真的不担心叶品初会对付我？或者……你还应该担心一下宇文吧？……”她瞄着他，美丽的双眸仿佛在暗示什么。

叶之秋已经对迅速赶走这个女人不抱希望，抹着清凉油，他感觉精神比刚才强了一些，“有宇文在，我放心都来不及呢，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开始回复精神，在女人面前低头从来不是他的作风。

“你……不是说的真心话吧?”她站起身倚上叶之秋，纤细的指尖轻柔触摸着他的胸膛，“难道你不吃醋？”

他拂开她的手，转由床头柜上取过一只雪茄叼入口中，“吃什么醋？他和我是兄弟，我没兴趣和他争，也没必要和他争。”

安妮并不介意他的话，这样的话，他对她说得实在太多，她对他的了解也绝非单靠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她由身后搂上他强壮的身躯，感受着令人安全的心跳和气息，“我们离开这儿好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永远……”见他沉默，她继续着心中想说的话，“这是我很久以来的心愿，我一直希望有个心爱的男人可以陪我达成。”

返过身，叶之秋注视着她，目光中是探寻、是搜索，这是个极具心机的女人，从他认识她的第一天就知道，她不像佳琦那样将刁蛮写在脸上，也不像雨桐那样把温柔藏在心间，她每做一件事情都会经过仔细的思量和深层的盘算，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藏着一个看不清摸不透的目的。

他的返身令她脱开环抱的手臂，却顺势依上他强壮的胸膛，逼着床头窄小的空间叶之秋站立不稳跌坐在床上，牵动着安妮随着他滑倒身子。

《欲望豪门》第十六章(4)

“离开这儿你可就一无所有了！”叶之秋点出问题的重点，“你舍得这么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

她已经完全倒在他的身上，“有你在，我还用担心么？”

“我？哈哈……我可是出了名的纨绔子弟，你靠我？能靠得住么?”他强调着，没想到竟然会有女人对他说这样的话，谁都知道他是个不定性的男人。

“纨绔子弟？不错，听别人说得太多了，不过，却没有真正见识过。”她漾动的春眸扫向他的眼，尽管他表示着淡漠，可是体下那股蠢动的热浪却隔着薄柔的衣料出卖着他。

顶起腰杆他猛然将她反扣身下：“你想见识什么?”这世道不是男人压倒女人，就是女人骑上男人的脖颈，这是他的观点，他坚决不会让自己沦为后者。

安妮闪着娇媚，有意将身子略微拱起，让柔软丰满的坚挺处顶上他的胸膛，“你现在的胆子可比过去小多了，就连亲我一下的勇气都没有了么?”她的美向来不容否认，天生丽质下再加以精细的装扮和打理，融合进她浑然天成的娇媚气质和性感身材，仿若天生尤物般勾引着男人不得不驻留目光。

唔……她正准备继续挖苦他，性感丰润的唇已经被他牢牢封住。等到双唇被放开时，她几乎已经无法喘息，猛烈地抽干环绕在她四周的氧气，她望着面露得意的叶之秋。

“你想憋死我么?”她怒嗔。

叶之秋嗤笑：“是你说的，想见识一下我的男人味。怎么样？够不够？……还要不要继续?”他的手猛然覆上她的双峰，眼中闪着邪气，笑得不怀好意。

这是他第一次对她做出如此轻薄的举动，无数的拥抱、无数的热吻，早就让她习以为常，但他却从未逾越过分毫界限。“我是你的，你

喜欢怎样就怎样！”她柔媚地宣示，不但不推却反倒迎合地将身子送了上去。这倒是令叶之秋始料未及，原本，他只是想吓吓她，却不料这女人竟老辣得如此棘手。

“明天吧！我今天的头实在疼得厉害，没心情玩这个！”这简直就是在打退堂鼓，叶之秋愤愤着却无可奈何，没想到竟然被个女人占住先机。

安妮脸上带着说不出的意味，这个男人还是不敢对她下手，又或者，他根本没勇气这么做？滥情不专，真是如此么？一个滥情的男人会拒绝主动送上门的“美味”么?“嗯……好吧，那你送我回卧房。”她知道男人都是要面子的，更不用说像他这样自恃极高的男人，敲打敲打他也就足够了，没必要将他逼急逼疯。

“就两步路还要送？！”叶之秋的头又开始剧烈的疼痛，而且，比刚才来的似乎更加严重，他已经无法思考，无奈下，他只好顺从地推门将她“请”了出去。

目视着她走入卧室，他转身刚刚准备折回，只听见安妮在房内一声凄厉的惨叫。他抽身回头，林宇文也已经同时惊觉地打开房门，二人不约而同冲入她的卧室，迎面的情形就连他们也感到震撼，一条响尾蛇正蜷在安妮的被褥中拍打着尾部，虎视眈眈对他们吐着信子。

林宇文和叶之秋又是一夜未眠，虽然叶之秋用枪干掉了那只讨厌的啪啪作响、带着十足毒性的小东西，可这一夜，他们再也无法入睡，安妮一口咬定这恶毒的东西是叶品初的杰作，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决定让安妮在台北消失一段时间，也许这样可以缓解冲突和矛盾，叶之秋如释重负，而林宇文也乐意地接下了护花的差事。

于是，早餐时林宇文向叶品初提出去希腊调研数日，决定让叶之秋暂为代理叶氏一切的安排。叶品初没有异议，点头暗许，对他们之间的对话并没有激起丝毫兴趣。

寂寞的小院内一片苍凉落寞，即使是烈日当空也无法感受一丝暖意，雨桐几乎是每天这样做在院内的石凳上痴痴望着院门、听着外面

的动静。她知道自己那天一时冲动大失仪态，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可想而知，林宇文一定是对她气愤不已，这么长时间不见回家就足以证明他的恼怒。她曾经想过主动上门找他，可是又怕再度勾起他的怒火，于是只好盼着时光能够消除一切。日复一日的等待几乎让她放弃希望，茫然望着枝头两只正卿卿我我的莺燕她失魂地落寞着。

“在看什么?”一个声音突然由头顶传来，毫无心理准备的她立刻弹跳起来，林宇文含笑站在身旁她竟浑然不知。

呆望着他，她竟然有些不知所措，双眼却在瞬间噙上泪花，

“怎么了?”抚着她憔悴的面颊林宇文突然有种心痛的感觉掠过心间，“几天没见怎么消瘦了许多？”

“我……错了，你能……原谅我吗?”她哽咽着，强迫泪水不要溢出眼眶。

望着她，他突然有些后悔曾经对她的暴躁，“算了，过去了，以后别总是捕风捉影的，做太太就要有做太太的度量和风范。”

“你……真的不生我的气了吗?”泪水始终还是如此不争气，明亮的眼眶再也容纳不下过多的清泉，噼里啪啦顺着面颊滑落下来。

林宇文摇着头，轻柔将她揽入怀中，紧拥住她微有颤动的身躯，心中猛然涌起一丝不忍。“我要去趟普罗旺斯，你帮我收拾一下行李。”等她呜咽得差不多时，他绵柔的语音飘入她的耳中。

原本的计划发生变故，莫炎突然告诉他普罗旺斯的一家客户出了问题。无奈，他必须亲自前往处理，叶之秋勉为其难地答应暂时代为照顾安妮。

仰面，她探寻他深藏眼底的情感，“你不是说不生我的气了么？为什么还要避开我？”“傻女人，谁避开你了，我是有正经事。”顺手帮她拭着泪，他笑道。

“那……你一个人去么?”她还是担心。

“我和莫炎一起去。”

“什么……时……候走?”她的心不明情由地越揪越紧。

“如果莫炎能买到下午的飞机票，我们下午就走。”

她真的很温柔，除了那一日的失常之外他寻找不出她任何的过失，她是用心在珍爱着他。

她顿了顿，犹豫着还是继续道：“可不可以……明天再走？至少……至少让我知道你真的不是在……有意避开我。”

怔然，他突然依恋起她如水的秋眸，那份纯真、那份痴情，让他前所未有的想要拥有。凝笑，他按动手中的电话，看着雨桐紧张地睁大双眼，他对着接听电话的人说道：“莫炎，改买明天早上的飞机票。”

他话音落下，雨桐立刻高兴地拉住他，“我这就让用人去做些你最爱吃的菜。”说着话乐颠颠就要跑开，却被林宇文探手拉了回来。“怎么呢?”她困惑，伴着担忧，“留下吃了饭再走吧？这……这毕竟……是我们的家。”

勾住她的腰肢，林宇文将馨香的身躯拉入怀中，抚摸着她毫无修饰却清纯怡人的面颊他突然俯首吻住她略显苍白的唇。

她迎合着，努力让他满意，她不想失去他，她要留住他，不只是他的人，还有他的心……

《欲望豪门》第十七章(1)

希腊Mykonos岛，湛蓝的海水、荡漾的碧波，美丽的爱情海充满着春的浪漫、秋的惆怅。展开双臂，站在明透的落地窗前，安妮呼吸着海潮的气息、阳光的灿烂。这是一个艳阳明媚的早晨，撩开窗纱，瞧着床上仍旧沉在梦乡的叶之秋，安妮得意地笑着。

“亲爱的，起床啦。”她轻轻吻上他的额。

嗯……叶之秋痛苦不堪地翻转着身子避开她的骚扰。

她嗤嗤笑着索性爬上床去继续纠缠，“起来啦……你这只爱睡觉的猪。”捏紧他的鼻头，她得意于自己的“恶行”。

“喂！”他迅速挥开鼻间的桎梏，憋足了劲深吸一口气，“你想谋杀亲夫呀！”

“谁是我亲夫？你?”她倒下身子侧卧在他旁边，水漾的眸子溜溜盯住他清俊的脸。他不理会，背过身用被子遮挡住窗外映射进来的过亮光线，继续享受着柔软温馨的床被。这一夜他仿如做了一个噩梦，安妮无论如何不答应与他分住单间，口口声声要他贴身保护，实在拗她不过，他只好让宾馆在套房的外间多加了张大床，可是，不知这个女人哪儿来的一大堆麻烦事，整个晚上她都在不停地晃进晃出，折腾着刚刚睡下的他一次又一次被她发出的窸窸窣窣声惊扰得无法成眠。

见他不吱声，她卧上他的身躯，凑着他的耳边轻喃：“你要是再不起来，可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啦。”

叶之秋依然不予回应，根本不以为她能够有什么伎俩对他不利，可是不知为何，他却再也无法入睡。感觉到她正从他身上离去却不露一分声色，静悄悄过去数分钟，他的身后仍旧毫无动静。突然有种不安掠过，说不清源自何处却异常强烈而深刻，就在他侧转身体打算查看后面的状况时，一声惊叫由里屋的浴室内带着惶恐刺透四周宁静的空气摄入他的耳鼓。

浴室的门半掩着，他根本不容思索便推了进去，瞬间袭来的朦胧水汽令他险些气滞，挥开眼前的迷雾，一抹惊艳浮现在他眸中，时尚的蕾丝比基尼罩着她完美而曲线诱人的身材，媚惑得他眼中不由自主泛起迷离。

“你在瞎叫唤什么？！”他意识到自己又一次着了她的道儿。

“那、那里面有只大蟑螂。”指着大大的按摩浴缸，她的双眸充满着女性最软弱的胆怯。

“蟑螂？！”他嗤笑，“就是因为一只蟑螂，你吓成这样？”

她认真望向他振振有词，“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我被人吓得怕了，这么高档的星级宾馆怎么可能有这种肮脏的东西？也许是只有毒的东西呢！说不定……是杀手带进来的！”

“哪儿来的这么多杀手？！你真把自己当宝呀？雇佣杀手不要钱的吗?”叶之秋突然有些后悔，说好了他先帮着林宇文照顾她几日，没想到，她在他的园林别墅内才住了几天，就神经兮兮地说，总是觉得有人影在窗外晃来晃去鬼鬼祟祟。林宇文在普罗旺斯的进展似乎并不顺利，根本无法知道确切的回程时间。叶之秋被纠缠得无可奈何，安妮每日几通的电话骚扰得他简直无法处理事务。找借口离开本来是件很难的事情，叶品初不可能让他和林宇文同时扔下台北的两大企业，偏偏事又凑巧，唐吉的一个肝胆兄弟在希腊的某个酒廊因为争抢一个酒吧女居然与人大打出手而锒铛入狱。按照叶品初的交代，他到希腊为的是解决这件事情，当然，他也必须把安妮一并带上。

事情的解决遇上了麻烦，唐吉那位姓胡的朋友似乎把人打得不轻，伤者被送进医院之后就始终昏迷不醒而且尚有性命之忧，希腊警方无论如何不同意在伤者清醒之前保释，于是，他们只有留下等待进一步的发展。

挥开雾气他走过去：“你在蒸桑拿吗？这么热的天还用这么高的温度？”

“别说这些了，快帮我弄走那个讨厌的玩意儿。”她搡着他，“不管它是怎么进来的，这种东西总是让人恶心，你把它给我弄出去呀。”她跟在他身后。

叶之秋并没有多想，女人害怕蟑螂并不奇怪，这种黑糊糊、张扬着两只触角、满地乱跑的贼东西本来就不招人喜欢，对于女人来说更是可怕的噩梦。

浴室内的温度实在太高，蒸腾的烟雾阻挡了他正常的视线，直到靠近大浴盆他才看清眼前的一切，清亮的水缸中根本没有任何蟑螂的踪影。他困惑着正要转身质问，已经被身后的安妮抬手将他搡入大大的浴盆中，随之而来是一阵清亮媚惑的笑声，安妮掩嘴对着浴盆内怒容满面的他扬扬得意。

“你又玩什么？！”叶之秋的愠怒只在瞬间，向来傲慢的他居然容忍了她的戏弄，“别玩这种‘狼来了’的游戏，小心果真有杀手来时我不理你。”

由浴池内出来他浑身上下都湿漉漉的往下淌着水，他厌恶地脱下身上的T恤甩入旁边的洗衣篮。

“你□打算不理我?”靠近他身旁，她纤细的指尖触上他健硕的胸膛。

“你就只管恶作剧吧，看看回头谁来救你！”他明显察觉自己口是心非。

馨香的气息越逼越近，带着淡淡的玉兰香氛她飘然的长发拂过他裸露的胸前，“只要你全心全意保护我，我愿意承诺你提出的任何条件。”

他和她是如此接近，近得她可以感觉出他无声的搏动和翻腾的血液。

“任何条件?”他阴沉着语调，满是思想的眼眸盯着她一动不动。

嗯！她点头回应。他的兴致似乎有所调动，“你确定？不后悔?”带着玩弄的意味，他轻车熟路的挑逗，同时将热辣辣的目光凝向正紧挨

着他丰满躯体的她。

她的脸突然热如炭火，双手缓缓移向纹胸前的暗扣，“嗯，只要你喜欢，□我……□什么都可以给你。”轻轻地，一枚暗扣在她的手中褪开，胸前一抹雪白登时冲破束缚由敞开处顶了出来，半只浑圆坚挺坦然呈现。

眯眼瞟着她仅余一线的抹胸，他的眼神愈发暗郁。“什么都可以?”他再次重复，似乎在求证她不可置信的话。

她的手缓缓撩拨向另一枚暗扣，感觉脸上的赤热已经传遍全身，下意识的，她的手略略迟疑了数秒，却听见叶之秋低沉的声音已经淡出浴室，“把你的‘任何条件’留给宇文吧，我从来不和女人做交易！”

他的话令她脸上浮起笑，跟着他走出浴室、看着他在衣柜内翻出一件衬衣，她无声无息靠近。“别动！”正当他准备将衬衫套上时，圆溜溜的硬物顶上他的腰间，她的声音柔媚地传来，“再动一动，我就对你不客气！”

感觉着腰间的硬物冷冰冰透着寒气，他的思绪凝滞着，“你想干吗?”语调中没有惊慌、没有茫然、甚至没有意外。

“你不害怕么?”她挑衅着。

“别玩过火了！”叶之秋平静地斥责。

“现在，你只要老老实实回答我的话，不许耍花样，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虽然她的言辞坚定而认真，可是却始终不改柔媚韵转、撩人心欲的语调。

他果然一动不动，“好！不过，你最好问得简短些，我向来没什么耐性，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

“那要看，你的回答是否令我满意。”

“哼！那也要看，你问的是什么问题!”

《欲望豪门》第十七章(2)

为什么这样的情形下他也不愿做略微的让步？她轻咬着唇，痛恨的几乎想马上给他两记耳光，“为什么你对我总是不冷不热？你究竟喜不喜欢我?”她荡着暧昧嗔问。

叶之秋由鼻间发出一声轻嗤：“你就只是想问这个？”

她将硬物向他压紧：“别岔开话题，回答我！”

“如果我拒绝回答呢?”由于刚才浴室内过高的温度，他宽厚的肩头尚有数滴汗珠缓缓沿着背脊淌下，夹杂着浓浓的男性气息，散发与众不同的诱惑。

她险些被这样的诱惑迷醉，“你敢？不怕我手中的枪么？”

“反正我也活腻味了，你开枪好了，保护你一样担着要命的风险，被你一枪打死总好过被一群杀手乱刀砍死或是射成马蜂窝。至少，能够让我在地狱里也不失英俊潇洒的名声。”他回答的干脆利落没有丝毫的迟疑。

这是他打定了主意不准备回答她的问题，撅起小嘴她极不情愿却无可奈何。“你真的不回答？那就是不打算合作啰?”她追问。

“弄这么个玩意儿威胁我，为的就是问这个?”他开始蠢蠢欲动。

轻挑起指尖她挥走他背上的水雾，释开顶住他腰间的硬物由身后她将他环腰抱住，将脸紧紧贴上他温热的背，让他的汗水渗入她的体内，呼吸着他身上荡漾着魅力的气味，有一种迷醉扰动她的心神。“你就不能哄哄我吗？哪怕是说谎骗骗我也好呀，你当真不怕我开枪杀了你？”

“你舍得?”扬起嘴角，他的笑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自信和傲慢。透过衣橱的玻璃镜，他注视她环绕在前的手中微持的黑黢黢的东西，脸上那股得意不言而喻，“弄把玩具枪来骗我，你还真是无聊。”

“是假的不错，可刚才一样让你紧张，不是么?”她其实不知如何回应他张扬的自信，只好极力掩饰败迹，“就算是真枪，我也不舍得用它

对着你呀。”

“你觉得这东西很好玩?”他的不屑愈加彰显。

“路上瞧见的，觉得做的挺仿真，特意买来防身用，就算吓不跑杀手，吓个把色狼还是管用的吧?”她温柔地亲吻着他壮硕的脊背。

他明显的身子一僵，拉扯开她环绕的手臂回过身，“色狼?”嘴角浮着轻薄，他睨视她仅余一线的抹胸，“你说谁？我么？”

虽然脱开她手臂的环抱，但是她娇滑的肌肤依旧紧贴着他健硕的身躯，注视着他含欲的双眼，她突然涌起一股天大的勇气，纤细的指毫不犹豫地拨开抹胸上唯余的暗扣，让一对丰满盈润的雪峰彻底释放在他的面前。

“你这是干吗?”他仍旧保持邪意的笑，眸子避开她诱人的坚挺滑向她溢满迷离的眼。她了解他，更了解男人，在他深不见底的眼眸中，她看到了欲望和矛盾。继续用指尖撩拨他的胸膛，她毫不客气的将雪白丰盈的双峰揉向他，“我突然发觉自己喜欢上一只色狼了，你说，该怎么办呢？”

他没有拒绝也没有回应，只是任由着她放肆的挑逗，感受着男性在迅速的胀大坚挺，他的内心莫名地担忧，却让眼中闪过的一抹阴郁瞬间没入一片冰冷和沉寂，“这里不是天体海滩浴场，要卖弄风骚你找错地方了。”

“说什么呢？！”她嗔声，娇拳轻捶在他胸前。虽然他淡漠，但是她却明显感觉到他的脉动和热潮。

“我相信，那只色狼也喜欢我。”既然已经开始，她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更加明目张胆地挑逗。

呃……他不由自主发出一声低喘，大胆的挑逗令他涌起一股胀痛感，没理由他叶之秋会如此被动地任由一个女人摆布。“你到底想怎么样?”他腾手搂上她的细腰。

她含媚的双眼简直就是致命的武器，勾魂摄魄地撩动人的心弦，“我刚才就已经说过了，从这一刻起我就是你的，我听从你的任何

摆布绝不反抗。”

好美！他眯缝起带上蒙眬的双眼。该死！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在一个女人面前失控。她媚惑地注视着他，有意拱起上体让雪峰更加突显。他的身体在燃烧，无尽的欲望在撩拨、吞噬他向来坚定的意志。“我要出去一下，你老老实实在屋子里待着，我回来之前哪儿也不许去！”片刻地凝视，她原以为胜券在握，却不料他冰冷的数语轻松地扑灭正熊熊升腾的欲火。

他居然披上了手边的衣服、居然对她曼妙的胴体视而不见、居然丝毫没有回应她的挑逗，他的反应和举动令她懊恼而气愤。

“你去哪儿？!”她由床上撑起身子。

“我要再去趟警局，如果晚了也许不回来，你只要别到处乱跑是不会有事的。”

“他们不是说，不让我们保释那个姓胡的吗?”她迅速跃下床。

她并不知道叶之秋已经买通医生，昨晚那个被抠打的遍体鳞伤的可怜人刚刚清醒过来，就马上有人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他。只要对方撤诉，警方就不能再拘禁姓胡的，他决定跑一趟医院，找一下对方亲属。

“你乖乖待着，如果事情顺利我很快就会回来。”叶之秋刚刚迈到门前就被安妮堵了回来。

“我和你一起去，你不可以扔下我。”她来不及穿上烦琐的衣物，只是系好文胸便冲到他的面前。

“我不能带你去，姓胡的和唐吉是老交情，如果他看到你就会传到唐吉耳中，我说过，不担保我爸爸不会对你下毒手，而且唐吉此人，我并不信任。”

安妮不急不慢对着他，“怎么在你身边的女人就一定是我么？谁不知道你的女人多如牛毛？你随便编个名字出来骗骗他不就结了？”

“不行！这样做太冒险！”叶之秋试图推开她。

“不行！留下我一个人在这儿更危险！”与其说她固执，不如说她情愿冒险也要和他在一起。

“胡……伯！”

叶之秋从牙缝中挤出两个字，这个唐吉口中的老胡实在长得猥琐，而且不但长像够逊，就连行径也令人憎恶，除了身材有够强壮之外，就外表而言，叶之秋找不到他身上丝毫可圈可点之处。

为了一个酒吧女争风吃醋还出手伤人，叶之秋嗤然，他从来鄙视这样的男人，没本事让女人心甘情愿地投怀送抱，靠着动手争抢也算是男人的能耐？再瞧瞧姓胡的，从瞄见安妮的第一眼，脸上就没有卸下过那副垂涎欲滴的“馋猫”神态，一种不由自主的极度的厌恶和鄙视立刻由叶之秋的内心升腾起来。给一个如此尊敬的称呼实在高抬了他，叶之秋觉得心有不甘，可是有叶品初的交代又不便对他无礼。胡伯！叶之秋暗暗咬着牙，他也配！

“是唐吉让你来帮我的?”姓胡的只是色迷迷盯着安妮，和叶之秋说话的同时居然连正眼也没瞧上，“那个家伙死了没有？”

叶之秋一怔，“谁？谁死了没有？”

《欲望豪门》第十七章(3)

“还有谁？那个和我抢女人的家伙！真他妈的可恶，居然和我胡乔生抢女人，不是活得不耐烦了是什么？还是个面泥捏的，没打几拳就散了架，真他妈的晦气！”他骂骂咧咧满口粗话。

这样的无礼和粗俗简直令叶之秋喷火，若不是碍着唐吉，叶之秋早就抽他那张烂嘴了，“他要真是死了你还出得来吗?”叶之秋冰冷着语调。

“他妈的，那家伙早该死了！那些个狗屁警察都是些胆小怕事的东西，不就是想要几个钱吗？以唐吉现在的势力难道这点小事还摆不平？！你怎么做事的？！”胡乔生突然翻脸，朝着叶之秋颐指气使。

唐吉的势力，好大的口气！叶之秋没打算和他计较，和这样的东西计较实在太失身份，反正也不会对着他太长久，有生以来第一次叶之秋学会了隐忍。

安妮早就看出这个胡乔生不是什么好东西，从第一眼瞧见她，这个老色鬼的一双眼睛就没离开过她的身体，听着胡乔生对叶之秋如此不客气，她的心里更是恼怒，可是，连叶之秋都隐忍着他的无礼，自己更是不方便发威。“胡伯，您不认识咱们家少当家的呀?”显然，她也并不喜欢这个高抬胡乔生的称呼，习惯了交际应酬的她仍然觉得叫着有些恶心。

“你们家少当家?”胡乔生对安妮的兴趣绝对高于叶之秋，“哪个你们家？”

“哟，您真没听说过？难道我爸爸也没对您提起?”安妮朝着他甩了个再诱人不过的媚眼，瞧得胡乔生浑身上下一阵酥软。

“你……爸爸是……谁?”盯着她，胡乔生几乎流出口水。装出十分诧异的表情，她撩拨式地捻了一下胡乔生的衣领。

“不是吧……我爸爸就是唐吉呀，您不知道呀？他……没对您提起我么？就是为的您这事，我爸特地求着叶少爷亲自出马的，您不知道

他老人家费了多大口舌呢。要不是看在爸爸为叶老爷出了不少力的分上，哪能请得动叶公子帮忙呀？”

叶之秋无奈地别过头噙笑，他知道安妮惯会这些交际手段，可是没想到居然能如此信手拈来。

“哟！是叶大公子呀，失敬，失敬！”胡乔生立时肃然，掐着媚笑的嘴脸，“您怎么不早说呢？我还以为……喔，这些咱们不提了，不提了！叶兄，以后还要承蒙关照呀……”这是他从警局出来之后第一次认真地注视叶之秋，果然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刚才他怎么就没看出来呢？好在没有说太过头的话。

“叶兄？！”安妮的反应强于叶之秋，“他……他比您小得多了，您不是管我爸称兄的吗？”

胡乔生挥着手：“哪里，哪里，年纪不论大小，叶兄年少有为称兄是理所当然的。”

听着他的话，安妮的双眼愈发睁大，她如此见识的人也不曾瞧见这样的无赖。

“还是不要吧，我可担不起，你这样称呼我，我以后如何称呼唐叔呢？乱了辈分就不好了，让我爸知道，这事情可就不好说了。”叶之秋已经开始失去耐性，这样的对话实在是无聊而令人作呕。他冷冰冰地一口拒绝，而后不再给胡乔生说话的机会，“你的事还不算完，那个人的确是苏醒过来了，但是，医生还不确定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在这期间，你必须留在希腊，你的言行受到严格的监管和控制。”

“不是吧！还要留下？我一秒钟也不想在这个破城市里待着啦！”胡乔生痛苦地摇头，“那，那你们呢?”他突然有些担心叶之秋会置之不理。

“你放心，既然我爸爸交代我来解决这件事，我自然会把它处理妥当，只不过时间上我们需要等待一下。”叶之秋刚从医院过来，被殴者是个穷人，他的妻子无论如何不肯善罢甘休，拖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哭哭啼啼、要死要活。

胡乔生双手一摊，“那也只有如此了。”他的注意力重新转向安妮，“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你问我?”安妮轻快转动着含媚的眼眸，“我叫佳琦呀！”

CoffeeBar内Saxophone吹奏着悠扬的音乐，叶之秋没兴趣介入他们的谈话，品着咖啡静静享受着美妙和浪漫。

“唐小姐，我是真没想到，唐吉兄居然有个这么漂亮的女儿。”胡乔生啧着嘴。

安妮瞄了一眼旁边的叶之秋，懒洋洋、娇滴滴道：“我也没听爸提起过有您这样一位风度翩翩的兄弟呀。”

“惭愧、惭愧，哪里比得上唐小姐这样风韵动人呢?”胡乔生将手向安妮膝头伸去，这显然是个习惯性的动作，但是，他的目光还是不自觉得瞟向旁边闭目凝听着美妙音乐的叶之秋，终于，还是强按下不老实的念头，又把手缩了回来。

“不过……像您这样的绅士，怎么会为了一个酒吧女和人争风吃醋呢？这是不是有点……”摆明了胡乔生从一?始就对她不怀好意，安妮什么样的人没打过交道，这个胡乔生有胆子纵酒行凶却不敢在叶之秋面前放肆，可见他十分顾忌叶氏的实力。只要找到了他的弱点，她就不怕对付不了他。

嘿嘿……胡乔生尴尬地干笑两声，“其实……嗨，这事说来话长，人人都以为我是为了争风吃醋，其实，是我看不惯那个浑小子公然挑逗酒吧女廊。人家也是混口饭吃，他强拉硬拽着非要吃人家豆腐，我看不过去就出手揍了他两拳，他们就误会我是为了争风吃醋，受点冤枉不要紧，最重要的，我又阻止了一次性骚扰事件！”他极力想在安妮面前保持良好的“绅士”形象，小眼珠子滴溜转动着，编排起故事倒是有板有眼。

“原本是这样啊……”安妮有意瞪大双眼，“那您可真是受了天大的冤枉，明明是英雄救美，反倒成了被告，胡伯，您可真是太……冤枉了。”

“别叫我胡伯，别叫我胡伯。”胡乔生摆着手，“其实我比你也大不了几岁，而且身体壮实得很，很多年轻小伙子都不如我精神的。”

“我也不想这么叫您呀，可是您和我爸爸是同辈，我不叫您胡伯，那……该怎么称呼您呀?”她娇媚地忽闪着大眼睛。

“叫我乔生，叫我乔生。”胡乔生乐颠颠赔着笑脸。

安妮侧眸摇首，“不行——您知道我爸那个人的啦，他可是个老古董，如果让他知道我对您的称呼如此不敬，他非打死我不可。”可怜兮兮的眼神人见人爱。

胡乔生越看越喜欢，越看越是按捺不住，攥紧拳头，他顾忌地再度瞄向叶之秋，“叶兄很喜欢音乐吗？”

安妮早已有些郁闷，叶之秋对他们的谈话根本不闻不问，明摆着胡乔生对她心怀不轨，偏偏叶之秋视若无睹。“他?”她不满地瞥了一眼悠悠然享受着音乐和咖啡的叶之秋，“哼，天晓得他是不是真听得懂，我看装高雅是真的！”

“我先回去休息，你们慢慢聊吧。”再多的咖啡也解除不了叶之秋的倦意，也许是Saxophone的音乐实在太过令人心醉神怡。

安妮堵住刚刚扬身站起的叶之秋，低声责问，“喂！你就这样把我扔给那个老色鬼呀?”叶之秋尚不及回答，胡乔生已经跟上询问，他并没有听到安妮对着叶之秋说了什么，只是看着她神神秘秘的模样觉得纳闷，“怎么？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有！”安妮气呼呼对着叶之秋，口里却回答着胡乔生的问话，只听见叶之秋同时做出了相反的回应，气得她狠狠瞪了他一眼。

“没有问题，是我忘了给你们房卡，她追着向我要呢。”叶之秋皮笑肉不笑，递上两张房卡，“你睡中间一套，咱们俩男人一边一个保护着你，有什么事招呼一声就得。”

《欲望豪门》第十七章(4)

“呃，这样很好，唐小姐，你要是害怕的话，可以去我房间，我用性命保证你的安全！”胡乔生拍着胸脯。

真没见过有人无耻到这种地步！叶之秋觉着开口骂他都有失身份，“太严重了吧？连性命都压上？咱们不偷不抢的，在希腊又没有仇家，何至于不安全？”

“去你房间？……”安妮不露声色白着胡乔生，心里暗自唾弃，去你个老家伙的房间？岂不是把自己送入虎口？这才是眼下最大的危险呢！转动着心思她突然有了念头，“嗯……也好，有个男人在总是踏实些，毕竟这儿人生地不熟的，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她不能这么便宜了叶之秋，无论如何也要让他尝尝拈酸吃醋的滋味。

叶之秋不吭声，三人已经进入了电梯，安妮故意挽住胡乔生的胳膊，希望引来叶之秋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反应，可是等来的却是他毫不介怀的漠然一笑。

首先到的是叶之秋的房间，他一边刷着房卡一边漫不经心、一语双关，“祸从口出、病由口入，别随便乱吃东西，小心吃坏了肚子！”临进门前正瞥见安妮回眸顾盼，于是冲她眨巴了两下眼睛便关上房门，不再理会外面的情形。

胡乔生情场老手，这样的眉来眼去他早就瞧在眼里，“唉！富家公子年少轻狂，虽然模样俊气潇洒，哪儿比得上咱们这样的老骥伏枥呢？始终还是见一个爱一个，靠不住的。”他瞄着安妮挂满不悦的小脸蛋，不失时机地调唆。

老色鬼！我的主意你也敢打？！安妮把脸上的不满挂得更浓，“说的就是，没良心的东西，人家对他这么好，他竟然一点也不上心！”

“算啦！算啦！别和他动气，到我房里聊聊?”见计谋得逞，胡乔生立刻打开房间将安妮往屋里请。

安妮闪了闪媚眼、摇了摇头，“我先去洗个澡，一会儿再过去……”

这“一会儿”可是让胡乔生好等，安妮美美地泡了半个小时，把满肚子对叶之秋的不满全都发泄在香皂上，等洗完澡，看着遍地支离破碎的香皂沫子，她心头的郁结也发泄得差不多了。刚裹上浴巾走出来，听到房内的一个小边门传来敲打声，她心头一紧，屏息挨近门边倾听着动静。

敲打声止住，她提在嗓子眼的心刚刚有些平复，蹑手蹑脚朝着门口打算去找叶之秋，一阵响亮的电话铃声吓得她险些惊叫起来。

“叶之秋，你要死啦？干吗半夜三更不声不响突然打电话呀？想吓死我么？！”听到叶之秋的声音，她内心瞬间平静下来，底气也随之骤然提升。

莫名其妙！为什么总是遇上不可理喻的事情！叶之秋冷冰冰说道：“开门！开你房间的小边门！”啪！他重重放下电话，最近的运气实在背得可以，怎么总是和女人纠缠不清？

“这门是怎么回事?”安妮打开门时，他已经站在那里。

“怕你死了没人收尸，特地让他们给房间留了个缝！”叶之秋踱进她房内。

“你还算挺关心我的吗？我以为你打算任我自生自灭呢。”

“胡老头走了?”他打量了一眼包裹着浴巾的她。留意到他异样的眼神，她微微撅起丰润的唇令它更加性感，“你干吗？别想歪了，我可不是这么随便的人！”

叶之秋淡淡一笑：“我想什么了？”

“你自己心里清楚，别总是装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别人不知道，难道我还不了解？少自欺欺人！”安妮回之以颜色。

叶之秋面色一暗，“我只是过来提醒你，别和姓胡的说得太多，别忘了他和唐吉可是老相识，只要一通电话，你这个冒牌佳琦就会彻底

穿帮！”他顿了顿，似乎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只是硬生生顶出四个字，“早点睡吧！”

正准备由边门回去，安妮挑衅着在他身后继续张扬，“你前脚迈出去，我后脚就去找胡乔生！”

叶之秋侧眸厉声，“你敢？！”犀利的眼神穿透她的眸子直刺她的内心。

“为什么不敢?”她的心开始怦然，这样的眼神他从未流露，为什么今天……正在胡思乱想之际，门铃突然响起。“是胡乔生……”透着猫儿眼，她低声对着叶之秋，“怎么办？开不开？”

“开！为什么不开？！”叶之秋折回。

“那等我穿上衣服。”

“穿衣服干吗？！”叶之秋将她阻在门边，反手褪开自己身上的衣服，蛮横地一把扯过她纤柔的身躯，狂浪地吻住她鲜嫩欲滴的唇，同时探手打开房门。“Waiter，再给我们一瓶红葡萄酒！”拉开门的同时他将她在怀中拥得更紧，直看得门外伫立的胡乔生目瞪口呆。

叶之秋匀着气放开怀中的女人，漫不经心却十分生气地责问，“还愣着干什么？去拿红酒呀？！”侧首正视着胡乔生的同时眼中闪过意外，“呀，是胡——伯呀！”他仍然无法适应这个称呼，“我还以为是送夜宵的侍应呢。”

胡乔生喘着粗气尴尬不已，“喔，我来的不是时候，不是时候。你们……继□续……□继续……”捂住胸口，刚才目睹的激情令他的呼吸几乎凝滞，想着安妮如丝如缎的肌肤和热情如火的表现，他大口大口抽干环绕身边的空气。

“为什么要在他面前这样?”他在对那个老色鬼宣战，她深刻地感觉到这一点，“你吃醋了？”

“他算个什么东西？！我吃他的醋?”胡乔生已经闪进自己屋内，门也已经掩上，可是，有一种强烈的欲望令叶之秋不想放开她。

勾紧他的脖颈，她的笑暧昧不已，“一个糟老头子也能让你紧张成这样，你是不是爱上我了？”

倦意重又袭上叶之秋，他其实早已疲惫，“早点睡吧，我也乏了。”他要抽身却被安妮紧紧勾住无法脱开，“怎么不放手？难道……你还没亲够?”一团迷雾罩上他的幽瞳。

“你刚才可不止是亲吻我呀?”她闪亮着眸子似乎握住了他的把柄。

刚才的激情尚有印迹，包裹着的浴巾被拉扯得松散开，半掩住她的胴体，隐约间还有一缕勾魂的香气懒懒飘入他的鼻息。

“那么……你想怎样?”反正脱不开她的手臂，他索性依向她雪白的粉颈，低哑着声音在她耳边轻喃。

“我要你负责任。”她定定注视着他，一字一句毫不含糊。

“什么?”叶之秋几乎笑出声来，“这样就要我负责任？那我要负的责任多了去了！难道要我分身不成？”

“我不管这么多，别的女人我不知道，你摸了我的身子就要负责任。”她不肯让步，双臂在他颈间盘得更加紧密。

“你……”叶之秋哽了哽喉，明显的探寻挂上眼眸，“别告诉我，你还是处女。”

“谁说的我不是？！”她一口将话堵了回来，盯住他浮起怀疑的目光，她毫不避忌地顶起本就丰挺的胸部，“你不信？……那就来验证一下！”

叶之秋有些难堪，眼前的情况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不自然地浮起笑，他想方设法脱离困境，“我可没这个胆子，不过亲了你几下就要让我负责任，要是真碰了你，我岂不是要万劫不复？”

《欲望豪门》第十七章(5)

她才不会让他轻易逃脱，既然话已出口，她决定无论如何不再让他逃之夭夭，“你已经万劫不复了！别指望想摆脱责任！”

“你……不会真是处女吧?”他突然觉得由脊背上冒起一股凉意，“就算真的□是……□亲近过你的男人也绝对不止我一个，你难道都要他们负责?”他的表情十分淡漠，可是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

啪！清亮的指印烙上他的面庞，她是真的气恼，她不是没打过他，可是这一次她下手不是一般的重，一股热辣辣的滚烫立刻涌上他的面颊。两颗晶莹的泪由她眼中淌下，“你太过分了！”再也按捺不住，她气恼着甩开他奔进浴室。她不能在他面前落泪，她不想显示自己的软弱。

这是一个令她伤心的男人，她自命在人群中来往应酬游刃有余，可是偏偏这个男人成了她致命的硬伤，她不知道何时起喜欢上他，却知道他已经满满地填进她的心房，将她原本宽敞的内心弄得拥挤不堪，再也没有一丝多余的空间。

“喂，不是吧，我不过说笑而已。”他知道她真的怨愤，只从那一巴掌的力道便能感觉出来。探手，他扯住她，却不料被她反手又是重重地一记耳光，“走开！我从此不想再见到你！”

她从未如此不理智，他的话实在伤她太深，她反手狠狠扣上浴室的门，她只想一个人好好待着，没想到，门居然重重夹住他探入门内欲要拉扯她的手臂。

“嗯……”他低沉地呻吟一声，臂上立刻浮起一片红肿，双眉不自觉得凝紧。

“怎么了?”她还是止不住关切，应着他痛苦的一声沉吟，她揉住他手臂上的伤处，“很疼呀？”

注视着她、望着她眼角尚余的泪渍，他的眉更加紧锁。

“啊！你干吗？……”他突然抱起她，用身体将她抵向浴室的洗漱台，突如其来毫无先兆，令她措手不及地大声惊呼。

“你不是让我验证吗?”他眼中的流波刺入她的眸。

“把你的脏手拿开，别碰我！”她扭动着想要挣脱，“别总是自以为无所不能，只要我愿意，想对我负责任的男人数不胜数！别以为我非要纠缠你不可！”

“可惜，你只希望那个男人是我！”她的肌肤如此柔软、丝滑，由视觉和触觉上勾摄着他蠢蠢欲动。他的内心从来不否认对她的爱，可惜……

她咬着牙违心地回答：“现在不是了，我改变主意了，为什么要无止境地讨好一个根本对我没兴趣的男人？我还不至于下贱到如此地步！”

“可是，我也改变主意了，你不总是口口声声强调对我的坦诚吗?也许，我真该亲身证实一下你所说的话究竟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阴霾的眼神愈加浓烈，他一语双关试探她的反应。

一层雾气罩上她清亮的眸子，她知道他对她的不信任，也知道他对她的怀疑，原本她真的不该爱上他，没想到天意弄人竟然令她玩火自焚、无法自拔。她没有回应他的话，只是直勾勾注视着他幽深的双潭，她理亏、她自责，可是她却无可奈何。

“不说话？是默许啰?”他不客气地直接将手探入她早已松散地搭在体上的浴巾。

“放手！”她作势推开他，却察觉是那样的无力，“放开你的脏手，从此别再碰我……”声音尚未落下，口中的话已经被他的唇堵了回来。他狂浪地吮吸着她口中的蜜汁，直至那样的反抗沉入谷底渐渐消散无踪。

唇舌纠缠间，狂浪的放肆渐渐转为温柔的缠绵，她的拒绝也随着爱意的蔓延渐渐迎合上他的需索，原本推搡的双臂无可救药地挽上他的脖颈。宽大的浴巾随着躯体的纠缠和颤动而完全褪落，曼妙的身材

毫不抗拒地接受着他的爱抚。“你可别后悔，我是真的会纠缠你的。”她低吟着喘息，好不容易让他放开她的唇，她第一时间对他发出最后的警示。

他明智的双目已经完全陷入迷离，放开她的唇，他一把将她顶上洗漱台，揽过她的腰。

“你想怎么纠缠我?”嘶哑着浑厚的男音，他低沉地问。

呃……她轻喘着、颤抖着，空白的头脑中一时间竟无法做出回应。

“羞于启齿还是根本没有做好打算?”其实他也并没有给她做出回应的机会，追问的同时继续用爱抚扰乱着她早已纷杂不堪的思绪。

“我……呃……别离开我……永远……”她已经无法思索，她知道此刻正在前所未有的放纵，可是却情愿这一刻既成永远。

“说你爱我。”他开始最直接的要求。

她双颊的晕红是如此美丽，仿如晨露朝霞般令人迷醉，娇柔而情不自禁地喘息和颤动激起他最狂野的欲望和最疯狂的念头。

“说！”他再度给予最强硬的指令。

“我爱……啊……”她来不及说出就已经被一阵疼痛刺得惊叫。

他阴郁的眼神定定望着她：“你真的是……”似乎有些犹豫，他的动作在迟疑中放慢。

“不要……”她突然有些后悔、突然想要挣脱、突然扭动着拒绝，只是听说，却实在不知道原本真的会如此疼痛。

望着她眼角滑下的一滴泪，他的心在微颤中被猛烈地撞击着，“说你爱我！”他大声地再度要求。

“我、我爱你。”顶着泛滥而至的爱，他甩开一切纠葛缠乱，将她淹没在无边的情海……

《欲望豪门》第十八章(1)

“你自己有个准备，这丫头可不是好惹的。”

“你知道她不好惹，还把她往我这儿引？”

“哈哈，我也没辙呀，不是人人都像你似的，什么女人都摆的平。佳琦左右几声好哥哥叫得我是浑身不自在。反正你有的是主意，这样的事情你自己处理，我这儿已经够烦心的了。”

有佳琦这个大麻烦出现，林宇文无论如何也要先和叶之秋知会一声。

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他们俩刚刚离开台北没两天，佳琦这个鬼灵精就想起他们来，她几乎找遍了整个台北，却无论如何找不到他们的踪影。最后，从林氏职员口中，她得知叶之秋离开了台北，却没人知道他去了何处，偏偏叶之秋的手机总是无法接通，她并不知道叶之秋瞄见来电上她的号码压根儿就不敢接听，于是跑去向唐吉询问叶之秋的去处。唐吉虽然表面上服从叶之秋（说实在的，在公事上他也的确挑不出叶之秋的任何毛病），可是心里却一直看不惯叶之秋的少爷做派，再加上和林宇文相形之下，叶之秋那股子似乎与生俱来的气势和傲慢更是令他不喜。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本来盘算着帮她撮合林宇文，没想到为了实现叶品初的计划竟打乱了他原定的目标，更糟糕的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佳琦居然粘上了最令他讨厌的叶之秋，这对他而言实在是个最头痛的烦恼。他当然不会让她知道叶之秋的下落，却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环节，佳琦是记者，她最清楚如何旁敲侧击、转弯抹角地得出想要知道的答案，她改变战略直接联系了林宇文，这才知道原来林宇文也离开了台北，她立刻买了机票追去普罗旺斯，死缠着林宇文告诉她叶之秋的下落。

林宇文哪里有工夫和她纠缠，自个儿的事情都已经焦头烂额，到普罗旺斯几天下来他都没能遇上那家客户的总裁Edward先生，真不知是运气不好，还是那个家伙有意避而不见。尽快赶走佳琦是他最想做

的事情，反正叶之秋有的是办法对付女人，他也算是动了些私心，有佳琦从旁搅局，就不用担心叶之秋和安妮走得太近。

他放下电话时安倩宜正好进来，如果带着莫炎来普罗旺斯，事情也许不会如此棘手，无论如何他终究对叶氏的运作较为熟悉，又和不少客户打过交道，偏偏这个倒霉鬼临出门时好端端把脚给崴了，没办法只好换上安倩宜陪他同行。有个女秘书陪着其实也不错，至少来来去去有人端茶递水，林宇文除了如此自我安慰，也再没有更好的想法。

“林总，我一会儿先去打听一下，如果Edward先生回来我就给您电话。”安倩宜捧着一杯热茶。

“还是我亲自去吧，这样显得有诚意些。”

“可是，如果他还是不在的话，您不是又要白跑一趟？”

林宇文淡然一笑：“如果他原本就是在回避我们，而我又表现得没有诚意，这件事情就会彻底宣告失败。”

安倩宜是个聪明的女人，几天下来，也看出这个Edward没什么诚意，可是自己不过一个小职员，老板不开口她自然也不好说话，“林总，您别怪我多话，我觉得他们似乎真的不想和我们协谈。”她说这句话也是一时冲动，只想表白心中的想法，但立刻感觉到自己实在不该多嘴，明摆着“哪壶不开提哪壶”，指不定还会引得老板不悦。

林宇文仍旧保持的笑容证明他并没有因为她的直言不讳而动怒，“别着急，万事开头难，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尽力而为，总不能轻易放弃吧？”

“可是，如果他们一直不出面，怎么办呢?”他不生气，就增加了她的胆气。

“船到桥头自然直！”林宇文拍拍她纤弱的肩头，“别想得太复杂，某些时候，事情其实相当简单，只是被人为地复杂化。走，咱们再去拜会他们。”

“这么早？他们还没上班呢?”安倩宜不解，但仍旧紧随其后。跟着林宇文，她接触到不少场面上的东西，加之聪明敏锐的个性，虽然时间不长，却很快对商场上的事物有所认识。

林宇文笑而不答，她只好继续跟着，当车子到达目的地时，林宇文没有下车，对着已经迈下车子的安倩宜说道：“你先在这儿等着，我到附近去喝杯咖啡。”

不等安倩宜反应过来，林宇文已经甩下她坐车离去。她有些茫然，向来是林宇文交代好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突然被独自甩下，顿时感到不知该如何是好。四下观望着，身旁的公司尚未开门，旁边擦过一个个金发碧眼的陌生人，她甚至忘了该如何运用那口流利的英文。不少人会主动向她投来目光，她无疑是个美丽而有吸引力的焦点。

镇定了一下情绪，她在门口静候着，直到陆陆续续有人迈进这家公司的大门，她的神经才略微有些舒缓。她和副总裁已经不止打过一次交道，至少，他是她所认识的人，只要见到他，她就不必再如此尴尬?站立在这里，遭遇陌生人投来的不明就里的目光。

她站立的位置似乎太过惹眼，也许是黄皮肤黑眼睛在这人群中本就容易招来注目，移动着身体，她想让到旁边避开众人却无意中撞上身后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只听见哗啦一声，就在她回眸观望的瞬间瞟见满地飘落的纸片。”Oh，I‘msorry。”她撞飞了身后一个人手中提着的公文包，一边连忙帮来人拾起满地洒落的文件，一边口中慌乱地赔礼。

“That"sallright.”对方很有礼貌，回应着，同时也在收拾满地落纸，身旁的不少人也围拢上来帮忙。

当她将拾好的文件重叠整齐递到来人面前时，这才和对方打了个照面，这是个挺有精气神的壮年男子，年纪约在五十前后，高挑的鼻梁、幽蓝的眼眸透着欧洲人特有的帅气，在与安倩宜四目交对的同时，他明显愣神，“小姐，是日本人？”

安倩宜流利的英语总算派上用场，“不，我来自台北。”

“Oh？！”对方又是一愣，“您就是叶氏的新总裁？”

“不，我只是他的秘书，我叫安倩宜，请问如何称呼您?”她落落大方伸出右手。对方同样有礼貌地抬手和她交握，表情欢愉而热情，“Oh！是安倩宜小姐，欢迎呀，我叫Edward。”

安倩宜的嘴惊讶地略微张大，那副神态性感得令人情迷，“Oh，您就是Edward先生，幸会！刚才我真是失礼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您可真是太难找了。”她兴奋不已。

Edward指引着前方的路，请她进入办公室内细谈。安倩宜犹豫片刻，四下里完全瞧不到林宇文的身影，她咬了咬牙，不能放弃这好不容易等来的机会，天知道明天是否还有这样的好运，Edward看来也挺和气，进去先和他试着谈谈也未尝不可。

这几天，只是听着林宇文的叙述她便已经将事情弄明白了十之八九，她也没敢多言，只是照着林宇文那些交谈的技巧，耐心地学说着。Edward递上一杯热咖啡很认真地边听边点头，自始至终没有打断过她的话，直至安倩宜将想要表述的全部说完，这才移到她身旁缓缓坐下。

“安小姐，这件事听来挺复杂，你说的和我下属所说的差别太大，我需要好好思考一下才能给你答复。”Edward上下打量的目光，令安倩宜如坐针毡，“你看这样如何？晚上我在这儿等你，我会给你个满意的答案。”

安倩宜透着意外的眼神，这话里似乎藏着什么意味，还是她想得太多？甩开浑浊的念头，她应诺着被礼貌地送出Edward的办公室，临离开时居然收到Edward投来暧昧的眼神，“别忘了，今晚我等你！”

《欲望豪门》第十八章(2)

天！这句话如同鬼魅般萦绕耳畔，却越是回味越令人浑身战栗，他想干什么？为什么要晚上？这似乎是个约定俗成的老套把戏，但愿真是她想得太多。

“安倩宜，还往哪儿走?”她低头胡思乱想着，根本没留意林宇文已经坐在门外的车上等候她。

“林总，我见着Edward先生了！”这是她对林宇文做出的第一反应，有点兴奋、有点困扰、还有点迟疑。

“知道，先回去再说。”林宇文没有丝毫惊喜的回应，平静的态度更是让安倩宜百思不解。回去的路上林宇文没有对她提任何问题，对于她与Edward之间如何相遇、谈了什么、是否有结果、进展究竟如何，他完全漠不关心。这绝对不正常，安倩宜几次想要开口，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吃过晚饭，安倩宜矛盾之后最终决定一搏，不见得事情就如她所料想的龌龊，欧美人在男女交往上总是随性，也许只是一种感觉上的误差。她精心装扮一番，推开房门打算独自去赴Edward的约会，正迎上林宇文深沉的目光。

“林总！”意外的她手足无措，“您……有事？”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这么晚了还要出去?”林宇文犀利的目光在刺穿她内心的阴暗。

“我……出去随便走走。”她不知为何要撒谎。

“是吗？巧得很，我也想出去逛逛。一起吧！”这显然不是征询，他的口吻根本就不容回绝，看出她的犹豫，林宇文直截了当伸手扯起她出了宾馆，丝毫没有给她考虑的机会。

安倩宜怀着心事，“林总，我……我们去哪儿？”

“你刚才想去哪儿？我陪你去！”林宇文不动声色继续拉着她往前走，这果然是通往Edward公司的大道。

“啊?”安倩宜惊诧，他不可能知道，又或者是碰巧?“林总，我……”继续矛盾着，她不知该如何说明一切。

路边三三两两的情侣或拥或抱，甚或在街头上演着激热的蜜吻，浪漫温馨的拼构出法国独特的情调和意境。安倩宜对他们的大胆极不适应，一股燥热涌上面颊，她的脚步显得有些狼狈，随不上林宇文的步伐跌跌撞撞踉跄向前。林宇文感觉出身后的步子越来越沉重，于是慢慢放缓速度，拖扯着安倩宜的手也随之渐渐松开，“我是你老板，你做事之前为什么不先和我打声招呼？”

安倩宜呆滞着表情，他的语气让人感觉他仿佛知道什么，但，这根本不可能，他不可能知道她与Edward之间的对话。

“怎么不回答?”他回眸凝向她忙乱的眼神，唇角扬起温和的笑意，“你知不知道那个Edward是个出名的情场杀手？你打算送上门去自找麻烦？”

他知道！安倩宜更加错愕，她无法了解他是如何知道的，更无法了解他知道多少，看情形，尽管他没有接触到Edward，可是对Edward的了解却远胜于她。“我，我只是想碰碰运气，也许事情就有转机。”

“碰运气?”林宇文淡淡一嗤，“你果真去了，那就是他的桃花运！”

“可是，您怎么会知道……”她当然不知道自己一早就是林宇文放出去的诱饵，早上，她与Edward在路边的一举一动都没逃过他的注视，他与他们的距离其实并不遥远，只不过隔着一层茶色玻璃窗和一条并不太宽的街道。

知己知彼是商界交往的硬道理，林宇文早就摸清Edward的喜好，他知道Edward是有意回避，来往的人群中也许就有一个是Edward，一不做二不休，他瞄定对面的咖啡屋作为观察点，再让安倩宜牺牲了一点色相，果然就把这只老狐狸勾了出来。

“是你撞着他时太紧张了，所有人都看出他瞄上了你。”旁边围着帮忙收拾散落文件的都是Edward的员工，恭敬的神态隐约透出敬畏。

“可是，林总，也许是您太敏感了，我对于他应该不至于有太大的吸引力。”安倩宜觉得金发碧眼的欧洲女郎实在比她强上许多，没道理这个大老外会对她感兴趣，“而且，也许我去碰碰运气会有收获呢？不见得他就能吃了我。”

“你还打算让他吃了你？！”林宇文的口气有些生硬，他少有不悦的时候，安倩宜觉得自己似乎惹恼了这位向来风度翩翩的老板，可是却不明白究竟做错了什么。她只想办好一件看起来挺棘手的事情，仅此而已。

“林总，我是不是做错了?”她没必要绕弯子，他是一个可以坦言相对的男人。其实，她只是冒犯了强者心中最为重视的尊严，林宇文当然不是男人中的弱者，不但不是而且还是个极具野心和魄力的男人，他做事讲究光明磊落，最忌讳用各种下三烂的手段达到目的，尤其忌讳使用女人作为交换条件，而安倩宜的举动恰恰触及了他最最引为不耻的行为。

“你没错，只是做事之前你应该先考虑清楚后果，这样贸然行事吃亏的只会是你自己。”他已经平息了不满，安倩宜完全是出于公心，他没有责怪她的理由，更不应该责怪她。

“我没想太多，只是觉得既然有机会就该去试试，总比现在这样束手无策来得强。”刚刚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她立刻皱起眉头，低垂下头。她又犯了一个秘书最不该犯的错误，指责老板在某件事上的无能，这实在太失礼了，她接受过最良好的训练，却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屡屡在林宇文面前出错。

林宇文并没有因此生气，这几句话对于他而言看似完全不起作用，他还是那样潇洒地扬眉一笑：“这是我该考虑的问题，你没必要考虑，也不可能考虑出任何结果。作为秘书，你的职责就是遵照我说的话去办事，除此之外，你不需要做任何与你不相关的事情！”最后几个字他故意放慢语速强调着。

“可是，我如果不去会不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不会！”他斩钉截铁堵回她的话。安倩宜听明白了，心里的顾虑却仍然没有消除。

宾馆的餐厅面对海滩，透过大面积的落地玻璃依稀可见蹿动的人影，海风席卷着热浪撩动起“天体海滩”上与众不同的风情。

“佳琦已经来希腊了。”雪茄腾出袅袅青烟，叶之秋漫不经心对着安妮。

“什么？不会吧，她……怎么可能？”安妮没有丝毫心理准备。

“昨晚唐吉亲口对我说的，她到希腊来找我们了。”

“你和唐吉通过电话？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安妮越听越困惑，从昨晚他进了她的房间，直到刚才她回房间更换衣服，她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身边，她没有听到他接听过一次电话，他也不可能有时间往外拨打电话。

她当然不知道，与唐吉的对话，是叶之秋进入客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他意识到胡乔生一定会和唐吉联系，如果这个色鬼在唐吉面前提到佳琦，必定会引起唐吉的怀疑，他索性先下手为强，赶在胡乔生之前主动和唐吉联系，没想到还没开始为安妮的事情进行掩饰，唐吉就先把佳琦留书出走的事情告诉了他。

“她留了一封信给唐吉，说是到希腊来找我。”叶之秋只是淡淡地将结果告诉安妮。

他含混不清的回答令安妮愈加困惑，她弄不明白唐吉为什么无缘无故把佳琦的下落告诉他。古怪唐吉最讨厌叶之秋，对叶之秋身上的少爷习气深恶痛绝，知道女儿和叶之秋亲近他想方设法追打唯恐不及，又怎么可能让女儿千里迢迢独自跑来找叶之秋呢?“她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在希腊?”她紧着追问。

《欲望豪门》第十八章(3)

“从宇文那儿知道的……”叶之秋的眼神突然定向餐厅入口处，如临大敌的感觉浮上英俊的面庞，“咱们的大麻烦已经到了!”

安妮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看见佳琦身着浅绿色连衣裙，踩着白色高跟鞋，正乐呵呵对着这边挥手奔来。

林宇文被佳琦折腾了数日，再没时间打发这个难缠的丫头，他放弃为叶之秋保守秘密，没必要把麻烦往自己身上招惹。知道叶之秋在希腊，佳琦第一时间买了机票直飞而来。唐吉并不知道这丫头在普罗旺斯逗留了数日，因此，胡乔生提及他的宝贝女儿时，他以为佳琦已经找到了叶之秋。

“之秋哥！”他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佳琦已经“飞”到他们面前扯住了叶之秋的臂膀。听到如此亲密的称呼，安妮眼中激起一丝不悦，好好的浪漫甜蜜之旅，竟莫名其妙掺和进来这么多的累赘。

“坐下吧，我们的唐大小姐。”叶之秋指着安妮身旁的空座。

佳琦瞟了一眼，没吱声，眯眯笑着挤在叶之秋旁边坐下，叶之秋也不回绝。安妮却极不乐意：“你怎么来了？”

“你来得，我怎么就来不得?”佳琦没打算对安妮客气，她们其实挺投缘，只不过，在叶之秋的问题上她坚决不会退让。

见安妮轻启红唇似乎又要一较高下，叶之秋抢过话题制止将要爆发的无谓之争，“先别说这个，佳琦，你必须帮个忙。”他要在胡乔生回来之前解决眼下的危机。

“什么忙？你叶大少爷也有求人的时候?”佳琦扬扬得意。

“你先回答我，帮还是不帮?”他根本没心情和她说笑，向来对事物态度漠然的他，此时罕有的认真让人深感问题的严重性。

嗯！佳琦很认真地点着头：“只要是你的事、只要我能帮得上忙、只要你开口，上刀山下油锅我都绝不含糊！”她挺起胸膛意气风发。

“没这么严重，用不着跳油锅。”叶之秋突然觉得她的话有些好笑，“只不过从现在开始直到回台北这段时间，你不再是佳琦，也不再是唐吉的女儿。”他尽量放慢语速，面前是个“大炸药包”，一旦处理不慎点燃了她，一切就会陷入无休止的麻烦。

瞪着本就足够大的双眼，佳琦死盯住叶之秋的双眸：“我不是佳琦？那……我是谁啊？！”

叶之秋扯开唇角，刚才的认真消失殆尽，一抹不以为然的邪笑拂过面庞：“你做我的私人秘书，就叫Judy吧！”

“Judy？这么难叫呀，我不要！”佳琦努着小嘴，“为什么不让我叫佳琦？为什么呀?”她可不是好糊弄的，叽叽歪歪着大声追问。

“因为在这里已经有了一个佳琦，不能再有第二个！”叶之秋指向安妮。

“不要！没道理！明明我是佳琦，为什么让她冒充我?”佳琦使劲摇着头，“不要！我拒绝！”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叶之秋喝止她继续的无赖行径，“要么马上回台北！要么记住你现在叫Judy，而不是唐佳琦！别管那么多为什么！我只能给你两分钟时间，你自己做选择！”

委屈地努起嘴，佳琦一声不吭低垂着头。时间很快闪了过去，安妮已经开始不安地瞟视窗外，唯恐胡乔生此时来到他们面前。

“怎么样？想好了吗?”叶之秋开口，他又多给了她几分钟，并不是让她有充分的时间考虑，只不过，她需要一些时间化解心中的不满，催得太紧反倒容易适得其反。

佳琦抬首咬了咬唇，“那，要装多久呀？”

“直到回台北，或者……那个胡乔生离开我们的时候。”这个小丫头已经举手投降，叶之秋闪过胜利的骄傲。

佳琦还在喃喃低语着不知所云，很显然对叶之秋的要求不满却无法发作。安妮轻舒了口气，胡乔生正由不远处朝他们过来。

“叶兄，你不去海滩上转转？哈哈，果然是超级天体海滩，美不胜收呀！”胡乔生满面红光，啧啧称叹，眼中仍然跳跃着激情，毫无疑问是心满意足地大饱了一番眼福，“咦?”他突然看到叶之秋身旁的佳琦，这个小女生长得实在不错，高鼻梁大眼睛，清灵灵的神态中透着伶俐和娇气。“这位是……”他笑嘻嘻凑着旁边坐下，虽然这个小女人不如安妮诱人，身材也略显单薄，不过还是很有几分吸引力的。

安妮不自觉地紧张，她担心佳琦临时变卦，一双眼睛巴巴地盯着佳琦一眨也不敢眨。

瞟了一眼叶之秋，佳琦极不情愿地嘟囔：“我叫Judy，之秋哥的秘书！”

哪有秘书这样称呼上司的？佳琦完全无意识，但已经脱口而出了，她立刻慌乱地向叶之秋投去求助的目光。

可惜胡乔生根本?有听出破绽，他此时眼中只有佳琦清丽纯滢的美貌，“喔呀，我说长得这么上眼，叶兄的秘书，那是一定要漂亮的才行。”胡乔生也不知是在拍谁的马屁，“我叫胡乔生，你可以叫我乔生，哦，或者乔生哥也可以。”

“乔生哥！”佳琦瞪大双眼，脑子里已经被搅得一团混乱，胡乔生不是她爸爸的肝胆兄弟吗？怎么……

“这样叫是不是乱了辈分呀？！我会被爸爸活活打死的！”她再次无意识地脱口而出。

“你爸爸？……”啊？胡乔生困惑。

佳琦堵住嘴，知道自己又说错了话。

“她父亲和唐叔也是好友，仗着这层关系我对她也是无可奈何。”叶之秋轻描淡写敷衍着场面，胡乔生似乎笨得可以轻易打发，“现在的女人真是越来越刁蛮，胡伯，您听说过有秘书这么称呼自己老板的吗？看来，我在商界的确是混不下去了！”

“嘿嘿，叶兄，这说明你人缘好呀，平时对下属一定不错，要不他们哪能这样呢?”胡乔生的眼睛又陷在了佳琦身上。

“好啦！”叶之秋没兴趣再看胡乔生这副色狼般的眼神，挺身站起来拉过佳琦的手包，“Judy，先去给你安排住宿，一会儿陪你们去海滩逛逛。”

胡乔生二话不说抢过叶之秋手中佳琦的小手包，“这种小事我来，我来，怎么能让叶兄拎包呢?”一路在前头领先走着。

佳琦扯了扯安妮的衣服，吐着舌头对着胡乔生后背挤眉弄眼，压低的声音问着：“这就是你们到希腊来要帮助的那个人呀？怎么这副德性呢？”

安妮偷笑着：“嗯，他见着漂亮女生都这样，要不怎么会为了争抢酒吧女而伤人呢？谁让你长得这么上眼？”

“去你的！现在还拿我取笑，我可告诉你，我是有仇必报的，你取笑我，哼，我一定让你后悔。”佳琦虽然嬉皮笑脸，听似戏言却又绝非戏言。

酒店内已经人满为患，一到夏天这里的生意就好得不行，再没有更多余的房间。“你们俩一起住吧。”叶之秋对着面前两个女人，他实在猜不出她们混住一处会发生怎样令人咋舌的事情。

佳琦脸上的不情愿显而易见，胡乔生不失时机提议，“叶兄，要不，你和佳琦住一间吧？这样更方便些。”他口中的佳琦自然是安妮，做这样的安排，他有着绝对不单纯的意图。

“不行！”佳琦第一时间反应，她一把扯过叶之秋的臂膀拉入怀中，“为什么他们一间？为什么不是我们一间？”

胡乔生大跌眼镜，这丫头年纪不大胆子可不小，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如此坦然。下一时刻是他更多的尴尬，难道两个女人他竟一个不能得手?

瞄着叶之秋的动静，他不敢冒进，叶之秋不比其他人，别说自己出手未必胜得过，单是身家地位就能压得他无法喘息。

“别闹了，走吧，回去先把行李放好。”叶之秋已经开始头疼，他知道自己在希腊的麻烦已经越来越多，这两个女人和一个色鬼都不是

省油的灯。

《欲望豪门》第十九章(1)

暮色罩下美丽的海滩，安妮已经在床上发出均匀的呼吸，佳琦踮脚摸下床、猫着腰、扳开门锁闪了出来。一整天没见着叶之秋的影子，佳琦几次拿起电话都被安妮阻止。她就不信一个电话能影响他什么，可是安妮说得头头是道，若是不听从劝告倒显得自己不通情达理。

刚刚过九点，安妮便喊着困倦，拢着被窝倒头就睡下了。佳琦打算趁此机会去叶之秋房里瞧瞧，她走到门前，抬手正要按动电铃，竟察觉房门是虚掩着的。这个糊涂蛋，居然连门都没关好！她刚才就听到叶之秋房内有动静，想来的确是回来了。

缓缓推开门，她尽量不发出声音，屋内没有灯光，映着昏暗的月色隐隐一个高大的人影正伏身在行李箱内翻找着什么。她返身将门扣上，发出轻微的扣锁声惊动了身影怔住举动，透着月色，她感觉身影朝这边侧眸关注。可惜她身在暗处，身影自略明的地方无法睨清这边的情形，只得定定弓腰立住，往这边投来探寻的目光。

“之秋哥。”佳琦看出身影有所顾忌，只当是叶之秋以为有窃贼入屋，为免造成误会，她低声轻唤。

果然，这一声令僵硬的身影重又回复生机，可是却没有理会她，甚至更将身子背对过去，继续专注于手下的搜寻。

佳琦并不觉得奇怪，叶之秋对女人的态度向来忽冷忽热，她慢悠悠走上前，“之秋哥，你回来了怎么也不和我们打声招呼？害得我们干等着着急。”

身影没回应，继续在行李箱中掏着，佳琦由身后一步步朝他靠近，直至贴近他的身躯还是没有等到他的任何反应。她的大小姐脾气已经压抑到极点，叶之秋再怎样了得也不该如此漠视她的存在，她刚想发作，迟疑了片刻又按压下火气。“之秋哥。”她再次低声轻唤，同时由身影的后面环住他的腰际。

她觉得奇怪，叶之秋的身材看来相当健硕，没想到触摸起来竟然也有如此多的赘肉。不及细细思想，她原本生涩，从未与男子如此亲密，突然这样主动揉抱住他，她的心跳急剧加速，大脑中的思绪也明显随着混乱凝滞。

“之秋哥，你说话呀?”他僵着身子还是没有反应，也许她可以更主动些。回忆那日在海滩别墅的情景，如果不是她临阵脱逃，也许早已经捕获他的心。

思及此，她大胆尝试着抚摸男性的身躯，“之秋哥，你最近是不是发胖了？”

男性的身躯在她的抚摸下有了微微的颤动，显而易见是对如此直白的挑逗有了反应。呃……他低沉的一声回应，返身将佳琦的身体揽入体内，俯首吻住她粉嫩的樱唇。

安妮并未熟睡，她也听出了隔壁房间的声响，叶之秋从来不喜欢对行踪做出交代，不打招呼是再正常不过的。佳琦太闹腾，让她觉得疲劳，假装睡下是为了让佳琦早点安静下来，没想到佳琦居然趁她睡下时悄悄潜入叶之秋房内。她当然不可能让他们得偿所愿，佳琦比叶之秋更令她无法放心，正打算由昨晚叶之秋进来的边门过去瞧瞧动静，触到门扣的手已经被一只大掌擒住不能动弹。她条件反射地想要开口呼救，虽然无法看到身后的人，可是未经允许的“闯入者”绝对不是好东西，而那人的反应比她更加迅速，似乎完全了解她下一时刻将要做出的举动，他猛然将另一只大掌由身后封住她既将开启的唇，擒住她手腕的掌由臂间传来微不足道的力量便将她轻易绊扯按卧在床上，当沉重的身子顶住她不能动弹的同时，他抽手拨亮了床头的壁灯。

“之秋！”安妮惊讶地呼出一声，便立刻下意识捂住了嘴，“你怎么在我房里?”她一面困惑着，一面有个可怕的念头闪过，“你在这儿，那……那你房里的那个人又是谁？”

嘘！叶之秋打着噤声的手势，浑厚的声音压抑得极其低沉。“我也想知道。”他刚回到宾馆，正抽出房卡打算开门，正巧是佳琦由屋内将房门轻扣上的时候，一声动静立刻让他提高了警觉，却发现旁边她们的房门竟然也是虚掩着的。

“佳琦去哪儿了?”他肃目低问。

“我猜，她恐怕在你房里。”

“她去我房里做什么?”叶之秋放开怀中的安妮。

安妮一撅嘴，可恶的家伙，明知故问！

“这个你要问她去！”突然，她想到了什么，由床上跳起身子，“不对！你屋子里明明有动静，她刚刚才摸过去的，屋里的那个人不是你，那……那佳琦她……”安妮圆睁的双目透出恐慌，她并不希望佳琦有任何意外。

叶之秋早已在边门上听着那边的动静：“你，现在大声叫救命，叫得越大声越好，快！”

佳琦已经被男人放倒在床上，感觉着他的手隔着衣服在她身上四处游走攀爬，她既兴奋又紧张，并没想过要在今夜有这样迅速的发展。

“你，干?急成这样?”面对女人叶之秋向来沉稳，当日她肆意的挑逗尚且不能迷乱他的心智，何以今日竟如此急躁？男人的举动令她羞涩，想要做出抗拒，可是终究还是迟疑，正在矛盾间，安妮凄厉的惊呼刺透房间的隔墙传到她的耳畔。“啊！出什么事了？！”她不假思索推开身上的男人，抢着步子冲回她们房内，“怎么了?”盯着瞠目视她的安妮，她焦急地问道，完全没有留意自己的衣冠不整。

“一个人，刚才进了我们房间。”安妮极力装出恐惧，同时忍不住暗自惊叹佳琦的大胆和对朋友的热情。

“人？什么人？没有呀？”佳琦扫过四周，没有任何异样，

指了指洞开的玻璃窗，安妮害怕地扯了扯身旁的被子盖住自己：“Judy，你的衣服扣子松开了。”胡乔生也已经闻声而至，安妮不

希望让这个老色鬼瞄着佳琦春光乍泄的模样。

佳琦这才意识到自己情急之下未及整理刚才被男人弄乱的衣服，好在并不是暴露得太多，整理好自己之后，她和胡乔生里里外外、上下左右又好好翻查了一遍。“没事了，可能只是个小贼。”胡乔生安然回答。

“之秋哥呢?”佳琦不悦，她此刻才想起叶之秋，拉着嗓子冲到门外唤他。平时挺麻利的一个“护花使者”，怎么到了关键时候却不见了人影？迎面正赶上叶之秋进来，满当当撞上他健硕的胸肌她被重重顶了回来。“唉哟！”抚着头她正要责难，扬眉间却对上他深邃的目光，又勾起方才的一幕，登时燥热的满面晕红再也说不出话来。

叶之秋听着她冲出房去，紧跟着就由边门闪入自己房中，那人影正由他面前晃过，二人各怀心事，走得都急，于是，谁也没看清对方的样貌。叶之秋认真翻查了一遍行李，确定并无所失之后才慢悠悠走了过来，这其间自然需要耗费些时间。

“轻轻撞一下也会脸红?”他无心之语，传入佳琦耳中竟以为是有心挑逗。

他没有迈进房内，只是盯住屋内各自忙乱的三人淡漠言道：“半夜了还折腾，都回去睡觉吧。”

林宇文刚从床上起来，甚至连伸懒腰的机会都没有，床头柜上的手机竟比闹钟更加及时的响起。又是莫炎，好在他十分懂事，从来不会过早惊醒林宇文的美梦，也许是跟着叶之秋多年养成的好习惯。他绝对不会在任何事情上自作主张，这一点比唐吉强上百倍，虽然有些唠叨，不论大事小情都会一一向林宇文报告，但总比唐吉那样毫不通气、自以为是的态度来得强。

《欲望豪门》第十九章(2)

林宇文耐心地听完，放下莫炎的电话，立刻找上叶之秋的晦气，“你当初拿的什么贿赂他们？整个软硬不吃的大浑蛋，半点商量的余地都不给，死咬着非让咱们赔钱退货不可！”他是无处发泄，只好让叶之秋做一回出气筒，“你那边的事折腾好了没有？快点摆平了过来帮忙！”

叶之很平静，知道林宇文是在发泄，当他放下电话时突然感觉腹中的饥饿，看看腕表上的指针已经将近正午，他居然连早餐尚未入腹。从早起到现在他就一直被不间断的电话骚扰着，隔壁这两个女人到了关键时刻竟没一个替他着想，居然连个送饭的人都没有。看来只能自己关心自己了！

“佳琦。”抚着饥肠辘辘的肚子，他实在无法发挥正常的思维和智商，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开门时佳琦笑眯眯迎面而来。她手托餐盘举在胸前，三文治、牛排、饮料满满盈盈挤着足够大的餐盘也无法盛下。

“发什么愣呀？还不快接过去？我已经撑不住了，真没想到这么沉。”她瞪眼盯着叶之秋，见他木讷地举臂，立刻将餐盘推到他的手中，“还杵着干吗？端进去呀，你不想吃饭啦？！”难道人不吃东西真的会变笨吗？他眼前的笨拙实在与平时果断机敏的性格有着天壤之别。

不明白为什么要听由她的摆布，可是叶之秋眼下的确饥饿难耐，顾不得许多，他捧起餐盘放在厅内的大茶几上，一屁股坐上沙发椅，不客气地用刀叉对付起面前的美食。

佳琦紧挨他身旁坐下，顺手为他倒满杯中饮料，侧首凝视着他咀嚼的模样。

“没见过男人吃东西？有什么好看的?”他第一次在女人面前感到如坐针毡。

“嗯，真好看。”她倒是毫不掩饰心中的想法。

“怎么没瞧见安妮?”他岔开话题。

“她吃过早饭就睡下了，还没醒呢。”

天知道她往安妮的饮料中放了多少安眠药，居然睡了一个上午也醒不过来，不过，她一定不会伤害安妮的性命，她们之间已经有了一种难得的关切和默契。

“见到胡乔生没有?”他继续发问。

“不知道呢，他好像也和你一样，在房里待了一个上午，不过他一定没你这么好的命，有美女专程给你送上美食。”胡乔生？她压根不会留意到别的男人，更不用说这个第一眼就令她心生厌恶的男人，从没见过有一双眼睛会比那个家伙更带淫意。

叶之秋沉默，手中刀叉也放慢了速度，略微填饱了肚子之后他开始思考。

“喂，又在想什么呢?”他东一棰西一棒地提问令佳琦有些茫然，“不会是又在想哪个漂亮女生吧？”

“在想你。”叶之秋随口应承，脑子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他并不知道无意中的这句话给自己带来了天大的麻烦。

佳琦满面绯红，虽然她很期盼听到这句表白，可是当真听到时竟如此尴尬。“你在女生面前都是这么能说会道的?”和其他女生不同，她从来不虚伪做作，虽然羞涩，但是仍旧直截了当地发问。

“嗯！”叶之秋心不在焉，送下一口饮料后突然毫无预警地由沙发上站起，“咱们瞧瞧胡乔生去，不能让人家说咱们做晚辈的不知礼数，自个儿在这吃喝却忘了他老人家。”

“不是吧？……”想起这个老色鬼佳琦就头疼，“干吗要理他？咱们又不欠他什么，是他有求于咱们哪！”

叶之秋剑眉轻挑：“你不想见他？也许他做梦都希望见着你呢。”他笑得极具意味，顺手拉过佳琦就往外带。

门铃一遍又一遍地响起，房间内没有丝毫动静，“你爸爸和胡乔生的关系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叶之秋突然返身问佳琦。

正沉浸在牵手的幸福中，佳琦茫然将目光落在他脸上，“啊?”她显然没有反应过来，片刻，才闪烁着目光嗯嗯啊啊，“嗯，我只听爸爸说过，在希腊有个姓陈的朋友交情很好，至于胡乔生这个名字，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你见过你父亲那个姓陈的朋友吗?”灼灼的眼神带着一抹无法察觉的期盼。

“嗯，几年前他到过我们家一次，当时我也没太留意他。嗯，可能还有一点印象吧，也许见面时会认得。”佳琦在脑海中不停地回忆搜寻，“你问这个做什么？”

叶之秋扬起笑，“没什么。”片刻思索，“想不想和我出去逛逛？”

“当然！”佳琦高兴地跳起脚，没想到可以如此轻易甩了安妮和胡乔生，这算不算是约会？她心里乐滋滋琢磨着。

“进去的时候别乱说话，我让你开口你才开口，记住了？！”

怎么来了医院？佳琦感到莫名其妙，叶之秋为什么会把她带?这儿来？她无从选择，不明白他究竟盘算着什么，但他的神态十分认真，认真的甚至令她产生压力。她点着头，沉默地跟随在他身后。

来到一个专护房外，叶之秋停住脚步，透过玻璃窗，她可以看到病床上躺着的人。

“能看清他的脸吗?”叶之秋问。

佳琦摇头，病床与窗户间的确有些距离，再加上病人口中的氧气罩遮盖住大半的面庞，丝毫无法看清那人的整体面貌特征。

“进去时看清楚床上那人的面貌，记着，没我点头别轻易说话，否则被人打死我可不负责任！”叶之秋神色凝重，看得出他不是说笑。佳琦有些不悦，没想到自己又一次糊里糊涂地被他利用，不知他究竟又在玩什么花招?

病床旁躺着一个女人，面色红润、表情悠然地伏卧在那人的身旁，睡得正香。他们朝着这边靠近过来，收到叶之秋的暗示，佳琦略略伸长脖子，望向床上的男人。

一切都在无声中进行，那男人同样睡得十分沉稳，直至他们悄悄踮脚退出，屋内的两人仍旧没有丝毫察觉。

坐在回去的车上，叶之秋一言不发注目着垂头思索的佳琦。佳琦几乎搜肠刮肚，猛然抬头正对上叶之秋凝视她的眼神。好近的距离，近得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她双颊一红，“我想起来了，他就是我爸爸在希腊的那个陈姓朋友，我说怎么觉得眼熟呢。他怎么进了医院？你怎么知道他是我爸的朋友？是我爸让你来看他的?”她的职业敏感使得大脑中刹那浮现出一连串的问题。

“你别问这么多，如果把我当朋友，就先别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爸爸，到时候我会亲口和他说。”叶之秋别开脸继续着不知为何的思索。

宾馆里，叶之秋好不容易说服佳琦回房间，刚打开卧室的门，一眼瞟见安妮正倚在他的床上看着电视。

“回来啦。”她抹着泪，双目紧盯着电视，眸中满是充斥的血丝，涨红的鼻头显见哭泣的痕迹。

由衣橱中搜出一件衣服，他一面换上，一面瞟着床上泪汪汪的女人，“谁得罪你了？哭成这样，丑死了。”

安妮用手纸揩着鼻头，而后指着电视——“廊桥遗梦。”

“什么时候喜欢上这类电影的?”在他印象中这不是安妮的风格。

《欲望豪门》第十九章(3)

“我一直都喜欢！”安妮反驳着。

“哦？我倒是不知道。”叶之秋盯着她，似乎对一路上思考的问题有了一丝灵感。

“你知道什么？！”安妮愠怒，“你花过心思了解我吗？你知道我喜欢什么颜色、喜欢吃什么东西、最喜欢听什么音乐、生活中有哪些嗜好吗？”

“帮我个忙。”叶之秋没有回应她的责问，在她身旁坐下。总是在有求于她时，他的声音才会如此温柔，安妮极不情愿，可是面对他幽深的眸却无法回绝。

“如果你需要时间考虑，那我就找佳琦帮忙。”叶之秋奸诈地笑着，一副洋溢着必胜之意的嘴脸可恶至极。

他的笑证明她注定失败，他不了解她的喜好却十分清楚她的性格，她所有的弱点和心思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毫无遗漏。“你又想怎么样?”她习惯地努起性感的唇。

好美！突然有股强烈的欲望冲击他的心间，掠走他脑海中所有的思绪，他坚定的意志曾经试图拂走那团不该在此刻来临的骚动，却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无声地击垮。

捻起她的一缕青丝，他陶醉地低嗅，暖湿的气息拂过她颈间，传来阵阵酥痒的感觉。她不自觉的呼吸急促，“你……”胸前的起伏感觉着他攀上的掌，顺其自然地，他已经将她压制在柔软的床上。

“你要……”水漾的眼神流转着波光。

他的笑更加奸猾，轻轻附上她的耳畔，喃喃的低语将挑逗发挥得淋漓尽致，“我要爱你。”他一字一句缓缓吞吐着暧昧的意味。

“你，就是要我帮这个忙?”她的眼神迷离，心却在刺痛。他刚才说，如果她需要时间考虑，他就会去找佳琦。难道这只是游戏？一场任何女人都可以替代的游戏?

她的语言和表情暴露着内心不为人知的想法，叶之秋奸笑着吮吻她光滑的颈间，“傻女人，胡思乱想什么呢？！”撩拨开她的衣扣，瞟见她欲言又止的唇，他不想再度被她无谓的问题扰动欲爱的张扬，占上她的唇，他霸道地制止她将要继续的追问……

曲身在他强健温暖的怀中，她挥之不去刚才的古怪念头，“秋，你刚才说，要我帮什么忙?”她有些哽涩，也许根本不该追问，至少不会听到令她心痛的答案。

“嗯？……”叶之秋疲惫地翻转开身子，“嘘，别吵。”他此刻不想说话，只想好好回复元气。可是安妮并不准备让他安享宁静，她翻起身子卧上他，“你快说呀！”

“嗯，你就不能让我休息会儿?”他凝眉，后悔不该宠着这个女人。

“那好，你休息吧，我走了。”反正答案一样是令她失望，听与不听并没有什么分别。她刚刚翻下身子，却被他反手一把扯回怀中，“傻女人，你就不能让我休息一会儿，再回答你的问题吗？”

“算了，反正我也没兴趣听。”也许不知道答案比知道强。

叶之秋嗤笑，一抹不良闪过瞳眸，“走吧，到时候别再问我。”

可恼！安妮怒目回眸，盯着他那副胜券在握的表情，她恨不能狠狠抽他两记耳光。

仍旧不介意她的愠怒，他撑开双臂：“过来，到我怀里来，我就告诉你。”

对峙着，他知道她正在猜度他，他对她了如指掌，而她却无论如何也无法看穿他。“如果我不投怀送抱，你就不会说，是吗?”她定定望着他，尽管知道自己在他面前已显弱势，但她不愿轻易被人摆布，即便是他也不能够。

他将展开的双臂环上胸前，态度似乎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他仍旧注视着她，却在这沉默中翻涌着太多的波澜。

“你再不说话，我可真的走了。”她占住优势向他挑衅，却迎来他不怒反笑的悠然一乐。轻舒猿臂他毫不迟疑地将她抢入怀中，她的挣

扎在他桎梏下如蝼蚁撼山般微不足道，“有什么话就快说，再不说，我可就要大叫非礼了！”

他摇头无奈地笑对怀中娇躯，“说你是傻女人，你还真就傻得可爱，你听说过丈夫非礼妻子吗？就算果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谁会这么无聊来管你我这摊子事？”

她怔在他怀中，思量着他的话。妻子？这是真心出自他口中的称呼，还是他风流场上惯用的计较？

“哈哈……要命，你还真是死沉死沉的，我可抱不住了。”他笑着却反而将她搂得更紧，慢慢将头重又埋入她馨香的发间，一串认真谨肃的低语随之滑入她的耳鼓……

“你们今天上哪儿去了？怎么我醒来时就一直没见你和之秋?”安妮回到房中，这个问题她不问叶之秋是明智的，男人最不喜欢听到女人置疑和管束的提问。她是个了解男人心态的女人，当然不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佳琦正往身上?件件地试着衣服，她觉得好笑，可还是忍了下来，“你干吗？难道要去参加Party？”

“谁说只有参加Party才可以穿得漂亮？我觉得现在是我一生之中最需要打扮的时候。”佳琦仍旧对着衣镜自我欣赏。

“一生之中？有这么严重？”

佳琦的衣服都挺青春，和安妮性感成熟的衣着迥然不同。“当然！我可是很认真的，不把你比下去我怎么把之秋哥抢过来?”她挑选了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蕾丝的花边和开杈的袖口透着青春的活力和成熟的性感。找到这样一件衣服她不免得意，“嗯，就这件，你看，我穿上它是不是比你漂亮?”她自信地扬眉。

安妮瞄着她，“你究竟有没有听到我刚才问你的话？”

“嗯，听到了！”她换上连衣裙，对着衣镜又照了几遍，而后诡秘地一眨右眼，“我可以不回答么？”

“你不说?”安妮假愠，“好，那我就亲口问他。”她当面操起电话拨通叶之秋的手机。此时的叶之秋正和胡乔生坐在宾馆的咖啡吧内，一

边品着咖啡，一边聊着天。

“叶兄，今天怎么单独请我喝咖啡？不用陪两位漂亮的小姐?”胡乔生硬生生顶出并不乐意的笑容，叶之秋的存在让他失去在两个美女面前献媚的机会。

叶之秋故意挤出无奈的表情，“别和我提她们，一提起来就心烦，这种事情逢场作戏而已，谁和谁还能认真？她们居然死缠着我不放，你说，这，这不是天大的笑话？”

“可不是，我就觉得这两个女人难缠，叶兄，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胡乔生附和着随机试探。

“尤其是那个Judy！”叶之秋没回答，继续着他的“诉苦”，“非说我昨天晚上怎么怎么她了，真是活见鬼，我出去转悠了一圈回来就莫名其妙地被安了顶‘调戏’她的帽子！真是的，我连她的手都没摸过，真是莫名其妙！”他怒不可遏。

“女人都这样，别气别气。”胡乔生紧着安慰他。

“不气才怪，你说我，这是不是倒霉?”他正说着，手机铃声轻快地响起，瞄着显示他轻锁剑眉，“又来了。”接通电话，他的神情十分不悦，应付着电话里的声音，他的语调极其难听。

《欲望豪门》第十九章(4)

胡乔生不声不响仔细留意着他，听情况应该是Judy来的电话，叶之秋很不耐烦地回应着，迫不及待应酬数语便匆匆挂了电话。

佳琦满不在意对着衣镜，貌似欣赏身上的衣服，一双耳朵却没有放过安妮的每一句话。安妮的语气不是一般的暧昧，似乎正在向叶之秋撒娇，佳琦不由自主涌起一股醋意，正琢磨着如何打断他们的挑情撩爱，安妮突然猛烈地咳嗽，顾不得挂断电话便一头冲进浴室。佳琦本来打算进浴室看看安妮的情况，犹豫片刻，瞄见扔在床上的手机，她走过去拾了起来，对面传来两个男人的对话。

“叶兄，大家都是男人，这样的事我也没必要隐瞒你。”胡乔生见叶之秋放下电话，于是继续说道，“其实，昨晚那个男人是我。我路过你房间时看见门虚掩着，就打算进去和你打个招呼，可是里面暗压压的连一丝灯光都没有，还传来奇怪的声音，我以为进了贼就蹑足摸进去探个究竟，却突然有人从身后将我死死抱住，口里还不住说着话。我不明情由呀，所以没敢吱声，仔细听下来才知道是Judy，就更加不敢说话了，谁知道她竟是那样大胆的女孩。”胡乔生顿了顿，瞄见叶之秋神情泰然地捧起面前的咖啡，他接着道，“这种事情，嘿嘿，你也知道的，既然有人主动送上门……叶兄，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冤枉，我，实在惭愧。”

咳咳！叶之秋突然喷出一口咖啡，同时猛烈地咳嗽，“胡伯，您不是吧……”他面露难色，“您这可是把我给坑苦了呀！难怪那丫头口口声声对我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原本你……”他摇着头、叹着气，无奈至极。

“叶兄，叶兄，您别着急。”奇怪，叶之秋之前的反应很平静呀，怎么突然又变了一副表情？胡乔生顾不得多想，赶忙上前帮叶之秋擦拭衣服上的液体，“这事怨不得我呀，我也是受害者。”

“算了，算了！”叶之秋生气地挥开胡乔生的手，“擦不干净的，我回去换件衣服。不过，丑话我可说在前面，你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我可不会替你背黑锅！”他说着话，拾起放在桌旁的手机扬长而去。胡乔生紧张地追在身后，一面说着好话，一面继续表白自己的无心。叶之秋不露声色朝前走着，哪里管胡乔生满头大汗又急又怕，刚刚迈出电梯便撞上正等待在那里的佳琦。

佳琦从手机里听到了叶之秋和胡乔生的一段对话，她郁闷得几欲吐血，想想昨晚的情形，她恨不能一刀捅死面前的胡乔生。

胡乔生相当识趣，又或者是心虚，立刻哈腰赔上笑脸：“你们聊，我不打扰，先回房去。”

“哎，你走啥?”佳琦一把拽住他，“我找的是你。”

胡乔生怔神呆视她，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问题。“杵着干吗?走，咱们进你屋里说去。”佳琦索性挽过他的臂，强拉着胡乔生进了房间。

这原本就是叶之秋让安妮帮忙布的局，安妮拨通叶之秋的电话后，他们俩按照预先的约定，各自对着电话哼哈了数句。而后是安妮假装咳嗽，故事甩下电话让佳琦“偷听”。叶之秋的电话也根本没有挂断，有意将胡乔生的一段“自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传到佳琦耳中。

安妮不敢回自己屋里，她觉得挺对不住佳琦，“秋，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不让佳琦知道，她的心里会好受很多，我担心她会想不开呢。”莫名其妙的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亲热，换上任何女人都会无法接受，更何况佳琦性格如此刚烈。

叶之秋在等待着，他精心的计划和安排也许就在下一时刻会有进展。“你不舍得让她伤心？那好，那就再去告诉她，昨晚那个男人是我，或者索性告诉她，我喜欢她，好不好?”他并不是为了澄清这件小事而精心布局，他比安妮更加不愿伤害佳琦的感受，但是，只有点燃这只“火枪”，才能帮他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的大问题。当然，他并非毫无把握地把筹码押在佳琦身上，他相信以佳琦的个性，胡乔生必定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正是他想要得到的结果。

安妮哑口，她知道叶之秋说话向来不着边际、信口而言，没必要为他的一句话而生气，既然是局，自然就有他的道理和缘故，他如果不愿说出实情，即便横刀向颈也问不出所以然，倒不如静观其变，等待事情的结果。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安妮越发忐忑，她再也坐不住，起身缓踱到叶之秋旁边，“好长时间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呀？咱们要不要过去瞧瞧？”

“再等等。”叶之秋表面平静，心里其实也在打鼓，这小毛丫头行为乖张，不至于有什么过激的表现吧？他正在犹豫间，猛然听到隔壁传来胡乔生刺穿夜空的一声凄厉惨叫。“喂！”他二话不说跳起身子就往外冲，安妮也紧张地跟上他的脚步。凄厉的叫声惊动了四邻，左右侧的不少房间都有人探头向外观望，好奇地探视这边的情况。

叶之秋已经冲进屋内，安妮跑得慢了几步，瞥见其他旅客投向这边的目光，她轻凝起笑容，操着流利的英文向众人解释，“大家别介意，两口子又吵架了，打扰大家休息真是不好意思。”直到看着众人纷纷收回探出的头，她才舒了口气迈进屋子。

啊！一脚踩进来，她不由自主发出一声惊嘘。卧室的床褥上满是鲜血，胡乔生赤身裸体手捂裆下，早已晕厥在床上，佳琦手持水果刀，瞠目对着床上的胡乔生，目光呆滞而茫然，只有叶之秋匆忙招呼着她，“还愣着做什么？快叫救护车！”

《欲望豪门》第二十章(1)

连着几天下来，林宇文没有再和Edward联系，甚至不再提这件事情，他总是很闲散的独自四处逛逛，有时还会拉上安倩宜陪着。看不出他有任何心事，仿佛那个Edward已经凭空消失一般。

安倩宜心中反倒万分焦急，她不理解林宇文的表现，更看不懂林宇文的心态，对他全然不顾的做法更是困惑不解。她试图劝说林宇文不要轻易放弃，却总是被林宇文引来其他话题岔开，她担心林宇文因为无法适应低声下气地求人办事而不愿面对，却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让他放开胸怀。

一大早，他又无声无息失去踪影，安倩宜不明情由地为他担心。

“安小姐，Edward先生非常关心您的状况，他让我问问您为什么爽约，我们的合作事宜如果不面谈恐怕是很难继续的。”接到Edward女秘书的电话，安倩宜不是一般的意外，她以为那个Edward一定正气急败坏地咒骂着她。

“嗯，实在不好意思，我那天晚上正巧生病了。”好在安倩宜随机应变，“我们林总正巧又有急事飞回台北，我一个小职员做不了这么大的主，所以，一直没有登门拜访。”

“您生病了？哦，我会把这事转告Edward先生，不知现在身体如何？”

“是的，现在还有一些不舒服。”安倩宜有意咳了两声。

电话另一头有片刻的停顿，那个秘书似乎在小声和另一个人说着什么，安倩宜很有耐心地等待她再度传来亲切的声音，“安小姐，不好意思，正巧刚才Edward先生找我，我也已经将您的情况向他说明，他很希望能够与您面谈，林宇文先生如果不在普罗旺斯也不要紧，Edward先生认为事情其实很简单，没必要一定由林宇文先生出面才能商量。”

呃……安倩宜迟疑，这个Edward明摆着对她别有用心，林宇文的话一点不错。如果拒绝就意味着他们很可能就此失去这个和解的机会，可是如果答应……安倩宜轻抿唇角迅速衡量着，对面的女士同样耐心静候，“好吧，不知道Edward先生什么时候有空见我呢?”这是安倩宜的决定，她不打算再错过这次机会，不论成败与否她决定搏上一搏，光天化日下难道还怕那个Edward吃了她不成?

“太好了！Edward先生随时欢迎您的到来，只要您来，他将甩开手头一切的事务为您效劳。”秘书完成了她的任务。

放下电话，安倩宜开始由行李箱中挑选衣服，既然决定牺牲一次色相，就该打扮得漂亮些。

Edward的女秘书已经在大门外迎候着她，这样慎重倒是令她深感意外，走进办公室时Edward已经笑眯眯地准备好一杯威士忌等候着。

“请坐，我美丽的安小姐。”递上纯透的高脚杯，Edward的风度绝对不逊于林宇文。秘书退了出去，安倩宜端坐在乳白色的沙发内，轻盈地捧过Edward送上的酒杯。

“安小姐生病了？怎么不告诉我一声？我应该去看望才对。”Edward在她身旁坐下。

安倩宜莞尔一笑，充满着东方女性独有的魅力，“按照我们汉语的说法，是有点水土不服，没什么大毛病。主要是因为我们林总不在普罗旺斯，我一个小职员不敢贸然来见您。”

“那件事我已经问过公司的高层，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你们的产品有些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安小姐既然是林宇文先生的秘书，这点小问题还是能够与我们商谈妥当的。”Edward瞄着她，眼神开始有些涣散，嘴角间轻轻抹过一些暧昧的凝笑更是令安倩宜明显不安，“更何况，有这么美丽的安小姐出面，我无论如何也要给些面子。”

他朝她靠过去，安倩宜按捺住忐忑的心情强作笑容，“您说笑了，我可没这么大的本事。而且，我刚到叶氏没多久，业务上也不大熟悉，林总能留下我，其实是我的运气。”

“Oh！No！”Edward摇头摆首，“如果我是林宇文先生，也一定会留下安小姐，像您这么美丽聪明又能干的女士可不是这么容易遇上的。”

越来越多的不安袭来，Edward的眼神让安倩宜由脊背上竖起汗毛。他再度向她逼近几分，压迫着她将后背顶上沙发扶手。“Edward先生，既然您这么信任我，那么，我们就谈谈大家都关心的事情吧。”安倩宜保持着镇定，她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越是表现得慌乱就越会让对方觉得有机可乘。

Edward笑着举起手中酒杯：“Cheers！先预祝我们的商谈顺利。”

犹豫数秒，安倩宜还是饮下杯中的威士忌，她不想让Edward觉得自己没有诚意，放下高脚杯她拂过柔情一笑，“现在，我们可以谈了？”

“Ofcourse！”Edward回答的十分豪爽，而紧接下来的表情更加暧昧，“安小姐的唇实在性感，我一直都对东方女性情有独钟，向来都认为东方女性是最具诱惑力的。”他并不放肆，可是态度却让人有一种无法抗拒的亲昵。他倾斜的上体已经将安倩宜在沙发上压迫得避无可避，再近一些的距离就足以让他触碰到她柔软的身躯。

他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安倩宜再如何掩饰也逃不过今天的选择，看情形他并不会强人所难，一切都要看安倩宜自己的决定。

安倩宜没吱声，她想看看事情会不会有更新的进展，却在无声中忍受着Edward已经拂上她大腿的粗手。这显然又让Edward增加了几分信心，他很有礼貌而且毫不粗暴地更进一步向她压去。

“Edward先生，您总是这么谈生意的?”安倩宜感到被他压迫得无法喘息。

“我对女士向来十分友善，用你们中国话说就是‘怜香惜玉’。”没想到他对中国文化还有多少的认识。

安倩宜很自然地躲开他逼近的唇，却让他顺势印上她的颈间。没有和男人如此亲密过，尽管她对这个Edward并没有任何感觉，可是这

蜻蜓点水的一触仍然使她浑身颤抖。“Edward先生，我们言归正传好吗?”她在努力将他的注意力引向正题，而这样的做法显然无济于事，Edward的手继续缓缓向上摸索。

她开始有些抗拒，牺牲色相的目的是为了商谈生意，但她也不至于为了达成目的就出卖自己。她轻微扭动着身体以示拒绝，却被Edward误以为是欲迎还拒的小小伎俩。她的身体被他控制得更紧，想要拒绝又不敢太过反抗，她担心自己会弄巧成拙地坏了林宇文的事情，可是又不愿这样让Edward占尽便宜。

“Edward先生，谈生意用的是嘴，怎么您这样手脚并进呢?”正当安倩宜陷入左右两难的境地时，一个不紧不慢、温文礼貌的声音回响在他们身后的门边。

“你是？怎么没经过我的秘书就私自闯入?”Edward吃惊地停住正在步步进犯的手脚。

“我是林宇文。”林宇文伸出右手十分礼貌，顺便转眸瞄了一眼仍在Edward控制下的安倩宜，“您，可以先放开我的秘书小姐吗？”

这样的情况完全出乎Edward的意料，他来回望了安倩宜和林宇文数眼，这才尴尬地笑道：“林宇文先生，幸会。不过，您似乎不该这样擅自闯入我的办公室吧？”

“不好意思，您的秘书似乎擅离职守，我只好不告而入了。”

Edward这才极不情愿地放开拢在安倩宜身上的手臂，起身和林宇文交握之后，重又瞄向正在拂平衣裙的安倩宜，“您的秘书说您回了台北，怎么……”

《欲望豪门》第二十章(2)

“是的，我刚刚回来，看到她放在我桌面上的留言就赶过来了。”林宇文的脸上除了微笑再没有别的，仿佛他口中的一切就是无可厚非的事实，“我这个小秘书是个新人，不知道什么规矩，她这样的身份怎么能和您商谈呢？我在这里先向您道个歉，请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不会的，安小姐美丽大方，是个难得的好秘书。”Edward坐回属于他的位置，却没有向林宇文让座，“哎呀，突然头疼得厉害，怎么回事?”他装模作样抚着两边的太阳穴。

林宇文瞟着他，潇洒地扬手说道：“既然Edward先生不舒服，那么，咱们改天再谈，您看如何?”Edward摆明是在下逐客令，只不过没有明言，与其等他开口撵人，倒不如自己主动打退堂鼓。安倩宜站在林宇文身后貌似还要说些什么，已经被林宇文拽住手腕拉出Edward的办公室。

“为什么要走呀？好不容易见着他，为什么不和他当面谈清楚呢?”安倩宜一面小跑着跟上，一面对林宇文的行为无法理解。

“为什么呀?”林宇文一言不发坐上车，安倩宜仍在耳边追问。

“谈什么？怎么谈?”林宇文此刻满面肃目，既没有刚才谈笑的自如，也没有往日常有的亲切，严肃的表情透露出他内心的不满。

“他刚才已经愿意和我们谈了，只要有点耐心，我们本来可以和他继续下去的。”

“Stop！”林宇文冲着司机大喝一声，车子应声迅速在路边停住。车门在沉重的撞击声中感觉几乎爆裂，林宇文甩下安倩宜独自下车徒步前行。

安倩宜匆忙结了车钱，小跑着跟了上来：“林总，您别生气，我不太会说话。”

“你不是不太会说话，你是太自以为是了！”林宇文回身怒目而视，眼神中鲜见的不满令安倩宜不知所措。

“我，我只是想帮您个忙。”

“很好啊，你帮上忙了，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你这会儿已经在Edward的床上了！没准明天我就能收到好消息，你就成了叶氏的大功臣了！”林宇文怒火中烧，他没道理平白无故背上这样的恶名，如果今天的事情果真发生，以后他还如何有颜面在商界立足？的确有不少业界人士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但却是他最为不齿的，如果今天的事情果真发生，他还怎能理直气壮在那些曾经被他教训过的下流商人面前抬头？

安倩宜轻咬唇部略略低头，“其实，不见得会发展到这样，有些人只是想占点小便宜而已，我会把握住自己的。”

“把握？你还能把握？难道等人家把你扒光了才算是让人占了大便宜？！”想起刚才的一幕，林宇文的火气就止不住往上蹿。“算了！”一通宣泄之后，他的火气已经消了大半，安倩宜委屈的小模样令人心痛，“我们回去吧，记着以后不要再办这样的糊涂事了，咱们不屑用这种手段得利，对付这些人我有的是办法，犯不着牺牲我手下的色相。”他知道安倩宜是一片好心，再责备她就显然太过不近情理，安慰式的，他放轻口吻，“好了，你也是为了公司，不过以后别再做这样的傻事了。”

警署里，安妮正拥着神情尚且恍惚的佳琦。看见叶之秋出来，她立刻关切地问道：“怎么样，警察怎么说？”

“我给佳琦做了保释，等胡乔生醒来，警方会给他做口供，再决定如何立案。”叶之秋扫过佳琦凝滞在他脸上的目光，突然扬唇低笑，这丫头的行为果然乖张，没想到居然如此大胆，布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她惹出一些风波，发展到如此境地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你还笑?”安妮嗔怪，“看看佳琦都吓成什么样了？你居然还笑得出来？”

“我只是没想到这丫头如此厉害，下手如此刁辣。”

佳琦是个永远不能吃亏的人，被胡乔生无缘无故占了便宜，还让叶之秋传为笑柄，她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气，更无法忍受这样的气，如果不好好报复胡乔生，她就不是佳琦。她这样决定的，自然也是这样做的，把胡乔生骗入屋内后，她引诱着他脱去了衣服，趁着他忘情的等待她投怀送抱的时候，她将早就藏在身上的一把水果刀顶上他的身体。她才不管他如何苦苦哀求，得罪她的男人绝对不会有好下场，也不知哪儿来的强烈勇气，她居然手起刀落将他那个罪恶的小东西给卸了下来。这样的举动就连她自己也意外，动手的那一时刻她毫不迟疑，可是听到胡乔生惨叫的同时她也呆滞了，惊讶于自己大胆的行径，她不知所措地茫然站立，不论思想抑或是内心都完全陷入无措的茫然。

“他，没——死——吗?”她终于可以开口说话，有一小段时间，她险些以为自己再也无法开口。

叶之秋了解她的无措，一切都是他造成的后果，尽管发生的一切并非他的本意，但事实却不容否认，“你放心，他死不了，不过……和死也没什么区别了。”

“他，还——没醒?”第一句话说出之后，感觉果然舒服许多。

“失血过多，可能需要些时间。”没想到佳琦下手还真是不留情面，胡乔生的“宝贝”居然被生生剁了下来，要不是送得及时，恐怕连小命都难以保全。

自回到宾馆，佳琦便一直在倚窗的露台上坐着，双目痴痴望着远处海滩上攒动的人头，既不吃饭也不喝水，更没有说过一句话。

“你去劝劝她吧。”安妮等不到佳琦的反应，越是观察越是忧心。叶之秋虽然对佳琦有所担忧，但他此时的心思并不在此，更不希望因她的事情受到打扰。更何况，他从来没有安慰过女人，也并不知道如何安慰女人，安妮费了半日口舌他仍旧纹丝未动，懒洋洋闭目倚在靠椅上想着自己的心思。安妮的好言好语已经忍受到极限，她无法接受

他这样的无情和冷漠，“叶之秋，你太过分了，别总是那样不可一世，你以为天底下的女人都欠了你的吗？！”

她的怒责终于引起叶之秋的关注，睁开闲闭的双目，他睨向面前的安妮，她眼神中充满怨怒，甚至挂上几许莫名的水雾。沉默着，他望着她，幽深的双潭映入她眼中一抹清凉的幽怨，又是片刻，叶之秋嗤然而笑，他从来不知道她还有如此侠义的一面，“我向来不会安慰女人，你不是不知道。”

“不是你不会，而是你不愿这么做，你自以为这么做会失了你的颜面，事到如今，你就不能放下大少爷的架子吗？”

“你可别后悔。”安妮话音刚落，叶之秋便立起身子。佳琦有着恶魔式的鬼灵精透，谁也说不准她此刻心里琢磨着什么，他也并没有把握洞悉她的内心。

一脚迈入她们房内，便看到佳琦在露台上坐定的身影，“说吧，你又想怎么折腾?”他站在她的身后，语调生冷得足以穿刺任何硬物，丝毫感觉不出是做好劝慰人的打算。

佳琦木讷着，声音如游丝拂动着周边暖湿的空气，“我没脸见人了，人家会误以为我是个坏女人的。”

“我没这么说过。”叶之秋淡漠地回应。

“可是，你心里是这么想的。”她才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而委靡不振呢，只是动手的时候的确觉得有点恶心，当时还真是为自己的大胆而惊异，但是很快的，她就恢复了镇定，没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只不过，她觉得这也许是个用以控制叶之秋的绝佳机会。

《欲望豪门》第二十章(3)

“我没这么想。”叶之秋了解佳琦，她的茫然绝对不会维持太长时间，搭理她无疑是个风险，谁也不知道她下一时刻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行为。但安妮的态度令他恼火，仿佛自己如果再这样不闻不问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叶之秋的回答正中佳琦的下怀，既然要安慰人就要做得彻底，这个时候刁难他再合理不过。“你真的没这么想?”她转过身注视着他，预备着对他发起攻势。

这样的伎俩是瞒不过叶之秋的，但他今天是被迫着面对挑衅。他无奈地点头，准备着将要朝他袭来的麻烦。

“那好！你娶我！”佳琦不容他有任何后退的机会，直截了当提出要求。

“你开什么玩笑？！”叶之秋又一次始料未及，他的笑尴尬至极，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油然心生。

“不是玩笑！”佳琦肃目，“我没开玩笑！”

叶之秋暗吐了口气，看情形，今天的一切只是他麻烦的开始，“如果我不答应？”

“那我就饿死自己！反正也没脸见人了！”佳琦咬牙切齿表示着。

“先吃了饭再说！”

“不，先说了再吃饭！”她占据了讨价还价的绝对优势。

“好！”叶之秋不再犹豫，从他踏入这个房间，就已经注定败局，“我答应，你吃饭！”“你不可言而无信！”她终于达到目的，眼中忽闪出光芒。

“你也要守诺，吃饭！”叶之秋避开安妮探寻的目光。是她强拉着他过来，一切后果自然由她负责！起手，他拽过佳琦强迫着压在餐桌旁。

安倩宜已经学会独自一人漫步街道，路旁激情浪漫的景象她已经习惯，林宇文仍然来去无形，自然，作为老板，他没必要向她交代行踪。

她仍然不知道林宇文打算如何处理普罗旺斯的事情，看情形，他似乎也根本不在意这里的事情，几天过去，没见他有任何行动，只知道他每天早出晚归。

听说附近的一家酒吧环境相当不错，反正闲来无事，倒不如去见识见识这里的夜生活。抬头，她已经看到酒吧的招牌，霓虹下闪烁的大字夺目惹眼，正准备继续向前，突然看见林宇文扶着一个女人钻进一部出租车内。那女人不是Edward的秘书吗？安倩宜咋舌，林宇文怎么会和她在一起？他们在干什么？成串的问题瞬间浮上脑海。

“安倩宜！”她定定站着，没留意林宇文已经注意到她的存在。

“啊?”她回应着跑到林宇文跟前，“林总。”

“上车！”林宇文没有给她说话的机会，只是用严肃的口吻对她发出命令。

“哎——”她也没有多问，利落地回答着钻进出租车前座。女人果然是Edward的秘书，此刻已经烂醉如泥，晃悠悠的脑袋倚在林宇文肩头不知念叨着什么。

司机按照林宇文的要求将他们送至宾馆，安倩宜帮着将女人扶下车，而后定定望着林宇文等待吩咐。

“扶到你房间去。”林宇文叫来侍应帮忙，终于将沉甸甸的身体甩开，他解脱般舒了口气。

侍应在安倩宜的帮助下将女人扶到在大床上，退出去时，林宇文给了他不菲的小费。

“林总，她……”安倩宜此刻才腾出心思询问。

“你没见过?”林宇文笑着往女人额间搭上一块湿毛巾。

安倩宜连忙从旁帮手，接过湿毛巾往女人额上擦拭，“如果我没记错，她好像是Edward的秘书吧?”转眸，她征询地望向林宇文。

“记性不错。”他笑得极富魅力。

安倩宜想要继续追问，可是他的表情让她迟疑，作为一个职员似乎不该打探老板的事情，作为一个老板也绝对不喜欢好管闲事的秘书。

“我在酒吧遇上她的，她喝醉了。”好奇是正常的，任何人都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林宇文没有回避，也不需要回避，主动地释解安倩宜心头的疑问，“那是她常去的酒吧，我这几天也经常去哪里。”

安倩宜注视着他不知如何回应，他主动的解释，令她满腹的困惑和猜度更加毫无掩饰地流露。

“浑蛋！你个老女人！老浑蛋！难怪没男人喜欢！他的女人那么多，你管得了我，难道还管得了别的女人？大不了我辞职不干，看你还能奈何我？！”床上的女人突然挥动着手脚高声呼叫。

“她、她说什么?”安倩宜吓得连忙抽回险些被她擒住的手。

“没什么，今晚委屈你看住她，我先回去。”林宇文不再予以回答，作为老板，他对一个秘书交代得已经太多太明白，他的声音伴随着迈出房门的脚步而消失在安倩宜的房内。

“不好意思弄脏你的床。”一个晚上安倩宜都不得安宁，女人翻腾着呕吐得遍地狼藉，就连床单被褥都不能幸免。醒来时，她满脸愧疚，虽然还没有完全清醒，但已经意识到自己做了傻事。

“没什么，我只是按照老板的交代办事。”安倩宜礼貌地递上一杯茶，“喝口茶，解解酒。”女人吞了一口茶接着问，“你们老板?”她念头一闪，“我记起来了，你是林宇文先生的秘书！”

“是的。”

“我昨晚喝多了，和林先生谈得实在太投缘，不好意思让你照顾我，实在抱歉。”

女人的话让安倩宜又回忆起昨晚的几句醉话，她犹豫片刻还是把嘴边的话吞了回去，“老板让我等你醒了就告诉他。”她提起电话一边

向女人解释，“我们老板做事很认真，我必须马上告诉他，否则他会怪我失职的。”

女人被林宇文送走了，安倩宜心里的疑问却越来越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林宇文对她只字未提，而好奇心又驱使她迫切地想要知道答案。

“林总，Edward先生的秘书昨晚怎么会醉成那样?”她压抑不住内心强烈的疑问，转变着方式再一次尝试提问。

林宇文轻扬眉角，一路走着，一路回答，“她不止是Edward的秘书，还是Edward的情人，这两天正和Edward闹别扭。”

“她是Edward的情人？！”安倩宜惊讶，一个情人怎么可能容忍她的男人别有用心地约见另一个女人？而且还主动为她和Edward搭桥牵线?

“怎么呢？很惊讶?”她语调中的吃惊和困惑显而易见，林宇文淡淡嗤笑着回问。

嗯，安倩宜接受保守教育，她无法理解这样奇怪的“大度”行为。

“没什么可吃惊的，她们这些女人和有钱男人在一起无非为了一个‘钱’字，她们没有真感情，自然也就不知道何谓妒忌和伤害。为了金钱她们连自己都可以出卖，还有什么是她们做不出来的?”林宇文再次主动为她释怀，“Edward的太太知道了他们的事情，所以……”他猛然转身回望，安倩宜险些撞上，“所以她这两日天天都在酒吧买醉。”

《欲望豪门》第二十章(4)

“天天?”好在安倩宜反应及时、迅速止步，“您一直在留意她？既然她不在乎，又为什么会在酒吧买醉？”

一抹神秘的笑意拂过林宇文嘴角，他对Edward的关注绝非一日两日，情人这个概念在法国应该是司空见惯的，Edward也是一个性喜风流的人物，可惜他偏偏找了个富家小姐做太太，而且他的大半家业都是依赖太太的资金扶持，从资本投入的角度而言，他太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股东，而他不过是董事会选举出来的总裁而已。

Edward的太太是个十分厉害的角色，Edward的那些小毛病她了如指掌，她并不太在意他的这些事情，因为她根本管不过来，他的情人不下七八个，她就算再有精力也不可能成天追着屁股后面“扫黄”。而林宇文的介入却切中事情的要害，Edward私自挪用公司的资金购买别墅轿车讨好他的几个情人，这点小秘密被林宇文找人查了出来，又将这消息透露给了Edward的太太。于是，她开始着手“清理门户”，首先就从离他最亲近的这个女秘书开始，不但收了女秘书刚刚住进不久的别墅，还克扣了薪水。对于她的这些举动，Edward束手无策，可怜的女秘书只好每天到酒吧消愁，遇上早就在酒吧等候的林宇文。

“人在醉酒的时候，通常会说些平时认为不该说或是不敢说的话。”林宇文闪着鬼魅的目光，眼瞳中满是令人无法读懂的思想，“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千万别在你有所保留的人面前让自己被灌醉。”他的双眸灼热而迷人，诱得安倩宜茫茫然如坠迷雾般缥缥渺渺。

“她……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安倩宜不知自己是否该问，但却止不住心头的疑问飘出唇齿。

林宇文眉宇轻凝暗色阴郁，“你想知道？回房间打扮一下，我带你去见见Edward美丽动人的太太。”

“我已经尽力了，您的那位至交好友实在色欲熏心，他现在咬定了要告佳琦‘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您怕是要亲自来把这事解决一下。”叶之秋透过电话听到唐吉急促的呼吸，他熬了一夜，终于等到医院传来胡乔生苏醒的消息。

什么唐吉的至交好友！叶之秋早就猜到他的底细，先前买通的医护，原本打算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那个被胡乔生打得命悬游丝的倒霉鬼的情况，却无意中从一个刚刚进入这家医院的护理口中得知，早在半年前就在另一家医院见过那个倒霉家伙，当时就已经因为与人斗殴残成了植物人。这一语令叶之秋顿时警觉，于是着手打探那家伙的来历，正如佳琦所说，此人才是唐吉故交多年的好友，也确是因为与人争抢酒吧女廊而被殴为植物人，在医院里躺了半年尚不见有任何好转，正赶上唐吉顾虑叶之秋的调查，索性收买陈姓友人的妻子，找来胡乔生布了一出戏，将叶之秋名正言顺骗去希腊。至于这个胡乔生，其实也不过是个在希腊混迹的普通商人，和姓陈的有些交情，收钱办事天经地义。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唐吉愣是管不住自己的宝贝女儿，好好的一局盘算偏让佳琦给掺和了进来。叶之秋也没打算让佳琦怎么着胡乔生，只想借她好好折腾一出，好让胡乔生知难而退，主动找唐吉把这点破事给了却。没想到佳琦把事情闹到如此地步，他索性借机嘲弄刁难起唐吉。

叶之秋夸大其词地将事情经过好好渲染了一番，听得唐吉心乱如麻，佳琦这事闹得非比寻常，那个胡乔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唐吉一无所知，要是处理不慎很可能会把宝贝女儿给绕进这场“游戏”中去，“之秋少爷，您一定帮我顶着点，我马上给那个浑蛋联系，您千万别让警局把佳琦给揪了去呀。”

天生的大小姐，在家里千宠万溺，什么样的福没享过？自然更是从未受过半点委屈。唐吉的语调透露着致命的弱点，只有佳琦可以令他放弃一切俯首求拜，叶之秋放下电话，脸上洋溢出得意的笑。

这边唐吉却满面愁苦，为支走叶之秋，他煞费苦心安排的布局，没想到莫名其妙被自己女儿坏了大事。“董事长，我想去趟希腊。”他找到叶品初，满脑子装的都是佳琦，垂头丧气思绪杂乱。

“哦?”叶品初正在用剪子修理着露台上精心栽种的蔷薇，“你也要去希腊？之秋的办事能力这么差？这点小事也解决不了？”

唐吉实在不知如何回答，只好避重就轻，“不关之秋少爷的事，都怪佳琦太顽皮，节外生枝，惹出不必要的大麻烦。”

“佳琦？她也在希腊？”

“嗯……是的。”唐吉支支吾吾。

“难怪几天看不见她的影子，她去希腊做什么？有采访任务？出了什么事情？让之秋顺便在那边处理吧，没必要你亲自去。”叶品初不容唐吉回答，连珠炮地提着疑问。

唐吉难堪不已，这事看来是敷衍不过叶品初，“之秋已经处理不了了，佳琦这孩子把我……那个朋友给伤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他咬死佳琦故意伤人，恐怕我非要走这一趟不可。”

“佳琦伤人?”叶品初愈加不解，“好端端的为什么伤人？还是伤了你的朋友？你那朋友不是被之秋保释出来了吗?”他突然悟出一丝意味，“嗯？这么说，佳琦现在和之秋在一起？”“嗯，是啊……”唐吉十分不愿说出这个结果，感觉自己的女儿仿佛是在主动投怀送抱，被叶品初追问得无奈，只好一五一十把叶之秋对他说的话重又对叶品初照说了一遍。

叶品初哈哈大笑：“是这么回事呀，这孩子做事太离谱了，不过有个性！我喜欢！你那个什么浑蛋朋友？连朋友的女儿也心怀不轨，该死！佳琦还算是手下留情面了，依着我，一刀送那个浑蛋上西天才解气！”他一向喜欢佳琦有胆有为的个性，也早看出她对叶之秋有意思，“她去希腊是找之秋去的？这孩子我一直喜欢，之秋似乎也挺心疼她的，他们俩倒是郎才女貌，等回来后，咱们好好商量一下他们俩的事情。”

这是唐吉最怕听到的话，谁都看得出佳琦在追叶之秋，真不明白这小子究竟有什么好？为什么这么招女孩子喜欢？叶之秋可不是唐吉心目中理想的女婿人选，要是让他选，他一定要挑个像林宇文那样的。他不自然地干笑数声，“董事长，佳琦这个疯丫头哪儿配得上之秋少爷呀。”

叶品初又是一阵狂笑，难怪叶之秋那样张扬的个性，竟是承袭了叶品初的性格，“我挺喜欢她，就这么定了！你赶快去希腊吧，等回来咱们就商量这件事。”叶品初从来独断专行，只要他拿定主意，就不会给任何人表态和反驳的机会。

“雨桐，宇文最近对你没什么吧?”徐曼音多日不见女儿，自计谋被拆穿后，她始终躲在家中足不出户。照着叶品初的意思就该把她撵出叶宅，好在叶之秋念及养育之恩替她求情，这才在叶宅继续住了下来。雨桐因为不喜欢她的机关算尽所以极少回去，可是到底骨肉连心，长时间不见心里不免惦记，无论如何也该回去瞧瞧。

“他去普罗旺斯处理一些事务。”

“他一个人去?”徐曼音阴阳怪气。

“嗯。”这是敷衍徐曼音的话，雨桐很不喜欢再听到她对林宇文的任何攻击性言语。

徐曼音乌瞳里飘过一层阴暗的迷雾，“你现在也开始学会骗人了？真有能耐就该去骗那些伤害你的人，而不是你的妈妈！”

《欲望豪门》第二十章(5)

雨桐闪烁着目光："妈，您说什么呢？我怎么会呢？"

"怎么会？！明明他带了那个叫安倩宜的小秘书去，你不会不知道吧？！"徐曼音冷冰冰的语调。

"我知道。"雨桐平静，原来徐曼音仍然关注着叶氏的一切。

"你知道？知道还这么闷声不响？难道要眼睁睁等人把你男人抢了去？！"

"妈，那只是个误会，宇文已经和我解释过了。"

徐曼音冰冷的脸更加苍白："没出息的东西，他说什么你都信，男人的话能轻易相信吗？！"

"宇文不会骗我！"雨桐坚决地强调。

"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徐曼音第一次对雨桐发怒，"忘了我是怎么被叶品初害成现在这样的了吗？！"

雨桐强忍不悦，先前听徐曼音的调唆始终误会叶之秋，水落石出后才知道根本是上一辈的恩怨纠葛，而且徐曼音本身也该为此承担大部分的责任。现如今又在她面前数落林宇文，她心里愈发不是滋味，"妈！您别总是记挂着过去的恩怨好吗？叶品初和您之间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但是，如果没有之秋求情，您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吗？宇文对您也始终恭敬，并没有因为以往的事情对您不礼貌，您难道还想闹出什么事端吗？"

徐曼音恼羞成怒，没想到雨桐竟然当面与她顶撞，"你别太天真了，你以为叶品初是什么样的人？他能轻易放过我们？现在是他的两个儿子还算有点人性，他不方便当着两个儿子的面把事情做绝，但是，时机一旦成熟，他是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到时候，管他什么叶之秋、林宇文，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够拦得住他，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把咱们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是绝对不会罢手的！"

雨桐沉默，她无法反驳徐曼音说的话，叶品初的仇恨已经根深蒂固，甚至林宇文在她面前也不否认这个事实。“可是，我相信宇文不会让他伤害我们的。”这句话实在缺少底气和自信，也许连她自己都抱以怀疑。

“哼哼！”徐曼音发出数声冷笑，透着阴森森的凉意由脊背直刺雨桐的骨髓，“好吧，那你就期盼着叶品初对你的大施恩德，憧憬着林宇文对你的关爱去吧！”她再没有耐性和雨桐交谈，仿佛一切都是多余，她既无法在交谈中激起雨桐对叶家的恨，更无法从中打探到她想知道的任何有用的信息。

甩下雨桐，徐曼音扬长而去，亲情在她眼中根本一文不名，也许她自己也不知道，仇恨早已蒙蔽她眼前所有的美好，让曾经清透的眼眸沾染上永远无法挥逝的尘埃。

“你根本就不该和她说这些，没有丝毫意义，她已经无可救药了！”傅一平站在不远处，他不喜欢和徐曼音正面交锋，不论是口才抑或是跋扈的力度他都远不及徐曼音。

“爸。”雨桐迎上去，父亲的身形已经有些佝偻，知道是过度的忧心而使他憔悴，她扶过他不免哽咽，本想让父亲安度晚年，却不料又让他卷入不该的风波，“您最近还好吗？”“只要你好，就是爸爸最大的幸福。”傅一平后悔，真不该让女儿卷入，他早该料到徐曼音的用心，从认识她的那一刻起，她就是个处心积虑、工于心计的女人。他原以为二十多年前的风波已经沉入海底，没想到当年的一切恩怨竟然只是风暴开始前的预演。

看着日渐憔悴的父亲，雨桐心中也在后悔，早知事情如此，当初也许该听从父亲的话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可惜，她偏偏在心里烙下了牵挂，牵挂上一个也许根本不该牵挂的男人。“爸，都是我不好……”除此之外，她无以言表内心对父亲的愧疚。

傅一平知道，她只想让他的晚年脱离那个贫困潦倒的渔乡小镇，让他的晚年过得幸福安乐，她忍受了叶之秋的无礼、听从了徐曼音的

安排、放下原本倔强的个性，都只是为了能够让他摆脱下半生的贫穷。

“雨桐，是爸爸拖累了你，如果不是为了爸爸，你也许早就远走高飞了。”他越想越愧疚，二十年前，因为他的软弱和缺乏主见而犯下的错误，二十年后却要他的女儿来偿还，这实在是对雨桐的不公。

雨桐再度沉默，如果先前她的留下是因为傅一平，而现在她的不舍则完全是因为林宇文。她放不下对林宇文的感情，尽管知道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预谋，可是她爱他，深深地爱他，虽然她从未表白，但是那份爱已经刻骨铭心地沁入她的灵魂。如果离开，她不知该如何面对以后的人生，但如果不离开，她感觉自己在他面前已经完全失去自我，更不必说他对她压根儿就没有感情。

“孩子，爸爸相信你有自己的打算。别再事事为爸爸着想了，这一次，就算只有这一次，你好好地为自己打算安排一次好吗?”傅一平眼眸中蒙上雾水，性格明朗、倔强不屈的女儿如今竟是如此憔悴不堪、孤立无援，他该如何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结下的苦果?

“爸，您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欲望豪门》第二十一章(1)

宽敞的房间里坐着一个妖媚的女人，她给安倩宜的第一印象是老辣而性感，安倩宜极不喜欢她盯着林宇文时的眼神，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只猎豹好不容易寻找到期盼已久的美味。她根本不把安倩宜放在眼里，显然她对自己的美貌和风骚具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安倩宜在她看来不过是株长得不错的小花蕊，虽然已经开始夺目却不会产生任何杀伤力。

她就是Edward的太太，一个拥有足够多权势和金钱的女人。她毫不掩饰地倾诉和Edward之间不完美的夫妻关系，把Edward那点不为人知的小秘密毫无保留地尽数抖落。安倩宜听得目瞪口呆，原来这个女人对Edward的事情了如指掌。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根本就是一场误会，我的业务部经理收受了贿赂，有意捏造了退货的事实。”到底关系到公司的体面，找个替罪羊是理所当然的。

林宇文表情淡漠，Edward的女秘书老早就把一切都泄露给他，她收受了一个台湾女人的贿赂，于是借着情人的身份吹起枕边风，逼着Edward想方设法要求叶氏退货。Edward也是色字当头，不顾公司利益，要求业务部经理联系各处的受货商将货物如数退还。“远不止您说的这些。”他不露声色掏出一个Mp3，“这里面有你们受货方公司和我的所有对话录音，他们是被莫名其妙地强行要求退货，事实上，他们根本不认为我们的货物质量有问题。至于——这其间究竟是何种原因，就只好劳驾您来查明了。”

他将MP3放在桌上，刚刚播放完第一段录音就被Edward的太太伸手将它关闭，“不用放了，难道我还信不过你吗？放心！这个闹剧到此为止，我不会再让任何人破坏我们之间亲密的合作关系！”她转身已经将澄明的香槟倾入两只高脚杯内，“先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接过杯子，林宇文习惯地轻摇数下，“好！为我们的合作，干杯！”

原来林宇文早出晚归是为了调查客户退货的真实情况，还暗地摸清Edward私自挪用公款的证据，利用Edward的秘书挑起他和他太太之间的矛盾。安倩宜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整个过程，一切都在不动声色中进行着，丝毫没有流露出半点蛛丝马迹。瞄着车内神情舒缓的林宇文，她内心浮起更多的敬佩，猛然间又有一股怦然的心跳掺杂其间，带给她前所未有的局促和徘徊。

叶之秋默默睨视着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唐吉，天气虽然热，但从机场到宾馆一路上都是空调相伴，如果不是因为心焦如焚哪里来的大汗淋漓？唐吉越是着急，叶之秋就越是淡漠，盯着他焦急的模样叶之秋简直觉得是在享受。

“之秋少爷，事情如何了?”叶之秋深吸着雪茄、轻吐出烟雾，悠然漠视的表情更令唐吉焦虑。他知道叶之秋做事向来不靠谱，不能拿佳琦的性命和叶之秋斗气，低声下气是在所难免的。

“唐叔，您先坐着歇会儿吧，佳琦一会儿就下来。”叶之秋不予回答，继续悠然吞吐烟雾。

唐吉哪里坐得住，双眼不停瞄着大堂的电梯口，“之秋少爷，佳琦没什么事吧？”

叶之秋仍旧笑而不答，唐吉再心急也不便继续追问，于是抹着额头豆大的汗珠，盯住叶之秋邪气的面庞气愤不已。

“Dad！”佳琦终于奔至唐吉面前，一步抢扑到他怀中有意耍赖，“Dad你可来了，快救救我吧！”

“佳琦，怎么这么顽皮？！这样过头的事情也做得出来？！”唐吉的训斥丝毫没有力度，在佳琦看来根本不痛不痒。

“这能怪我吗？都怪你认识的什么烂朋友？！居然连我的主意也打，他才过分呢！”佳琦理直气壮，底气竟比唐吉更足。

叶之秋冷冷一扯嘴角：“唐叔，佳琦这话不错，怨不得她。”

唐吉已经憋了一肚子闷气，被叶之秋冷嘲热讽着又不能回嘴，偏偏佳琦吃里爬外，心里的郁闷更是不言而喻，“那……我先去见见他。”

“我和你一道去。”叶之秋又一次刁难。

“不用！不敢劳烦之秋少爷，我自己去，您告诉我在哪家医院就好。”唐吉当然不敢让叶之秋同去，他根本不认识胡乔生，他必须先找到那个陈姓朋友的妻子。

“这样行吗?”叶之秋有意装出为难的神色。

“行的，行的，毕竟是一场朋友，你们不去，我更能放下面子。”

整件事都是唐吉闹出来的，叶之秋才懒得搭理这一团糟的关系，“说得也是，好朋友嘛！关系自然是不一般，没准聊着聊着还能计较出什么新主意来呢！”他轻扬的唇角流露出不屑和鄙视，不明就里的人也许并不留意，而唐吉却被这样的笑激起脊背上一层密麻麻的冷汗。

事情其实并不复杂，解决起来也轻而易举，胡乔生已经是这样的结果，即便将佳琦告下?落不到他半点好处，无非是想多讹诈些钱财。叶之秋就是不吃他的计较，把事情解决了还怎么将唐吉弄到这儿来?

唐吉自然是照单全收，只要胡乔生能放过佳琦，即便倾家荡产他也是毫无怨言的，只花了一个小时的工夫，这件事情便彻底烟消云散，那个本就无中生有、告胡乔生打伤人的诉状更是在警署当即销案。

“回来啦。”林宇文一脚迈进办公室，正看见雨桐手捧冒着腾腾香芬的咖啡。他没吱声，默默走到办公桌旁，放下手中的公文包，缓缓坐下。

《欲望豪门》第二十一章(2)

“我听说你今天回来，”她语调温柔、表情淡然，“不介意我打扰你工作吧?”她将咖啡送到他面前，“我只是想来看看你，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一会儿就走。”她并不指望他喜悦的表现，甚至预期被他视为不速之客。“放心吧，我知道你不喜欢太甜，没放糖。”她看出他的犹豫，“身为你的太太，我应该是了解你的喜好的。”

他终于浮起淡淡一笑，正往口中送入香浓的咖啡，安倩宜蒙头闯了进来，“林总，我给您冲了一杯咖啡，不加糖，对吧?”她不知道雨桐的存在，脸上瞬间闪过尴尬，再瞄见林宇文手中的咖啡，难堪更是不言而喻。她当时涨红了脸，但终究受过严格的职业教育，只是略微一愣便很快反应过来，将咖啡递到雨桐面前，她笑眯眯道，“林太太，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也在。”

“她不爱喝咖啡。”林宇文坦言，也许他没往深层思考安倩宜的用心，友好的表情反倒让安倩宜觉得可憎。

“哦。”安倩宜尴尬地伫立，手捧咖啡不知如何是好。

“没事，我偶尔也喝的。”雨桐和善地接到手中，“更何况是安秘书煮的，无论如何也要品品。”她注视落落大方的安倩宜，“那天，我太冲动，没弄清楚事情的真相，请你别介意。”

安倩宜十二分的意外，她以为雨桐是个刁钻难缠的女人，而眼前却如此通情达理，她的评判在瞬间重新定位。“您别这么说，林太太，那天只是个误会，我已经忘了。”

“桐，你先回去吧，我这儿还有事情。”林宇文打断她们相互的客套。

“嗯，晚上回来么?”雨桐期待地凝视。

“好……”他的回答虽然迟疑但却肯定，拂去雨桐心头一丝暗郁，她敛目离去，在迈出门的时候听到林宇文对安倩宜说道，“之秋也已经回台北了，你去约他今晚和我共进晚餐，你也参加。”

安妮的声音依旧动人，轻盈盈回响在电话听筒中，飘荡着暧昧和娇柔，“宇文，听说你从普罗旺斯大胜而归，又一次在台北商界扬威立名。如果以前还有人说你是倚仗家族势力的富家公子，那么现在，就只有他们对你的钦佩和景仰了。”

“没这么夸张。”接到安妮主动打来的电话，林宇文心情十分愉悦，“无非运气好。”

“这恐怕不仅仅是运气的问题吧？！”安妮咯咯笑着，透出超乎寻常的诱人魅力。

“我听说你和之秋的希腊之旅也是险象环生?”回到台北就马不停蹄赶到公司，事情一桩接着一桩，林宇文抽不出时间和叶之秋联系，“之秋在你身边吗？我想和他说几句话。”

对面的声音带着醋意，酸溜溜地，却异常讨人喜欢，“怎么你同我就没话好说吗？为什么总是在我面前提起他？他就一定在我这儿吗？我就一定要和他在一起吗？好像我的生活是由你们来安排的，而不是我自己！你们俩是不是过分了点？！”

林宇文爽朗地笑开：“你向来沉默得很，什么时候变得这样伶牙俐齿？难道和之秋相处多了都会变成佳琦的德性?”他突然顿住，略有所思的迟疑，短暂而不易察觉，“你找我有事？”

“难道只能有事才能找你么？这话说得实在让人伤心！”嗲声嗲气着，安妮可谓使出浑身解数。

他明显感觉到她在有意识地挑逗，“这倒不是，只是觉得你主动打电话给我，让我有些意外。”

“我没主动打过电话给你么？居然说这样的话，仿佛我对不起你似的。”单听声音，便能感觉到她翘着丰艳的唇，撒娇发嗲的娇俏可爱模样。

哈哈，又是一阵明朗的笑，“好啦，算我的错！这样，总可以了吧？”

“嗯——好吧，原谅你一次。”说罢，她又咯咯荡出银铃的清亮，继而收住尾声，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切入正题，“你想我了吗？”

林宇文怔然，这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问题，虽然她在社交上游刃有余，但对他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同叶之秋更是剪不断理还乱，怎么今天突然如此直接？他的第一反应是警醒，就连电话另一头的人都清晰感觉到他的犹疑。

“怎么？不想我么?”她继续追问，不容他有半分思考的时间和机会，“如果不想，那就算了，只当我自作多情！”她扬起极其不悦的口吻。

“Anny！”林宇文回应，“我想你，非常想！只不过，不知道你究竟心里是否同样也在想着我，又或者，你心里根本还有别的牵挂！”

又是一阵娇媚的笑声，带出安妮一串清盈的话语，“吃醋了么？生意场上我是风骚了点，不过，无非是为了挣钱，谁让你们男人好色呢？如果有人愿意养我一辈子，我何必这样拼命?”一股暖暖的温情盈满话筒空间，“你以为我还能有什么牵挂？难道你不知道我心中最深最真的爱是谁么?”多么坦诚的表白，与示爱没有任何分别。

“是吗?”林宇文很淡定，没有因为她难得一见的坦言而兴奋。

“你曾经说过，我像一杯浓烈的咖啡，让人轻嗅间就想一饮而尽。难道，你忘了么?”他的平静更加激发她继续的表白，“你还曾经说过，男人之所以喜欢玫瑰，是因为它艳丽芬芳却满身芒刺，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暧昧是天下间最美的感觉。”她轻柔地颤动着声线，让一字一句都渗透着诱人的芬芳。

“看来，你对我的话记忆深刻。”他仍然用一句平淡无奇的话回应着。

“你的每一句话我都铭记于心。”

“是吗?”安妮没有迎来林宇文更多的表示和反应，她心里微微有种不好的直觉，“你今天的态度很冷淡，为什么？有什么问题么？”

林宇文发出淡淡一笑：“没什么，也许是事情太繁杂。”

“是这样吗？”

片刻沉默，林宇文重又开口，“我一直以为，之秋才是你最深最真的牵挂。”他毫不隐讳的阐述让安妮震惊，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并非秘密，谁都知道她同时周旋于两兄弟之间，却从来没人如此明了地挑破这层薄如蝉翼的膜。

安妮是聪明的，她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意味着什么，“他呀，他太招女人喜欢，也太风流了，身边总是没完没了的有女人出现，而且，只要是他看上眼的女人他都不会拒绝，和他在一起太没有安全感，不像你这么定性、这么沉稳、这么值得依靠。”

《欲望豪门》第二十一章(3)

“如果让之秋听到你这番话，他会伤心的。”

这样肉麻的“坦言”仍然不能激起林宇文的兴奋，安妮觉得她表述得越直接，林宇文反倒越是冷淡，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在接起电话的瞬间他明明是开心的，难道是她在言谈中说错了什么？无可置疑，不论是林宇文还是叶之秋都不是简单的男人，周旋在他们之间对她而言无疑是最大的挑战，甚至每说一句话都要经过仔细的斟酌和思量。

“宇文，你似乎不太相信我的话?”索性直言不讳，反正林宇文也已经把话挑明，再遮掩反倒欲盖弥彰。

“咖啡太烈了，未必适合我。”

“我知道，你是在生我的气，怪我对你不够坦诚。不错，我的确曾经在你和之秋间徘徊过，不过，这一次我是真的拿定主意，我知道自己的选择，请你相信我。”真是低声下气，安妮窝着满肚子火气。都是父亲给逼迫的，折腾得她人不人、鬼不鬼的毫无尊严！如果他再不低头她就放弃！她恶狠狠在心头诅咒着。

对面传来林宇文轻轻的浅笑，听语调似乎心情在瞬间有所缓解，“好！我们见面再谈，电话里什么都说不明白。”

“好啊！”她立刻做出回应，“什么时候？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你！”

“今天不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等我安排好会给你电话，OK?”他又恢复了温柔和儒雅的风度，“好好休息，我晚上再给你电话。”

“你刚回台北，不回家陪着雨桐却约我吃什么饭?”叶之秋眯眼乐着，“难道雨桐这样的女人你还摆不平？还需要借口回避?”目光同时扫过安倩宜，“又或者，有别的原因？”

“胡说八道什么呢？！”林宇文了解叶之秋的暗示，无意识地瞥向安倩宜。

安倩宜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妨碍了他们，“不好意思，我去洗手间。”她立刻起身礼貌回避。

当她消失在餐厅拐角处时，林宇文不客气地朝向叶之秋，“你在外面风流惯了，别在安倩宜面前胡说八道，她可是个传统的女孩，受不了你这些没羞没臊的话！”

叶之秋哈哈一乐，“我可什么也没说，是你自己心虚吧？”

林宇文轻嗤，“我可没你那样左拥右抱的本事！心虚？虚什么？我只喜欢安妮，这一点从不掩饰。”

“那么，你今晚约我的目的，是为安妮还是别的什么?”叶之秋明知故问，他了解林宇文不会为这点小事找他，却猜不透究竟为了什么一回台北就迫不及待约他出来?

林宇文不露声色由公文包中掏出厚厚一沓材料，“这是有关唐吉业务上往来的所有公司资料，送给你也许派得上用场。”

叶之秋一边接过来漫不经心地翻看，一边面露神秘之色，“臭小子，你早知道？为什么早不揭发？偏把这个恶人留给我来做？”

“我和他实在太熟悉，从小又是他看着长大的，而且，爸爸信任他胜过信任我，所以，这个重担就交给你了。”这是事实，他的确没把握扳倒唐吉，虽是父子，但叶品初充分信任唐吉。

“你没把握的事情就交给我？你还真能算计人！”叶之秋这话自然是玩笑，林宇文虽然与他是双生兄弟，但性格却迥然不同，他武断果敢不怕挫难，林宇文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那天看见你正查此事，为免你浪费时间多走弯路，我才把这宝贝送给你，真是好人难做。”林宇文笑答，而后正起面色，“安妮还好吧?”

《欲望豪门》第二十一章(4)

“你怎么不打电话直接问她？”

“你不介意?”林宇文作势举起手机。

叶之秋又是哈哈狂笑，“你已经输了，不信你试试？”

林宇文把玩着手机，莫测的笑挥过眸间，“你……真的肯定？她白天刚刚打过电话给我，你……想不想听听我们的对话录音？”

阴郁的神色显而易见，叶之秋的迟疑虽然只在瞬间，却难以掩饰内心的情绪，“你什么时候也学会电话录音这样的无聊伎俩？”

“我是担心你不相信我的话，与其妄加猜忌不如真凭实据，也好让你就此死心。”瞄着叶之秋的反应，林宇文微微一笑。

“死心？死什么心?”他的确猜不出安妮会对林宇文说些什么，但这两个字眼无疑刺激了他的神经。

林宇文似有回味地品评道：“她真是越发千娇百媚了。”

“既然你们已经通过电话，刚才又何必问她的情况？虚伪！”因为不忌讳所以随便，他们之间始终没有太多顾虑。

“你真的不听听?”林宇文貌似征询，却已经打开录音，让他们的对话在叶之秋耳边回放。

录音中，安妮对林宇文暧昧的态度令叶之秋的面色更加阴郁，后面的一番对话更是勾起他无边的怒火。“你勾引她！”借着对林宇文的了解，叶之秋体味出他有意引诱安妮说出肉麻的话。

“问题不在于此，你我都很清楚，她向来游刃有余。”林宇文依旧平静，“如果她不想让我勾引，我又如何勾引？”

叶之秋点燃一只雪茄，深吸两口，让腾起的烟雾迅速笼罩面部，“她已经是我的女人，在希腊，我是她的第一个男人。”

林宇文猛然感觉咽部被一股酸涩哽住，“你个浑蛋，说好的公平竞争，你居然先入为主？！”

啧！叶之秋无奈摇头，“是你说的，如果她不愿意，难道我能强迫她？是她主动勾引我，我为什么要拒绝？换了是你，会如何？”

“这么说，我没希望了?”林宇文放松绷紧的面部。

叶之秋唇角一扬，“不好说，她对你的态度同样暧昧。”

“我不想和她继续这样玩下去，你知道，我更喜欢单纯一点的女孩。”这个决定其实已经在林宇文心头盘旋了很久。

“这算什么？退堂鼓？还是有了新目标?”叶之秋不良地撇起唇角，阴阳怪气地笑，“还是因为不想要个‘二手货’？”

“也许，我当初的确不够了解她。”林宇文轻描淡写，“你确定了解她吗？”

“噗！我没必要了解她，我和任何女人都只不过逢场作戏。”又是一支雪茄在叶之秋手中点燃。

“既然你这么说，我无言以对。”

二人沉静下来，各自怀揣心事。

又是片刻，叶之秋打破死寂，“你今天找我不会只是为了安妮吧?这点小事不至于劳动你的大驾来应酬我吧？”

“当然不是，不过和她也脱不了关系。”林宇文思索的目光凝向叶之秋，同样收到对方回应来的一抹幽深和郁结。

远处，安倩宜已经由洗手间出来，缓慢的脚步有意为他们腾出交谈的时间。

……

《欲望豪门》第二十一章(5)

“你先回去，我走走。”和叶之秋的交谈让一顿原本简单的晚饭持续到将近十点，林宇文在已经开始逐渐转凉的夜空下独自走着。

吃饭的地方距他的家宅并不太远，徒步也不过半个钟头的路程，林宇文慢慢踱着，呼吸着夜色下带着浓浓湿重的空气，隐隐感觉有数滴雨珠落在脸上，并且渐渐越来越大、越来越密。

林宇文没有加紧脚步，听着雨点拍打地板砖墙发出的清脆声响，感觉着四周凝重的空气在雨点的冲刷下变得渐渐清爽，他享受着特殊的悠然心境继续缓步前行。

“下雨了，怎么也不知道避避?”一把漂亮的花伞、一个温柔的声音、一张清丽的面孔出现在拐角的地方，雨桐靠上前，花伞为他挡开细密的雨丝。

“你怎么出来了?”林宇文淡笑着，接过她因身高差距而举着略显吃力的花伞。

“司机回来了，我没见着你，又看外面下了雨，所以就出来了。”她腾出手，盘上他的胳膊，“不想回来么？为什么不坐车？就算这样，也不必让自己淋雨呀，打个电话告诉我不回来也就是了。”

“我只想一个人走走。”林宇文没有多解释，也许，很多事情并非用言语能够说清道明的。

雨桐没再多言，默默跟着他往前走着，直到步入宅院才由头顶传来林宇文的声音，“其实，女人还是单纯点的好。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女人不但要聪明漂亮，更应该有心机、有算计，直至今天，我才发觉这是个错误，单纯的女人可以给人更多的温馨和幸福感。”他的话让雨桐心头一怔，他是在说她过于心机吗？看来，他仍然介意徐曼音和她之间的关系，也许，他心里从来没有放下过这件事情，她该如何向他解释自己完全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她更加沉默，低敛着头缓缓随在林宇文身后。“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和理想，为什么要让上一辈的恩

怨牵动我们的将来?”林宇文猛然转身看着她，“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不该卷入这场恩怨，不该让上一代的仇恨迷乱我们的双眼。我不打算继续这场争斗了，我只想好好做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他果然是在摊牌，究竟还是有风度的给她留了面子，没有直截了当把话说绝。但是，她应该有自知之明，既然他给了台阶，她就应该主动退步抽身。“我去给你取衣服，你先进去冲个澡吧。”进到屋内，她保持着镇定。可是，刚要撤步走开，却被他由身后一把揽到怀中，“有些事情并非你我所愿，虽然都是为了达成父母的要求，可我们终究该有自己的主见，你读的书不算少，这样肤浅的道理总是能够明白的吧?”他埋首在她颈间深深地呼吸，声音低柔得宛如一翦和风拂过耳畔般舒缓飘浮。

她迟疑了片刻，还是开口回道：“我……明白的，你，你不必再说。我明白，明白的。”她的心隐隐作痛，感觉这个伤口似乎就是为她而准备，注定了要从里面淌出血、流出泪。就像是上天的作弄，偏让她有这样一个母亲、陷入这样一场冤仇、踏进如此一个难以填平的大坑。

“我知道你很聪明，明白就好，有些话说白了就少了意味。”竟然感觉到林宇文在她颈间颤抖着笑声，难道甩开她真能让他如此开心?又一股心痛涌上，她痴痴地呆立动弹不得，只感觉到林宇文的唇拂过颈间游遍全身……